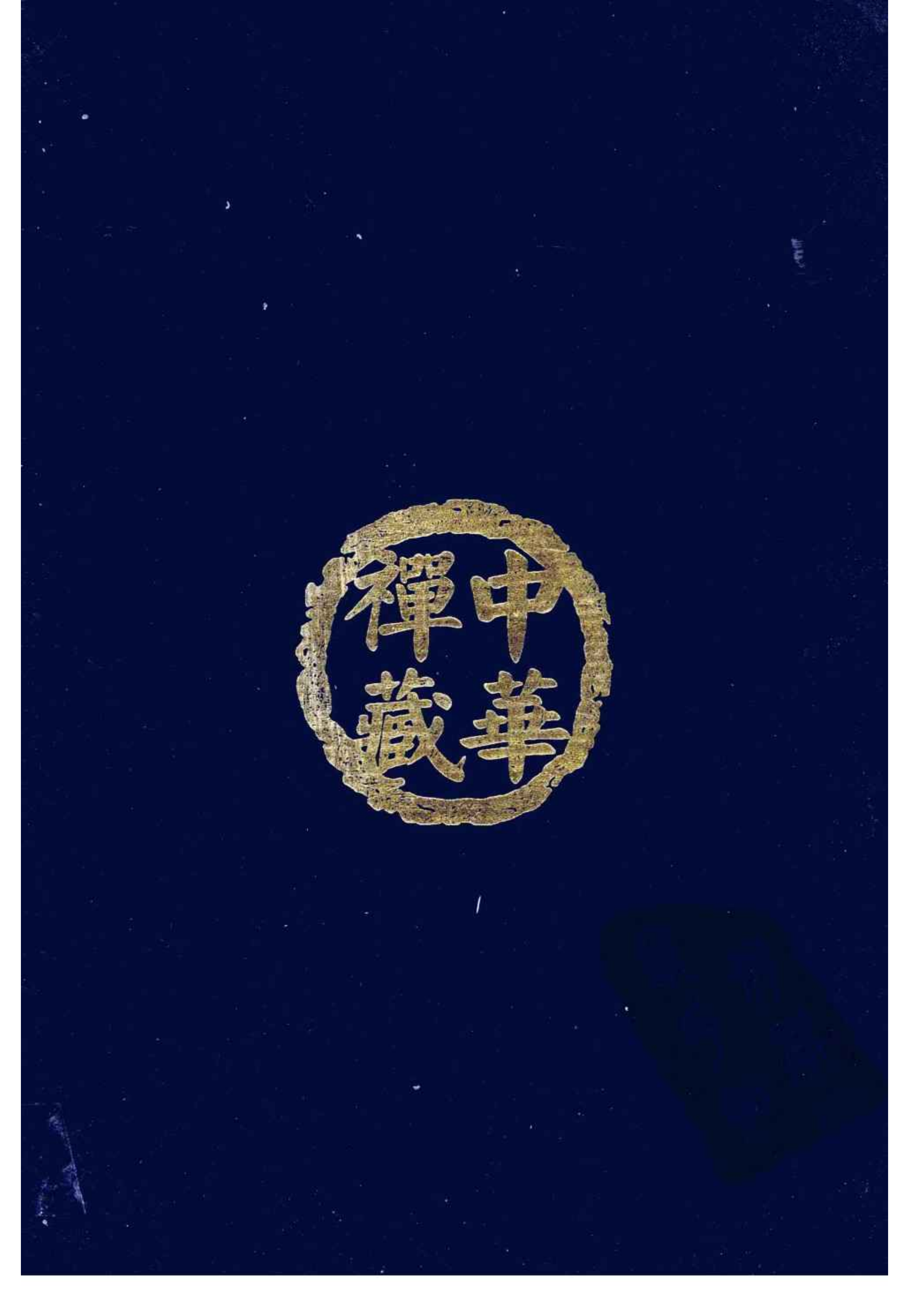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二

（8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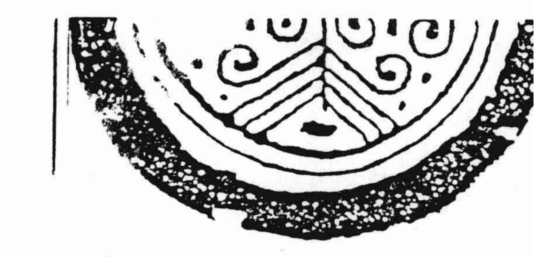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目次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宋・法應　集
元・普會　續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元・普會 續集
宋・法應 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　撰

禪宗頌古聯珠者。錢唐沙門普會演寶鑑師法應所
編。從上古德直指之謦欬也。其機緣每一則。續已有
補未有。因壽之板以喚禪客。一日似爭第一帙。斬小
序。閱將竟則爲之稱讚曰。此勝自在耶。此具足如意
摩尼耶。此會師所爲聯珠。果象罔親得之赤水者耶。
異時西域。蒙裝咸陽晞價之賈。髯高鼻碧纑而之列
肆。雙肘擎戴。端的卽是非。是則荊山之璞投之瞎砌。
病足再刖。何有灑血抱泣以相明。或謂遊吾園者睹
須曼花。登覺地者。證菴羅果。彼花不待眼撥而貿領。
果不待枚擧而髓味。謂之實悟實參。假泛而覽暫而
嘗。倉卒莫辨其爲何者。決定則亦尋常盂涙之布襪
靑行纏耳。吾謂智有利鈍。故解有疾遲。見有淺深。故
思有工拙。譬之天涯芳草。王孫經目。共知風光流轉
不涉藜沙。特於芊綿錯雜之叢。獨能望而名。其爲荃
爲蘅爲芷。爲茝。斯則名爲六合一蘼蕪之眞賞。識不
然蠹端普嗅種種淸茉膚頻小差。終未是離騷注脚
下具眼本色。雖然掩舌摩竭。分別相空杜口毗耶。言
語道斷尊者無說。我乃無聞他日禪林覿面相呈。交
手付與家珍。回首密在汝邊。衲衣下一抖擻。滿傾僧
寶人人滄海珠矣。奚聯之云。書以爲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
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
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爲何如。曰非
也。道雖不在於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
一語猶以爲贅。兆爰自一華敷而五葉聯芳。方世傳
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煒如。諸祖相繼。有拈古
焉。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
古則有寶鑑。大師宋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
至茶陵機緣。凡三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
十有二人。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叢
林尙之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
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聯繼

之作闕如也每慚濫廁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趑趄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尋繹稾僅得一二萍梗之蹤或出或處隨見隨筆二十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三千丹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募板行與後學共惑着曰道不在是拈華微笑三拜得髓初無一語與之而昭昭於心目之間道播無垠烏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簧鼓後人傳其棄本逐末誠可歎哉予笑而不答良久乃歌曰五雲影裏神僊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僊人莫看僊人手中扇已而謂之曰子所論者手中扇也予所集者果在扇邪噫知我罪我其惟此集乎旹延祐戊午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沙門普會自序

重刻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流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者魯菴會公集成鋟梓行世久矣近以他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亡失託道友收贖皮藏於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二十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完用廣流通永延慧命因書其得板所由之異庸識歲月云

洪武壬申春二月中天竺住山沙門　淨戒　識

禪宗頌古聯珠舊序

寧武軍承宣使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武功郡開國侯張掄　撰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逮今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機緣偈頌前後寖多玉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因禪悅餘暇裒集採摭

由佛世尊以至古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廿五則。頌古一百廿二人。目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毗盧藏內全收衆珍。旃檀林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鋟木流通。豈曰小補。以予夙慕宗乘。樂推法施。請爲序引。不獲固辭。淳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十一月序

禪宗頌古聯珠舊集本序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傳法寶鑑大師法應述

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燕之暇。集諸頌古。咨參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二十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密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譬喩言詞。說法開示。欲令衆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池陽信士裒金刻板。以廣見聞。爲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目錄

卷第十四

祖師機緣

卷第十五

祖師機緣

卷第十六

祖師機緣

卷第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清源下第五世之二

韶山寰普禪師五則　天蓋山幽禪師一則

太原海湖禪師一則　巖頭全奯禪師十三則

雪峯義存禪師廿一則

卷第二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清源下第五世之三

雪峯禪師之餘十一則　高亭簡禪師一則

曹洞　雲居道膺禪師十則　曹山本寂禪師廿一則

卷第三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　清源下第五世之餘

曹洞　龍牙居遁禪師八則　疎山匡仁禪師十二則

越州乾峯和尚四則　欽山文邃禪師三則

白水本仁禪師一則　天童咸啓禪師二則

京兆蜆子和尚一則　九峯普滿和尚一則

幽棲道幽禪師一則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南嶽下第六世之一

臨濟　南院慧顒禪師五則

卷第三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南嶽下第六世之餘

臨濟　鎮州寶壽禪師二則　西院思明禪師一則

魯祖山教禪師一則

潙仰　資福如寶禪師一則　芭蕉慧清禪師二則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清源下第六世之一

瑞巖師彥禪師一則　羅山道閑禪師五則

玄沙師備禪師十九則

卷第三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清源下第六世之二

長慶慧稜禪師七則　保福從展禪師六則

鏡淸道怤禪師十則　鼓山神晏國師三則

翠巖令參禪師一則　太原孚上座四則

雲門宗　雲門文偃禪師七則

卷第三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清源下第六世之三

雲門禪師之二三十則

卷第三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清源下第六世之餘

卷第三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七世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清源下第七世

卷第三十六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七世

卷第三十九

祖師機緣

卷第四十

祖師機緣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目錄卷第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世尊機緣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頌曰

四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水沐金軀摩訶般若波羅蜜　洞山聰

指天指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晝堂使者尚能多意氣主人應是不尋常　泉大道

寶殿龍樓忽降時周行七步豁眉開。言不是言無謙遜天上人間更有誰　野軒遵

開基刱業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劍戟盡為農器用此時誰報太平音　佛印元

纔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徧大千　海印信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全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鍮他弄一場　保寧勇

七步周行手指天衲僧棒下命難全。母胎出後成何事爭似閻浮未降前　長無盡

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　長靈卓

纔生能步便英靈天上人間我獨尊。可笑瞻前不顧後那知身後有雲門　草堂清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圞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峯頭
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慈受深

無憂樹下誕全身七步周行事斬新相見謂言侵早
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南華昺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恁麼來指地指天稱第
一衆生四十九年灾　鼓山珪

老漢纔生便著忙周行七步似顚狂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徑山杲

兜羅綿手指天地紺目重瞳顧四維七步周行渾點
我一生賣弄小孩兒　佛燈珣

黑白未分全體妙纔彰文彩便成乖因玆漏泄家風
甚末代兒孫鼻孔喎　月菴果

纔出胞胎便逸羣周行七步獨稱尊當時若見雲門
老不到如今累子孫　踈山如

［續］老胡種種空意氣一手指天兼指地當時盡謂獨
稱尊今日翻思誰不是人人盡在光明裏臨文不用
更加諱　育王達

千年石虎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製
斷毗盧界內鼓煙塵　雪竇宗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琵琶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佛鑑懃

毗嵐園裏喪嘉聲分手徒勞布惡名決是一文偷不
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瞎堂遠

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
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石窻恭

周行四顧獨稱尊半地無風起浪痕禍及私門猶自
可誰知千古累兒孫　懶菴需

掀翻地軸乾坤窄撥轉天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
手虛空打碎劫初看　正堂辯

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
便過頭未免渾身輥泥水　月堂昌

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
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天童淨

草本無端拈出來更加註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
已夜半優曇火裏開　應菴華

走出門風相副稱東西南北更無人看來不得韶陽

老未免兒孫惹客塵　或菴體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瞿曇瞿曇討甚巴鼻　月林觀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風塊雨非云昔堯舜垂衣萬國賓　運菴巖

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脅出來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看　天目禮

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　北礀簡

七步周行猶彷彿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驢年也不淸　虛堂愚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可憐黃面老螃蟹落湯鍋　西巖惠

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銷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　覺菴眞

僧問九峯虔云承聞和尙有言諸聖間出秖是傳語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尙爲甚麽却喚作傳語人師曰秖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　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殷勤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　丹霞淳

〔增收〕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頌曰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太過面南看北斗

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掃蹤滅跡除根蒂火裏蓮華處處開　圓悟勤

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干　鼓山珪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徑山杲

本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擒下白拈賊滿眼俱爲敗露贓　瞎堂遠

垂鉤不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兎人半夜烏鷄何處去天明呑却玉麒麟　正堂辯

肌骨當初赫赤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撩頭搭尾應更點贏賽閻黎齋後鍾　或菴體

【揭】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頌曰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華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荊棘。却笑春風繚亂吹。　晦堂心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糊。如今好覓生蛇弄。免使兒孫在半途。　佛心才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味。曾與將軍止渴來。　雪竇宗

出得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超三界。好與拳頭劈面椎。　佛照光

此老從來謾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際。檢點將來未到家。　無用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覓。誑人剛道悟明星。　天童淨

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見明星。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眼有睛。　肯堂充

雪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可憐業識茫茫者。蹉過如來正法輪。　妙峯善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喪盡目前機。若言總具如來相。也是空拳誑小兒。　頑石空

六載隈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現。始覺從前被眼瞞。　鐵山仁

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介石朋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打失主人公。普天帀地無尋處。百億分身是脫空。　天目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　凝絕冲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平地起堆黃面老。夢中說夢可憐生。　大歇謙

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煙。　無量壽

金鍾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眾生心眼活。雪山依舊碧崚層。　虛堂愚

輕金輪位重草座。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眾生心眼

巧明星空照雪山寒　閑極雲
月滿長空星滿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
數何似家家夜莫眠　千峯琬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頌曰

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明猶是
鈍頓教千眼一時開　明招謙
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陁
客不待眉間毫相輝　北塔祚
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
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雪竇顯
百萬靈山似葦痲風行雲集巳周遮當時不是文殊
老往往瞿曇更撒沙　佛印元
頭角麟龍衆若干當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眞子揮楗
椎直至而今作笑端　正覺逸
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
客不到如今强指南　海印信
七佛之師下一槌鷲王成鴨鷺成龜滿筵龍象齊傾
耳咲殺靈山老古錐　野軒遵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有此時
人文殊槌下分鍼線　白雲端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
風動天地　地藏恩
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不許龍蟠五湖多少未歸
客却被傍人把釣竿　上方益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邊一幅素縑描不
得競將天下與人傳　大洪遂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此令如相
委無限淸風動地生　夢菴信
一段眞風見也麼元元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
象無奈東君漏泄何　天童覺
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
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佛鑑懃
法王法令若爲酬老倒文殊强出頭負累釋迦猶可
事至今千古鬧啾啾　龍門遠
銀蟾皎潔豈容模蒯被文殊强塗糊千古兒孫無覓

處三條椽下㝎盧都　月菴果
金槌影動寶劒光寒百萬之衆齊著眼看　楚安方
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一槌打正　南華昺
[續]正令付令提不存凡聖機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
輝　尼無著總
古皇前化超羣轍無字印文明劃劃今時衲子若當
陽徃徃半千成五百　正堂辯
法王法令沒周遮一片虛凝絕點瑕槌下不開諸聖
眼幾多騏驥困鹽車　靈巖安
見成活計莫周遮椎下分疎事轉差若是咬人師子
子何須牙上更安牙　月林觀
道泰時淸才子貴家肥國富小兒嬌不因紫陌花開
早爭見黃鶯下柳條　木菴永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
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曰那
一通爾問我　頌曰
仙人一問通皆備却是瞿曇一物無喚得兎來依舊
放幾多山鬼暗相呼　佛印元
那一通爾問我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
不覺茫茫入荒草　正覺逸
無量刼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
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保寧勇
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蹤祥雲密密微微
雨大震雷音帀地風　雲溪恭
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春抱贓不用行搜
檢巳自當堂露賊身　長靈卓
[續]那一通你問我立剛倒插無鬚鎖等閑一掣掣得
開三個老婆相對坐咄　斷橋倫
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
王丙乙离壬不屬火　寶葉源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
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頌曰
鞭影分明指似君多聞瞥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　汾陽昭

機輪曾未轉 轉必兩頭走 明鏡忽臨臺 當下知妍醜
妍醜分兮迷雲開 慈門何處生塵埃 因思良馬窺鞭影 千里追風喚得回 雪竇顯

雙鋒覆護兩俱摧 迷雲從此豁然開 收得劫初鈴子後 輕輕一振動雲雷 天衣懷

萬丈寒潭徹底清 錦鱗夜靜向光行 和竿一掣隨鉤上 水面茫茫散月明 白雲端

經過遇夜宿荒草 開得眼來天大曉 空心赤脚唱歌歸 路上行人已不少 保寧勇

特地殷勤問有無 因風應不費工夫 迷雲縱得開令入 未免區區在半途 淨照臻

雪覆喬林同一色 清光上下含虛碧 採樵人立渡頭寒 極目圓蟾爲誰白 成枯木

外道靈心慣險夷 老胡鞭影露鋒錐 行人拾得東門兎 誰管韓獹精力疲 長靈卓

世尊恰似青銅鏡 掛向虛空秋月靜 表裏無私照膽寒 高低一一皆相映 佛鑑懃

杲日連天照有無 孰云善逝坐跏趺 如今要見當年事 邪正由來在半途 龍門遠

有無不問語先彰 明鏡當臺雙照破 迷雲散盡曉天空 杲日團團紅似火 佛性泰

露影藏身問世尊 瞿曇一點不加文 迷雲舒卷從斯入 十倍精神減八分 佛燈珣

迷悟髑髏前 何勞更擧鞭 只持雞狗戒 不學祖師禪 鼓山珪

兩處牢關擊不通 纖塵不動自乖宗 忽然業鏡百雜碎 黃面瞿曇失却蹤 徑山杲

[illegible] 外道殷勤來問佛 有言不問及無言 大雄不費纖毫力 良馬何曾用擧鞭 照堂一

世尊隻眼通三界 外道雙眸貫五天 華意正濃桃臉笑 春光不在柳梢邊 雪巢一

不問有言無言說 甚見影見鞭 露柱口掛壁上燈籠倒退三千 瞎堂遠

陷虎機關兩處安 湍流一截萬源乾 駿駒曾爾窺鞭影 凜凜霜蹄毛骨寒 尼無著總

獵涉榮枯未是奇 到頭誰是出家兒 故鄕漠漠無消

息時有孤雲嶺外歸　正堂辯
赤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頭超然悠悠莫論途中
事露出胷襟子細看　大潙智
不問有無先話墮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
醜依舊迷雲撥不開　肯堂充
自把碌塼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
說自著摩挲歸去休　斷橋倫
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成敗自安然仙陀瞥爾知宗
墮誰謂世尊曾舉鞭　本覺一
【增收】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又問今
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云云　頌曰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鑑破無光
影風輥長江水色渾　塗毒策
昨日與今日說定說不定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
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　高安悟
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逐正卓下靈山皁纛
旗百萬魔軍皆乞命　山堂淳
【增收】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敕阿難傳問
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
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云我待世尊
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
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頌曰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禪妙樂吹
布毛須還鳥窠　湛堂準
大隱居鄽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安閑何必更來
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歡　別峯雲
地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得三
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　松源岳
萬仞崖頭拚得去不知何處覓全屍業風吹起再甦
省却問如今是甚時　虛堂愚
【增收】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
自斬首以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梵志云我
義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
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
首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
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

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頌曰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匾檐纔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　天衣懷

一切不受是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赤旛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墮已宗　本覺一

是見受時眼著屑見如不受事猶乖賊身已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　無用全

[增收]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源曰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曰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源休去　法眼代曰正是習氣　頌曰

輕輕撥轉一條絃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飲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　塗毒策

有三尺劒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巍巍堂堂三界大師　盧堂愚

[增收]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敕文殊領徒衆毗耶城裏問維摩　盧堂愚

[增收]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子過乃問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　頌曰

捨筏懷衆濟逢畊叟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木庵瓊首座

[增收]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大
爲智云世尊爲誰家分上事又喝云汝等切忌
認著昭昭靈靈復頌曰
眞佛無爲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
者塵劫茫茫認識神

[增收]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
諾曰汝旣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
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曰持鉢去
密庵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免喚
鍾作甕 頌曰
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
打箇之遶 遯庵演

[增收]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
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
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
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
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
害爲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
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
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
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
聲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
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
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頌曰
爲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斷雲佛劒兩忘何處
去還家曲調一番新 象田卿
佛祖由來總是寃電機旋處直如弦金毛若解和聲
拶月裏麒麟笑揭天 睦堂遠
文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來佛亦
爾青蛇匣裏吼風雷 本覺一

[增收]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
曰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罔措 頌曰
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
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塗毒策
老胡一擊許誰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

住白雲還望故山歸　瞎堂遠

【增收】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揷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　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天童覺

一枝脩竹建精藍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蹉過問前三　張無盡

【增收】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

頌曰

昔日爲刀今日佛今朝爲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差別便見眉間白玉毫　圜悟勤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鄕去水歸江漢流

退菴休

【增收】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　頌曰

問處奇特答處殊絕一二義諦驪龍角折　眞如喆

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眞聖諦秋風昨夜到梧桐　東谷光

【增收】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毋令斷絕　頌曰

密傳分半座正好驀面唾不與麽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　海印信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頌曰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闇行不愼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靑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投子靑

【增收】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

梧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應諸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個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　頌曰

梵志誰知有過愆閻王業鏡照無偏因茲見佛成羅漢方信壺中別有天　南堂興

兩手擎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無尋處多謝春風爛漫開　心聞賁

截斷千崖路風前活計新雖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無際派

[增收]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頌曰

四十九年打之遶下梢大作師子吼雖然未始轉法輪畢竟分疎成應口　無際派

末上何曾轉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把靈符執夜明　北礀簡

老漢生平太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期一語方眞實也是闍黎飯後鐘　別山智

世尊臨入涅槃以手摩胷普告人天大衆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　頌曰

言吾入滅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若爲臨行賣弄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羣星拱北辰　佛鑑懃

[續收]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摩胷示衆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　皖山凝

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苦瓠連根苦　雲岫靜

雙林樹下手摩胷說有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春風　虛舟度

[增收]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

維卽時金棺從七寶牀升舉繞俱尸羅城七帀
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頌曰
慚愧老胡㕦示雙趺金色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
未辨精麤繞七帀兮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 地藏恩
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
皺慶喜門前倒剎竿 佛鑑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菩薩機緣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
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
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
繞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
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
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
明卽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有尊宿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
女子定不得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僧無對 翠
巖芝和尚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他
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
隨邪亦殺罔明闢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佛慧泉
罔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不長因憶江南二三
月鷓鴣啼處百華香 佛印元
佛性天眞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
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眞淨文
百千文殊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

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居祐

獨坐靈山誰得知罔明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不疑　雲蓋智

文殊用盡平生力罔明彈指便囘來不是老胡深有意雙眸未肎爲渠開　成枯木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寶峯照

坐擁羣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華雨紛紛落夢覺初囘識故人　石門易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罔明彈出定青山不動水長流　智海淸

當機密薦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爲解礙刻舟求劍實徒然　禾山方

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　龍牙才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　洪覺範

畵得天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到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峯靜　龍門遠

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由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潑　佛燈珣

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眼傍觀人投身入荒草　月菴果

二菩薩出定咲殺老禪和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圓覺演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罔明彈指爾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　鼓山珪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徑山杲

文殊出不得罔明却出得叵耐這寃家冷地裏作賊　白楊順

文殊彈指罔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女子瞿曇

在我心鏡　楚安方

【頌】入定出定因邪打正堪咲文殊春行秋令　石碧明

長江睍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怪扁舟難到岸行船由在把梢人　慧受深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費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靑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圓悟勤

抹粉塗坏恰我猷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開福寧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鎚鮮血通紅香風颯颯花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些子神通　南堂興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欵結案　開善謙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應菴華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罔明文殊

靴裏動指　尼無著總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子細看來是何面觜　佛照光

苦瓠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　或菴體

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笛迎風撩亂吹　密菴傑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瞿曇女子鬼面神頭　肯堂充

出得出不得攧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　松源岳

子不嫌母醜犬不厭家貧擧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孤峯深

文死罔明休卜度瞿曇女子謾鍼錐推倒鐵山歸去也縱橫十字更由誰　石菴玿

誰在畵樓西相逢語咲低到家春色晩華落鷓鴣啼　雪菴瑾

文殊遶三帀罔明輕彈指世尊努眼睛女子從定起　幻菴覺

鵲鵶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罔明能出

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劍門分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爭早知鬼便是人作夜半三更也可行　無準範

鮑叔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驀然狹路相逢兩個是甚面觜　斷橋倫

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并鬼面敗闕當風流　無門開

是定出得不得關捩初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罔明輕輕彈指　橫川珙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殊殊接得示衆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頌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處殺活還應作者知　佛印元

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裏開金口直至如今藥道行　正覺逸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保寧勇

藥病相治貶更褒當機殺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烟波靜誰把長竿釣巨鰲　照覺總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瘳好笑文殊老憐兒不覺羞　雲溪恭

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偏界不藏光杲杲　楚安方

[續收]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便把黃連當甘草等閑殺活幾多人　鐵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貶眼白玉無瑕却有瑕　石田薰

一莖草上定綱宗殺活全歸掌握中未擧已前先薦得分明鷂子過遼東　掩室開

[增收]文殊問菴提遮女云生以何爲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爲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

以不死死爲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爲死義　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超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鱍鱍金剛寶劒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慴　圜悟勤

生以不生生爲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死死爲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生死不死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興

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發現滿月彎弓雙雕一箭　佛性泰

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簡翁敬

[illegible] 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婬坊夏畢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椎擯出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數椎稚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　晦室明云文殊徧越聖制固是罪不容誅大小世尊前言不副後語楞嚴會上道如是文殊若有二相卽非文殊者裏又道欲擯出那箇文殊惑亂不少育王當時作迦葉且放過文殊但擯出世尊一箇何故殺一有罪而天下咸服　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衲子初開布袋頭聞道淮南米價賤便隨船子下楊州　諸衲秀

大象不遊兎徑燕雀安知鴻鵠據令宛若成風破的渾如翳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擧椎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圜悟勤

剎剎塵塵見不難頭陀何苦被他瞞當初若論收姦細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聞賁

天高雲靜月彎彎雨過秋空眼界寬百億文殊眞妙體分明只在一毫端　正堂辯

三處移場定是非頑心全不收毫釐胡言漢語憑誰會鐵額銅頭也皺眉　密菴傑

錦衣公子春遊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尙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月庭忠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弗與麼去。頌曰

淡籠煙深瑣霧。鶖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蛾眉。　佛慧泉

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耀乾坤。　圓悟勤

重城曉入冒輕煙。鬧市相逢豈偶然。一句等閑相借問。平田忽爾浪滔天。月上女。實堪憐。雲髻高梳何處去。借婆裙子拜婆年。　佛性泰

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達本鄉。鶖子黠兒輕借便。由如啞子喫生薑。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瑣玄關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　佛燈珣

【續收】出入分明報已知。更言何處有孤疑。但如鶖子恁麼去。莫管傍人說是非。　文殊道

如舍利弗與麼去。千人萬人攔不住。優游自在涅槃城。步步蓮華隨足舉。　且菴仁

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他兩會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斜映暮天霞。　石菴玿

有禮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楊州。　無際派

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明明今古不曾藏。一點靈光常獨露。　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　雪菴瑾

【增收】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華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

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
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卽時攝舍利
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
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
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頌曰

鶖子已圓無漏種換却身形總不知通途一貫非他
物午夜胡僧步雪歸　正堂辯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
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
毛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
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凡聖絕商量從來對衆難收
拾眼上依前兩簇長　佛印元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難爲回避大王還識
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窣地　佛慧泉

我佛親見賓頭盧眉長鬢短雙眉麤阿育王猶疑狐
唵摩呢嚧哩悉哩蘇嚧　保寧勇

[拈頌]靈山會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窮金斗峯前重
漏泄莫將附子當天雄　正堂辯

尊者親曾見佛來雙眉策起笑顏開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　佛照光

以手策起眉毛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
今朝昨日　月林觀

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謾至今應供四天
下春在梅梢帶雪寒　天童淨

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端頂門歡瞎金剛
眼恩大難酬雨露寬　枯禪鏡

厖眉策起貌稜層見佛元來却不曾南嶽天台相撞
著被人喚作捉齋僧　巳菴深

策起眉毛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今阿耨池中
水流落人間潤八荒　天目禮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淸煙浪
靜碧天無際水無垠　無準範

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刹土古風淸佛齋勝會親曾
預不是尋常粥飯僧　橫川珙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

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佛卽授與落髮披衣　頌曰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當頭劄覆雨翻雲在刹那　踈山如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回頭知住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寧煩費力搖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饒　佛燈珣

【拈】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鼻孔相拄不動步而徧界遊師姑畢竟女兒作　雲居悟

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𡥉生口數多殺却渾家仍自殺誰能奈得你儂何　野雲南

殃崛摩羅既出家爲沙門因持鉢入城至一長者家値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頌曰

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切寃親盡假名甘露纔霑除熱惱玉蓮金子兩敷榮　覺海元

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靑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鼓山珪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徑山泉

【拈】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尼無著總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怛胷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　密菴傑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當風流拈得口兮失却鼻　木菴永

◎透字原本不明

賢聖中來不殺生其家子母自圓圓陰陽造化初無迹春在花枝特地妍　天目禮

綵仗牌旗獵曉風鷄人催唱鼓鼕鼕銅壺漏永何時歇如此相催卽老翁　南叟茂

非食不療飢非藥不療病黃面老瞿曇識盡衆生性

寶葉源

我瞿曇佛具正偏知子母分解只在當時　横川珙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旣還母骨聚還父用甚麼爲身學人到這裡若見得去廓淸五蘊吞盡十方乃頌曰

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徑山杲

頌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靜籬間黃菊正爭春　自得暉

析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脚千峯外萬古長風片月斜　少室睦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　北磵簡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王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

無準範

七賢聖女姉妹同遊屍陀林一姉指屍曰屍在此人在甚處諸姉妹諦觀皆悉悟道乃感帝釋雨華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姉悟道故來供養但諸姉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應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唯有諸菩薩乃解此義　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却令諸姉皺雙眉憍尸迦知不知更獻天華三兩枝

佛慧泉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

時髑髏眼睛放光彩　龍牙才

帝子遊春不逐他相邀諸姉入屍陀死人堆裏出身路撥動煙塵見也麼靈利漢不消多回頭踏著自家底洞雲深處舊煙蘿　佛燈珣

【續收】談玄談妙實堪誇帝釋纔聞便雨華臨機須索三般物看看愁殺傖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借問却周遮　大潙智

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華無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眞金處無生無法本如如只箇如今離言語　圓悟勤

無陰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嬌癡却將紅粉畫蛾眉憍尸無此三般物那得天華撩亂飛　佛鑑懃

無根樹子枝條累山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閑田地結子開華朶朶新　正堂辯

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有三般寶富貴壓乾坤　月菴果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鎚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求魚　蒙菴岳　三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賤買賤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淸曉一聲杜鵑勸人不如歸去

無陰陽地有甚巴鼻無根樹子荒得人死叫不響山谷摩醯亞三目作麼作麼因禍致福惱得傖尸迦大咲却成哭　退菴奇

七珍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　天目禮

【增收】昔城東有一老姥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毿毿意氣多與佛同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　笑翁堪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一隻角　掩室開

城東聖姥坐蕭臺大地衆生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

。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虛堂愚
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
。後馬蹄無處避殘紅　石室輝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升座。以尺
指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
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　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
老。也是悽悽去國人　雪竇顯
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
次。一擊大千經出塵　正覺逸
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白雲端
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丸消衆病。不假驢駝藥
　慈受深
案上一聲鳴嚗嚗。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　佛鑑懃
[拈]身受龍華三會主。總開鳳閣九重城。梁王築倒金
剛佛。更問如何不講經　翹符道者

兩口明明一無舌。同生同死爲君決。那吒項上喫蒺
。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東山空
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臭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
　範無準
雙林大士太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
。絕。一揮案上動龍顏　葛廬覃
傅大士見梁武帝不起。羣臣曰。大士見王。爲甚
不起。士曰。法地一動。一切不安　頌曰
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
。動。爭奈雙林半樹秋　投子青
[拈]傅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帝問
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邪。士以手指靸
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
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佛心才云。
要識三教聖人體麼。向武帝問處會。要識三教
聖人用處麼。向大士指處薦。取直饒體用分明。
衲僧門下大遠在　頌曰
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陁天上

路雙林端坐待龍華　胡驟贊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使三宗同一轍捏沙終是不成團　笑翁堪

泥封三詔出煙霞直到金陵帝主家自古多能誰得及道冠儒履釋袈裟　寶葉源

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措閑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一衲戒

[增收]傅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

頌曰

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頁入晉祕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天衣懷

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囉哩哩囉哩

保寧勇

[增收]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頌曰

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心聞賁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横身不受斧鑿　木菴永

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斷橋倫

[增收]傅大士頌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垣然平截氷來羮茶　頌曰

須彌納芥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閑長河攪著成酥酪輕輕擊透祖師關　圓悟勤

[增收]傅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五祖演云古人恁麼道可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諸人且作麼生會白雲今日曲順後機不惜眉毛亦爲頌云

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麤中麤

土面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眞金鷄唱曉瓊樓夢一樹華開浩劫春　足菴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菩薩機緣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負而去　頌曰

彌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　野軒遵

拈起便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等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　佛慧泉

困來抱囊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獻諸人。是甚閑家破具。莫訝衣裳破碎。入鄽且無忌諱。橫身要道等人。那個便知圈繢　雲峯悅

千般萬樣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　圓通秀

都盧一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攜去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　白雲端

咄這憨皮袋。眉麤眼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　保寧勇

分身百億混塵埃。氣貌憨憨勿可猜。一袋挑擎隨處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相呈示。市尾街頭睡覺回。等得箇時還不是。至今猶是老黃梅　佛國白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般拈起隨人愛　靈源淸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鬧市裏等

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忘却來
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與麼寬腸大肚　徑山杲
〔續〕接著一箇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許
多彌勒世尊　晴堂璉
揹背覓錢成漏逗回頭轉腦昧眞機可憐鬧市無人
識空手肩擔布袋歸　佛照光
長汀汀上風顚子曳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
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
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一錢覓得無及
處猶自區區訴阿誰　北磵簡
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作
環溪一

〔增收〕跋陁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
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色空未明得果上色
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色空者云一微空故衆
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
空中無一微　鹽官云因中色空果上色空總
是夢中說夢　頌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知緣不
礙執情還被境消磨　雙泉瓊
色空色色空空閑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
盡靑山依舊白雲中　天衣懷　二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罔措火裏生蓮
堂堂色裏無空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
二色號元來不我名　靈隱本

〔增收〕維摩居士示疾毗耶離城自念寢疾于牀世尊
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
詣維摩詰問疾文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
酧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
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
衆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
佛聖旨詣彼問疾　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病毗耶城全身太枯槁
七佛祖師來一字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　雪竇顯
佛病法病最難醫獨有維摩也大奇文殊稽首讚居

士失却金毛師子兒　天衣懷
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徹不徹金毛師子未到
來一室屛除先漏泄及乎回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
孔鐵剛被文殊下一槌千年萬載成凹凸　大洪遂
冷坐毗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
　徑山杲
千人萬人射一鴈箇箇手親弁眼辨刮地西風鴈影
奇可憐發盡弦中箭猨臂將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
團圓飛星一點天邊去羽翼雖披落眼前　廣鑑英
寃憎會苦愛別離苦鈍置瞿曇一場莽鹵咄　正堂辯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只是
忌口爲上　淛翁琰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鍼錐事䆮一喙長三
尺問著依前似鼓椎　無準範
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胡隱濟
善財初詣娑羅林中參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
樂國謁德雲比丘次第至彌勒樓閣所歸至普
門城外思惟竚立欲得奉覲文殊文殊伸手過
百十由旬與摩其頂卽見微塵數知識卽受行
其教　上藍超因僧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麽
却往南方師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僧云到蘇
摩城爲甚麽彌勒却遣見文殊師云道曠無涯
逢人不盡　投子靑云然道無迷悟發證由師
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是以文殊遣去登須彌山
海岸逢師市廛禮友或刀山婬舍罪枉王宮或
童女童男瞿夷聖后彌勒彈指普賢親贈再見
文殊復有何事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昧
光蹤歷窮盡妙諸仁者還知更有一人爲甚麽
善財不參且道是甚麽人良久云滿頭白髮離
巖谷半夜穿雲過市廛復頌曰
日出升空高下用崑崙源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
盡鴈去回南天地秋
五十三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爭似歸家罷問程　鐵山仁
茫茫夢裏去遊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

短善財脚瘦草鞋寬 大川濟

〔增〕善財詣妙峯山參德雲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見在別峯上徐步經行。瞻禮聞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 頌曰

妙高峯頂尋知識。南北東西望何極。德雲逝自別山來。珍重分身千百億 延慶忠

妙高峯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蹤。若謂別山親覿面。片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智

澹煙窯窯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竿頭輕蹉脚。海門波卷白蘋風 棘田心

〔增〕善財詣那羅素國參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音讚已。下牀執手。佛剎現前。悟眞淨智。卷舒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童眞住 頌曰

毗目仙人下寶牀。摩頭執手看殊祥。十方佛境同時現。萬象森羅忽頓彰。無勝妙牀騰瑞色。遮那文藏顯靈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平生見處長 佛國白

坦然古路勿迂疏。霽月涼風動十虛。毗目善財當日事。好如潘閬倒騎驢 或菴體

〔增〕善財詣佛會中。參普賢菩薩。見乘白象王處紅蓮座。一心親近諮問法要。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顯同果海。得一切佛果微塵數三昧法門 頌曰

百一由旬摩頂歸。片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白象兒。沙劫智悲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瀰 佛國白

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解煎茶。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參徧處。黑豆未生芽 延慶忠

〔增〕善財歷百十城。參五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毗盧樓閣前。曰是解空無相無作之所住處云云。見樓閣門閉。善財暫時歛念。曰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閣門開。善財得入。入已還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有一善財面在前立。彌勒復彈指云。善男子起。法性如是 頌曰

妙意童眞末後收。善財到此罷南遊。豁然頓入毗盧
藏。悔向他山見比丘 張無盡
妙峯孤頂無知識。百十城遊喪善財。樓閣若還彈指
現。分明有眼不曾開 或菴體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煙水無重
數。買得風光不用錢 北磵簡
問處分明答處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
後。滿面慚惶無處安 淛翁琰
知識曾參五十三。精金百鍊罷鎚鉗。回頭萬壑烟雲
散。午夜蟾光浸碧潭 坦堂圓
南方經歷幾雲烟。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
岸。一時翻作大光錢 無準範
[增收]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
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
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頌曰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
散。不因南嶽有誰知 楊無爲
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沙。便是江南舊行
路。和烟隔水見梅華 蘿月瑩
舍盡家財與己財。只將眞法供如來。當初一路今何
在。觸目靈山翠作堆 天目禮
好將眞法供如來。花在幽巖險處開。一夜狂風吹欲
盡。落英無數點莓苔 虛堂愚
心迷念念法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
客。盡是天台眼裏沙 此山應
[增收]金陵誌公和尚。或名寶公。令人傳語南嶽思大
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
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
度 頌曰
一口吞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絃不必鸞膠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虛堂愚
佛與衆生一口吞。纖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纔挑
起。鼓動三千海嶽昏 尼開林英
目視烟霄臥白雲。不知山下有乾坤。從何更有衆生
度。三世如來一口吞 本覺一
時淸休唱太平歌。大冶紅罏著一毛。試向其中撥灰

爐亘天紅焰已周遭 蒙菴岳 玄沙

誌公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覺徵云
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個道場 雪竇顯云
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疎也無
一對無孔鐵鎚 圓悟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
知拈香擇火 天童覺云奇怪八十翁翁出場
屋不是小兒戲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有智無智
較三十里 頌曰

五蘊山頭古佛堂拈香擇火好承當何須向外求賢
聖終日無非是道場 本覺一

大乘經偈

經首題八字 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
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
脚 又有僧披雲寂師答以頌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
妙不是漚和不是經

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爲多知
解切要參玄達本源 汾陽昭

令苦[illegible]若

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頭註脚任君
看却是入門先問諱 佛印元

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苦雷霆多少游魚迷去
路依前和雨落滄溟 佛慧泉

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眞心首標妙在當頭
剳密使泥牛曉夜吟 雲居祐

拈起題撲不著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
潛通廣略 地藏恩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睡著無遮閉衲僧對面不
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 覺範洪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方諸佛同參三世如來共軌
慶喜多聞罔措鶖子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陀焉能
密傳斯旨 旻古佛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釐看經到此須開
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羅漢南

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國欲知功力
大蕭何元是漢朝賢 疎山常

以字不是八不成無言童子哭忻忻優曇華現人間

世鼻孔通天嗅不聞、 開福寧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
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徑山杲
龍宮海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謾求。剛被祖師輕漏
泄。當門齒缺乃因由 靈巖因
[續]鳥跡牛露蒼苔。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
免即從座起 石碧明
不向經題識本眞。紙堆討甚法王身。未開梵夾承當
去。免作循行數墨人 絕岸湘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筭沙入海徒疲
倦。不若教他了目前 橫川珙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
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頌曰

全象全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
老。剎剎塵塵在半途 雪竇顯
堂堂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
賦。一操直取狀元來 白雲端
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
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湛堂準
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海流。慚愧牛郎癡愛
叟。一心猶在鵲橋頭 佛心才
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筌罤。毗耶默默曾緘
口。摩竭寥寥鎮掩扉 佛鑑懃
[續]初學賣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
遮。却笑白雲它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 崇覺空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
了。元來只是小兒嬉 簡堂機
見時不見非見見。非見不見總非非。織女機梭撩亂
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寥宇宙。碧灣溪畔綠
楊垂 獃堂定
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禹決而西渧。卞和泣而陸沉。
美兮渺兮。錯古礱今 虛堂愚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華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
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白雲端

若能轉物卽如來處處門開見善財花柳巷中呈舞
戲九衢乘醉臥樓臺　眞如喆
毛呑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氣不言
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佛心才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謼癡呆　徑山杲
[續收]雨色和烟帀四維眼皮未綻若爲窺等閑覷破金
剛際坦蕩無因役路岐　或菴體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
處大都緇素要分明　此山應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
　見見不能及　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起處
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海印信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毗婆尸佛早留
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鼓山珪
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
　徑山杲
[續收]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亦誤人見不及時猶
未瞥那知殃祟是家親　遯菴演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轆轤斷崖流水少知
音六六不成三十六　妙峯善
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界寬多
少白鳥去盡靑天還　朴翁銛
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淸　潛菴光
隔墻見角便騎牛騎入紅塵鬧市遊遊徧歸來欄裏
臥三更半夜失踪由　雪菴瑾
[增收]楞嚴經七處徵心　頌曰
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曾地直饒徵得見無
心也是泥中洗土塊　西余端
七處徵心欵便成推窮尋逐按分明都緣家賊難防
備撥亂乾坤見太平　卍菴顏
吹糠著米翻成特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北磵簡
七處徵他天外天毫光直射阿難肩瞿曇忒殺憐兒
切逼得鮎魚上竹竿　絕岸湘
[增收]楞嚴經八還辯見　頌曰

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鰕跳不出斗　西余端

明暗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蹤擧夾截虛空成畔岸一重水隔一重山　卍菴顏

色空明暗各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北磵簡

還還還後更無還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斑　絕岸湘

【增收】楞嚴經阿難大衆獲本妙心　頌曰

東西南北捉虛空海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松在祝融峯　卍菴顏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觀世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　頌曰

艮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世出世間活鱍鱍　晦堂遠

三十二應不思議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起　卍菴顏

越隊還圓通無端立下風當時供死欵錯說在聞中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頌曰

一錢爲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輸他潘閬倒騎驢　卍菴顏

金盤不可動轆轆轉難住停待艮久間圓明湛如露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頌曰

日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荼蘼一陣香風起引得遊峰到處飛　心聞賁

千山鳥飛滅萬里人迹絕扁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肯堂充

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　天目禮

【增收】楞嚴經六解一亡　頌曰

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

貫娘生鼻孔一時穿　卍菴顏
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閑清
晝百鳥不來花自紅　北磵簡
結解非殊存亡無據試問本來宗當初誰縛汝
[增收]楞嚴經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
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
元眞如即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
有地獄餓鬼畜生　頌曰
雙劒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
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卍菴顏
三蛇九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佛言阿難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
迴經無量劫不得眞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反
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名天
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　頌曰
七處精研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婬身心不是閑家
具前箭猶輕後箭深　卍菴顏
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
水却望幷州是故鄉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魔自起深孽　頌曰
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發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
定佛魔到此盡平沉　卍菴顏
挽弓須挽强用鎗須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淸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　詳在本經　頌曰
淸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卽皆現性覺必明認影
明眼耳便隨聲色轉　卍菴顏
彌滿淸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　北磵簡
[增收]楞嚴經若能推者卽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修山主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頌曰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　天童覺
[增收]楞嚴經跋陀婆羅入浴忽悟水因　頌曰
了事衲僧消一個長連床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驀面唾　雪竇顯

超諸現量卽悟水因體明無垢孰云洗塵得無所有了無相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　大潙智

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璧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　塗毒策

〔增收〕楞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淸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　頌曰

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消殞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　尼無著總

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開四海五湖王化裡更無一物是塵埃　朴翁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大乘經偈之餘

〔增收〕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　頌曰

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治父川

〔增收〕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　頌曰

明鏡當臺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不妨隨處翫烟霞　治父川

〔增收〕圓覺經非幻不滅　頌曰

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坐斷毗盧頂　月林觀

〔增收〕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　頌曰

方便門指頭月誵訛因底多甄別泠光靄靄登清途
帀地茫茫尋舊穴指看畵處眼中屑到此何須更饒
舌　育王達

〔增收〕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頌曰

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
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雪堂行

早朝心悶三盃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脚
睡五更走起眼瞇䀹　或菴體

〔增收〕圓覺經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爲涅槃
相　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窓饒一
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增收〕圓覺經厭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爲增上善
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　頌曰

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俏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靑絲
斷堪咲渠儂撒手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頌曰

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暖塞北天寒遊人去後
無消息留待溪山到老看　晦堂心

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鼓山珪

〔續收〕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鬧處剌頭穩處著脚脚下線
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斲莫動著千年故紙中合
藥　天童覺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
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徑山杲

和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誇歘乃一聲天地
闊祖師何處渡流沙　或菴體

胡孫喫毛蟲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漫澄江淨如練
圓極岑

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拽耙智者咲忻忻愚人驚怪差
古往今來幾百年更向鬼門重貼卦　害菴傑

庭前栽萵苣萵苣生火筋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爪
木瓜纔擘破撒出白油麻參　㑃堂仁

昨夜深沙鑄鋏券阿那律陀來合伴醉來相打見閻
王閻王握筆不能判不能判却相勸彼此事同一家
更莫前思後筭囫你恁麽斷公事大醋　無菴全
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劒兩個撒手相逢
囊篋更無一線何仙姑鋏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
正堂辯
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愁　石菴玿
春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朴翁銛
春生夏長淡飯麤茶魚投濁水彩奔巖家　無準範
【增收】圓覺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覷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倮倮放出溈
山水牯牛　圜悟勤
【增收】圓覺經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髮毛爪
齒等皆歸地唾涕膿血等皆歸水煖氣歸火動
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頌曰
今者妄身當在何不應鑿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
影豈異迷頭演若多　本覺一
【增收】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
界　頌曰
蠻奴赤脚上皇州賣盡奇珍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
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掛玉
鈎分明妄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　圜極岑
【增收】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
不能測佛智　五祖演云尋常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
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個見處不惜眉毛擧向
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破菴先云且畢竟
如何是佛智乃頌曰
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增收】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東坡
居士別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法眼益

禪師因閱至此。乃有頌曰
呪咀毒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
【增收】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害火灾衆難非一　頌曰
蝴蜂休戀舊時窠。五百郞君不奈何。慾火逼來無走路。癡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爲唤。室內喔嘍總是訛。蓬焞臭煙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　冶父川
【增收】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頌曰
岣嶁峯頭神禹碑。字靑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咲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　圓極岑
火虐風饕水漬根。石邊尙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孽淸香爲返魂　閑極雲
【增收】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頌曰
雖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蓮漏永。佛燈猶作向來明　圓極岑
【增收】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雲門云。釋迦老子甚處去也　頌曰
犬子便吠賊。牛子便牽犂。衲僧若恁麼。未曾摸著皮
楊岐會
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眞箇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朴翁銛
法華經偈。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刹塵周。無私應物隨高下。未過僧祇大劫修　保寧勇
種穀不生豆苗。蒸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個擔板底漢　鼓山珪
【增收】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徑山杲
紅日杲杲。切忌尋討。拈得便用。無非是寶。鄭州梨靑州棗。大抵還他出處好　月林觀
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齎糧戶不扃。十劫坐來成底

事平生肝膽一時傾　道場融

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尙宛然。堪咲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　環溪一

增收 法華經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　頌曰

觀音門普普門收。纔著襴衫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惡風飄墮迴光息。慾火焚燒當處休。瓔珞受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湫湫　冶父川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頌曰

平生疎逸無拘撿。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楊州　保寧勇

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來由。而今穩臥深雲裏。秦不管兮漢不收　祖印明

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入地獄　鼓山珪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徑山杲

增補 僧問洞山。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頌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　丹霞淳

清淨行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川。總是自家親眷屬　照堂一

夜來村飲歸。健到三四五。摩挲青苺苔。莫瞋驚著汝　自得暉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話。水平不流　尼無著總

陪錢弄傀儡。拚命打鞦韆。渾家無眼見。掩面哭蒼天　或菴體

專神者喫神。事佛者喫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　肯堂充

漢既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月林觀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用覓魚蹤。天邊何處觀鳥跡　懶菴樞

國有定亂劒家無白澤圖神僊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朴翁銛

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界　退菴奇

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撫掌咲哈哈　此山應

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爲從來被眼遮三脚瞎驢纔蹉跳鑊湯鑪炭即吾家　高峯妙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出　頌曰

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淺深幷苦淡一般滋味逈分明　保寧勇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鼓山珪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徑山杲

[續]白日街頭獨自行夜間屋裏獨自臥山高不礙白雲飛竹密不妨流水過　照堂一

邪見歸依外道師與師同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飯午日亭亭腹正飢　張無盡

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纔入耳渾家不和睦　肯堂充

獨弄單提單提獨弄劒刃上行寂然不動　月林觀

所生各不同所潤一雨普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冰谷衍

青山白雲碧谿蘿月畫虎成狸只得一橛　虛堂愚

[收增]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日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與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頌曰

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峯　雪竇顯

虛空鳥跡謾追尋幽鳥投聲又報春若識東西無異路淨名一室不平沉　慈明圓

毗耶城裏競頭走謾謂南星眞北斗還知蚌鷸兩相持須臾盡落漁人手　太洪恩

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白雲端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在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訥堂思

毗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詭詐多三萬二千師子座一時掀倒看如何　無用全

言言言兮飄風灑雪默默默子靁轟電掣藕絲孔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　懶菴需

毗耶老子善藏機淵默靁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眞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　尼無著總

有無語默謾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別峯印

深入不二門巧盡反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拙萬古淸風寒徹骨　松源岳

[收增]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頌曰

朝生暮死千萬偏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見　白雲端

[收增]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曰這箇師僧恁麽發人業　頌曰

雖然無背面觸處頭頭現呑却太虛空吐出瑠璃殿　佛心才

者箇師僧發人業賣油老翁說向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道

[收增]維摩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頌曰

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爲火
把刧來日午打三更 或菴體

【拈】維摩經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

頌曰

或有怖畏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欣
厭覿面還須眼似眉 禾山方

【拈】金剛般若經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
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 頌曰

食訖跏趺坐石牀斗間間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
者衲被蒙頭在醉鄉 水菴一

一字未曾談般若謾天謾地儘饒伊祇園乞食歸來
後法會因由又是誰 北磵簡

衛城乞食沿門處祇苑收衣洗足時善現無端讚希
有斯文安得是如斯 寶葉源

【拈】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頌曰

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住降伏信爲難
二儀法中妙三乘教險覓善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
傅大士

七手八脚神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閻浮跳躑
幾千回頭頭不離空王殿 冶父川

截斷從教衮衮隨流未必去滔滔青山長鎖欲飛
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心聞賁

【拈】金剛般若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
相卽見如來 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
如來 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墮偏枯堂堂密密何曾
間一道寒光爍太虛 冶父川

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擷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遊蜂 心聞賁

金剛般若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頌曰

一金成萬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
覺海元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時
乘涼健卽經行困卽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 保

拏勇

【增】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僧問首山如何是此經山曰低聲低聲云如何是受持山曰莫染汚　治父川云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乃頌曰

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宣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

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因只知洪浪巖巒闊不肯拋絲弄斧斤　投子靑

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寶相元

【增】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頌曰

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冶父川

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驀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　孤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眞直下頂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　默堂定

金剛般若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頌曰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　雪竇顯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筭免被巡官掌上推　白雲端

四序炎涼去復還聖凡只在刹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人罪業山　張無盡

【續】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此爲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跡虛空有無彌忒思之　法眼益

半夜窓明鄰家有火飽老敲門李老打鎖王婆叫船趙婆過渡油盡燈滅一場懡㦬　佛鑑懃

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墮竈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　天童覺

【增】金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頌曰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個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鸑鷟碧潭空浸玉蟾蜍　佛慧泉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清白眼笑他無限往來人　冶父川

[拈]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南堂興舉德山行脚時到潭州詣胡餅店覓點心喫店婆出問過現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無語今夜代德山幾轉語與諸人商量待他道三心不可得只向道咄咄老婆不得無禮似恁麽莫太剛麽不然道婆子你從甚麽處得這箇消息來似恁麽又却太弱麽當時若是老僧待他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只向道與我換熱底一隻來纔擬議便與換却眼睛乃頌曰

過去現在未來心簸土揚塵無處尋坐臥經行無不是承當直下莫沉吟

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罷釣秋江碧扁舟古岸恣閑眠明月蘆華深穩密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封疆說甚隋珠幷趙璧未來心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麽得石含玉兮地孕山惟證乃知難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帀地有何極　雪竇宗

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須遺劍刻舟尋雪月風華常見面　冶父川

後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木人問從頭弄盡元無說　懶菴樞

三清道士無傿骨八教闍黎毀梵書黑漆崑崙舞華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或菴體

去歲春風燕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蕭不見過　寶葉源

[拈]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頌曰

色身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　塗毒策

盡却耳根幷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木一片閑雲鋪斷崖　野菴璇

增金剛般若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頌曰

幻化空身卽法身。箇中無染亦無塵。拈匙把箸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　慈受深

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劒騎牛覓牛。空花陽燄。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　冶父川

作事存心貴要精。不精終是不通靈。恭逢絕處著方妙。梅到寒時香愈淸　閑極雲

暑往寒來總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屛風上。醉寫盧仝月蝕詩　雪巖欽

增佛華嚴經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白象。住於空中　翠巖芝云諸仁者作麽生會。翠巖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什麽處　頌曰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踢破草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瞎堂遠

瞿曇幾個舌頭。衆會幾個眼睛。頭頭物物。刹刹塵塵。自謾猶自可。最苦是謾人　北磵簡

增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答云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尙不可得。何況普賢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境界。而入其中能入能見　頌曰

晃晃在心目。昭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　北磵簡

增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爲家。以如理修行爲家法　頌曰

浪宕樓頭無藉在。零丁利帝可憐生。惡叉聚是此中入。佛子住非他處成　北磵簡

增華嚴經偈。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　頌曰

擬破一微塵。分明味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北磵簡

【增收】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頌曰

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隣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天童覺

【增收】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故令衆生現時法身不現　頌曰

佛眞法身。抵死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磁瓶。却著衫來作主人　北磵簡

【增收】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頌曰

破餅豈復作餅。事焦種不因生蘖牙。如彼靈空槃大子。毛輪垂法。翳花開　鼓山珪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聵。兩箇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徑山杲

【增收】般若心經。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　頌曰

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我何　無準範

是大神呪。四大六根元不有。是大明呪。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呪。海印圓光明已久。是無等等呪。士農工商各成就。何故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等閑勘破。悟桃花。選甚法身藏北斗　或菴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西天諸祖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

護持流通無令斷絕　頌曰

僊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僊人。可憐壞衲曾微咲。有理傍觀不解伸　佛印元

霜風刮地埽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佛慧泉

盡說拈花微咲。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白雲端

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間　保寧勇

教外全提號別傳。飲光閉目咲無言。可憐十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著玄　照覺總

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咲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黃龍勝

世尊擧華。迦葉微咲。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楊無爲

飲光誰謂悟拈華。微咲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祖印明

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大唐　草堂淸

世尊拈華。迦葉微咲。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淸。寒潭月皎　長靈卓

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眞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張無盡

擧華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　南華昺

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　旻古佛

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露。一肩授手搭金襴　佛燈珣

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留絃成一曲。至今淸韻出人天　雪峯預

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晝夜。十分光影向人圓　佛心才

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擧花時。會中不得雞峯老。無限淸香付與誰　正覺逸

兜羅綿手擧花時。風遞幽香幾個知。除却雞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　慈受深

百萬人天望擧揚。拈華微咲太乖張。幾多業識茫茫

者問著旁生沸似湯 龍門遠

海水飜空衮底流魚龍鰕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陀子直至如今笑未休 鼓山珪

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葉葉盡芬芳 踈山如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徑山杲

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偸顏笑展眉動便最初先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 楚安方

續 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笑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鸎一囀 石谿明

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樁搖櫓者竹篙量水轉譊訛 寶華鑑

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白楊順

頂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雖足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尼無著總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囪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滋堂深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 惠通旦

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萬年閑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應菴華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渾無孔竅 佛照光

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今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 蒙菴聰

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總是兒孫誰明向上一竅 肯堂充

白日青天開眼放尿黃面瞿曇一場漏逗 木菴永

拈起花來尾巴巳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無門開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頌曰

影略門前倒刹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

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天童覺

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刹竿。不取一時爲上瑞。百千年後與人看　草堂清

金襴付外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刹竿倒却貴安然　覺海元

花藥聯芳信有期。飮光抗召劃芬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碑　正覺逸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刹竿子。免教依舊倚墻邊　白雲端

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事。縱塵沙劫又何窮　保寧勇

金襴傳外更瞞頇。漏泄天機倒刹竿。東震西乾扶不起。至今殃禍及兒孫　照覺總

提起金襴惹。倒刹竿。步步蹋著綠水青山　旻古佛

慶喜門前倒刹竿。金襴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證。爭奈威音佛已前　張無盡

金襴傳外更何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哮吼一聲魔膽裂。髑身踏破碧潭烟　南華昺

難兄難弟問來端。百衲金襴遞代傳。弟應兄呼成底事。免認刹竿頭指天　佛燈珣

心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是非。五里牌從郭外看。當人不肯怨它誰　道場如

琉璃殿上付金襴。棣萼聯芳得二難。門外刹竿從放倒。免教南北冏風旛　上方益

弟兄相應鶺鴒原。相喚相呼豈等閑。金襴之外傳何物。向道門前倒刹竿　文殊道

頭陀飮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刹竿。丈夫自有衝天志　慈受深

草衣木食道人高。傳得金襴意氣豪。此外已知無別法。刹竿倒處累兒曹　疎山如

【頌】金襴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刹竿。好笑踏青人爛醉。滿川桃李自無言　石碧明

怛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浪傳。直至如今成露布。刹竿依舊倚門前　大洪恩

鳳毛麟角一般奇。弟應兄呼豈不知。堪笑靈源春雨

後落花流水自相宜　開先瑛

多子塔前衣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出刹竿倒直得寒光徹四鄰　佛性泰

等閑饒舌話金襴便與當頭倒刹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猶自逼人寒　瞎堂遠

弟應兄呼畫不成誰人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後直至如今事轉生　月林觀

弟應兄呼有禮有義虎咬大蟲蛇吞鱉鼻倒却門前刹竿著唵囌嚕囌嚕悉唎悉唎[illegible]　退菴奇

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休把火倒却門前刹竿著　高原泉

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難兄難弟自相謾　雪菴瑾

倒却門前刹竿全提那涉玄端飜身不坐空王殿月照千峯夜色寒　足菴鑒

面面相看眼眼廝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刹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無準範

寵弟常常在侍邊傳金襴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事只道門前倒刹竿　閑極雲

羨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雲衲慶

[illegible]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祖以偈答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頌曰

閑却年光半百春可憐嫌富不嫌貧祖佛非道求何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登旁蓮捧足無言須信鑑生塵禪門自古牢關鑰漏泄家風是此人　佛慧泉

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掀倒基盤脫布袍　瞎堂遠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踢徧天涯得箇冬瓜印子至今目瞪口呿　松源岳

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華發火中春　高原泉

父母非親親是誰雙眸烱烱鬢雙眉含元殿上不相

識正是眠義相見時　石溪月

[拈頌]十祖脅尊者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神珠夢應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得道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卽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　頌曰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淸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碎玉凝朝露殘陽送晩霞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嗄嗄　南堂興　二

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忘百日飢二十十分饒免教辜負兩莖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片　瞎堂遠

[拈頌]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提婆見乃取一鍼投之祖由是大喜　頌曰

龍猛盂中水提婆毳上鍼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礫下獲黃金　琅琊覺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輦喚回三十六宮愁　心聞賁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劒於前曰師得蘊空不祖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不祖曰已離生死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頌曰

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　永明壽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　龍門遠

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臂墮除妖孽萬里歌謠賀太平夜夜淸光輝霽月　大潙智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佛性泰

船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鼓山珪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斷劍刃鋒何似秦時𨍏轢鑽　徑山杲

君王寶劍不虛施尊者遭逢也大奇從此清風徧寰宇太平消息幾人知　或菴體

吹毛劍首乾坤黑臂墮山河掩日光趯起須彌頭倒卓方知兩兩不成雙　湛堂深

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從自斬春風桃花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咦菴鑑

口念木瓜醫脚氣紙畫鍾馗驅鬼崇一生若解和羅槌日日喫酒日日醉　懶菴樞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直下一刀未爲諦當　月林觀

師子頭落罽賓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明月　朴翁銛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孤峯深

覿面當機掣電飛當機覿面誰能用一劍分身定死生君王萬古聲名重　木菴永

劍下十分眞難藏獨露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

北礀簡

夢中要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驀地覺來伎倆盡牀頭山月巳三更　石菴玿

蘊空誰見法中王覿體何曾礙劍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斷碑風雨碎文章　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盃膝上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指鸞膠難續斷腸人　虛堂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王請師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師云貧道出息不涉世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大潙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行時脚跟不著地坐時心識似風飄乃頌曰

秋高月色連雲白瀘泊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更商量

靈犀翫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

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 天童覺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萬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華深處眠 懶菴需

東土諸祖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卽西土二十八祖。初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去。佗亦不回 頌曰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盡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示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雪竇顯

客從方外來。一人也弗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壁。冷坐寥寥不自安。手携隻履歸西國 法雲秀

凡聖纔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略。剛被胡人亂一場 泉大道

廓然一鏃遼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千古萬古無消息 正覺逸

廓然絕聖猶方便。不識天顏今對面。對面不契渡長江。北去少林方眷戀 覺海元

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 白雲端

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個金剛鑽。擬向門前賣與誰 保寧勇

廓然無聖不須徵。句後通機是眼睛。莫怪相逢不下馬。奈緣各自有前程 雲溪恭

第一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幷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上方益

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尊。堪咲江南二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村 太平古

閑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著來呈伎

倆暗中曲調少人知　成枯木

遠泛鯨濤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人鑑却與相如依舊藏　佛心才

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慚色少喜多嗔　長靈卓

始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皇臺上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佛鑑懃

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鎗旗敗陣脚直向熊峯不出兵　佛燈珣

當時卞璧親持獻未遇徒然更再三折葦渡江江上水滔滔今古色如藍　夢菴信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拶果然提起活人刀　雪堂行

廓然無聖露全身覿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幷魏苑一華五葉自然春　雲巖因

[續收]胡僧對漢主廓然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捉老鼠捉不著千里淸光渾失却　石碧明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　正堂辯

老胡元不渡長江孰謂曾將一葦航堪笑曾孫年少事兒孫多是錯商量　肯堂充

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關天更高縱把鐵船歸少室至今天下起風濤　雪菴瑾

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華若使老臊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　天目禮

一言旣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楊子江頭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朴翁銛

五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畫剪根芽不教著脚金陵地猶恨蕭梁未作家　北磵簡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天童淨

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癡鈍穎

玉簫吹徹鳳皇臺古殿深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莓苔　虛堂愚

萬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江頭放你行　石溪月

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士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珂
遠到支那十萬餘淸波無路一莖蘆而今面越之燕
者對朕還曾識也無　德藏祐
廓然無聖眞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爛照十
方無量劫來到今日　橫川珙
西來十萬路迢遥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
穩九霄雲淨鶴飛高　雪巖欽
【增收】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頌曰
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蝦蟹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
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松源岳
　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
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　頌曰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
不識這個　白雲端
十萬途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君
力五葉花開動地香　佛國白
精進翻成怠慢莫守壞禪兀坐少林面壁九年已被
梁王勘破　祖印明

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旦開冷坐九年人不
識手攜隻履又空回　草堂淸
泛舶來梁自曾逝一槌擊碎有爲功謾言面壁無言
說爭奈當門齒露風　佛性泰
航海梯山緣底事游梁歷魏意何傳九年面壁垂慈
切剛被時人喚作禪　太平古
九年熊耳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　旻古佛
達磨西來未足誇少林捏目强生花得皮得髓徒分
別妙性圓明本不差　踈山如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
人切須莫入洪波裏　鼓山珪
金鰲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
釣不須新月更爲鉤　徑山杲
【續收】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
下客强將言句爲施爲　南山省堂主
千鄕萬里尋知己一語臨機不契梁面壁九年居少
室覓心千古累神光　天童覺
一片虛凝地丹靑畫不成聖賢難啓口佛祖强安名

正堂辯

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髓。筭來早是巳輸先　高菴悟

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殺人彌天罪過　木菴永

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機。至今滿地花狼藉　皖山凝

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却平人入鑊湯　瑚隱濟

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　月坡明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衣　頌曰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嵓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却使老盧雙淚泣　天衣懷

少林眞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作良媒　正覺逸

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保寧勇

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印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　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末端的。皮毛脫盡孰親踈。誰言得髓能情息　圓通秀

當門齒缺眞堪咲。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些些分俵了。依前懡㦬返西天　地藏恩

誰透少林關。三拜仍依位立。雪要心安忘形。甘斷臂　祖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强分張。九年懡㦬空歸去。添得華人咲幾場　佛國白

[續收]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語。鼻孔㯼垂蓋口唇　雪竇宗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柏風

龍門遠

社舞村歌咲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杯酒罷歸家去留得豬頭礙塞人　正堂辯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懶菴樞

揑目生花立問端得宅皮髓被宅瞞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簡菴清

死款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高峯妙

[增]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絲毫許　頌曰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萬廬覃

[增]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擧朝爲之驚歎奉詔

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擔隻履葱山上驚殺梁王與魏王　剋符道者

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師心兮戴手擕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　琅琊覺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五祖演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東山空

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兌丘隆

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未開一句等閑輕勘破九年端坐冷如灰來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子計切脚鞋到底往還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　開善祖

航海東來黠兒落節爲法求人自作深尊輕謁梁王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葱嶺無

端重漏泄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　尼無著總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脚。徧地是刀鎗　妙峯善

九年冷坐已敗闕。隻履西歸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鶴鵠啼不爲春風　雪菴瑾

死也不伏埋殯。偷攜隻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　孤峯深

【附】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乃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諸祖

二祖慧可大師。初至少林參承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　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　汾陽昭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花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正覺逸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白雲端

覓心不可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超百億

雲居祐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爲從門入者非家寶休殢西來老古錐　地藏恩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少林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曾通年　楊無爲

覓心不得已安心屠肆婬坊嗣少林爭奈子孫嫌直截諸方五味苦參尋　張無盡

斷臂覓心心不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瑤花無處尋　草堂淸

覓心不有三拜聊施靈焰益熾肯首自知回觀法印全彰處江月松風盡入微　佛心才

父財子用父用子財覓心無處心眼自開若有絲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逢處八兩元來是半斤　龍門遠

三拜勤劬雪到腰覓心無處强相饒神光冷地思量著始覺春來雪自消　佛燈珣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不覓不安心　鼓山珪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徑山杲

[續]不待七處徵當下便不見猢猻水上打鍬鑼新羅王子放一箭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　石碞明

立雪齊腰奮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　白楊順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心無有未免全身被陸沉　誰菴演

屈節從長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峯下一吸黃河徹底乾　或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總

拈刀截臂露全眞忘却求安心底人若是當時知痛痒老胡何處著渾身　無際派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　息菴觀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　隱山璨

自有覓不得無端面發紅翻身喫一踢兩手摸虛空
雪菴瑾

深雪堆中斷一肢老胡抑下十分威當時便好掀翻去未到教他死馬醫　石室輝

二祖當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法直至而今一臂無　毒菴常

覓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
石田薰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爲居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

令斷絕後居舒州潛皖山谷或司空山　頌曰

潛溪水急天柱峯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計平如掌後世兒孫弄海潮　楊無爲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淸流入海中　佛國白

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滅兩如如誰知璨是僧中寶來往司空山下居　草堂淸

半醒半醉臥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三昧若從人處得効顰何異更塗糊　成枯木

無孔笛子氈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偏時人不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五祖演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旻古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淸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病不假驢馳藥
佛鑑懃

頌渾身燥痒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著了平生痒處一時消　水菴一

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邪成羣作隊只許老胡

知不許老胡會　退菴奇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稜俱蹋地儘教後代亂鍼錐　無門開

平生罪性覓無蹤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兀潛溪一派自朝宗　癡絕冲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陂歸空屋時　大歇謙

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似有覓渾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尋思不丈夫　石室輝

四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睞脇不至席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不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宅後橫出一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嚮師道三詔不赴就賜紫服　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峰巍巍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路上兒　楊無為

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獨幽奇却將衣鉢為人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國白

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求人的辭用家子遙望牛頭紫氣分　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　覺範洪

無縛無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　晏古佛

牛頭未生梅子熟也既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到孄開眸白蓮峯頂光相射　雪巖因

堅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峰無寸草愛松留得癡人枝　無門開

掀翻解脫脫巢窠從此縵天布網羅落賺小兒猶自可一枝橫出轉譊訛　癡絕冲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驚便是支郎崔　石田薰

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少室睦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爲童子四祖一日往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後令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楊無爲　二

日出而作栽松爲樂昔栽幾何今滿嵩岳白頭人去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在聖權方世莫評雙峯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只爲春中擇得能　白雲端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國白

誰是前身孰後身設將名字較新陳隣家莫問去來事吾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

無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草堂清

濁港滔滔岐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橛白蓮花向半天開從此天機渾漏泄　旻古佛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無埃　天童覺

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縮脚裏貪程速快哉有娘生面無爺姓趂得曇華五葉開　佛燈珣

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野隺老松巔人傳妙道囘南嶺我禮浮圖向半天前後眞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　白楊順

東山法門衆盈七百眞能者師爲世作則濁港滔滔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　雲嵓因

【續收】一去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尼無著總

約去栽松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眞有娠生面無爺姓劫外靈苗不犯春　水菴一

元是黃梅舊日僧事師年老氣彌增翻身颺下栽松钁轉步來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盂付與嶺南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　湖隱濟

滿頭白髮老嵓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他周氏女難尋踪跡去還來　天目禮

好箇栽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娠負累周家小姐澗港浸他不殺養大便成奸猾鼓弄黃梅七百僧成羣逐隊爭衣鉢　朴翁銛

青松未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詹自可再來不直半文錢　笑翁堪

栽徧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田薰

幾年活計钁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烟夢破曹溪天地闊再來不直半文錢　少室睦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急回首依前鼻孔不多爭　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五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寒師來因爲起波瀾攜囊庾嶺人空逐負石黃梅衆識難　佛慧泉

石墜腰間春碓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楊無爲

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柴春米儂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　佛國白

一偈投機一衆降銜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來時

路半夜傳衣過九江　祖印明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死心新

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開二月春　草堂清

續 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沒口。却能平地起風波　徑山杲

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靑天白日被雲遮　西塔□

壁間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翁無伎倆。糠中舂出走盤珠　水菴一

菩提無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劈開。幸是賣柴無事獠。剛然惹得一身災　無門開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舂。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　佛照光

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界。新州柴把貴如金　破菴先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荊棘。直至如今在半途　妙峯善

箇樣村夫學世無。鬻薪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衣盂親付渠　少室睦

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淒淒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已露更和贓　辛菴儔

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麤。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西嵓惠

癡意貪他破鉢盂。閑言長語倩人書。只知半夜潛身去。祖意還曾夢見無　石室輝

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窮活計。櫓聲搖月過滄洲　葛廬覃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披衣受戒。卽廣州天寧寺也　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曉祖師直是好知音　瑞鹿先

不是風兮不是旛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法昌遇

不是風兮不是旛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南嶽萬重山　天衣懷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荊棘生　保寧勇

不是風兮不是旛於斯明得悟心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刹竿頭上等閑看　圓通秀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屬都來止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　三祖宗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依舊覆靑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雪峯圓

不是風兮不是旛淸霄何事撼琅玗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閑人正眼看　圓通僊

不是風旛不是心迢迢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蹤跡飛落斷崖深更深　草堂淸

昔時盧老泄天機直指風旛說向伊是風是旛便是你左之右之不曾離　黃檗勝

風旛非動乞兒得夢金銀珍寶快活受用　昊古佛

滄溟直下取驪珠覿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眞正眼膏肓之病卒難蘇　道場如

不是風旛是汝心人傳此語徧叢林若還踏著鄉關路瓦礫無妨喚作金　祖印明

不是風兮不是旛寥寥千古競頭看徹見始知無處所祖庭誰共夜堂寒　通照逢

指出風旛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家舊翠微　佛心才

不是風旛不是心幾人求劍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眞鍮不博金　佛鑑懃

不是風兮不是旛認爲心者亦顢頇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靑山玉一團　踈山常

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露消息松風江月盡知音　夢菴信

夢遊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崖

壁不知身在碧江頭　長靈卓

不是風旛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爲深那吒忿怒掀臘
去析偏微塵不可尋　黃龍震

不是風兮不是旛幾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
臼眼綻皮穿較不難　佛燈珣

不是風兮不是旛一重山後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
事獨倚危樓望刹竿　佛性泰

不是風旛不是心從來只爲少知音舉頭萬里長空
外唯見白雲流水深　楚安方

續收不是風兮不是旛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語求
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　琅琊覺

非風旛動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
機底事今人見如夢　石碧明

不是風旛是心動似倩痲姑痒處搔天外孤鸞誰得
髓何人解合續絃膠　崇覺空

不是風旛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
礙識得如今海嶽沉　雪竇宗

風旛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瞎瞳若將知見巧商
量大似夢中加說夢　文߹智

非風旛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强指陳大地未曾添寸
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開福寧

直指單傳自祖宗非風旛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
眼刹刹塵塵總是空　南堂興

是風是旛君莫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
諱戲蝶流鶯遶樹飛　自得暉　二

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鍼嚴房雨過昏烟
靜臥聽涼風生竹林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絲輪
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常菴崇

不是風旛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溜湉到如今
　瞎堂遠

風動旛動心動死蛇要人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
鐵牛入洞　白楊順

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州賣柴
漢得便宜是落便宜　佛照光

不是風旛不是心休將此語播藂林從來一派天河

水透石穿崖古到今　塗毒策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應菴華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
雪堂行

不是風兮不是旛碧天雲靜月團團幾多乞巧癡男
女猶向牀頭甕裏看　水菴一　二

不是旛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森羅萬象難逃
影戀窟狐狸失却蹤

張騫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咲不知天地
者至今剛道有乾坤　肯堂充

非風旛動唯心動踏雪登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敀
變蝍蟟嚼碎鐵圍山　皺門分

不是風兮不是旛入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
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月林觀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
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淳菴淨

不是風兮不是旛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
力惹得閒名落世間　松源岳

不是風兮不是旛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
了時復挑燈把劍看　天目禮

不是風旛也可疑却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
者舉世何人見得伊　朴翁銛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
孤峯深

風旛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　無門開

地神歸地天神歸天般勤奉送寶馬金錢　無準範

【拈】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
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
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
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非旛無處著是風是旛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
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
郞一絲獨釣寒江雨

【拈】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

者得僧曰和尙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
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頌曰
信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
旨半夜看將付老盧　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
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　圓悟勤
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者是
道已契平生脚已踏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記
佛鑑懃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
酤酒三升　雪菴瑾
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
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尙破袈裟
徑山杲
增收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
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會出曰某甲識得
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
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物尙自不中更喚作本
源佛性　頌曰
呼爲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橫總不
虧動用施爲收不得活潑潑黑焠焠借問諸人知不
知直待當來見彌勒　海印信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道
子平生紙上枉施功　慈受深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神會沙彌失錢遭罪只見鑿頭
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圓悟勤
增收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
人曰師從此去早晩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
孔　頌曰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水長船高鳥飛兎走若非林間
師子兒三歲便能大哮吼　海印信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
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本覺一
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如今後代兒孫須要

珍羞異饌　圓悟勤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眞實好知音

龍門遠　二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只隨流水遠。空留窠窠野雲屯

落葉歸根鋏牛當路。來時無口索鹽得醋。金槌不動落羣機。列聖叢中第六祖　雪堂行

雲開空自闊。葉落卽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遠村

松源岳

興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已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　虛堂愚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旁出諸祖

〔增收〕波羅提尊者西天無相宗首　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者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頌曰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爲君通一線

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

變不變。淸涼須是犀牛扇　南堂興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眞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舒光轉法輪　劉興朝居士　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聵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覿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揑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犇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鳥不復銜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銜花泉曰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

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

靜眞正無私是趙州　汾陽昭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　雪竇顯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楊無爲

喧寂同爲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銜花禍有根　祖印明　二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扃松戸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銜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天童覺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櫂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寥寥風月臥烟霞百鳥從玆不獻花人義肅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夢菴信

[增收]六葉牛頭樹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乘機接白鳥銜花去不來　剋符道者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爲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著一絲毫　別峯印

雨前不見花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胡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孤峯深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　鐵山仁

學者疑心尚未什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　横川珙

[增收]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嗣牛頭威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爲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頌曰

十月淸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松源岳

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勘破了鶴唳空山竹滿林　自默恭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嗣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馬祖惑　頌曰

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却被南陽
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佛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知解使雲通
信我不然分石點頭　照覺總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
老倒令人擾擾匆匆　地藏恩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　徑山杲

嗣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
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
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頌曰

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於起坐經行
外別討大唐天子師　石溪月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西巖惠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
憶黃葉吹風人未歸　閑極雲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嗣國一初詣長安西明寺
學華嚴唐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乃謁之得法
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
遂棲止其上故以爲名有侍者會通乃唐德宗
六宮使棄官從師落髮伏勤數年未蒙印授一
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尙佛
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
他遊乃居左右後開法爲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

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參禪烏窠知是根機
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汾陽昭

烏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
切悟來由在半途歸　石門易

無風帀帀起波痕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値黃河三凍
鎖那羅延窟見龍蟠　雲居祐

烏窠吹布毛紅日午万高趙王因好劒合國人帶刀
眞淨文

顧視蹙眉落二三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

去眼裏無筋舉世嫌　成枯木

老倒忘機是烏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　寶峯乾

烏窠拈起布毛吹。鷲嶺祇園頓息疑。須信化工多少力。枯槎生出向東枝　張無盡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意。嶺頭遙指白雲飛　眞覺巡

直下無私是烏窠。布毛吹起絕譊訛。會通忽綻頂門眼。照破山河佛與魔　旻古佛

眼中難著透金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頭上現全身　佛鑑懃

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爲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風來一陣香　龍門遠

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偏地。獨露針錐　楚安方

增收 白鳳烟霞控烏窠。驪龍珠耀祖山河。當初捻起布毛意。體用毗盧些子多　剋符道者

游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鏃些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　塗毒榮

兩指爪開權撮起。一毛頭上爲吹開。這回不在身邊立。休說淸風徧九垓　心聞賁

用處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幷大地。全露法王機　月林觀

烏窠拈起布毛吹。萬例孤峯對落暉。未學已前先曾地。早知不是丈夫兒　秀巖瑞

烏窠佛法無多子。只在襤褸一布毛。一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譊訛　懶菴需

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　北山隆

佛法有些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　無準範

增收 烏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頌曰

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鋩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平　無量壽

增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嗣五祖 因趂盧行者至大庾嶺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擧之如山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已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飮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頌曰

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步趁三路歸家鎭絕疑 龍門遠

堂堂妙相絕錙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輪孤 佛性泰

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趂盧能到嶺傍不得衣盂遭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 晙翁堪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處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鐸 殺六巖輝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 無門開

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果然落節一番歸 雪溪戒

嵩岳破竈墮和尚 嗣嵩岳安國師 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擧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勃跳　楊無爲

竈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水煎藥　黃檗勝

禍福威嚴不在靈殘杯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爲消
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龍門遠　二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
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倚竈爲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
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珣

[聯燈]聖不聖兮靈不靈塼瓦爲堆土合成杖頭擊著無
消息多年妖怪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著爲他閑事
長無明　大潙智

摩天鷂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南巖勝

[增收]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擔枷
帶鎖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曰修禪入定　頌
曰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
倚一箇閒人天地間　別山智

[增收]河北智隍禪師嗣六祖始參五祖循乎漸行後
結庵長坐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
策禪師激心勤求法要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
便垂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　頌曰

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是守他山鬼
窟迢迢特地隔西天　本覺一

當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
事却騎羸馬下坡陁

[增收]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嗣六祖居南陽白崖山
黨子谷四十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
禮問師得何法或曰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
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　頌曰

無開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卽便歸趙州不在明白
裏未是羺羊掛角時　慈受深

[增收]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

曰

鶺鴒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鶺鴒總不知。若也知。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　資峯淳

帶雪含霜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心聞賁

國師因肅宗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今訛作如何是十身調御　師曰。檀越踏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雪竇顯　二

鐵鎚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篦曾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毗盧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潙山秀　二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彌擊碎鹽官鼓。降得毗盧在下風。

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佛鑑懃

[illegible]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曰

他心三藏太顢頇。猢猻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尋不見。祇爲從來被眼謾　冶父川

日應羣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猻後。橋上多時不作場　懶菴樞

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和月宿蘆華　鐵山仁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貧汝貧吾人莫
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雪竇顯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喫他耳又不聾自又無處雪
投子青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
老兒孫攜手賀年豐　佛印元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
千年茯苓　黃龍南　二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
著九轉還丹化作灰　翠巖眞

老倒南陽太古錐等閑垂釣泛江湄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海印信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
吾負汝隴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
欲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　佛慧泉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茫茫亂下鍼錐誰知
可知禮也　白雲端

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自能信是與人無舊
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照覺總

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强生讎大唐國裏揚家
醜試問南陽羞不羞　佛國白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兩個無孔鐵鎚傍觀也須氣悶
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　圓通秀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若言負汝負吾眞個
可知禮也　智海清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無餘只知身强力壯不覺
年老心孤　寶峯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醻依稀魯國彷彿揚州回首寒江
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　上方益

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安樂
甚何勞傷損好皮膚　祖印明

雄鎭南陽傳祖令淸風凛凛動寰區老來偏愛晩生
子把手時時敎順朱　佛心才

喚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漏泄西家

事却使傍人笑轉新　長靈卓

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眞鍮不博金　慈受深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酬鑽天鷂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　佛鑑懃

寶劒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賓　高庵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春　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迷已向人前輸肺府從敎他自覓便宜　徑山杲

續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踏斷南陽路馨香滿道途　五祖演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全鋒敵勝　瞎堂遠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劒總茫然分明好個神仙訣父子從來不許傳　訥堂思

南陽三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爲蛇安脚明眼衲僧知不知萬古淸風自廖廓　尼無著總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有丹靑畫不成　水菴一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靈巖安

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呼諦聽諦聽　月林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幾回　頑石空

一箭射雙鵰雙鵰隨手落波動岳陽城月滿滕王閣　雪菴瑾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撐門幷拄戶更須赤脚上刀山、　無門開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却說明年事不同　無準範

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商量欲分恩怨無分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覺庵眞

收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

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齁齁　佛鑑懃

尋眞悟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棘田心

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麽生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麽　頌曰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爲說令人睡眼醒　汾陽昭

不重巳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爲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　海印信

[續收]眞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爲耽源切不是臨岐作對談　橫川珙

國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様師良久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師遷化後帝詔應眞問此意如何眞述偈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眞後住耽源山　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雪竇顯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様不堪傳如何强寫無層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白雲端

窣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關鎖下金槌　羅漢南

前面是珍珠琉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幡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五祖演

[續收]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輸下手實應難本來成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　本覺一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嵾表裏鎭巍然若爲分六鑿執名匿相認影迷形臥龍長怖碧潭淸合同船子開心椀日用如何不現成　圓悟勤

無縫塔兮不見影廓然一片眞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　佛鑑懃

窣堵古形儀未畢已无知巍然存海底影落樹頭輝　潛菴光

無縫塔兮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頭雨露垂　戴無爲

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罅從教千古與人看　無門開

國師塔樣最尖新覿面拈來不露文刼被就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紛紛　高峯妙

【增收】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雪竇顯

二六時中合返常經行坐臥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著依前未斷當　本覺一

【增收】忠國師因丹霞來纔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牀一帀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大溈喆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其人如今還有爲丹霞作主者麼出衆與大溈相見有麼良久云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頌曰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蝘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遶禪牀掣電之機落二三　印空叟

【增收】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艸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艸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祇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頌曰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趂纜錢　月堂昌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　虛堂愚

【增收】永嘉眞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激勵與

東陽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頌曰

圓悟眞心作本心無人證據自沉吟嵓多激發緣當熱一見能師便得金　汾陽昭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略不施却遶禪牀三帀後卓然振錫底威儀　本覺一

掀翻海嶽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　正法灝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咄哉癡漢永嘉城裏鬧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　無禪才

卷第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嗣六祖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汚撥雲見日便心開　汾陽昭

玉在池中蓮出水汚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佛印元

戴角擎頭與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深雲拽不回　保寧勇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甎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

〔拈頌〕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 大洪恩 二

說似一物卽不中風從虎兮雲從龍此事由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眞宗

什麼堂堂與麼來當機覿面不迂迴經行坐臥非他物自是時人眼不開 本覺一

當堂古路白雲漫碧眼黃頭尙未諳無孔笛兒氈拍板輕輕吹破御街寒 正堂辯

說似一物卽不中八年方契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銛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一物尙無寧有似倚天長劒逼人寒 無際派

讓和尙居南嶽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一日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磨曰磨此何爲師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卽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讖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頌曰

磨甎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指犁牛耕出古黃金 汾陽昭

磨甎作鏡不爲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佛印元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 保寧勇

磨甎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爲命 旻古佛

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甎眼裏華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 佛燈珣

〔拈頌〕打車卽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巳向人前輸肺府可憐今古妄加鞭 懶菴需

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礫甎逐惡隨邪至今日卽非心佛錯流傳 笑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巳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松源岳

坐禪成佛生妄見磨甎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心腸沒奈何　橫川珙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雪巖欽

[頌]讓和尙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　頌曰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慈受深

問處鈎深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處江上數峯青欲浮　掩室開

[頌]讓和尙因馬大師闡化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缺鹽醬喫師然之　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尙　鼓山珪

見得分明識得親學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鎚舐指人　徑山杲

家貧遭子屈事急不由人開口露拴索郞當累近鄰　或菴體

做得些兒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數也是西川老鬼精　中菴空

自從胡亂後更不少鹽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　月林觀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曾少鹽醬敢保渠儂未到家　木菴永

昔年高甲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思量好事不如無　雪菴瑾

老婆心切日忡忡恐墮他家蓋甕中消息得來胡亂後江西宗派好流通　虛堂愚

吉州靑源行思禪師嗣六祖初參六祖問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

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投子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丹霞淳

無階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廬陵言米價百行千市競相酬　佛國白

[增收]劫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巖雪空界無雲孤月明　成枯木

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子細看來較幾何　雪巖欽

[增收]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尙)問曰和尙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尙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

頌曰

尋思去此地淸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靑山綠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却是玄沙虎　高菴悟

[增收]清源因石頭問和尙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晩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莫造次　頌曰

木人來問靑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暮山岌岌鎖重雲　丹霞淳

[增收]清源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擧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尙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蹤隱隱星攢處無私鎭九霄　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咲罷回首上扁舟

遯菴演

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嶽讓和尙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鈯斧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嶽便休頭回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擧前話了却曰發時蒙和尙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拜尋辭往南嶽　頌曰

諸聖不求己靈不重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玆盤石上更不過山來　佛印元

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應金殿有尊堂　保寧勇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殿前石掛角羺羊不見蹤　成枯木

鈯斧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嶽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喇嘘笑麿般　佛國白

（續）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舵世間稀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　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鈯斧賞優功相如奪璧來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　投子舒

清源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盧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却問盧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　汾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法昌遇

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有來由盧陵米價依然在天下衲僧語路綢　正覺逸

盧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眞大意不須岐路問高低宜見本來人　黃龍南

盧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脣無限淸風生閫外休將升斗計疎親　白雲端

盧陵米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鄽空返者到頭只是愛便宜　三祖宗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仁[illegible] 天童覺

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爭功盧陵米價誰增減貴賤宜當見祖翁 草堂清

盧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覿面不干升斗事悠悠南北謾猜量 長靈卓

盧陵米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所直大宋山河四百州 佛燈珣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擔繞天下 高菴悟

盧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繡出鴛央任人看無端却要覓金鍼 鼓山珪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釐成話霸無面目得人怕 徑山杲

[續]盧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嵯峨矗太虛堪笑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到騎驢 海印信

自古盧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西風又一秋 佛陀遜

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酬來太老婆貶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風波 照堂一

盧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illegible] 妙峯善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無準範

一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無人會盡向盧陵米價尋 張無盡

六祖下第二世 南嶽下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嗣南嶽讓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法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頌曰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翠嵓眞

心心卽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卽佛心心佛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　佛國白

兎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途　草堂淸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窻外白雲深　長靈卓

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深寂聽希聲徹冷冷太古音　佛心才

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煙寒食雨朱簾晴卷杏花風　慧受深

識之卽響聽則無聲嚴冬汗濕酷熱冰淸試問道途來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　黃龍震

江西馬祖據通津隻槳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應虛度嶺頭春　張無盡

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圜悟勤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佛鑑懃

卽心是佛一家風馮祖聲傳四海中靈利衲僧纔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　佛燈珣

卽心卽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淸涼除熱惱　徑山杲

[illegible]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　雪竇宗

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瞎堂遠

卽心是佛外忘求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　足菴鑒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去年柑橘　正堂辯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鐵山仁

金毛師子生鐵稱鎚渾侖無縫切忌針錐　無準範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

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爲奇
特恰是攛鴉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岳
峯低　汾陽昭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纏繳
全無柔免傍觀拊掌　泉大道
百萬雄師陣相覷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
軍可憐正令無行處　佛印元
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騰輝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
宙井中之物不擡頭　海印信
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嚬呻猶似
可象王回首更堪驚　淨照臻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
也是天邊第二月　楊無爲

飛下疑有脫字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
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白雲端
誰將秦鏡掛高臺姸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
嗔相逢對面難回互　成枯木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鏌鎁橫在
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上方益
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
浪此時伎倆一時休　佛鑑勲
掛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
子懽喜情懷不可當　龍門遠
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覿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
覷把手歸來相並行　楚安方
【頌】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從拗曲作直　雪竇顯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
石□□
鬼子掛起那吒面赤脚踏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
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雪竇宗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現成公案不用尋覓　草堂清
馬祖纔始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
也無雪處　石窻恭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寒
舉棹逗雲塢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遠

馬祖纔陞堂百丈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　高菴悟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力萬里家山只尺通　開善謙

捲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攅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　張無垢

百丈卷席馬祖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　月林觀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掇血噴千山風怒號　無準範

[増收]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頌曰

即心是佛鐵牛無骨戲海獰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未為奇火裏生蓮香拂拂　南堂興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回

誰家飯掛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命根便斷　開善謙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肯堂充

即心是佛顢頇瀰漫菽麥不分光陰飄忽三杯兩盞肯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咄　或菴體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　密菴傑

即心便是佛姮娥不畫眉纔將脂粉污妍好却成媸　天目禮

即心是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環溪一

[増收]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頌曰

碧海珠莿山壁耀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却無根樹萬疊峯巒歛烟霧　圓悟勤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淚蕩無拘檢鐵笛横吹過洞庭　開善謙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牀錦坐傾杯樂三個孩童打馬毬　牧菴忠

非佛非心絕謂情立途鳥道急回程爍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巖異草青　南巖勝

分明與麼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月林觀

路逢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可

全拋一片　無門開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頌曰

三獸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亘浸張帆者不顧波濤過海門　海印信

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咄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風　照覺總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開光彩　天童覺

馬師會玩月三子左右侍吹箇無孔笛清音聒天地　眞如喆

皎皎凝虛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修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行超万外馬駒兒端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殺活　圓悟勤

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啓　開福寧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徑山杲

張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呼來月下問蹤由眼睛箇箇皆相似　佛性泰

大機大用銀山鐵壁供養修行眼橫鼻直拂袖便行萬象絕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　楷衲秀

一箇翁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攜風前唱起玄中曲千古同辭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爲馬證鼈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閑却兩片皮　雪竇宗

古渡無風下直鉤絲綸意在得鯨鰲馬師言下揚家醜千古兒孫草裏遊　湛堂深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籃盛墨無人買半夜持歸染皂衣　大歇謙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權一夜渾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無準範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頌曰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爲君直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雪竇顯

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五片聖人不聽忽靈聲空向雲中看閃電　佛慧泉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繡鴛鴦　野軒遵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　楊無爲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艸日面月面佛現前閃爍珊瑚光杲杲　白雲端

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保寧勇

日面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頷下珠滿握光明耀牛斗何須按劍立階除　照覺總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眞淨文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鉗鎚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絹　天童覺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　上方益

什邡駒子氣生獰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張無盡

日面佛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汗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沖天鶻　長靈卓

丫鬟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　五祖演

東街柳色拖煙翠西巷桃華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佛鑑懃

近日尊位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佛燈珣

日面月面空中閃電顧杼停機垛成招箭　南華昺

日面月面靈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那知疑殺監院　疎山如

日面月面頭頭出現揑聚放開成團成片　楚安方

[illegible]金烏纔唱日方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奈馬駒生太早依前踏殺太虛空　正覺逸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曉波斯討頭不見　翠巖眞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繡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戴月宿蘆華。隨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練　雪竇宗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　金陵俞道婆

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典牛游

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頓開兮雲收嶽面　瞎堂遠

朱沙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　佛性泰

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信相修

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光萬里輝　中際能

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得病源深。等閑提起軒轅鏡。扁鵲盧醫無處尋　退菴奇

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賣弄口唇皮　鐵山仁

日面佛月面佛。西嶽樹色含煙。東谷華光映日。仰視莫窮。俯看巳老。一時分付主林神。明眼衲僧無處討
天目禮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　無準範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頌曰

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
雪竇顯

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實示。渠渠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舊回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

輛 海印信

百非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異獸、驪龍行處浪滔天 照覺總

湘靈二女神仙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臙脂透臉紅、更加十分天眞色 佛鑑懃

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換寶刀 南華昺

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踏殺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圓覺演

[增收]却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藏鋒筆。白日堂堂明不出。藏頭白海頭黑。瑠璃殿上加金碧。反思達磨見梁王。對面者誰還不識 佛鑑懃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晦堂遠

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足菴璧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藏頭白海頭黑、吋耐馬師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識 無禪才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一火白拈。誰敢親近。藏頭白海頭黑、不動刀鎗斷人性命 退菴奇

離四句兮絕百非。遍相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檐懵懂、換得兩頭瀟灑歸 月坡明

[增收]馬祖示衆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 頌曰

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爲主。喝一喝云 一劒倚天星斗寒 石溪月

[增收]馬祖一日封三甕醬。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丈打破。歸方丈 頌曰

送醬三瓶通遠信。當時打破衆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道禪家太不情 本覺一

六祖下第二世 淸源下第一世

[增收]石頭希遷大師嗣淸源思 因淸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

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
甚然之　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
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蘖明如日黑如漆擊碎
千年野狐窟塡溝塞壑無人識　圓悟勤
[增收]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頌曰
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休承君解脫從誰
起直得無生是石頭　汾陽昭
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與慈旨意應機
酬是汝當觀第二月　般若柔
[增收]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
柱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頌曰
覿面相呈便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
取鐵牛耕出玉麒麟　靈源淸
北宗
[增收]終南山惟政禪師嗣北宗秀下嵩山寂　因唐文
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
以爲異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
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
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
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强識帝卽令召至問其事
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契經
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
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
耶非常耶爲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
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
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頌曰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卽深信南無觀世音
西巖惠
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嘿契君王
意已是全身陷鑊湯　北海心
一點悲心擘不開鑊湯裏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
信見與君王說法來　石溪月
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法亦非眞補陀大士唐天
子橫眼入無隔宿恩　閑極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南嶽下第二世之一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嗣馬祖再參馬祖。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曰。你已後將什麼爲人。師却取拂子示之。祖曰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黃蘗聞舉不覺吐舌。頌曰

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汾陽昭

悟了遊方却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解。良馬何曾離得鞭　佛印元

大寂雄峯再會時。相將行處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俱聾總不知　正覺逸

一喝叢林辨者稀。耳聾今古强鍼錐。燈籠拊掌呵呵笑。露柱低頭却皺眉　海印信

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風雷。傍人拊掌呵呵笑。唯有知音吐舌來　淨照臻

放收誰道没誵訛。漏泄機關見也麼。一喝如雷聞者喪。耳聾三日未爲多　佛慧泉

未明大智再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派絕流全體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照覺總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　眞淨文

顧視拈來事已同。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分明三日聾　佛國白

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擺。看看平地波濤起　保寧勇

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音。當時一喝聾三日。無見無聞直至今　智海淸

雨霽遊雲尙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

息不比山桃一例開　上方益
放去拈來更是誰靑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餘
事翻笑蟾輪對落暉　京兆府天寧璉
馬駒一喝大雄峯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
舌江西從此立宗風　張無盡
百丈重來參馬祖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
聾須知別有親聞處　疎山常
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遭呵豈偶然打破畫餅歸去
後從敎千古黑漫漫　南華昺
掛拂遭呵耳便聾衲僧奚苦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
鐵華嶽三峯倒卓空　龍門遠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
樹累他黃蘗喪兒孫　鼓山珪
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玆信息通烈火焰中撈得
月巍巍獨坐大雄峯　徑山杲
掛拂親遭喝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爲君重提掇
要知三日聾大地如塵末　楚安方
續踏著船頭把釣竿浪飜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

爲雨只見四方爭出山　翠巖眞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劒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
喝大地山河盡耳聾　慈受深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
疾叢林從此有家風　虎丘隆
一喝非唯三日聾龍威虎勢也潛蹤從前汗馬無人
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訥堂思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返雷一震驚天
地直得滄溟絕點流　懶庵需
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柏
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尼無著總
馬駒蹴踏非驢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聾猶可
怪謾勞灼卜聽虛聲　牧庵忠
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石庵玿
精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肯堂充
風雲會合又相期覿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

追西河師子却生兒　龍牙言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淸颷起。白日一天星斗分　木菴永

匹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勢難開。忽然一棒雷聲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野雲南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間說亦暗銷魂。看來豈止聾三日。直至如今海嶽昏　雪菴瑾

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髑髏空。偷心死盡難爲語。忽見金烏出海東　虛堂愚

[頌]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竪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潙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曰。如是如是　頌曰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提。未到無兒孫　龍門遠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扭師鼻頭。師負痛失聲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此契悟　頌曰

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纔扭綱宗道可增　汾陽昭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雪竇顯

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扭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智海淸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上方益

野鴨過前溪。千峯凛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資傍擊

扭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靑霄。雲山海月渾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圓悟勤

馬師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方　佛鑑懃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革。十字縱橫一任穿　龍門遠

野鴨野鴨。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

鼻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　太平古

[增收]野鴨羣飛勢莫留瞥然一過巳高秋和聲搯著平生痛短綆毋勞繫鼻頭　佛燈珣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　白楊順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搯得鼻頭穿　橫川珙

[增收]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你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搯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師曰你問取和尙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尙爲某說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尙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頌曰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叹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龍門遠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幷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弦須是鸞膠續　徑山杲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淸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聯芳躅　妙峯善

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還頭腦後三斤鐵　松源岳

百丈因潙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幷却咽喉唇吻作麽生道潙曰却請和尙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巳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尙也須幷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尙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頌曰

却請和尙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樹林日杲杲　雪竇顯　三

和尙也幷却龍頭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和尙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郞盡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

弟也有贏錢弟怨兄　保寧勇

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曚曨海面紅淸風凛凛霜天曉　佛鑑懃　三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踏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靑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雪竇顯

巍巍獨坐鎭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咲人來挨白刃立爲虀粉在誰躬　正覺逸

巍巍獨坐大雄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棒頭開正眼隔雲千里望長安　野軒遵

雄峯獨坐鎭巍巍四海謳謠滿路歧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無不竪降旗　海印信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白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保寧勇

獨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難通　寶峰祥

淸風括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大權哮吼一聲巖洞裂更無狗跡到門前　佛鑑懃

【續頌】醬裏著鹽雪中送炭纔捋虎鬚棒頭有眼怪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　圓悟勤

雄峯獨坐不囊藏捉敗分明已見贓設或更求奇特事野狐涎唾涴諸方　無際派

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特明月難敎下碧空　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擧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靈源和尙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爲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擧一同。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擧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百丈政

老人當日曾祇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馬難追。累他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逃得須彌赴滄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　佛印元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　海印信

問來答去盡因緣。流落寰區數百年。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　淨照臻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大洪恩

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不昧如未曉。年華又歷幾秋春　照覺總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麤。一字尙能招是報。那堪心地更模糊　佛迹昱

大雄山裏大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令傳家國靜。狼煙無使息亨途　三祖宗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大庾嶺圓

五百生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興如喆　二

大冶紅爐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
歸家結網　寶峯祥

百丈親曾見野狐爲渠參請太心麤而今敢問諸禪
客吐得狐涎盡也無　枯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落皮袋俱拋却
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草堂淸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
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兜率悅

臨機只爲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奼女已歸霄漢
去獃郎猶自守寒爐　圓通僊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攢眉到頭自有榮身
計蓋代之功復是誰　道場如

入骨怨難攄背楚復投吳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寥寥鎭八隅　黃龍震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煙霄
裏列耀分輝拱北辰　雲溪恭

百丈堂前驗野狐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
入便好當場捋虎鬚　禾山方

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
扇那箇男兒是丈夫　上方益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　潙山秀

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
　羅漢南

大雄山下古路縱橫野狐嚴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
落殘花獨有淸香來撲鼻　佛心才

不落分明不昧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
斗方見臨危不悚人　疎山常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
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張無盡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鑒難逃太虛寥廓一往迢迢
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
金色不改　圓悟勤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龍門遠

不昧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對

重擧示諸人。諸人會不會。平蕪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文殊道

修行不落與不昧。盡作野狐涎唾腥。拾取娘生窮相口。撈開雲路吸雷霆　佛智裕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嚗嚗　佛性泰

一言纔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佛燈珣

百丈野狐。兩耳卓朔。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落。何是何錯。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廖廓　蹤山如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顚艸書　鼓山珪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　徑山杲

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

(續收)明鏡當臺鑒。若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　琅琊覺

百丈野狐。語王言麤。恒薩阿竭。吿有吾廬　翠巖眞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道吾眞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淨文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天童覺

含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宗覺空

諦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然殊可怕。人人盡道野狐精　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說。鸞鏡臺前雲鬢斜　白楊順

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台州鴻福文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坑埋却　尼無著總

不是飜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

宣鑑頌

一人道不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如粉碎　自得暉

秉大火聚燒太虛空達磨不會眼瞎耳聾　塗毒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正堂辯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窟贏得風流五百生　肯堂充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眞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水上浮　靈巖安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受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　蘇州定慧信

動口生荊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鬪宮東壁掛葫蘆

或菴體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三峯印

不落不昧東倒西擂鐵壁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且無造作誠哉是言不從人學　月林觀　二

不昧不落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實難摸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

天目禮

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人　朴翁銛

大雄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人若遇金毛師子子看伊無處著渾身　石菴玿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　率庵琮

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無門開

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頷下有鬚　虛堂愚

增收 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僧聞飯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　頌曰

執云意在钁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笑低頭歸去

後飢飡且莫與人傳 水菴一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無準範

天生箇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珍收拾了却來空手敘寒溫 簡翁敬

增收百丈因一女子聯燈錄作一僧哭上遶堂師曰作甚麼女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 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嘷咷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 汾陽昭

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爲親 延壽慧

增收百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 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劒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作麼行 本覺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馬祖示衆曰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麼去也 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椀玩兒孫 保寧勇

續收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緘其口 佛日才

喚作如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類不有玄暉辨濁清 護國欽

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夜聽木雞鳴 本覺一

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五燈會元三更下有相打二字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 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 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又代曰爲衆除害 頌曰

普賢昨夜鬭文殊趂出還同兩手袪却道趙州行正

令從玆王老一時無　佛印元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佛鑑懃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强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鍼難把度蕭郎　佛燈珣

【續收】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　月堂昌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　圓悟勤

布鼓當軒爲擊來臥龍驚起出巖隈千峯秀色憑誰寫一帶澄江古鏡開　無菴全

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强惺惺趙州禮拜歸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　石菴玿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鼓夷

【增收】南泉因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旣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頌曰

土地堂前一分飯只爲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身奉勸禪人休讚歎　大圓智

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偏界無人齅一任狂風取次吹　伊菴權

【增收】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頌曰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從教大地如黝墨　雪竇宗

深深深汲古今淺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跳出桃花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

下空躊躇　圓悟勤

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譊訛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龍門遠

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爲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襴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賣了唯垂鼻孔不囊藏　正堂辯

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魔王穿却鼻　南巖勝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吳元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拂子（擊禪牀）爲君擊碎精靈窟天上人間知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　誰菴演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尼無著總

華嶽三峯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峯頭十丈蓮　開善謙

餓鬼鞭死屍仙人禮枯骨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塞靈蹤出頭不知何處爲窠窟　或菴體

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靈巖日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空驚起須彌高突兀　月林觀

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牀眠抓著通身痒　雪菴瑾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反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　遯菴珠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朴翁銛

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徧天涯堪嗟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月又斜　息菴觀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松源岳

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灣

如菴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殺六巖輝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兒。覷破門前下馬臺。通身冷汗黑如墨 蓬菴會

南泉因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佛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蘗遂過本位 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强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箇如今眼子青 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宗門 疎山如

〔補〕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旃旎。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 蒙菴岳

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肯自乖。莫把威音論戒臘。本無位次可差排 天目禮

黃蘗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紙貴。一狀領過 北礀簡

黃蘗能施陷虎機。奈何王老策尤奇。舌頭反轉聊相問。直得移身舊路歸 簡翁敬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南嶽下第二世之二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鬬何人曉。只解輪鎗越勢來。喪身失命有多少 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子無尋

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佛慧泉
昨夜銀蟾誇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寂寂凝如水　佛鑑懃
問答分明已切磋幾人於此見譊訛少年曾決龍蛇
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龍門遠
[續收]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帶病深旼移功淺十二時
中不依倚明見佛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　月
掌昌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　懶菴樞
[增收]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
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五燈會元作天明起來失却火　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腰未繫兮鞋未
穿面不洗兮頭不㬠　保寧勇
奴顔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
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希叟曇
丈室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
道還覺眉毛在也無　寶葉源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
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
斬之趙州自外歸師擧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
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卽救得猫兒也
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
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汾陽昭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擧
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雪竇顯　二
公按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
會歸到家山便卽休
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
事恰似天明打五更　佛印元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
血直得橫屍滿道途　白雲端　二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
了狠忙走出恐天光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

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保寧勇　二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趙州關。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落人間　照覺總
狠煙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垓下令。威風千古霸雄基　圓通僊
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鋩未露時。日暮草鞋頭戴去。暗中撫掌笑嘻嘻　成枯木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　羅漢南
伯牙之絃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龍象繼躅　佛心才　二
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辭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　龍門遠　二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覿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斷。直得悲風動地愁　佛燈珣　二
堂前飯店重新販。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路步。晚春江景也風流
斬了猫兒問諗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疎山如
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親。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覿面便翻身　楚安方
[續]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處罷相爭。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石碧明
縮水酒越濃。貧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礱
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　闡提照
石裏藏金誰辨別。遊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　雪竇宗
放去若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南堂興　二
趙州牙如劍樹。南泉口似血盆。兩箇無孔鐵鎚。打就

一合乾坤釋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胡文定公安國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廣德光孝愍
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構李楶
青蛇提起血腥臊幾箇男兒有膽毛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 簡堂機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業滿地老鼠奈何 典牛游
當日臨崖看滸眼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去漁翁腰帶好牽船 龍牙言
克己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販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一段好風流 或菴體
手按吹毛豈易為兩堂要活死猫兒趙州上樹安身法多少傍人眼搭𥌓 別峯印
南泉揮劒斬猫兒殺活唯憑作者知權柄一朝如在手分明看取令行時 尼無著總
草鞋頭戴有譊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譊訛天下禪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恩者少負恩多 木菴永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無門開
盡力提持只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籍暗為春風染小桃 無準範
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草鞋頭戴出猫兒無再生 橫川珙

[增收]南泉因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木人共唱無生曲 大洪遂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斷繫如相似鼻孔遼天不著穿 龍門遠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麽

生買僧無對　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　禾山代云是何道理　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衫　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下爭酬價請續此句　佛印元

貴賤非同價不常箇中交道沒商量趙州布衫應時用一任閑人說短長　泉太道

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希珍壓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商量　野軒遵

賣身王老難爲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海喚來分付與園頭　海印信

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　保寧勇

〔續收〕不作貴兮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說向人怜悧衲僧見不見　獃堂定

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曰不去禮國師　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　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頌曰

國師欲見義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久經行陣奪旗旛　汾陽昭

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　雪竇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翠巖眞

三箇同人去選官偶值淸風明月夜或吟或詠或彈琴夜靜更闌猶未捨忽覺天明歸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　海印信

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保寧勇

三人禮拜南陽去半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千里自同風　草堂清

巧奪豪拈泿苦辛誰能於此辨疎親落花芳草空歧
路細雨斜風不見人　旻古佛
珍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道存目擊猶多
事若遇知音請舉來　雲巖因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閒文
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龍門遠
司坑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開福寧
南泉龐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瞻相
好區區只到半途中　疎山如
[拈古]手攜花鼓到城根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柴頭書
古字大家來步月黃昏　月堂昌
野店齋餘聊問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尼無著總
氣直語直眼親手親峯巒競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
施呈盡要見國師猶隔津　且菴仁
金鍼繡出玉鴛鴦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
覷至今兩兩不成雙　萬菴柔

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如天好趂晴未出門時先算
帳如何得到鳳凰城　虛堂愚
圓相中間坐底誰便施女拜各呈機國師道大徧天
下未許尋常人得知　橫川珙
[增]南泉翫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麼師曰
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　頌曰
劍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泿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
下羸得南泉一默酬　虎頭上座
趙州捧出菱花鏡王老親拈白玉鎚一擊當陽令瓦
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前
月下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錐　慧受深
皎月團團麗碧天趙州王老翫階前二人心眼俱相
似光彩從來共宛然　本覺一
劍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泿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
塢一隻鴛鴦落渡頭　上方岳
[增]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
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

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聯燈錄與此稍異。乃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師擲下棒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頌曰

軟還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瞠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保寧勇

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謾。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寬。天涯毫末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爲侶。西江一吸乾　南堂興

［增收］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頌曰

吹毛劒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　南堂興

短褲長衫白苧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經商買賣人　盧堂愚

斬猫機用未爲過。猶勝厨中打粥鍋。纔有此心招此報。惡人無奈惡人何　寶葉源

［增收］南泉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爲某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銀彈子去　頌曰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機脫略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也不難　正堂辯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　頌曰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銜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眞靈　汾陽昭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銜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銜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　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什向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

我不問這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

舉 最快 頌曰

茆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靑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

到到者方知觸處通　照覺總

茆鎌三十文錢買覿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

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圓通僊　二

潑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

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王老眞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茆鎌學起禪鋒

露驚得泥牛過海東　智海淸

問路分明指路頭靑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

巧無味之談塞衆流　眞如喆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

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天童覺

匆匆禪客問南泉欵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爲君重漏

泄翩翩孤鴈下遙天　道場如

舉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頌曰

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

山積嶽露屍骸　大溈智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

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團欒八角磨盤空

裏走擬推尋劈脊摟拈得鼻孔失却口爲問曾化一

頭驢何似子湖一隻狗　圓悟勤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

彌大洋海裏翻筋斗　徑山杲　二

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靑山走堪笑無端王老

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幷白牯寸步不曾通

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鍾

或菴體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

村翁銛

舉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

於路分袂處師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礙

道不得也被這箇礙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

只是者箇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　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口　大圓智

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箇箇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礙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　佛鑑懃

礙與不礙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哉　正覺頌

[增收]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

頌曰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完全　寶葉源

[增收]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眞來麼師曰只這是丈曰背後底㖷師拂袖便去　頌曰

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弄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龍門遠

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眞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　石溪月

[增收]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尙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返招其亂

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爲誰喫暗拳　保寧勇

[增收]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　楊無爲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 懶菴樞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 月林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 木菴永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 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 鐵牛印

[增收]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尙爲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無生猶是末。師纔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回顧。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 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末。纖毫不了亂縱橫。 智門祚

[增收]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擧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頌曰

禪牀驚振被㨾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 龍門遠

[增收]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尙謂衆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懽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懽喜。亦不煩惱。何故。爲伊有箇著到處。乃頌曰

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飮氣。雖然言語惡。眞箇好滋味。

不向如來行處行。丈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文殊道

[增收]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尙每常口吧爬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尙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牀便歸去
從他鷂子搏天飛　智門祚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
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尙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
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尙到莊喫油
糍　頌曰

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賣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怪
典牛游

不出方丈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
萬菴如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
卍菴顏

偷喫油糍賣弄口觜年老成魔謾神諕鬼　潛菴光

阿魏無眞水銀無假老倒南泉可知禮也　復菴封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嗣馬祖一日喚侍者曰將
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旣破還我犀
牛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
不全　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　石霜代
云若還和尙卽無也　保福云和尙年尊別請
人好　頌曰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淸風與頭
角盡隨雲雨去難追　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扇謾道曾遭已破除無限淸風隨手
處卓然頭角出寰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圈繢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
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知頭角
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冷相照淸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草堂淸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淸機授手傳頭角不全收拾
取雨餘風月滿長川　佛燈珣

[續]扇上犀牛從古畫索來旣破要元牛縱教戴子重
描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勝因戲魚靜

炎暑蒸人汗似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搖休問犀牛
在拈出淸風宇宙涼　虎丘隆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來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皪。一番雨過碧溪頭　懶菴樞

扇子分明都破了。鹽官却又索犀牛。須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　天目禮

【增收】鹽官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麽人打得。衆無對　有人擧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頌曰

南泉王老太無端。却逐鹽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禁止。免他禪會錯欣歡　南巖勝

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　隱菴華

國師費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手。至今天下勿聲寃　野牛平

【增收】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甁來。僧將淨甁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頌曰

兩手分明過淨甁。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眼。也較溈山半月程　上方益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天童覺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嗣馬祖　一日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麽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頌曰

廬岳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茆座主驚忙怕。却道麤心錯是非　汾陽昭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尙膠黐。迷徒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一隨　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南華昺

【續收】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高茆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　橫川洪

【[illegible]】歸宗示衆曰。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

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趂呵呵大笑歸方丈　頌曰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爲津梁　圓悟勤

[增收]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否曰不敢師曰秖有過泥分　頌曰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恥更何言外見親疎　寶葉源

[增收]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頌曰

五味與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峯下令行時凛凛清風誠可畏　石碧明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苦蹉過叢林幾後生　長靈卓

[增收]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趂下　頌曰

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絕岸湘

[增收]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　頌曰

觸目菩提不撒沙示渠三箇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落花　海印信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甚麼處著李俛首而已　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劄不回頭。滿地生荊棘。
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
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佛慧泉
芥納須彌特地疑。琴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
處。瞥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佛
心才
芥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
處。跳出當人智鑑中　禾山方
[續收]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
師子變作狗。喝一喝　雪堂行
萬卷詩書一時頭角。纔跨宗門。便施謀略。古歸宗眞
老作。只顧滿彎弓。不知誰見雙鵰落。絕毫絕釐如山
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淸風播寥廓　癡禪妙
[增收]韶州乳源禪師嗣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
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纔
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
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
身命　頌曰

祖意西來豈易量。擡眸已是錯承當。闍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鑊湯　此山應
西來的的意何如。緫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
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趙善期通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三　南嶽下第二世之三
[增收]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嗣馬祖住山後。馬祖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
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曰馬
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近日又道
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
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僧回舉似馬祖。祖

曰大衆梅子熟也　頌曰

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一關溥

荷衣松食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卽佛。萬年千載不成塵　野雲南

郞心葉薄妾氷清。郞說黃金妾不聽。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簡翁敬

[增收]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甚處下口。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核子來　頌曰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眞。要相逢拍手歸　松源岳

龐公親到竪降旗。一劍當香斬萬機。不是從前生咬破。爲他梅子熟多時　辛菴儔

[增收]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知那箇親那箇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掠虛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卽證六通八解。乃頌曰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劃時已驗親疎。家抱荊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鎚當面擲。臨機俊鷂趂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心聞賁

生死有無佛虛名。如電拂。俊鷂博天飛不打籬邊鵲。無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强名模　冶父川

同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　懶菴樞

竹籬茆舍酒旗斜。一箇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

地歸來滿地是桃花　雪菴瑾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
應菴華
佛之一字强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舌無
骨臘月蓮花火裏栽　雲巢巖
靑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叫屈　無門開
[增收]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
意鹽官聞之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
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云三箇也有　頌曰
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
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鄰　月堂昌
因事長智認渠遭累反身曉行全家富貴兢頭擡薦
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
犂水過膝
[增收]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嗣馬祖遠謁石頭便問
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
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
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棲止
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
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
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
以在途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
是自己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
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喚回却成多事　翠巖芝
在途在舍若爲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
者未免半邊無髑髏　龍門遠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
力生死悠悠任往來　成枯木
幽州槃山寶積禪師嗣馬祖初參馬祖作街坊
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
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師
覩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繚繞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錐歷劫無明昏暗
處一時頓覺發光輝　文殊道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踏得故鄉田地

認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率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　佛燈珣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踊躍自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海印信

頌 未審魂靈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月林觀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宣說了槃山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爲軌則　遯菴演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誰菴演

薤歌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畔沒大千無地著淒涼　天目禮

薤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旐去翩翩哀哀聲裏無消息打著南邊動北邊　北磵簡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擡頭親見本爺娘　無準範

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箇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南華昺

頌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鈎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疊疊水悠悠　妙峯善

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璇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頌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雪竇顯

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　佛鑑懃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佛性泰

頌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無心三界自平沉　本覺一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
歸去也獸郞猶自守園林　塗毒策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
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善權智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或菴體

山舍無塵分外淸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掩室開

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
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愚谷囦

〔增收〕槃山示衆曰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
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曰光境未
忘復是何物　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
老落花流水遶江村　月堂昌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帚
盡依前流水繞孤村　肯堂充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淸擬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松源岳

〔增收〕槃山示衆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
名出家　頌曰

山旣孤峻遊人罕至玉旣無瑕莫辨眞僞　死心新

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
是堪作人間火裏蓮　本覺一

山忘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
悟遠從勾漏問丹砂　天目禮

〔增收〕槃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慈明云向上一
路千聖不然　楊岐云口上著　頌曰

槃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
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徑山杲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
心行人路上空啾唧　松源岳

〔增收〕槃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
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

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
後掣風狂去在　頌曰
師眞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
意白鼻崑崙賀新正　龍門遠
徹底冰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雨歇黃梅
後桂魄還從海上生　雪菴瑾
淸奇古怪娘生面妙筆丹靑作麼施者斷十分傳得
似依然畫虎只成狸　寶葉源

水潦和尙嗣馬祖來參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
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
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
上識得根源去　頌曰
馬駒一踏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　野軒遵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搯
痒萬萬千千出一毫　白雲端
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踏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閑
地却向滄溟駕鐵船　照覺總
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擡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
現拊掌呵呵笑識渠　晏古佛
[illegible]筩管釀來應已熟不辭醉裏帽欹斜醉醺淈有幽
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　懶菴樞
無量妙義皆周帀旋乾轉坤爲一合當陽橫按笑中
刀猶欠頂門上一踏　南巖勝
說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顚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雪菴瑾
[illegible]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上師撥三下却
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師打曰這掠虛漢　保
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復頌曰
趯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奪無偏
黨短自短兮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嗣馬祖持錫到章敬繞禪
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持錫
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不是師曰章敬道是
和尙爲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
力所轉終成敗壞　雪竇拈兩處云錯又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
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
如無　汾陽昭
顏色規模却似眞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
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保寧勇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
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　圓悟勤
曉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
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通
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佛鑑懃
【頌】振錫遶風似章敬章敬無私驀頭釘其僧尋討到
南泉深深一杓更酩酊　般若柔
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草堂淸
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振錫卓然
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大網生光輝　月
堂昌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者誰可憐箇漢皮無
血氣與青龍不解騎　南堂興
是是放出南山眞鼈鼻不是不是勸回千里追風驥
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
趙州東壁掛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　窮谷璉
妙轉之機掣電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
價休向籬邊彈雀兒　木菴永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
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
濟下禪牀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
拽下禪牀却坐師便出去　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
頇也似鮎魚上竹竿　海印信
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揀那吒現出本來
身且非父母能生產　覺海元
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鎗戰敵
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保寧勇
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莫
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普融平

[頌]胡鬚赤。赤鬚胡。珠走盤兮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雪刃血模糊 石田薰

賊隊相逢午夜時。攙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別山智

麻谷因艮遂座主來參。師見來閉却門。將鋤頭去劃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忽然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尚莫謾艮遂。艮遂若不來禮拜。洎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 頌曰

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艮遂辯思量。若非久慣鬪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汾陽昭

禪林深邃乍遊盤。鋤草關門豈易看。莫謂老師渾不是。得相謾處且相謾 正覺逸

閉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業空勞力。始信黃河輥底流 海印信

閉戶携鋤已太險。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謾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白雲端

韶石汾陽肯諾他。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關路。十二本經休得麼 照覺總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煙斜日又黃昏 龍門遠

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 楚安方

[頌]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爲從前被眼謾。撒手便能歸故國。暗思歧路幾多般 丹霞淳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 成枯木

麻谷高聲問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出金毛師子兒 鳳淨文

閉門入圃已周遮。一喚回頭便到家。艮遂知時人不委。海山空暎夕陽斜 懶菴需

爲人爲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松源岳

諸人知處艮遂知。艮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落暉 破菴先

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形影。外肝膽向人輸

虛堂愚

携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　月坡明

【增收】麻谷一日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披雲和尚入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遶禪牀一帀却入撥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下牀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家山即便休　虛堂愚

【增收】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嗣馬祖嘗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汝方刻舟　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條拄杖閑行切忌回頭轉腦　照堂一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鼓山珪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徑山杲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齎糧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開善謙

青山不青白雲不白針鋒太覓宇宙太窄寥寥獨坐有誰知流水涓涓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會滿園春色鷓鴣啼　妙峯善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虛堂愚

無門開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縫罅難尋討笑倒嵩山破竈墮　南叟茂

【增收】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潙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頌曰

鎭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明仰山東寺曾遭索叉手還將取次呈　本覺一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阨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鎭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旃檀林裏蘇旃檀師子窟中吼師子　圓悟勤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戲海珠璣潙山呼索渾無縫有理難伸穿得奇　南嶽讓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志深深一丈掘坑埋　雲衲慶

[增收]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嗣馬祖僧問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丈曰從來疑著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線繞靑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潙智

[增收]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嗣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淸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法眼曰是卽沒交涉　頌曰

偃蹇蒼髯十萬本參差翠玉數千竿風戩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石溪月

[增收]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　黃龍南云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旣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旣知寬廣又知淺深乃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增收]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　頌曰

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能講

得[illegible]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嗣馬祖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頌曰

祖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雪竇顯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白雲端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　長靈卓

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爲人須到底手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聾人耳　佛鑑懃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尙沈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拈　百丈南泉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綉出鴛鴦須是針線　慧受深

鸞膠續斷絃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參佛祖箭旣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圓悟勤

百丈政示衆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普請開田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白雲端

大義由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疎親而今欲識大雄老金毛生得玉麒麟　佛迹昱

開口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　龍門遠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徹十方聞草樹鋤鍬皆聳起末後雙拳再展開拖泥帶水爲癡獃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求劍徒悠哉　佛性泰

拈　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

不揀而今到處草漫漫　牧菴忠

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歧　懶菴需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　此菴淨

百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平地

無際派

[增收]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嗣馬祖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謝大衆證明遶法堂一帀便去

頌曰

雞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沉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大曉鬅頭垢面便奔程　絕象鑒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解人前不識羞　竹屋簡

[增收]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嗣馬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復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師却問泉泉曰似箇大蟲　大溈智曰三箇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參取這大蟲始得復頌曰

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爲伊途路不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箇可爲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縱橫孰辨伊　開先瑛

五五二十五大蟲元是虎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朝天路　佛鑑懃

撫州石鞏山慧藏禪師嗣馬祖初爲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既是活

人箭爲甚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遂再參旣悟
爲顚之嗣　頌曰

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特意來箇箇盡隨迷醉
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徧
九垓　汾陽昭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雖投
欵納璧牽羊信不通　正覺逸

架箭張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箇人雖
得猛火方成百煉金　佛印元

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
意功高何必畫凌烟　佛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
處斜陽一鴈落秋天　佛國白

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胷半箇聖人今日
得大顚弦外幾時逢　崇勝珙

【拈】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
箇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箭
垜　法燈欽

解擘當胷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灌州靈巖安

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前子細來觀
覷誰把藍田石射穿　心聞賁

張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能羿
射免教落節向弓弦　水菴一

朗州中邑和尚嗣馬祖每見僧拍手鼓唇曰嗚
哪嗚哪仰山到參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處學
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如是如
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吾從章敬
處得來　頌曰

鼓唇拍手口嗚哪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
薦仰山纔見便同家　汾陽昭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麤將謂胡鬚天下
赤元來更有赤鬚胡　正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　慈受深

【拈】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
有六窻內其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

獼猴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山作禮曰適來
蒙和尙譬喩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
瞌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繩牀捉山手
作舞曰狌狌我與汝相見了也　頌曰

六窻一一喚獼猴睡著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醒
悟當時中邑謾悠悠　本覺一

凍眠雪屋夜摧頹窈窕籬門夜不開寒槁園林看變
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覺

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知落
處八花磚上輥金毬　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窻獼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慮獼猴
死一國安寧六國降　南堂興

一室蕭然六窻廓爾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箇
猢猻作出千般舉止浣盌浣盌我識得你　晥山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南嶽下第二世之四

[增收]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嗣馬祖因南泉來見師面
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
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
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巖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嗣馬祖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忘想　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攖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
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懶菴需

無業示衆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
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
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
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勝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 鼓山珪

[增收]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嗣馬祖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 頌曰

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離親認著依前還不是 枯禪鏡

說理談眞面紫宸鵞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邈爭似君王默契親 天目禮

空中一點是箇甚麼直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須彌也被君王識破 尼閼林英

[增收]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嗣馬祖示衆曰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頌曰

正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當頭馬殺氣紛紛衮黑風 默堂定

[增收]三角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頌曰

平地安身未肯休花陰柳徑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閑氣始信渠儂得自由 慈受深

[增收]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衆歡喜奉行 頌曰

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錄空門曾問疎山僧便道如今粥飯足 大洪遂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嗣馬祖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　保福問長慶祇
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
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羅山云陳老師當
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
云羅山若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
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玄覺云且道玄
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頌曰
人來面壁坐顒顒不話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
覔免將明暗謗盲聾秋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
用功　汾陽昭
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顧箇中若是丈夫
兒剔起眉毛便回去　佛印元
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
者不在揚眉便相悉　梁山冀
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
立數株寒栢倚斜陽　琅琊覺
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
息果中當年不目覩　翠巖眞
面壁咸言上上機衲僧到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
水也落宗門第二槌　海印信
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驢年
事且道如今是甚時　白雲端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乘同道
者請擧此一句　黃龍新
堪笑池陽老古錐僧來面壁擬何爲大都端正人男
女淸淨不勞紅粉施　草堂淸
雖然不是作家好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面赤
不如語直　黃龍震
魯祖山前古路遙熙微一逕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
老零落桃花藉地紅　普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匏土革木宮商自正寥寥千古
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　佛心才
池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成多
事試問如今會也無　龍門遠
[illegible]虎徑龍泉遶行嚴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

師。意紐轉乾坤好不參　剋符道者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祇者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唯謗他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　永明壽

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是洩天機。休向未生全曉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藥山昱

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纔見攢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　懶菴需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追隨後之參徒。罔測一向打瓦鑽龜　水菴一

葉落江頭一𥱥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簡堂機

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藏北斗　足菴鑒

家財喪盡沒絲毫。祇箇一身猶恨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　石菴玿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畢竟無人買。冷却枸欄懞懶休　雪菴瑾

日暖佳人刺繡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南叟茂

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然圓　橫川珙

【增收】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　洞山云他又不飢喫甚麼飯　雪竇云好劈脊便棒。這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頌曰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已違背　月堂昌

【增收】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嗣馬祖　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曰若問須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頔。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頌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　月林觀

【增收】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

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
于失色師指曰這箇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
于作禮而謝　頌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色不知何處
去珠回玉轉透雲袍　南巖勝
[增]五臺山隱峯禪師嗣馬祖　一日辭祖祖曰甚處
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繞禪牀一帀振錫一
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似
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
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
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回雖踴
倒滿身泥水又歸來　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
[增]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淨瓶是境你不得
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淨瓶傾水於泉面前
休去　歸宗曰鄧隱峯也是亂瀉　頌曰
南泉特地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
深埋自己　照堂一
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
不在這裏　鼓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
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徑山杲
[增]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嗣馬祖　上堂謂衆曰知
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曰恁麼依
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蘗曰不是南泉駁他要
圓前話　頌曰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
筭掐指巡文數不出　中菴空
[增]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嗣馬祖　裴相國訪師問曰
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
師乃喚曰大空小空唯二虎自菴後出裴見之
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
日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日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艮哉大士
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　龍門遠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境無心
馴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
敵勝還他師子兒　南堂興

【增收】烏臼和尙嗣馬祖因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
禪客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曰久知和尙
有此機要師曰汝旣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
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頌曰

烏臼分明棒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著百千
箇切莫將伊掛齒唇　照堂一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
鼓山珪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幷六
臂望風無不竪降旗　徑山杲

鏌鎁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
拂到頭未免病棲蘆　懶菴需

【增收】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
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
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
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尙手裏師曰汝若要
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
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
師曰却與麼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
消得恁麼　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
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
太無端　雪竇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相扶
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
間我唯爾　佛性泰

【增收】石臼和尙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臼來
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在

日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麽生師乃近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尙先喫某甲後甘却回烏臼　頌曰

石臼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須是打他栲栳　月堂昌

[增收]石臼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麽曰不會師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頌曰

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石臼山下路歸計轉迢遙覿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箇甚麽爲人不得力　佛燈珣

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　塗毒策

[增收]本溪和尙嗣馬祖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曰與麽不與麽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師曰與麽不與麽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

頌曰

甎子來瓦子擲拳頭來脚尖趯子細點檢一場猥藉先賢爲榜樣今人爲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箇中若是惺惺漢餿飯殘羹誰肯喫咄　大圓智

起模畫樣弄精魂拂跡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　晦堂遠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正覺顒

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著得隻眼許你親見龐公　石溪月

[增收]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爲我與師同參所以借問師曰若恁麽從頭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曰罪過罪過　頌曰

一對鐵槌如綿團。一雙烏鵶如白鷺。忽然狹路相逢。
不免將錯就錯　佛鑑懃

【詞】亮座主見馬祖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
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曰將甚麼講。師
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
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
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
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
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
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
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頌
曰

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驀喚回頭方瞥
地。西山一去絕蹤由　本覺一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
條。寄與山中這擔板　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苗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懶菴樞

却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狗吠一般聲。那樓昨夜鼕鼕
鼓。不是知音不解聽　白楊順

弓弦難結鴛鴦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
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正堂辯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籍曉風淸。賺人深入西山
後。多少闍黎又錯聽　閑極雲

鎭州金牛和尙【詞】馬祖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
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
薩子喫飯來　長慶因僧問古人撫掌喚僧喫
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
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
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
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
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
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
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扶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譊訛。[illegible]雪竇顯

拳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地藏恩

金牛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讚。都盧笑殺老黃梅。佛國白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鐵鉢詣天台。長靈卓

長連牀上狐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行人。佛眼遠

[illegible]襴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復來。拈得舊時氈拍板。逢人偏愛舞三臺。佛心才

絲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諳。如何驗取因齋慶讚和泥土蹈。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劒血長鯨。圓悟勤

堂前事事已辦。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佛鑑懃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一鉢元飢困。不覺牙生滿口沙。懶菴樞

鴆鳥落水魚鼈死。毒龍行處草木枯。坐中若有江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簡堂機

作舞金牛錯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折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天目禮

[illegible]崧山和尚嗣馬祖 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槖子時。頌曰

未提槖子已前。衲子難爲下觜。識得這箇靈苗。不向黃泉作鬼。不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大海水。南堂興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擧著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

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覺頌

崧山與龐公見衆僧擇菜次師曰黃葉即去青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道取好曰互爲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間强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　佛鑑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得話圓且道下得什麼語當時但道某甲亦放過長老蹉過處且道甚麼處是蹉過處諸人撿點得出麼若撿點不出山僧更與你註破乃頌曰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峯青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爲賓主也大難珍重衆僧便下去後回相見作何顏　大圓智

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賓全主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人道取誰道取分付鑊湯熟蒸爛煑　佛性泰

則川和尚嗣馬祖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頌曰

初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幞頭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　正覺頌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師乃抛却茶籃便歸方丈

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要且不能同死同生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頌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聽急扃門戶更徒勞　保寧勇

二老機關誰共委幞頭捋下髮鬖鬆山深不記來時

路彷彿猿啼碧澗中　懶菴樞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癡空勞笑語相調戲白髮山翁肯采伊　寶葉源

[增收]則川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南堂興拈云好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頌曰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又頌曰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既從龍風亦從虎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宮趂兎踏破草鞋不移寸步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趍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　正覺頌

[增收]忻州打地和尚嗣馬祖　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頌曰

請問吾師皆打地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慈悲曲爲渠　般若柔

紫府山前眞正事拄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衆唯將打地報盲聾　汾陽昭

棒棒打著地始信無虛棄祇見鑿頭方失却錐頭利　慈受深

端坐似無爲逢人却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鼻　福州寶壽業

[增收]江西椑樹和尚嗣馬祖　一日因道吾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祇爲有所以借　後曹山聞擧乃云一子親得　頌

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巖無影
木白雲深處露橫枝　丹霞淳

[增收]栟樹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
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
奈蓋覆何曰莫亂道　頌曰
栟樹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路布　圓悟勤
相逢不相避箇裏聊游戲喝一喝反天覆地　大圓智

[增收]石林和尚嗣馬祖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
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
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
霞患啞龐公患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
爾　頌曰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　月堂昌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
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　佛鑑懃

[增收]潭州秀谿和尚嗣馬祖因谷山問聲色純眞如
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
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
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絕眞事作
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
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
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佛鑑懃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爲
侶南北東西絕近鄰　瞎堂遠

[增收]浮杯和尚嗣馬祖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
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
浮杯無剩語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
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寃苦
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
生後有僧擧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
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
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

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擧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尙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擧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擧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娘生袴浮杯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汚　徑山杲　三

電光石火尙猶遲伎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絲梢西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覿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　中菴空

行婆能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智唯有南泉與趙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不奈何　佛性泰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只因不入浮杯網對鏡看看白盡頭　笑翁堪

[增收]潭州龍山和尙亦云隱山嗣馬祖　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尙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尙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曰和尙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　頌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　保寧勇

撥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

處果見厖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風爲線明月爲鈎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堂興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薹上挨肩入鶖鶿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禾莖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兎更 晧堂遠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五 南嶽下第二世之餘

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 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頌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儻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 白雲端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恐伇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保寧勇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棹破烟寒天水同秋淸渺渺 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蘂簸土揚塵勿處尋擡眸撞著自家底 五祖演

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栢逢對面千萬里 佛鑑懃

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 文殊道

借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無涓滴誰解喉門鎖要津 石門易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其來不入聾人耳 寶峯照

一口吸盡西江水嶺上桃華香幞鼻枝枝葉葉盡含

春也是因我得禮你　高菴悟

大海波濤闊小入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鼓山珪

一口吸西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楚安方

〔續收〕一口吸盡西江栗棘蓬殺老龐富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　圓悟勤

一口吸盡西江水涓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䔺常嘶風弄影斜陽裏　白楊順

一口吸盡西江馬駒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安怗家邦　尼無著總

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姓龐　典牛游

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嶮崖句裏笑翻身　水菴一

一口吸盡西江水碓觜生花猶未已葉葉枝枝垂雨露須彌藏在針鋒裏　大潙明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膽似天翠縣茶瓶三隻觜　松源岳

密呾哩狐密呾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你莫癡　簡堂機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道世間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　密菴傑

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佝堂仁

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啫可知禮也　退菴休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碓觜生花春晝長狸奴白牯皆歡喜　普菴玉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住住住住住　枯禪鏡

〔增收〕居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於下畫箇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掃蹤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搽抹嗄

南堂興

因七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
因凶得吉掛劍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
哀 方菴顯

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
却來坐霞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
出我入未有事在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
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曰引得箇漢到這田地
士曰把甚麼引霞拈起居士幞頭曰恰似一箇
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箇俗人霞
應喏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
曰大似箇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
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頌曰

一出一入徐行欵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諡分
僧俗禮義於茲富足 正覺逸

丹霞與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徧界中
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 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
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劍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
不屬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南堂興

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
士便拈起槌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在士曰此
回見師不似於前日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
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
汝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
召然闍黎霞不顧士曰不唯患啞兼亦患聾

頌曰

丹霞初訪龐公日覿面分明竟不言竪拂只因無外
物拈槌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眞兼實拂袖如聾外
得玄欲得會師相見處石人行處笑喧喧 般若柔

古人覿面機相見無可道竪拂有丹霞拈槌是龐老
龜毛逐語斜兎角隨意倒患啞仍患聾分明好更好
汾陽昭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盲槌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塗毒策

掛角羚羊亡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

影無限魚龍暗吐呑　正覺顯

[增收]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別云初問但握雪團打復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水滴凍藥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眞阿誰解用　眞淨文

全禪相送龐公正値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鍛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善爲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飢　上方益

三尺寒光射斗牛鏌鎁提處鬼神愁蠻夷不識軍將令誤入重圍血頸流　冶父川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拄定卽易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　石溪月

[增收]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落在甚麼處卽向伊道落在雪裏大衆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觜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著金剛腦背後

[增收]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　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欒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兎角杖敲得虛空嚗嚗聲　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欒識甚好惡　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瞬目奸裏放癡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尼朗林英

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足何曾有箇會無生　朗極雲

[增收]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頌曰

幞頭塵土靴襴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歸頂上一槌難放過　佛慧泉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殺筆頭昨夜自生花　心聞賁

喪盡生涯賣笊籬白拈火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佛照光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龐聲曰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頌曰

口子喃喃略不休把却笊籬做火遊有箇女兒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　懶菴樞

冤家復冤家面面咸相覷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

夏菴觀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將笊籬鬻於市中　頌曰

髽角堆雲美態嬌笊籬數柄杖頭挑入廛寧可無人問撞著行家定不饒　圓照本

爺將活計沉江水累汝沿街賣笊籬不是家貧連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際派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笊籬　無量壽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樸女子靈照一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頌曰

憐兒不覺笑呵呵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見一棒打殺者冤家　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應菴華

孝順藏五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南叟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觜　已菴深

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　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圓光項頰生　或菴體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

子祖意分明百草頭【 】 成首座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
遽報曰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
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
七日 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西巖惠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攛掇戲衫卸下許誰
知無端笑倒黃番綽 北海心

居士臨示寂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
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
響言訖就枕公膝而化 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爲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
盧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梳梳
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頌曰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便將公道
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慧受深

維那對衆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挈轉牙梳重詰
脚相逢猶更醋商量 獃堂定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淸源下第二世之一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 師辭馬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
一切不爲曰恁麼卽閑坐也師曰若閑坐卽爲
也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
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
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頌
曰

玄微及盡本脩然若謂渠閑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
見釣人何必更拋筌 丹霞淳

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靑靑綠元來是浮萍
五祖演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得自在
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趯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
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圓悟勤

[闕]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深逢人拔肝露膽見

義劈腹剜心　晦堂遠

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棄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隱靜儼

平常閑坐與閑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　雪巖欽

[增收]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　頌曰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　楊無爲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　鼓山珪

好箇話端阿誰解擧擧得十分未敢相許　徑山杲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　象菴聰

重疊峯巒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溪水流出桃花片片鮮　肯堂充

坐斷千峯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　松源岳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　雪菴瑾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驀劄歸來屋裏坐落花啼鳥一般春　虛堂愚

剖盡枯腸喪盡機通身不掛一毫絲淸風步步隨身轉明月誰分上下池　高峯妙

[增收]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

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篾束來成話欛至今錯認定盤星　□□□

[增]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諂曲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眞不必當來問彌勒　圓悟勤

直如絃瑩如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徧地黃金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面如墨　佛性泰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法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傳燈錄與此稍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　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椎鍾落一丸不再愈顚狂孤負金仙換骨方　野軒遵

家法箇嚴非一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巖眞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天童覺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淸魚現不吞鉤　慈受深

[續]誰云藥嶠不陞堂日日相逢爲擧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無語錯商量　成枯木

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夜寒入骨不成眠　天童覺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不犯總教滅亡　掩室開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劍只作陶家壁上梭　無準範

鐘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法若言無法法纏身　橫川珙

[增]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

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箇好思量
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晉郎　無準範

增收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還
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
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
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秉帶語且道盡善不
盡善　頌曰

愛將懸水驀頭澆引得淸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
得喬松脩竹冷蕭蕭　塗毒策

一番雨過一番晴蠶眼已開桑眼靑鶻鳩樹頭啼不
已百舌黃鸝相共鳴　懶菴樞

增收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
口阿師　頌曰

道吾忽爾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眞眞是
佛藥山爲破肚中疑　汾陽昭

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啄同風不易誇問佛須知呈妙
旨多因於此現空花　延壽慧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爾要心開只將佛字爲酬
對元是晉持五戒來　橫川珙

增收 藥山夜參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卽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
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衆　雲
巖擧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秖是不肯禮拜

頌曰

犢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
處大家普請一時參　龍門遠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尙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
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尙還
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
眼有何過　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
藥山意　頌曰

徹底更何疑覰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
汾陽昭

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得

眼須知淨地亦迷人　成枯木
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
少字密行踈總一般　保寧勇
[補]藥山不許衆看經自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
來者學師遮眼不惺惺　石門聰
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
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目禮
你若學他看牛皮眞箇穿長年橫案上字義自然圓
橫川珙
[補]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甚
麽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曰恁
麽則與和尙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頌曰
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耻
應菴華
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喚著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
耳墻下春深薺葉開　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案山上枯
榮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巖枯者是榮者
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
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從他枯
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頌
曰
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騃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
好不知誰是哂傍觀　海印信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踈黃鶯任解千般語
免得傍人彈子無　佛慧泉
抹粉塗坏復畫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
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保寧勇
說盡榮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老僧遙指猿啼
處雲散千空月色寒　地藏恩
雲巖寂寂無窠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
意閒行閒坐任榮枯　草堂淸
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巖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
會豈知潘閬倒騎驢　楚安方
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欒諸子坐忘還從頭細問榮枯

事鼻孔元來總一般　雲巖因

【聯頌】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掇轉脚頭穿

綉履何妨臘月鼓春風　東谷光

【增收】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

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

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

麈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

正眼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看箭　雪竇顯

平地飛鐵騎弓矢不開張好箇麈中主穿心向路傍

佛心才

獵人有神箭射得麈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

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驚羣瞥爾間　圓悟勤

馬駒出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　佛鑑懃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棒鉢作舞入堂

山便拋下鼓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曰如

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内舀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幷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歷歷正聲霄漢

外且非數目落寰中　汾陽昭

父子相投氣味同擊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

有爭奈風吹別調中　成枯木

罄鼓拈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　雪峯預

【增收】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嗣石頭參石頭執役三載

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

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

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

師乃掩耳而出　頌曰

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

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

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

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

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頌曰

古巖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蘸汀洲

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投子青

雪擁寔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爲薪眼睛動處眉毛落爲訪如來正法輪　張無盡

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虛不博實　佛燈珣

覿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爲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楚安方

[聯]橫行私路乍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件郞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靑氈　月堂昌

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普天帀地人知院主當頭不覺本是醍醐上味爭奈反成毒藥果報自家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浩浩商量未免情識卜度却慮一箇自已直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　圓悟勤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祇管胡卜亂卜　應菴華

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彎弓射蔚遲須是金牙作無相範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暖罪過難教院主當　橫川珙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斂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擧前話公曰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㚷　頌曰

丹霞一問女子斂手擬議之間烏飛兎走何人證明菴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　妙高臺主

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郞從來門戶恰相當可憐赤土塗牛㚷打瓦鑽龜亂度量　上方益

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漏泄香　張無盡

[聯]作者相逢用處親携籃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　妙峯善

爺頑賴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㚷　北磵簡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鈎縱使菜籃提得

去奈何覆水已難收　笑翁堪

放行把住設周遮。一段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漆桶破。爭能撒土又拋沙　蓬菴會

揖問居士在否。放下藍兒斂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龐公知有　退菴演

西巖惠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膀噌口觜。是丹霞斂袂。携藍。已答他。要得家私無漏泄。歸來莫說與爺爺。　閒極雲

丹霞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

頌曰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雪竇顯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　佛鑑懃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河源總向東　塗毒策

碁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方菴顯

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獰龍攪滄海。俊鶻摩青空。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覔無蹤　石溪月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空手即休。師曰姤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

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吽吽曰吾師得人怕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痒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拋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士與一掌　頌曰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逡巡虎戰龍爭引水插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雨散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興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餘　清源下第二世之餘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嗣石頭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趂出院　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閑　汾陽昭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為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黃龍南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

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潮中死　海印信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棲蹤不在梧桐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保寧勇

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風化。潮陽從此令嚴行　照覺總　二

文公問處無多子。大顚直答豈千差。首座若教能返鄕。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疑殺唐朝韓侍郞　佛國白

【頌】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輸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石帆衍

牙齒唇皮包不過。吾家密事俗人知。首座出院未爲過。長老罰油方合宜　橫川珙

【拈頌】大顚因韓文公至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麽。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顚。文公良馬暗窺鞭。斂手三平加智拔。中霄雲散月當天　大洪遂

省要之言伸一問。宗師遽坐不輕酬。無端醉後添盃酒。惱亂春風卒未休　枯禪鏡

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泄。至今千古錯商量　北海心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頻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韓　西巖惠

【拈頌】大顚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頌曰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與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踪　黃龍南

轟然如雷。瞥然如電。非靑非黃。非見不見。兎角杖龜毛拂。萬法宗。千聖骨。卽處分明千百億。何必釋迦又彌勒　佛鑑懃

潭州長髭曠禪師　嗣石頭　師初往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祗欠點眼在。曰莫要點眼麽。師曰便請。頭乃翹一足。師禮拜

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頌曰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下神通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保寧勇

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德圓成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草堂清

這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淸機孰可猜點雪分明休指注木人心眼自然開　禾山方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點破至今赤土亂揉糊　普融平

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閑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廓亡依　天童覺

國手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破繩床上閑垂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張無盡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雪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　疎山如

【續收】紅爐一點雪知音瞥不瞥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　五祖演

一足垂來親點眼嶺頭功德已圓成長髭只怕精神露却指紅爐片雪輕　心聞賁

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羞爲人點眼長伸脚直至而今懶不收　無準範

【增收】長髭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豎拳曰與麼總成顚倒師曰實無諱處　頌曰

長髭李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是非轉更多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參學者休哆哆囉囉咄　大圓智

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眞可
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　方菴顯
【增收】長髭有僧爲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聖
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爲什
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
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　良久
云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
錐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
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
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曰大
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
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
拄杖作亞[illegible]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
得這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
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頌曰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猛虎鼈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
寒山拾得一盞淸茶古今規則　南堂興
一句兩句葛藤路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
射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　方菴顯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錐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
而立文殊維摩鎗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
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石溪月
【增收】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嗣石頭尋常持一串
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
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
常時人莫測　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人自退登山
力空負當年一曲歌　佛燈珣
【增收】澧州大同普濟禪師嗣石頭因僧問如何是本
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
曰暗寫愁腸寄阿誰　頌曰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
者中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增收】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
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諸師再舉前話曰什
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

舞出去師曰風顚老風顚老自過教誰檢　頌曰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方菴顯

[增收]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頌曰

提起笊籬淸風滿寰宇放下笊籬黃金如糞土可憐兩箇老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　塗毒策

你愛我笊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纔放高案山又岌嶪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寬一對鐵槌何處著　瞎堂遠

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石溪月

[增收]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玆訣　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達磨西來有妙訣　佛鑑懃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行坐臥在其中吾今直下爲君訣　大圓智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要盡靈臺一物無佛祖分明爲秘訣　塗毒策

識得子丑寅卯句應須繼紹此門風帝王仗劒當堂坐佛魔俱拂一時空　石溪月

六祖下第四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一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嗣百丈　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不是火

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傳燈錄所載如此五燈會元於護持下云）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　頌曰

提起都來只一星豁然騰焰亘天明連延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保寧勇

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傍人為指珠元在始覺平生用意麤　大洪遂

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堪嗟法眼堂前客猶向南方問丙丁　上方益

大雄山下路遙長父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火家私穩密自斟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四海五湖龍世界高梧脩竹鳳雛翔　佛燈珣

[續]通身是口徧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而不說說不說曾不曾倏倏光明徧大千任從天下紛紛說　南堂興

拈起枯柴吹兩吹應時星燄亘天飛可憐擬坐圍爐底面面相看總不知　高原泉

用盡工夫夜繳蘭東挑西撥見還難驀然豆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火也須燒手更燒頭　寶葉源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燄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輕點著不知燒殺五須彌　雪巖欽

溈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尋得一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來說與時首座聞得曰合當某去彼何人也丈乃告衆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作木突丈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笑曰首座輸却山子

也因命典座往住山卽大潙圓祐禪師也果安千衆　頌曰

定奪英雄是淨缾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照覺總

正令全提作者知淨缾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鑑解道潙山却屬伊　佛迹昱

淨缾踢處有來由自是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風流　兜率悅

百丈堂前定大潙金毛師子振全威淨缾踢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智海清

不顧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籌帷長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上方益

大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家園者只向缾邊定是非　通照逢

淨缾踢倒贏山子體用全彰還古今洞徹玄關垂手處到頭須是遇知音　疎山如

潙山與仰山摘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五燈會元於此下又云）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眞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汾陽昭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潙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佛印元

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潙山千古獨巍巍　野軒遵

體用俱非烏飛兎走撼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難嚴也是憐兒不覺醜　佛慧泉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保寧勇

[收錄]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　慈受深

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機猶可子奪

父機無㒵　大潙智

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手手中無好手　佛鑑懃

潙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喝一喝　誰菴演

聞聲不見形撼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　橫川珙

潙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鵞王擇乳　頌曰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鵞王能擇乳鷂子過新羅　天目禮

潙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　頌曰

北風逞寒威凛凛侵肌骨一句括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珍　圓悟勤

吹囍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鍾　正堂辨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觜　無際派

大家在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　寂嚴中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正當午　巳菴深

潙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頌曰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客鶖子神通豈及伊　本覺一

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潙仰香嚴

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南堂興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衆　萬菴顒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拶著通身俱是眼半窓疎影轉斜陽　雪巖欽

溈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五燈會元於即得下又云　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　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　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古德垂慈力未酬纔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旨失却溈山見不迴且與同袍遊一線蘆花雪覆菊當秋　汾陽昭

千羣萬羣水牯牛不出溈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遇晚收來天地黑收放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　黃龍南　二

昔日溈山有水牯而今老倒臥荒坵形容卓犖雖無力灌𠻳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隨處放千峯雪白早須收若能提舉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

水牯溈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道吾眞

山下爲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爲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海印信

不道溈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差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白雲端

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　保寧勇

山上山僧山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兼成祖獨有溈山作水牛　佛國白

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得自由　眞如喆

潙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而已矣是非些子不能消說甚參禪明自己　資峯祥

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佛心才

野巡蹄涔賺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草無尋處還顯現潙山老漢身　張無盡

千頭萬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足也須時把鼻繩收　佛鑑懃

異類中行得自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曉笑指乾坤那一頭　楚安方

[續收]潙山水牯牛禪人聚頭咬可憐貧春人喚作嶺南獠　天童覺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　龍門遠

潙山水牯異常流不是潙山不是牛舉世有誰能道得波聲漁笛釣魚舟　南堂興

一箇形骸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鏁肯向毗盧頂上行　別峯印

百年猶恐沒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仰山只得半邊騎　虛堂愚

[續收]潙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却顧香嚴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頌曰

晷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譊訛織成蜀錦千般巧不出當時一隻梭　懶菴樞

叉手進前寂子不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叢林殃害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月林觀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蓑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　石溪月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鵰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妙多向弓弦發處看　閑極雲

潙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

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
勢磨便出去 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淸猶握金鞭問歸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雪竇顯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閒終
日明月淸風富一生 天童覺

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
少樵唱漁歌自往還 張無盡

【續】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
得失此心能有幾人知 中菴空

雲巢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
隱玄途鳥道未容收 足菴鑒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淸茶
外困臥閑行幾箇知 無準範

岸草靑靑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出一般
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雪巖欽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蘸雪喫冬瓜
雲衲慶

【增】潙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床叉手立
曰如何是和尙眞師却坐 頌曰

百丈狸奴面潙山鬼眼睛見人空解咲弄物不知名
松源岳

老婦臨粧絳點唇人前自逞好精神顰眉冷笑渾相
似不顧傍邊掩鼻人 石帆衍

【增】潙山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
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
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方菴顯
云仰山進前退後洞古明今潙山因甚道彼此
相屈乃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師資會遇意何深驀地臨機問古今叉手近前還退
後曾經百鍊見眞金 本覺一

潙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師擧手曰如今恁麼
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
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
曰亦須是和尙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

曰合取狗口　頌曰
一窟金光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啐啄知機
變鳳轉龍盤也大奇　本覺一
潙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絶點瑕師子窟中無異
獸嘉聲動地徧天涯　隱靜儼
象王嚬呻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南
興
待得郎來月巳西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
去騎馬出門烏夜啼　寂窓照

[增收]潙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
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仰山自外纔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女人
拜謝師特爲老婆禪　本覺一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慈受深
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
舞天明羅袖濕臙脂　心聞賁

[增收]潙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
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
作麼生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卽坐禪所以
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慧寂
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
不得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
恁麼祇對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
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帀師曰裂破古今　頌曰
宗門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覷
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輥向毬門去
石溪月

[增收]潙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曰山河大
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
甚麼師曰妙淨明心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
如是　頌曰
妙淨明心一句全眞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肵灑膽
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　雪竇宗

[增收]潙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

後有僧到王常侍處擧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何商量曰卽色明心附物顯理理曰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歸溈山去某甲寄一封書與和尙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麽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頌曰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如來脚踏地　保寧勇

竪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己行人莫與路爲讎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峯印

【拈】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爲喜醬裏添鹽更是佳往往盡隨言語轉却同蛙步驟泥沙　東叟穎

溈山問仰山什麽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子便行　玄沙云當時便踏倒鍬子

頌曰

溈山問處少知音插地酬他佛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投子青

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　保寧勇

借問親從甚處來插鍬叉手口慵開雖然不犯當頭令爭奈音聲徧九垓　成枯木

盡道溈山父子和插鍬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帀帀波　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天童覺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拏雲出海門渴渤吸乾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川　佛心才

數目分明擧卽難衲僧無不膽毛寒須知別有壺中

路伹向須彌頂上看　龍門遠
插鍬叉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有數通呈
了留得高傳振祖風　楚安方
[續收]叉手當胷鍬插深幾人遺劒刻舟尋面前水牯全
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
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在少林　佛鑑懃
試問田中有幾人插鍬叉手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
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性泰
插鍬叉手事希奇誰識溈山父子機回首南山山下
路刈茅人去已多時　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
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準範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嗔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虛堂愚
[增收]溈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
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
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
不得錯舉　慧海儀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

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
只恁麼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
要諸人共知乃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
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溈山在百丈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
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麤生師曰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　頌曰
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撥出初生
月便効張公畫翠眉　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他抓著
後平生癢處一時消　佛燈珣
[增收]溈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箇是什麼曰大
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頌曰
覿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

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雪巖欽

[增收]溈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什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頌曰

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冤至今尚有溈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佛印元

松直棘曲烏玄鵠白末後商量空中一畫若言向上玄關走殺諸方禪客　地藏恩

[續收]父子雖親共較量胷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偏界葛藤無復生　簡翁敬

[增收]溈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便休去　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臥經行風力所轉妙辯縱橫機輪掣電還會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　大圓智

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偏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什麼處起　汲

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　佛燈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燄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溪月

[增收]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吒吒僧云㗖餧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曲直下分明是一頭　般若柔

白牛露地沒遮闌在處橫眠在處閑水草恣情甘美足醍醐純出潤良田　汾陽昭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溈山日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偏經塵國任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天童覺

[增收]溈山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

出去　頌曰

莫怪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罝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懶菴樞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二

[增收]洪州黃蘗希運禪師嗣百丈 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咲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頌曰

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深和月過平沙　慮堂愚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掌樣平。伎倆由來祇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石溪月

[增收]黃蘗一日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頌曰

象王蹴踏師子嚬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眞天子。不動干戈致太平　枯禪鏡

黃金殿上顯全機。爭似揚眉瞬目時。三度爪牙親弄處。干戈中立太平基　東山源

昔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　北海心

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追。濟北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　石溪月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實劍拂開龍體現直至如今六國清　尼開林英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　西巖惠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恨斷曉風吹雨過前溪　閑極雲

【頌】黃蘗一日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龍門遠

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頌曰

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應直教聾瞽也開聽　汾陽昭

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

五彩粧來掌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向金剛頂上行　保寧勇

不是心兮不是佛黃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跳不出　草堂清

捧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喚一聲剖出從前眞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方

【頌】裴公悟處絕譊訛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鋩句裏罷干戈峯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湛堂深

西巖惠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諸去驢屎雜旃檀土木形骸權號佛呼來喚去強名誰要知箇裏難安立相國須當大姓裴　閑極雲

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為甚麼却道無禪

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頌曰

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雪竇顯

無師无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開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佛慧泉

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抛鈎本欲釣鯤鯨。誰知釣得跛鼈子　白雲端

黃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　佛鑑懃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兮祇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棒喝誑愚癡　龍門遠

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疑。堪咲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鼓山珪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注破了　徑山杲

[讚]象外横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　雪竇宗

有禪無師眞可咲。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噇却酒糟隨路倒　懶菴樞

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慧通旦

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或菴體

大冶烹金豈一途。無星秤子定錙銖。祗這無師成漏逗。扁舟已過洞庭湖　退菴奇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正。夜深把手御街行　中菴空

國內無師眼最高。分明拈起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血。未免依前噇酒糟　噢菴瑩

洞門無鑰。劒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會一問不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　遯菴巖

大唐國裏無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月林觀

大唐國裏無禪師。噇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禪。天下無如黃蘗苦　朴翁銛

增收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頌曰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閑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覔山歸　龍門遠

增收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嗣百丈上堂曰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頌曰

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斑　虛堂愚

增收大慈一日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頌曰

以何爲體呵呵笑推倒當頭陷虎機烏帶香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心聞賁

增收台州平田普岸禪師嗣百丈師一日訪茂源源纔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尙不免諸方檢點　頌曰

主山高與案山低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處兩峯相峙絕高低　絕像鑒

斲擽欣逢是對頭拳來踢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鶻眼鷹睛莫可求　竹屋簡

增收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攙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　頌曰

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間漢草賊終來識不難　本覺一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嗣南泉師一日遊山

歸首座問和尙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頌曰

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雪竇顯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上方益

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篩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　佛鑑懃

續收無事携筇閒縱步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讓遊山空往回　本覺一

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秋露滴芙蕖　圓悟勤

芳草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遶畫梁　□□□

增收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頌曰

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兎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印空叟

增收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　頌曰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遶脚　大潙秀

增收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會和尙曰和尙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尙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頌曰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膝泥　天童覺

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築著磕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著南山鼈鼻蛇驚起面南看北斗 佛鑑懃

一句擧揚宗旨事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山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岑大蟲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 蒙菴岳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多才一首詩 死心新

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謾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長安 靈源淸

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 大洪遂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覿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禾山方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慧受深

黃鶴樓中四望賖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 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上一層樓 黃龍震

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覿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 南華昺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寶峯明

[續收] 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爲甚麽却恁麽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爲甚麽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麽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顔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淸風明月知 天童覺

赤土搽將畫簸箕烏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却歸 月堂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
處風乘蕭蕭月滿樓 訥堂思

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措大失平仄長沙一隻眼長
長今古何曾有蹤跡 心聞賁

堂堂妙相眞難比歷歷梵音曾更奇可憐逐句尋言
者蹉過長沙覿面機知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 佛
性泰

百千諸佛問來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
放一枝臨水最風流 懶菴樞

鵓鵓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鵓鵓總不知 遯菴演

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淸香巳逐殘春
去無限狂蜂戀不休 湛堂深

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
業諸佛何曾有地頭 混源密

秀才覓火和烟得長沙賣石著雲饒欲知千佛居何
土贏得詩禪價轉高 伊菴權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眞消
息覿面分明畢似伊 松源岳

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飮空歸
去明月淸風也咲人 掩室開

百千諸佛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
會長江千古自東流 天目禮

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
未一篇題取莫躊躇 石田薰

增收長沙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
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麽生用師
劈胷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
稱爲岑大蟲 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
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頌曰

浮雲散盡月當空兎子懷胎産大蟲跳出風前弄牙
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曹源生

作者提持逈不同廣寒官裏起淸風一朝踏到雖然
活巳落他家陷穽中 掩室開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
唐天子還自割茅刈草麽曰未審是何人成佛

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頌曰

岑公拂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稀王主割茅親下手不能土上更加泥　汾陽昭

臺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並諸侯實印尊　投子青

簾幙春風曉尙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雲巖因

[拈古]巨岳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叉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卽自己自己卽古佛珊瑚瀲灔十洲春蟾蜍暎奪驪龍窟　圓悟勤

[增收]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尙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尙答話師亦默然秀回擧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尙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仭磨今古折箭蓋天枉費工　佛印元

長沙似水洗水渚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弄滿園桃李　月堂昌

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明日杲杲南泉遷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雪裏誰能解辨梅　大圓智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便是長沙虎　長靈卓

羅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衲子鶻崙吞　正堂辯

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佛鑑懃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　投子舒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　石溪月

[增]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
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
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
示偈曰誰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疎親。湖南城裏從來
事。米賤柴多足四鄰　保寧勇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體全眞。清淨界中無一
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

一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非他
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道。湖南好養
民　□□□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
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杯
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保寧勇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設道承恩
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疎山常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嗣南宗　師住子湖院。於
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
參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嘷嘷　頌曰

子湖堂上絕人行。只爲堂前狗子獰。見影聞聲心膽
懾。當頭寧免喪殘生　正覺逸

子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
見。當頭咬殺喪平生　佛國白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
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龍門遠

[續]子湖狗子劍戟牙。齒虎豹遭傷。象龍被耻。外道天
魔望風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弧矢　南堂興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顏如如

蹉過跨門一機。味却見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
急著眼看　浙翁琰

[增收]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師曰達
僧曰。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
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 頌曰
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伎無。 月坡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嗣南泉 問僧曰。闍黎爲復是
游山翫水。爲復是問道參禪。曰和尚試道看。師
曰離蚪鑁蛤不滲之泥。勞君遠至。曰渾身是鐵
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 頌曰
杖藜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
綠。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似霜。踏破草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保寧勇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
池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
清只一度 佛鑑懃

[增收]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
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和尚莫
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頌曰
虛空是橛幾人諳。獨有靈虛最善參。潦倒茱萸雖倚
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本覺一

[增收]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嗣南泉 常曰。快活快活。及
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
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
對 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頌曰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誰道者漢生也顢顢頇頇。死也莽莽鹵鹵 咄 地藏恩
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
寶峯照
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圓照本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嗣南泉 初參南泉。問云。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
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 師
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

上加霜 師又問如何是珠雪竇云險 泉召師祖
師應諾泉云你不會我語師信入 雪竇云百
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賓主
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
也是龍頭蛇尾漢 頌曰

問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莫錯舉
神鼎諲

碧波深處釣魚翁抛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
下不知身在水晶宮 佛慧泉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便
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
明眼衲僧莫鹵莽 天童覺

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罔象得之猶特
地回光返照便甘休 海印信

蒼鷹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
來不往來草裏漫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
長珊瑚 圓悟勤

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

閑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憨菴演

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衆生同受
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松源岳

一顆玄珠不昧歷劫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癡日逐
伶俜羣隊南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
拈來對面一槌打碎 普菴玉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
泉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臥
如今擬鐫作一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
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頌曰

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
賊他王老師天下賊中賊大夫象簡曾拈得 正
覺逸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 眞如喆

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黃龍震

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
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弁長壽
龍門遠

[拈頌]南泉道得拈出片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
有玉淨無瑕堪與大夫爲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
臥未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明
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鑑懃
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兩檜蕭蕭風松瑟
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石菴玿
大夫鐫石意彌高王老無端教壞他裂破重關行活
路一天風月照娑婆　掩室開
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雪翁歆
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鋒無縫難提
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閑極雲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淸風睡正
濃鳥啣花落嵓前路　諸菴肇

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
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
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雪竇顯
學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峨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覰著　晦堂心
天地同根自誰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
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白雲端
大夫作牧見南泉擧古明今理事圓正好捨身拚命
處不知何故却茫然　保寧勇
學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顚頂南泉指出花如夢
對此憑君子細看　死心新
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離披不離披有誰知
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上方益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灼然根
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起悠
悠陸大夫　圓悟勤
南泉瀝膽爲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閑待
兎直須騎鶴上青雲　佛鑑懃
孰云天地與同根事見爭如理見親一檻庭花禪已
物滿天風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繇來因語識人

可憐陸亘大夫對面埋沒家珍　佛燈珣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刼得南泉親指似等閑花發夢中春　鼓山珪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巳亡家無陰陽處花重發玉本無瑕似有瑕　徑山杲

【續收】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眞淨文

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　照堂一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夭艶在芳叢南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　心聞賁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閑芳遮藏不許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正堂辯

堪笑當年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爭得雙眸翳盡除　懶菴需

未曾脚下分泥水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蝴蝶夢不知辜負洛陽春　肯堂充

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雪菴瑾

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泉庭前指出花如夜幾箇親曾到檻前　天目禮

裁書擬欲扣天閽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　虛堂愚

天地同根巳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爲賤南泉老笑指庭花換眼睛　無隱鑑

陸亘囘珠轉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一聲　南巖勝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　隱巖蔚

【增收】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麽泉曰姓王公曰還有眷屬麽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正位　頌曰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石帆衍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　石林鞏

[增收]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　頌曰

大悲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快便。從茲六國絕煙塵　野菴璇

[增收]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頌曰

馬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劊六合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總成就。脫略窠臼還滲漏　月堂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三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餘

[增收]池州甘贄行者見南泉　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　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松源岳

抛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髑髏肝膽外摩醯頂上復重明　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羹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汾陽昭

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佛衆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鑊一時穿　慈明圓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潑草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　保寧勇

䞋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誵訛狸奴白牯無尋處枉使厨頭打破鍋　佛國白

異路相逢句已闌閑吹羌管向汀洲漁人貪顧沙頭鷺不覺扁舟逐浪流　雪峯預

財施無窮法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撩撥南泉打破鍋　叟無盡

特來設粥誇英俊那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狸奴白牯一齊收　疎山如

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閬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湛堂準

狸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破鍋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　鼓山珪

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顢頇　徑山杲

〔頌〕甘贄設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賛施功。報去始將鍋打破。也知賊過後張弓　海印信

甘贄設粥念摩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四海動干戈　照堂一

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羹粥。別無巧。只要頻頻攪　圓悟勤

太平自來不打。諸人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鍋是鐵。作君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鏴　佛鑑懃

甘贄設白粥。南泉費鹽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菴體

針鋒相揍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重科　笑翁堪

甘贄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誵訛。更有些兒好笑。明朝餓殺禪和　雪菴瑾

設粥殷勤請念誦。白槌各爲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滿。復去厨頭打破鍋　橫川珙

行者失却眼。南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　南巖勝

六祖下第四世之四　靑源下第三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皇悟　師未出家時。爲餅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汾陽昭

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圞將去還將入。不覺醒翻到頂門　白雲端

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　佛國白

〔頌〕持來送去樣團圞。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渾崙留與後人看　無準範

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當下得心灰

橫川珙

[增收]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頌曰

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白雲端

擻𢿙結案得失過半。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行食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

月堂昌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嗣藥山 因僧問。如何是和尙深深處 或云深深密密意 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頌曰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惠東園一顆桃 投子青

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鋩豈得圓。撥動少林關棙子。誰知別是一堂天 成枯木

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開。深深密密親分付。莫道寶山空手回 疎山如

[增收]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哉 無準範

嵗稔時淸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飮。如此一天風月何 東叟頴

[增收]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復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尙。師曰。你不妨伶俐。巖不薦。卻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尙。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卻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殿亦不會　頌
曰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眞金無辨
別不須疑慮更切切　汾陽昭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
擲寒松那棄白雲封　投子靑

[增收]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
甚麼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淨甁水著師良
久却問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擧師便歸方丈
霜於此有省　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重詢擬進歸方
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霞淳

[增收]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
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巳涉功掛角羚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丹霞淳

[增收]道吾因潙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
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
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頌曰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
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起威音之前
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兎走
天童覺

[增收]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裩把吉撩棒在三門前
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
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
見譊訛生鐵一團無縫罅　尼無著總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
塘秋水深　潛菴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菴璇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嗣藥山因道吾問大悲千
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
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麽生會吾曰偏身是手眼

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此依五燈會元所載） 按傳燈錄乃曰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作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當據傳燈錄爲正聯燈與舊頌古聯珠所載皆作雲巖問道吾云云恐非

頌曰

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壒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　雪竇顯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淸淨寶目功德臂徧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天童覺

弟應兄呼豈偶然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山笑揭天　大洪預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刹塵　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牀頭枕翻身嫌夜長　京兆府天寧璉

［續］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耳聞是人知有左握持右擎楊柳揑聚放開烏飛兎走　大洪恩

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枕子徧身通身起來恭受奴驅婢使君不見認著牛迹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　月堂昌

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爲一味毫端湧出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虛吞爍正眼寥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棒頭喝下錯承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切忌無繩而自縛　圓悟勤

大悲菩薩千手眼如人背手摸枕頭猢猻跳出布袋口不妨隨處逞風流　懶菴樞

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涴却屎拽來露出猛風吹誰教背手摸枕子復打三棒　無菴全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

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聞云正是第
二月　頌曰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收象骨巖前弄蛇
手兒時作處老知羞　天童覺

[增收]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同藥山師問藥山曰如何
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師
曰某甲特爲此事歸山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
在方丈外聞師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却下
來問師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麽生師曰不
爲某甲說吾便低頭　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
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丹霞淳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
便好埋却　頌曰
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
涉路途不勞彈指開樓閣　普菴玉

[增收]雲巖因藥山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
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
尙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
一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
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
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麽處師曰置也置也
頌曰
尾麴金毛師子子旃檀林下靑莎裏置也置也威自
全一出六出眉趯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千
里天外風淸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咄　雪竇顯
放出金毛師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牙全露直須
自把繩頭　懶菴樞

[增收]雲巖初參百丈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
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
一句子百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
不淡是常味作麽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
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
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
也不除　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

曲暨蹉胡家一韻長　投子靑

〔增收〕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缾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擧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　頌曰

玉鞭高擧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逈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霞淳

〔增收〕鄂州百巖明哲禪師嗣藥山　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性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頌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堦行　丹霞淳

枯木巖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峯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逈逈絶瘢痕萬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自得暉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袖辨諸訛依前還自擧還自擧栢巖堂上雨花雨　月菴果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嗣藥山　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

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斯　投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蘭橈毀拄徒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鉤。怪哉當面觸鼇頭。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　保寧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迹旻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鉤三寸無人道。笑倚蘭橈自點頭　張無盡

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徑山杲

[illegible]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丹霞淳

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鉤釣得錦鱗麤。幾多逐浪迷源者。誰識清波意自殊　枯木成

離鉤三寸如何道。疑擬還同眼裏沙。蓬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　眞歇了

離鉤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全腕力。朱涇無復水連波　竟陵海首座

渺渺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鉤三寸如何道。便有金鱗暗點頭　尼無著總

一橈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爲夾山輕放過。至今四海錯流通　別峯印

一橈打著這瞎漢。堪咲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波。巇浪拏雲猶是鈍　圜極岑

一橈劈腦沒遮攔。大海波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

指誰知總被祖師謾。　密菴桀

離鈎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暎夕陽斜。　孤雲權

三寸離鈎楲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　無際派

夾嶠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言說。水闊山遙恨轉深。　浙翁琰

了無錐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今贓殺一船人。　笑翁堪

合頭著語醻船子。恰如掘地覓靑天。直饒橈下通明徹。也是華亭破漏船。　蘇臺瑺

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奈汝何。　南叟茂

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俐闍黎上直鈎。劈口一橈空宇宙。遠山疊疊水悠悠。　葛廬覃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細思成敗是誰何。　末宗本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耐煩撐破船。　淸溪徹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毋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頌曰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思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烟波江上使人愁。　照覺總

蓼夾蘆花碧海秋。錦鱗躍浪上金鈎。目前無法回頭看。踏覆船來得自由。　羅漢南

[頌]不犯淸波意自殊。口開目瞪尙踟躕。漁舟覆却無蹤跡。落日秋風戰荻蘆。　佛陀遜

老手當年棄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瞎堂遠

驀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千古風流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佛照光

拶透機先子欲醻。迅雷棍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悠

悠直入千峯不轉頭　水菴一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　□□□

沒蹤迹處莫藏身看來端是眼中塵全機打破嫛驢概棒頭敲出玉麒麟　圜極岑

明鏡當臺一椎打破東魯西秦無可不可　肯堂充

一橈劈口虗空破三點驢頭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

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驀口一橈猶未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松源岳

臭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纔犯鐵輪隨雨散雲收明月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永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解空觀

散席迢迢到海涯點頭橈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漁歌落釣磯　天目禮

一下蘭橈驀口鞭大洋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長空月滿船　蒙菴聰

稱意金鱗一上鈎華亭江水合西流釣船蕩底掀翻了惱亂春風卒未休　朴翁銛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僞和眞諄諄教誡癡兒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虗堂愚

一棹絲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反船　西巖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　東谷光

藥山高沙彌 嗣藥山 因藥山問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誰說 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　頌曰

撞破虗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成枯木

興亡虗去又虗來爲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橫時劫外吹　丹霞淳

鼎州李翺刺史。見藥山　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汾陽問你幽魂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昭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僊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不曾扃　京兆府天寧璉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天。故國要歸歸便得。離亭雲月渡頭船　白楊順

頌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洞山聰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的　大洪恩

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弁山阡

雲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膽向人傾。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北海心

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惑渠。謾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　天目禮

撥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草窠　蒋菴常

即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箇草讀不成 西巖惠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嗣丹霞 一日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蹉根。曰。時至根苗自生 頌曰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將更潑誰 水菴一

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擡眸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漏泄。時主須遐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 投子舒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嗣丹霞 因僧參。人事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咲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 佛鑑懃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若是參方士。須達末後句 大圓智

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兎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是鰕跳不出斗 石溪月

僊天禪師或作天仙嗣 潭州大川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頌曰

有客訪師纔入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路。始全終誠罕聞 本覺一

眼明慣識揮雲高。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封侯 絕象鑒

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 竹屋簡

增收 僊天因僧參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喧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啞却即閉苦死覓箇臈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頌曰

將軍帳上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磋蛇尾龍頭弓劒折山藤三十未爲多　本覺一

增收 馬頰山本空禪師嗣大顛 因僧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尙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覿面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删過乃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眞空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處紅　塗毒策

增收 本空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頌曰

參禪學道莫匆匆動轉無非屬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淸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淸信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　南堂興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嗣大顛 因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頌曰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圜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五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一

增收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嗣南泉 師初謁南泉。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尙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

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　顏如如

試問如何是主人。進前叉手敘寒溫。但知北極尊星拱。不見黃河徹底渾　寶葉源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擧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　雲峯悅

欲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擧棹。走馬即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

佛鑑懃　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　鼓山珪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擧著一回新　徑山杲

增收 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不住道方玄　本覺一

白日遲遲兮花菲菲白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
人迹稀南泉也落第二機 慈受深
礙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還從屋裏來扱教
臺凳穩聊且勸三盃兄呼弟應慇勤處留得兒孫辨
劫灰 月堂昌
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帀四海一家解抑粘去
抑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
從龍 圓悟勤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瑩淸輝浮雲掩斷千人
目見得嫦娥面者稀 龍門遠
向道平常心是道斬丁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
量連累兒孫入荒草業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
價寶 大溈智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
曉金鷄啼在不萌枝 足菴鑒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靑春只有九十
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雪菴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無門開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
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
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
拽脫鼻頭何處是亂抛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
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保寧勇
出窟金毛奪父機同聲哮吼衆狐疑三更窓月如淸
晝誰敢重來弄嶮巇 寶峯祥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
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鼓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徑山杲
〔拈頌〕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 慈受深
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著人苗
稼何必南泉對趙州 照堂一
戴角擎頭唉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底人何處
去春來依舊百花香 冶父川
掣開金殿鎖撞碎玉樓鍾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
木菴永

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

逐步移節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保寧勇

古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等閑。拄杖靠來斜倚壁。輕如毫髮重如山　佛鑑懃

茱萸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倚壁　鼓山珪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徑山杲

[拈]趙州有語標庭栢。今古叢林光烜爀。若到茱萸堂上行。到底反成箇老賊　地藏恩

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涸瀀夌沸。靠却拄杖。囉囉哩哩　文殊道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　典牛游

趙州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覷西覷了。拄杖便靠壁。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　楚安方

平地鼓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　無際派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橫胸抱腹藏龍種。剖膽刳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　汾陽昭

咄這老蝎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　海印信

丫角女子出天眞。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　佛鑑懃

[增收]趙州因僧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抵對。師曰鹽貴米賤　頌曰

鹽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　懶菴需

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

摘楊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佛慧泉

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厮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保寧勇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　天童覺

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楊花風散雪漫漫　普融平

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嚤呢噠哩吽𠺁吒　徑山杲

[拈]摘楊花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訥堂思

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楊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無目仙人逢暗夜　白楊順

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把鴛鴦閑綉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松源岳

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處　虛堂愚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鎭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鎭州有菜名蘿蔔濟却飢瘡幾萬年　汾陽昭

鎭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雪竇顯

鎭州蘿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孰謂當時人獨愛至今更是好充飢　正覺逸

陶潛彭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峯蒼翠屬漁家　海印信

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留得過深冬　佛慧泉

鎭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分曉衲僧多是渾淪

呑子細得他滋味少　白雲端

鎭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闡提人不信一枚秤得重三斤　保寧勇

鎭州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覆藏逢人直露眞消息　長靈卓

趙州古佛尙多言蘿蔔出生鎭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嚙齒間蹉過老南泉　文殊道

參見南泉王老師鎭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徑山杲

〔增收〕趙老機關沒淺深鎭州蘿蔔接叢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　大潙智

鎭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勒東院西邊有趙州　鼓山珪

青出於藍氷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　或菴體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鎭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石菴玿

親見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　野雲南

〔增收〕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尙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舁　石菴玿

〔增收〕趙州因參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搆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揑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佛鑑懃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戲平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離婁眼裏睛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　瞎堂遠

〔增收〕趙州示衆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旣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

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
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增收】趙州因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
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
玉却引得箇墼子　法眼問覺鐵觜先師意作
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
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
也　頌曰
探竿影草幾人知正似將軍一面旗斬將安營都在
我倒騎鐵馬上須彌　慧受深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答話拋磚引
墼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
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　圓悟勤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
水眞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鵰僞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牌中數箇字淸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雪竇顯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
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白雲端
泥佛不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參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畫圖千
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舜若眼眉麤　木佛不度火多
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堪論無限英雄又蹉過
大潙秀
金佛木佛泥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
光中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　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顧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覷見
心肝五臟　徑山杲
【續收】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
面壁九年空冷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
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　泥佛不度水
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
鼻　三聖昌

三佛形容總不眞。眼中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冶父川

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花酒客。大醉幾人扶。
木佛不度火。大士無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
泥佛不度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咬不破。
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眞佛屋裏坐。趙州言是禍。
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常菴崇

金佛不度爐。圓光爍太虛。直下便薦得。不用更躊躇。
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焰亘天虹。舍利無一顆。
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觜。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
眞佛內裏坐。趙州休話墮。覿面便承當。擡眸卽蹉過。

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擲過閻浮。更說眞佛在內。無端已被塗糊　尼無著總

眞佛屋裏坐。開口成話墮。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　月林觀

泥佛金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將眞佛强塗糊　天目禮

【增收】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尙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會趙州掐。鐵打心肝也斷腸　慈受深

兜羅綿樣硬賛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醎處著鹽淡添水。軒頭一笑更無休　正堂辯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當頭蹉過他　高峯妙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　頌曰

僧去閩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歸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汾陽昭

聞說閩中兵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正覺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須敎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

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佛慧泉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穿　汾陽昭

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　慈明圓

靈龜未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破誰人委王老東村怒目瞋　投子青

趙州作者勘婆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劒掃盡烟塵總是他　佛印元

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誤雖然徑直言奈緣多恁去趙州勘破歸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收山岳露　浮山遠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黃龍南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趙州勘破老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於岐路走如烟　淨照臻

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雲峯悅

昔日趙州爲主將老婆戰罷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潙秀

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　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白雲端

何事趙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家聲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保寧勇

趙州一勘老婆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猶未薦臺山從此長荊榛　照覺總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婆子被伊勘破了　眞淨文

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擧　景福順

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眼補陀人。也是大蟲看水磨　雲居祐

趙州勘破事非眞。走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處。一回擧首一回新　地藏恩

臺山路上婆。往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　雲蓋智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顢頇。可憐眼裏無筋骨。却把時人一樣看　佛國白

撥動烟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遊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五湖同一家　草堂淸

驀直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礙。末透金塵終是麤　三祖宗

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問。不知駑馬是龍駒　上方益

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道玄關人不曉。趙州特地斷誵訛　雲溪恭

叢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鐵關曾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眞如喆

驀直去。驀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獨步　兜率悅

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今五湖四海。剛被勘婆話迷　圓通僊

臺山有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破。舌頭無骨奈渠何　枯木成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行人賀太平　普融平

五臺山路入嵯峨。驀直饒聲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歸來道我勘婆婆　張無盡

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臥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飮淸風味轉幽　長靈卓

兩重問答絕誵訛趙老於中却勘婆若不全身探虎穴安能徹底驗仙陀　禾山方

趙州親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這老婆子踪跡少人知　佛心才

燕趙當年有一僧干戈叢裏等閑行定亂不携三尺劒至今天下絕攙搶　寶峯祥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波變化風雷只在葛洪家　旻古佛

趙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誵訛　少林通

臺山路上老婆禪驀直教人好進前須得趙州親勘破從茲四海路平然　雲蓋昌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總閒閒總閒閒遂府出鉢盂　湛堂準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寃智者愚人之患　疎山常

臺山古路是人遊箇箇尋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纔勘破家家千古使人愁　疎山如

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捲寥廓四方八面少知音　佛智裕

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淸風滿大唐　高菴悟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黠過冷地臥　徑山杲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痒　鼓山珪

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親到來勘破老婆回首處從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方

頌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獃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　西蜀廣道者

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　石頭回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這回緊閉門戶　戲魚靜　二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婆子勘破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面當機疾

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關　圓悟勤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圖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直錢　天童覺

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大妄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麤。無你會處。稽首趙州大法王主　典牛游

大用全提似海深。麾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處。草偃風行無處尋　南堂興　二

趙州老子。爛泥裏剌。勘破老婆。叢林受賜

婆婆不在五臺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驀直坦然今古路。區區却過趙州關　雪竇宗

臺山路。驀直去。趙老見婆無朋語。勘破回來知不知。莫信閑人說是非　冶父川

三月春光上國遊。祥雲瑞氣瑣龍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覔汴州　文殊道

婆子幾年尋劒客。趙州勘破有諸訛。解使不由來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　訥堂思

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遯菴演

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學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明大禪

四海同一家。兩口同一舌。趙州勘破了。有理向誰說

卍菴顔

踞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衲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髑髏卽便休　尼無著總

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　密菴傑

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妙慧尼淨智

趙州勘婆。百發百中。趂得老鼠。打破油甕　佛照光

村婆暴富。誑謼閭閻。趙州賣俏。矢上加尖　或菴體

驀直驀直。靑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蒙菴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閘。更無一滴到黃河　無準範

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謾我不得　文殊業

趙州言破勘心頭打額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覔寃讎

野雲南

[增收]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閑　頌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斗。

孤雲野鶴呵呵呵　雲蓋智

[增收]趙州一日載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

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

別云我不如你　頌曰

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欛

老衲證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

息。南海波斯過大唐　野菴璇

[增收]趙州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

却下禪牀轉一帀。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

半藏　頌曰

走下禪牀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尙

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慈受深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箭。紅心心裏

中紅心。驚得須彌頭倒旋　正堂辯

趙州一帀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為人天開正

眼。大千沙界一毫收　足菴鑒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牀遶一遭。背面却言斷一

半。老婆惡業自家招　天目禮

趙州劒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

扶。好手手中誇好手　殺六巖輝

[增收]趙州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

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筴起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尙。汝往禮拜

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

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

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

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

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頌

曰

我喚作火汝卽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楊無爲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六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二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　頌曰

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犁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　汾陽昭

庭前栢樹趙州道盧陵米價吉陽數三歲兒童皆念得八十翁翁會也無　浮山遠

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慈明圓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栢卻令天下動干戈　雪竇顯　二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反令平地下針錐　雲峯悅

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須知獨樹不成林　黃龍南　三

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地禪者休於格外尋

萬木隨時有彫喪趙州庭栢鎮長榮不獨淩霜抱貞節幾奏清音對月明

趙州全不犯工夫覿面寧存細與麤重疊示君君不見庭前栢樹本來無　兜率悅

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淩霜節下載淸風何日休　正覺逸

趙州庭前栢三彡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下透長安　天衣懷

人問庭前栢予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梅花拆　海印信

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酬皮下若有血官差不自由　翠巖眞

青青庭栢何年植祖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無影不凋秋　照覺總

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靑靑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眞淨文

趙州庭栢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呑不得　野軒遵

庭前栢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保寧勇

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覷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楊無爲

趙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淸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　大潙秀

眞箇怪時方識怪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會西來旨只看靑靑栢在庭　佛國白

羚羊掛角絶狐疑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杲天紅日夜長輝　羅漢南

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前說向渠好是晩來無限意喧喧啼鳥噪禪居　三祖宗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淸輝浮雲掩斷千人目得見姮娥面者稀　佛鑑懃

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收日月明　湛堂準

靑靑庭栢指西來趙老門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栽　佛燈珣

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他射虎不眞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誵訛　疎山如

頌　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栢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觀音作胡客　五祖戒

趙州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瑯琊覺

趙州庭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吾眞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瞎菴成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眞珠寸寸金佛祖長長出不
得千古萬古只如今 南堂興

打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灘
崇覺空

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屛風松蘿亮隔 佛日才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
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正堂辯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
龍牙言

庭前栢樹子分明向君擧大雪滿長安燈籠呑佛祖
塗毒策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厭香
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 瞎堂遠

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
跳松蘿亮隔笑掀騰 天童淨

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寶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
石菴玿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庭栢洗脚上船 退菴奇

[增收]淸涼法眼禪師擧栢樹子話問覺鐵觜承聞趙
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眼曰眞師子兒 頌曰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佛印元

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謗趙州令人長憶淸涼
老一句當年喚轉頭 大潙秀

新羅鷂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懞不去趙州庭栢一何
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白雲端

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庭株昇元大小淸涼
老未會先師此語無 正覺逸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在相逢空愛白公詩　大洪遂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　眞淨文

【拈】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下去帀地淸風隨步擧　慧通旦

趙州庭前栢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謗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　雪堂行

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反筋斗　正堂辯

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　文殊道

一人背手抽金鏃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競頭看果然一鴈落寒空　巳菴深

【擧】葉縣省和尚因僧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耶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頌曰

庭前栢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

□□□

簷頭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一一俱不識識不識普天帀地成痕籍　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　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踏趙州關賺他一隻破鍬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正覺逸

石橋一路滑如苔閩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去幾人曾到雪峯來　佛慧泉

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鍬子何人識趙州放行底事須綿密　海印信

大地是眼何處屙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鍬子

◈ 遢或作衲

去方得此語圓墻墻　鼓山珪

[收續]大地是眼沒處屙衲僧到此便聱訛須知別有安身訣會得安身事更多咄鍬子安著在甚麼處　照堂一

雪峯何處屙趙州寄鍬子沙門一隻眼狠籍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　別峯印

大地一隻眼誰敢屙其中鍬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　橫川珙

[收增]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擧著　頌曰

蒙頭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談談紅若謂平常便無事須防豆爆冷灰中　心聞賁

無賓主話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挂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石田薰

[收增]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這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尙旣不知爲甚麼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　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雪竇顯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椎眼如眉涉語默蚊憐夔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刖却一雙足　圓悟勤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嵯峩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隨菴緣

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鵠黑烏白纔有是非還護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稻頌青青麥　月堂昌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星　無菴全

[收增]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頌曰

象王嚬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

烏飛兎走　雪竇顯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白雲端

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天童覺

五年分疎不下。往往反成話欛。須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縫罅　佛鑑懃

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鈎。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五年分疎太隔。脉東海鯉魚多。赤梢南山大蟲有白額　月堂昌

風雨濛濛。烏雲靉靆。㔶㔶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龍王不在咄　猷堂定

天高地厚尋常事。海闊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窟。獨携霜劍定乾坤　無菴全

[增收]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雪竇顯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路。却冤天道不平勻　白雲端

金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修羅喪膽。外道亡魂。含靈蠢動。莫不沾恩　佛鑑懃

當門一脉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鎚擊碎萬重關　無菴全

[增收]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尙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甲秖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雪竇顯

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白雲端

針線工夫妙入神。沿情接意一何親。太平胡越無疆界。誰是南人與北人　佛鑑懃

紫綾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縱罅不能無爭奈時人見不見　龍門遠

日暖風和鶯囀新柳垂金線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點花紅一點春　無菴全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某甲不問這箇道師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頌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關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遙君任通　投子青

趙老家風不熱謾問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水菴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松源岳

[增收]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頌曰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　南堂興

潄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信根頭有茯苓　南叟茂

道人相見問如何舉手寒溫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洞庭波　石田薰

[增收]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處閑　頌曰

爭似春風處處閑花開花落豈相關白雲自在猶難擬飄鼓無心滿世間　佛印元

[增收]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師意便是教意　頌曰

波斯讀梵字寞啞人作詩烏頭彷彿附子依俙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湛堂準

趙州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佛鑑懃

天子居鬧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攞手御街來往不怕巡火所由　鼓山珪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徑山杲
【續收】鑽頭闊藍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
好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蒙菴聰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
毛　頌曰
九年面壁自虗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
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投子青
【增收】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
遠曰請和尙立義師曰我道一頭驢遠曰我是
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
在彼中作甚麽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
果子來　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獵獵卷秋風邊庭不用深深
入勸馬歸來却有功　慧受深
趙州老古錐家風繼金粟文遠小厮兒窟中師子屬
共撫無絃琴同唱還鄕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
田背後生荊棘赤脚漢趂兎著靴人喫肉　南堂興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
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
裏底　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
識菴摩羅果信虗傳　保寧勇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
底剗盡茫茫眼裏花　雪堂行
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
淸稽首拜手元是你　月林觀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
蒙菴聰
趙州因學人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
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
省悟　頌曰
牀窄先臥粥稀後坐濟濟鏘鏘瀟瀟灑灑要會趙州
洗鉢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機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白雲端
粥了令教洗鉢盂盡心往往更心麤直饒到此分明

了也是平生不丈夫　佛陀遜

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雲蓋智

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牟尼落。六祖擬頑不讀書　三祖宗　二

乍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游人不見歸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逸

粥了尋常洗鉢盂。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為大丈夫　雲居祐

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衆二十年。記得展單忘却筯　揚無為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看取東村王大姐　湛堂準

粥了令教洗鉢盂。趙州此語不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慈受深

粥了令教洗鉢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天童覺

乍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盂洗了相逢著。又得濃烹一椀茶　長靈卓

大隱居廛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誰肯回頭子細看　草堂清

叢林乍入問來由。喫喫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開福寧

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處。等閑推出玉麒麟　佛性泰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護國元

[續]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　保寧勇

喫粥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盂。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孰為儔。把斷要津水逆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船子下揚州　龍門遠

趙州指示洗鉢盂。衲子奔馳枉費工。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聾　南堂興

喫粥了也洗鉢盂巳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地思量
著點鐵成金舉世無　月林觀

十方通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狐兎潛蹤　尼無著總

粥了令教洗鉢盂鐵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
便截海須還大丈夫　密菴傑

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拈出鉢盂令去洗行盡千山與
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爀靈光照
天地而今高挂在虛空長靈室內展脚睡　文殊道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我馳馳到家中箇罵
詈不知醒後又如何　且菴仁

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無門開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
息菴觀

只將乍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忉忉　橫川珙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師
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
曰度驢度馬　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
迹誰人敢向御街行　北塔祚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鼇堪笑同時灌溪
老解云劈箭亦徒勞　雪竇顯

我愛趙州對揚蕭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碧眼胡僧
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地藏恩

異類渠行李心眞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
京兆府天寧璉

[增補]長鯨巳壓浪頭飛跛鼈橋邊倘碾泥度馬度驢難
解會綠楊影裏路東西　地藏恩

趙州石橋只見略彴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
在富全貧當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　月堂昌

[增收]趙州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
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鼓
山珪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徑山杲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頌曰

大用全機得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犬從此時時憶趙州　佛印元

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惑爲機智競躊躇　圓通秀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普融平

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虛堂　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去空使流光暗度秋　成枯木

【頌】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坳折無星秤火熱水面紅橛從空裏釘肯類盲龜嚼死蛇一對牙關緊咬定　正覺逸

趙州古佛言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璧更有布衫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　地藏恩

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挂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已過洞庭湖　瞎堂遠

狗子佛性無狗子無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鏃破雙關業識依前還作狗　本覺一

狗子佛性有毗盧愛飲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奴　正堂辯

無直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　石菴玿

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湖業識性在遭一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　無菴全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　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頌曰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眞淨文

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 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淸風隨虎雲從龍啀喋無限尋聲跡挂角羚羊不見蹤 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 鼓山珪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爲不丈夫 徑山杲

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 疎山如

狗子佛性無寶劍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 楚安方

【頌】問頭既實答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儂家信手摘楊花 大潙智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岌峇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南堂興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稠巖贇

乙巳大人丘叢林爲寇讎利牙如劍戟生殺有來由 南巖勝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口露出心肝 典牛游

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蓋膽毛 中菴空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尼無著總

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 潛菴光

貧無所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 或菴體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文殊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時鏡光明渾不見星兒上下四維俱徹暎 誰菴演

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因邪却打正 密菴傑

大食波斯飲百杯停停把柂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

峽不問瞿塘灩澦堆　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六十三一切智清淨　夷菴鑒

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　南書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千邪俱不入百怪盡消除　松源岳

狗子無佛性泥揑活大聖不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　別峯雲

狗子無佛性勸君不用學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　巳菴深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踏得著　即菴然

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難入耳東壁挂葫蘆　朴翁銛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　鐵山仁

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拗堂仁

利刀截斷命根跳出狐群狗隊拈起萬煆蒺蔾鐵額銅頭粉碎　石菴玿

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得一橛　少室睦

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藥葫蘆接來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葛廬覃

狗子無佛性千將入楚庭一揮三首落千古得虛名　千峯琬

僧問京兆寬因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和尙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尙爲甚麼却無師曰我非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頌曰

拈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淸風徧六合　五祖演

裂破須彌鼻孔踏反大海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　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

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

日

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

米誰知失却半年粮　海印信

趙州箚被婆偷遭摑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須出手

得抽頭處且抽頭　野軒遵

趙州老捉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摑賊不成罪歸巳

天下衲僧知幾幾　地藏恩

趙州挨撥老婆時迦葉難陁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

掌從來多事落便宜　張無盡

從來柔弱勝剛强捉賊分明巳見贓當下被他揮一

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鑑懃

[增續]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人懷疑趙州喫掌無

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　金陵俞道婆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瞎堂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烟塵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

在畫角城頭唱楚歌　雪竇宗

騣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揚州是非長短俱裁

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無準範

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便掌不相饒思量箇樣無滋

味莫是趙州身命招　閑極雲

[增收]趙州示衆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

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俱不

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

頌曰

看經也在生死裏飯蘿裏坐無喫底不看經也在生

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踴躍

渾家喜休擬議如今抛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三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頌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回　汾陽昭

見僧被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烟時換絲紋苔　投子青

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禾山解打鼓　雲峯悅

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緊從此人情總不容　佛印元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黃龍南

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香往來者誰諳居止院西東　照覺總

此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却來爭看盞中花　佛國白

叢林宗匠實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般勤只是一甌茶　正覺逸

三等擎甌禮數全一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油麻一例煎　佛慧泉

寶匣龍泉發夜光寥寥長掛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溈秀

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雲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雲蓋智

相逢盡道喫甌茶大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疎山常

驪珠絕纇玉無瑕馬載驢馱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甌茶　羅漢南

箇中滋味若爲論大展家風說早春三度口行人事

了這回莫道不沾唇　佛鑑懃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事如麻　龍門遠

趙州滋味最爲親覿面承當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眞　楚安方

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　雲巖因

【頌】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疎淡骨肉生寃家爭似盧仝閉關自煎喫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石碧明

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　黃龍新

曾到不曾到且喫一杯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牧菴忠

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甜心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　慈受深

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應菴華

百尺竿頭氍布巾上頭趯作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　自得暉

人來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一甌令醒悟　本覺一

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味若識得觀音院裏有彌勒　佛性泰

曲盡周遮禮數頻苦茶何用勸三巡鼻中若有通天竅終不回頭問別人　文殊道

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甜似蜜心毒如蛇　淳菴淨

趙州喫茶逆拔毒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彌勒釋迦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　普菴玉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作　松源岳

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鹹茶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翁琰

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無準才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
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頌曰
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抛向西湖
裏下載淸風付與誰　雪竇顯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
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白雲端
獨坐獨行眞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
檢天下誰能奈你何　保寧勇
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澄巨
浸鯨鯢無奈不吞鈎　照覺總
趙州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盖
却誰是當機裁剪人　文殊道
七斤衫重絕纖埃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
伯滿身風雨入門來　普融平
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
徑山杲
[頌古]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
璃硨磲碼碯　龍牙言
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鼓山珪
等閑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參盡向青州作窠
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運菴巖
鑊湯無冷地黃河輥底流金剛難揷觜腦後掛燈毬
或菴體
拶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無
用挂在趙州東院西　石菴玿
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
北磵簡
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
斷橋倫
[拈古]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蕩召文遠遠應諾
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頌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爲人說一般屎臭旃檀
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鼓山珪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徑山杲

東司上不說佛法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
恩將此深心奉塵刹　無菴全
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議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
簑菴聰
[增收]趙州因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
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
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
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尙見大王來不下禪
床今日將軍來爲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
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
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帥王用處
若軒昂爲渠拽倒破禪床　天目禮
跏趺迎上客曲彔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鄉
西巖惠
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賓明知例士熏天
富難闘他家徹骨貧　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
間入山先要主賓分　月坡明
趙州三等見人未學巳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頭也
是大蟲看水磨　枯禪鏡
禪床不下不擡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
飯那知世有大王尊　閑極雲
[增收]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
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叉手低頭便鞠躬對面一雙淸白
眼當頭蹉過住山翁　楚安方
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兒不覺傍觀
醜爭奈全身在帝鄉　天童覺
一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下看他拈尾作頭又道
大王來也　楷衲秀
騏子駑駘滿道途皮毛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
鑒失却追風千里駒　慈受深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
只在草裏　南巖勝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

傾蓋如故　別峯印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顢頇將軍自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佛迹昱

疋馬單鎗戰祖關死生只在刹那間趙州最是難容漢菴主當頭楔兩拳　文殊道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懸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佛性泰

趙州老漢少喜多瞋不會爲客旁煩主人　湛堂準

虎步龍驤偏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閑喚出菴中主便見千江水逆回　佛心才

老作叢林是趙州兩拳提起不輕酬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都盧在裏頭　楚安方

[聯燈]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三聖昌

上菴竪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菴竪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涉誵訛露柱燈籠合掌　慈受深

換手搥胷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　瞎堂遠

菴主當年用得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舌有龍泉劒開口等閑疑殺人　自得暉

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重關塡溝塞壑無回互　尼無著總

菴主拳頭舉處親趙州話會指西秦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盞空茶也醉人　湛堂深

順水張帆逆風把柂釣盡江波不出者箇　月林觀

菴主拳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衲誰解出頭天外看　鐵山仁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無準範

[增集]趙州因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

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頌曰

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華山千萬重　徑山杲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寃讐。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高飛水自流　照堂一

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雪竇顯

四廓關閔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照覺總

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路。報你游人歸去來　普融平

豁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遊。龍樓鳳閣依然在。失却來時好路頭　羅漢南

四門開豁往來遊。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圓通僊

【續】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通一線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　黃龍新

者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好休　徑山杲

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淸風月下尋歸路。夫子門前問孔丘　瞎堂遠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雪竇顯

初長嬰兒急水毬。衲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令。何似當時問趙州　天衣懷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向喃喃。急水打毬攔口摑　白雲端

【續】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

蹤跡始曾雲門六不收　慈受深

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　佛性泰

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出沒沒人不曉既爲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恁麼道　佛鑑懃

〔增收〕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　頌曰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斗　雪竇顯

常州有蘇州有吃嘹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兮九箇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　佛鑑懃

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飃不用刻舟徒記劒片帆已過洞庭湖　淳菴淨

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　退菴奇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疎　退耕寧

〔增收〕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趯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　頌曰

一趯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陁義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隊雙雙趂曉風　默堂定

〔增收〕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鬧裏有誰知　鼓山珪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

無本可據　徑山杲

鍾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閑煩惱。裂破虗空作兩邊古廟香爐出芝草　雪菴瑾

安貼邦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野菴璇

［增收］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頌曰

南泉趙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覔。往返之言子細看。二人把手並頭立　汾陽昭

趙州自作自受。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走　月堂昌

描不成塑不就。樓上懸身叫相救。南泉敲處有來由。一段風流如錦繡。阿呵呵。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　堂堂思

等閑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下。免教矢脚墮黃泉　佛性泰

［增收］趙州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對　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　照堂一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就。爭奈當初不放光　鼓山珪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旃檀刻。日日香烟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徑山杲

［增收］趙州因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拂袖去。師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爲人錯下註脚　頌曰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　鼓山珪

一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著　徑山杲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時行脚僧。呼爲兩箇閑和尚　雪菴瑾

[增收]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

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俱作舞　典牛游

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眚輥毬秘魔扠下捉老鼠　應菴華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直饒頓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　佛照光

不昧當陽第一籌臨機拳趯不輕酬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掩室開

[增收]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覔箇住處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與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覔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頌曰

展陣開旗各運謀箭鋒相敵未輕休等閑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水逆流　掩室開

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率菴琮

[增收]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管看

頌曰

風雲頭角黑鱗皴苦死交爭額上珍淨洗眼來閑地看老僧未免費精盡　圓悟勤

珠在浪花深處白拏雲耀霧志悠哉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開　晦菴鑒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却牛

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問即有酬更若求玄妙猢孫築氣毬　慈雲照

[增收]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無相範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眞師下禪床立僧曰
如何是和尙眞師上禪床坐　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幷鬼泣師上禪床坐龍蟠幷虎臥
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　本覺一

[增收]趙州因一秀才云和尙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
如來　頌曰
廣寒宮殿淨無埃巳是逢君八字開丹桂不須零碎
折等閒和樹拔將來　南叟茂

[增收]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頌曰
毫釐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的
但能信手摘楊花須會風生庭前栢趙州關好標格
曹溪路上沒蹤跡　長靈卓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巳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增收]趙州因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
甚麽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頌曰
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劒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
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潙行
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病去藥回滋味
別舌頭具眼者方知　佛性泰二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陳告訴謾勞神若知形影元無
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增收]趙州因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麽處去師曰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　頌曰
脫得驢頭載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君還有幾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懶菴樞

[增收]趙州示衆曰此間佛法道難即易道易即難別
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見難識若能會得
天下橫行　頌曰
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　𭉭源岳

[增收]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
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　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王千古

在任他南北競頭爭　保寧勇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生　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開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　圓悟勤

鐵樹開花千萬朶石頭抽筍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咲明朝冬至一陽生　佛鑑懃

龍門遠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　徑山杲

增收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歸宗師一日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擬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　慈受深

增收芙蓉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頌曰

陪貲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　西巖惠

五臺山大禪師智通禪師嗣歸宗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　頌曰

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暫爾閒定道師姑女人作癡人積雪作銀山　汾陽昭

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踈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保寧勇

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市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　草堂清

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塗烟墨　黃龍震

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贓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大洪遂

頌驚衆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　延壽慧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罔措。鴈回沙塞口啣蘆。燕遶紅梁渾不顧　破菴先

鎮州普化和尚嗣盤山師初於盤山處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頌曰

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喎斜。龍蛇混雜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汾陽昭

明暗俱打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今誰解辨眞虛　海印信

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骰子不成雙　佛智裕

婁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捋下幞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　鼓山珪

頌不是風兮不是顚。長街短巷走如烟。院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邊　廓菴遠

旱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將回　雲峯悅

一拶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赴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乞與佯狂老萬回　水菴一

水急魚行澁。峯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松源岳

以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邏齋去。肘露皮穿可怪哉　天目禮

擺鐸搖鈴恣賣乖。大悲院裏赴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是甚堂前破草鞋　笑翁堪

大用全提作者知。爍迦眼活電光遲。大悲院裏翻身處。臨濟甘爲小厮兒　古巖璧

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岳盡衝開。猪頭象鼻烏觜

魚腮石人撫掌呵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　石菴玿

普化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頌曰

十字街頭金鐸鳴蹇驢生菜恣膨脝狂翻筋斗盤山恠踢倒飯床臨濟驚隻眼未開眞瞎漢兩頭俱打震威聲鎭人何必揭棺看會得來時卽去程　野軒遵

先師會裏呈眞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栓索咄這沿臺盤乞兒　徑山杲

續收 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上方益

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徑山杲

腠噇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渠聳耳長鳴隨踢踏不知業債倩誰除　天目禮

續收 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　頌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顚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　汾陽昭

機境相投是妄眞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　江陵柔

階頭放下劫初鈴相撲呼它馬使名五棒打來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　天目禮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遂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乃吐舌

頌曰

要識眞金須入火再三煅煉見精麤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　海印信

相逢一瞎一麤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識二尊龍象駕毗盧頂上等閒行　野軒遵

蘭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牀總似這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 上方益

【增收】掣顛掣狂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師關捩南山鱉鼻添牙焦尾大蟲插翅 南堂興

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床兩次趯翻這漢是甚驢養 典牛游

臨濟慣白拈普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 別峯印

普化趯倒飯牀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毛驚得須彌倒走通身是眼鑒不徹通身是口只隨後不隨後賽劒出匣風雷吼 塗毒策

【增收】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頌曰

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 海印信

【增收】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疎 北磵簡

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 東山源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餘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嗣永泰湍　常持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即杈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頌曰

黎荒老倒眼彌瞞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　洞山聰

秘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爲君都不薦失却眞杈捉妄杈　汾陽昭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雪竇顯

杈婭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回首恐人生恠笑報云千里賺予來　黃龍南

手把長杈坐要津乾坤誰是妄遊人當時若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　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劒及遇眞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功徒枉動干戈　海印信

秘魔杈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項羽到烏江　崇勝珙

道得無言杈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此宗　夢菴信

【續】杈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衆生眼萬千　訥堂思

嶮崖之處無處插脚去却藥忌露當門齒杈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捋虎鬚兮捉虎尾　惠通旦

拈得便用胡廝斷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　月林觀

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鉤上一吸滄溟徹底乾　率菴琮

秘魔為法力求人特地擎杈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
坐至今有理不能伸　喚菴鑒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
海爭知詩膽大如山　雪菴瑾

【增收】湖南祇林和尚嗣永泰湍每叱文殊普賢皆為
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
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
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
賊不打貧兒家　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烟塵太平曲調無人
會孤負皇家定亂人　心聞賁

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鏌鋣無用
處也知賊不打貧家　雪菴瑾

劍有魔益殲劍無魔自清只顧降魔全失照不知身
是老魔精　皖山凝

【增收】河中公畿和尚嗣章敬惲因往羅漢路路逢一
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
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
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
便打翁便拍牛走　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救機鋒相觸
針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　如
庵用

六祖下第五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一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嗣黃蘗初在黃蘗隨眾參
侍時堂中第一座（即睦州）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的的意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
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尚賜
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遂告蘗云義
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更垂提誘來日
師辭蘗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
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有何言教師曰親問西
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
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
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

乃搊師衣領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返黃蘗蘗問曰汝回太速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蘗曰遮大愚老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蘗一掌蘗唫唫大咲此依傳燈錄所載聯珠元本幷聯燈錄五燈會元皆大同小異　潙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

睡眼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吼如雷君看馬帶紅纓紱只是去年曾秀才　野軒遵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白雲端

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保寧勇

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鍾鼓山河四百州　照覺總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乖肋下三拳明有

心聞賁

信不從黃蘗付將來　與淨文

叢林猛烈是黃蘗拈棒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恩老婆面上與一摑　黃龍勝

一槌便當未爲奇六十山藤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痒上堂猶道拂蒿枝　佛國白

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裏浪如雷湧身再向洪波激透出滄溟眼便開　雲溪恭

九包之雛千里之駒眞風再篇露機發樞劈面來時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　天童覺

點額三回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鬐獵獵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不羞　上方益

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有甚巴鼻驚峯痛打不死高安輕撥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誰辨一喝　晏古佛　長靈卓

臨濟度三夏不參黃蘗禪上來六十棒手脚遂忙然忽悟婆心切反行肋下拳無人知此意林下憶三玄

張無盡
劈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瞎驢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龍門遠

【續收】貪糧不更著些些。歧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　眞淨文

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迸海門　佛性泰

黃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從玆徧界生荊棘。佛法初無一寸長　佛照光

棒下承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子。爭似當時未問時　遯菴演

黃蘗堂前喫棒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分明眼未開　誰菴演

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密菴傑

黃蘗高安老骨撾。端居寰海定龍蛇。尿床鬼子無巴鼻。一箇葫蘆販兩家　笑翁堪

黃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　破菴先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覺從前滿面灰　木菴永

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遭瞎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天目禮

臨濟師黃蘗。何曾把手行。掌腮并築肋。孝順兩邊生　朴翁銛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虛堂愚

頌日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臨濟喝霹靂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珠拗角折　海印信

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杜禪和。猶更論該括　大洪恩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白雲端

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

大洪遂

當鋒喝喝震春雷。萬蟄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倆。任從千古臥塵埃。　佛國白

驀然一喝迅雷奔。蟄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燬芳草怨王孫。　道場如

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　普融平

一喝當機疾怒雷。爍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老。那箇堪任這一槌。　佛心才

順逆無蹤。聖凡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滅無傳。臨濟老漢白拈賊。　雲巖因

驀地如雷喝一聲。聖凡從此不留情。直饒劫火焚三際。此喝常存性轉明。　雲蓋昌

蟄戶幽扃凍不開。虛空忽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拏雲霧。蚯蚓頭頭食土埃。　張無盡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氣。　徑山杲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劫被金剛開口咲。誰能愛你護身符。　佛燈珣

〔聯〕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波濤急急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　劫符道者

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殺人三角眼。叢林千古受灾殃。　佛照光

喑嗚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　尼無著總

相逢便喝。忉忉怛怛。十字街頭。打併㩶㨶。　典牛游

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嚼鏃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鶚。　應菴華

之乎者也。雪月風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　或菴體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荊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無準範

臨濟因黃蘗普請鋤茶園。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蘗曰。莫是困耶。師曰。纔钁地。何言困。蘗便打。師接杖推倒。蘗呼維那。拽起我來。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漢。蘗却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溈山問仰山。黃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

頌曰

奪旗揧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客道等閒莫作守株人 眞淨文

百頭馬裏一頭騾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顚臨濟是却令黃蘗打維那 佛鑑懃

【增收】黃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淸風未已 眞如喆

黃蘗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眞未免喚鐘作甕 月堂昌

【增收】臨濟栽杉次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 潙山問仰山且道黃蘗後語但囑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潙云向後作麼生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潙云如是如是此並依傳燈錄所載諸餘稍異 頌曰

帶礪山河盡士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翠巖眞

手裏钁頭今日用喩巳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大那吒盡力搖來搖不動 佛鑑懃

風吹雨打節遭枯千尺龍蛇揷太虛堪笑兒孫無伎倆一生從此被搽糊 懶菴樞

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打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此依傳燈所載與聯燈諸餘稍異 頌曰

卞璧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淸風滿路歸 佛印元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靄裡無位眞人不可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白雲端

播土揚塵沒處藏面門出入太郎當撒屎撒尿渾閑事浩浩誰分臭與香 保寧勇

眉橫鼻直眼睛烏擒住元來是鬼奴屎橛抛來渾不管看人猶自面模糊 上方益

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

事亦有兒孫再擧揚　道場如

無位眞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生何立雖然徧界不曾藏恍兮惚兮無處拾　雲蓋昌

無位眞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親到　通照逢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巖下忽聞啼鳥反身又到松門　佛心才

無位眞人赤肉團與來攞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疎山常

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眞海岳慣游知已少反身歸臥嶺頭雲　踈山如

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眞人咫尺間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鼓山珪

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趂得老鼠一棒打破油甕　徑山杲

〔頌〕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長沙岑

赤肉團上無位眞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買賤賣黃金白銀　保寧勇

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冀淨文

好花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花時滿口有牙齒

無位眞人處處獻新攔胸扭住不落主賓乾屎橛乾屎橛三人證龜作箇鼈　月堂昌

無位眞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堂應機接物頭頭現直得家聲播大唐　禾山方

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　尼無著總

春雪滿空來觸處是花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眞梅　訥堂思

棒頭落節來反本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處幾人錯認口頭肥　或菴體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擧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尙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

宏綱委地憑誰舉　正覺逸

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貫如詰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兎家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天童覺

寶劍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白雲端

糶米闍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地人皆愛力不禁風當下消　佛鑑懃

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銀鐵錫同入裡盡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徑山杲

[增收]萬里無雲靑天白日斗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旗奪連城壁唱太平歌吹無孔笛　南堂興

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依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塗毒策

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　巳菴深

不問是誰俱截斷殺人須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無禪才

[增收]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　頌曰

千尺絲綸直下垂錦鱗撥剌上鈎時斜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窓百不知　別峯印

家常添鉢繞村行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嫌少在籬門掩却强惺惺　天目禮

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起鐵眼銅睛換却伊　野牛平

蠅見血鶻提鳩拳來踢報膠漆相投難提撥處轉風流　虛堂愚

[增收]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擧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擧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擧拂子僧曰謝和尙指示師亦打　雲門代云祇宜老漢　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頌曰

大抵宗師謂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儂家自有同風

事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巖眞

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鼓山珪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徑山杲

棒頭有眼眼裏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烟鎖斷不知誰上幾經春　雪菴瑾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源岳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

兩堂上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　汾陽昭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慈明圓

箭鋒相拄自譊訛李廣雙鵰射得多堪笑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鷂過新羅　佛印元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浮山遠

一喝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兩堂齊下喝歷然分賓主踏著此機關南金賤如土　地藏恩

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　雲溪恭

兩陣交鋒作者機富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軍手定國安邦付與誰　草堂清

離婁明不到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黃龍震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黃龍精　徑山杲

【續】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得旨意深深　大潙智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强疎親反身師子威獰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尼無著總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牀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

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雪竇顯

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皐禽。直下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爲人須到結窮頭。掌中擎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佛鑑懃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打發　南華昺

(續收)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分定鍼線。下床扭住。纔擬議拓開一掌。佛法意脊背汗流。喚得回白蓮花向半天開　月堂昌

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鍮。喚作出山銀　懶菴樞

案頭書敕令行時。閫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豎降旗　晦堂遠

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中。禮拜起來雖悟去。街頭喫倒李三翁　別峯印

(增收)臨濟因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通一線。鼠搜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

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搜去互施呈。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杲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退谷雲

(增收)臨濟示衆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窗。半夜驢覷井。快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最菴印

(增收)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尙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更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　笑翁堪

烏藤倒挂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　天目禮

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靑山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橫川珙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亦身挨棒可憐生　竹屋簡

【增收】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瘦藜　虛堂愚

【增收】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尙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

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祟覺空

【增收】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淸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喚殺無位眞人　徑山杲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

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棒下分明須見血。當時正令不曾行。瞎驢從此爭饒舌　佛印元

圓寂將歸敘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從此少人騎　黃龍南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　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保寧勇

叮嚀法眼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覓處。幾多江上問漁翁　照覺總

決別雌黃辨作家。當頭一喝定龍蛇。令行塗毒無能進。縱得瞎驢徒驟沙　三祖宗

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遇知音。宗風要見長無墜。流水高山意轉深　靈源清

密室遺言不再徵。臨行何必在叮嚀。鳳毛一息驚天地。水石生光四海清　雲溪恭

忽雷纔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斗門能下閘。滔滔萬里絕流聲　普融平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撓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嶽。變化鵾鵬。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反騰　天童覺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閑芳。遮藏不許時人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

丹鳳引雛棲竹寔。羚羊挂角覓應難。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　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須信茫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　佛鑑懃

萬派朝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黃河却倒流　南華昺

到老不曾開語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金剛水際行　鼓山珪

瞎驢一喝眾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

翳堂堂擺手出重城　徑山杲

續收叮嚀正法信非虛展笑臨行捋虎鬚曾看華山圖
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　海印信

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弄也活來蠅臭肉
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瞎驢君子可八　草
堂清

瞎驢滅却正法眼臨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
得斷無蹤跡許誰知　慈受深

萬仞峯前握手時清歌一曲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
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雪竇宗

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萬里一條寒澗
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咦馬面夜叉牛頭獄卒
湛堂準

大寂宗風示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
眼那箇男兒解出羣　正堂辯

臨行特地揚家醜帶累傍人滿面慚霹靂一聲雲雨
散至今父子未相諳　誰菴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二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嗣黃檗 學者扣激隨問遽
答詞語峻嶮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初居睦州
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開元今改兜率居房織蒲鞋
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因見講僧乃召曰座
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自生擔板直教須放
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汾陽昭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楊無為　二

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教臨濟參黃
檗接得雲門嗣雪峯織屨只知供母飯閉門那更話
禪宗叢林到處蒙霑潤莫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
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　長靈卓

辛辛辣辣。喠喠喋喋。識濟北爲大樹。拶雲門墮險崖。機峻莫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謂[illegible]鞋　圓悟勤

雷火光中休草草。劍輪鋒上[illegible]忉忉。等閑放却全身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鼓山珪

睦州擔板。那容貶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徑山杲

睦州擔板幾人扶。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逈然心眼頓醒蘇　楚安方

[頌]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析。衲僧鼻孔撩天。言下要知端的　南堂興

朴寔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撲相。客來只是叫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懶菴樞

睦州擔板漢。從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　雪菴瑾

山之峩峩。水之湯湯。冷眼覷著。無處慚惶　別峯印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幷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　木菴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曰。這[illegible]虎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淸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　覺海元

見成公案便相當。秤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棒。至今平步也翶翔　佛燈珣

呼蛇易遣蛇難。袖裡金槌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樂有多般　海印信

[頌]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斷當。三十烏藤聊放過。可憐雪上更加霜　無際派

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斷當。日暮碧天鴻鴈斷。海門斜去兩三行　木菴永

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似烟。泥牛趂不及　復菴封

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頌曰

一點曾無異。微塵劫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　明招謙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從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面前一點黑如漆　佛鑑懃

[增收]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輕後箭深　水庵一

[增收]睦州上堂首座。咨答云在。又曰寺主。咨答云在。又曰維那。咨答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兮北斗八　護國欽

[增收]睦州示眾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飡渴飲無他事。儘戀滿頭霜雪侵　保寧勇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千峯琬

[增收]青峯楚因僧問。大事已成。為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賓昏奉二親。機盡功忘恩義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丹霞淳

[增收]睦州常示眾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如鈌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別峯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也無處回避　孤峯深

[增收]睦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頌曰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松源岳

[增收]睦州示眾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

迷何況言中晉蓋覆　本覺一

增收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雪竇顯

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百家中著了一貫　普庵玉

增收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南堂興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也不爲分外却須是本分鉗鎚方知其眞僞何故乃頌曰

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劒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　天童覺

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論虛合升始爲斗

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趂出猶費力滴水氷生知未知抛塼引玉有人識　月堂昌

增收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饆饠餡子快下將來　頌曰

鈍钁頭邊得意時閒花著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枝頭更長枝　長靈卓

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鼓山珪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徑山杲

等閒一問垂千古從此叢林共播揚堪咲睦州無相度饆饠餡子要先嘗　懶菴樞

問若傾湫答如倒嶽出草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一任貶剝　投子舒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　木菴永

良玉不雕美言不文烟村三月裏刖是一家春　息庵觀

增收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

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　自得暉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暗蛇頭攧落鬼神驚　瞎堂遠
披簑側笠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履睦州倒退在傍邊　南巖勝
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咦菴悟

[增收]睦州問一官人昜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什麽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
酌然不知無孔鐵槌當面一擲佛祖難窺　肯堂充

[增收]睦州因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
壯略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堤畔戴嵩牛　正堂辯

[增收]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　頌曰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大川濟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鐵蛇橫古路
雪磯綱

[增收]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麽道你又作麽生曰某甲不與麽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師乃斂手而坐　頌曰
溪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　佛性泰

[增收]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雲門代云白骨遶山　頌曰
水中鹽味色裏膠淸若人辨得天下橫行　草堂淸

[增收]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嗣黃檗時稱老觀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

道卽別有兆曹山擧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
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甚麼不道曹山乃却來
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啞却我口若言我
道卽謇却我舌曹山歸擧似洞山山深肯之
頌曰
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
齒有嚙鏃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遍和是生滅
南堂興
毗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擧縮却舌頭啞口時
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猫兒偏解捉老鼠　喝堂一
[增收]烏石因雪峯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胸擒
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
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
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　松源岳
峻硬門庭古莫儔曾郞欲入竟無由爲渠八字打開
著嬌綠覆田秧滿疇　竹屋簡
[增收]烏石因雪峯扣門師問誰峯云鳳凰兒師曰作
麼生峯云來啗老觀師開門搊住曰道道峯擬
議師便托開掩却門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
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雪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
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旣摸索不著累他雪峯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
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
債却來別處討便宜　尼無著總
[增收]烏石引麪次有僧來參師引麪示之僧便去至
晩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
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橛　此是聯燈錄所出與五燈會元略異蓋初有傳燈合依傳燈云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袖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橛玄覺云什麼處見少一橛　頌曰
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由蒿湯備饌不知
愧猶對傍人賣口頭　斷橋倫
[增收]唐相國裴休見黃檗　因見大安寺壁畫高僧眞
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
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

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　頌曰

鄷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慈受深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花開暗香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　自得暉

浮雲宿霧兩朦朧行偏千峯與萬峯驀地喚回霜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　萬菴柔

【增收】裴相國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兩卷僧無言　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曰

曾落石霜機外夯又扶鹽行到唐天只將四海垂綸手蝦蟹魚龍一串穿　虛堂愚

【增收】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公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眞珠

頌曰

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擇法眼眞箇不知　黃龍新

以何為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裹眞珠傾城換不得　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嗣趙州　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頌曰

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為知已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　黃龍南

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眞妙訣動隨聲色被勾牽　眞淨文

不妨行細輸先手自覺心麤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凡骨共仙游　天童覺

一物不將來教渠放下著廓爾悟無生活計俱拋却　昊古佛

盡力放不下。著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自玆家業興。一擧九萬里 龍門遠

頌 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 佛燈珣

劈面呈機不等閑。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聽。流水悲風不用彈 塗毒策

赤心片片少人知。滿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者。不須孤負一雙眉 月庵果

趙州放下著。碓觜忽生花。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 雪堂行

驀就膏肓打一鍼。當時無處著渾身。呵呵咲入嚴陽去。蛇虎爲隣不可尋 密菴傑

嚴陽攜狗頭。臭穢於人怕。因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 野牛平

頌 杭州多福和尙 嗣趙州 因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頌曰

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咲蔣山老。無端入荒草 應菴華

一莖兩莖斜。疎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淸風來。落葉塡山谷。恁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不會。三莖四莖曲 無禪才

頌 興化軍梯山建福石梯禪師 嗣茱萸 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只問你本分事。曰和尙若問本分事。某甲寔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頌曰

父子相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漢。錯認鞍轎過一生 辛菴壽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嗣長慶安 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肎後到投子擧

前話子裴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遷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

切忌隨他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眞淨性中纔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北塔祚

懶菴的子大隨師人間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意更生異見却狐疑汾陽爲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歸　汾陽昭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　雪竇顯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　正覺逸

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隨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間罷不知何處去白楊風送攏頭寒　佛慧泉

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滲涌不快肯更隨他去被謾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　法雲秀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未免空侵氣何不留將暖肚皮　保寧勇

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中天下熬熬謾啾唧　白雲端

劫火洞然大千壞面前鼻孔鎭長在只爲隨他一句言腰間失却箇皮袋　地藏恩

壞與不壞兩相猜劒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踏鴻門雙扇開　慈受深

劫火洞然俱敗壞靑天白日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鶯啼柳絮飛　佛智裕

臭烟蓬焞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委喪却目前機　佛性泰

壞與不壞言端語端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里區區獨自往還　楚安方

圝陷虎之機總不知便隨流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來要驗伊　圓照本

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閙見强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涵照逢

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
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勝
唐景遵
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
了無罣礙君不見衲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
佛鑑懃
壞與隨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遠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冤債禪流若問
壞不壞昨夜石人鬬禮拜　南堂興
唧鐵負鞍無固必牽犁拽杷不辭勞貪生逐日區區
去誰管年高白髮饒　簡堂機
劫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謾悠悠剖盡衷腸人不
會草鞋拈取蓋龜休　石庵玿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
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頌曰
如龜六藏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草鞋都蓋
却直至如今猶未惺　北塔祚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
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泉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
了大隨却被這僧謾　白雲端
露足藏頭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
去浮木相逢是幾時　保寧勇
皮骨曾將問大隨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
迹不薦羚羊挂角時　照覺總
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
會白雲流水共依依　地藏恩
皮裹骨兮骨裹皮吉凶徒自亂鈷錐草鞋覆了獨歸
去千古何人識大隨　普融平
千古清聲老大隨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
聖只道將鞋蓋却龜　禾山方
懶庵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蓋
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旻古佛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哭未

休中流特地生疑惑　龍門遠

皮裏骨兮骨裏皮分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赤委不如別處且烏龜　佛性泰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　佛燈珣

【頌】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遂使携囊特地來　天童覺

木禪庵畔定光老兒非銅非鐵無相無爲有擎天之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囓鏃之機口如大海眼如眉人間天上許誰知　南堂興

骨裏皮兮皮裏骨大隨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準範

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甞情遮蓋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却無頭尾且聽旁人定吉凶　橫川珙

【收】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眉禮普賢去師擧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裡僧作圓相抛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頌曰

榔標杖頭光閃爍錫羅捲裏面鄒餖肩擔背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保寧勇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爲客慣三更無月也須行　慈受深

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辨乳須是鵞王　天童覺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爲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反身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春雨幾聲寒　月堂昌

【收】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頌曰

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罅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

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　南堂興

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骷髏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　應菴華

【收】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前

麥熟也未　頌曰

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端由辨者稀。莫學朱涇老禪伯。滿船空載月明歸　象田卿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　無準範

【增收】大隋燒畬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咄。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頌曰

劫初劫末。法弱魔强。定光老子。鐵作脊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凉。佛日光輝舜日長　南堂興

【增收】韶州靈樹如敏禪師嗣長慶安　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頌曰

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鍼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莾鹵。郎當屋舍沒人修。片瓦根椽誰去竪。君不見。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頌曰

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琅琊覺

靈樹當初密對揚。時中文采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般謾度量　佛印元

師之一字大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白雲端

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墮。智海山僧。為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幾箇　智海清

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茫茫宇宙人無數。到底誰明一字師　昺古佛

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鬧啾啾　寶峯明

【增收】靈樹面皮多葛怛。韶陽板齒上生毛。拍右膝　會得

國淸才子貴拍左膝不會家富小兒嬌　此庵元

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須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佛照光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處且從默處認殘碑　天目禮

〔增收〕漳州浮石禪師嗣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

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依爻斷豈有人情疎與親　本覺一

金木水火土始終顚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懶菴需

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老師不打鹽官鼓　卽庵覺

金木水火土大蟲元是虎好笑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無準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三　南嶽下第四世之餘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嗣長慶安初在潙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學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首山念　二

玄沙道處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桃花巳落布華夷寰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身斬萬機　汾陽昭

傷嗟尋劍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笑哈哈
神鼎諲
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慈明圓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雪竇顯
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窮　正覺逸
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彰。桃花覺了咸皆委。未徹何人共體量。師子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並歸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浮山遠
桃花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前贓物自家知　雲峯悅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笑春風　黃龍南　二
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　翠巖眞　二
學劍宗師定不差。叢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纔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花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解雌黃息衆猜　淨照臻
桃花開處忽伸眉。未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萬千枝　佛慧泉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虹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
靈雲偶爾見桃花。三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　楊無爲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潘閬倒騎驢　白雲端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笑晚來無覓處。崔嵬和雨在雲中　保寧勇
崑嵬捧出無瑕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船上謝三郎　成枯木
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

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眞淨文

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知音。昔人解道黃鸎道。似共桃花說舊心 雲居舫

桃花見了狐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古叢林爭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 三祖宗

靈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的。從教春力自開花 溈山秀

靈雲聲價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色。如何唯說悟桃花 地藏恩

堪笑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客。笑殺靈雲道不疑 佛國白

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花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沙 雲蓋昌

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裏藏鋒。把手直上峯頂。一咲天地斗空 佛心才

靈雲見了絕譊訛。獨步寰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徹。令人疑著備頭陀 長靈卓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盡著花。叵柰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 洪覺範

溪上桃花開爛熳。不知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屬君 通照逢

靈雲昔日悟桃花。十里春風樹樹斜。敢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 旻古佛

山鳥芳時分外啼。桃花如火映前溪。明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 祖印明

陌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爍太虛。豈藉陽和力。學劒宗師旣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圓悟勤

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問。令人特地咲嘻嘻 龍門遠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燄亘天紅。須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開福寧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蕋瑤枝未比量。剛被傍人論好醜。因玆難嫁與潘郎 佛性泰

二月桃花爛熳時。靈雲一見便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來向下垂 南華昺

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朶已離披。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文殊道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 佛燈珣

盡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 徑山杲

桃花尋劒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 鼓山珪

似錦桃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 踈山如

桃花端的悟靈雲。添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塵剎剎露全身 楚安方

[續]學劒難提鋒刃頭。艷光花發便心休。不疑句播乾坤內。得旨唯憑月滿秋 雙泉瓊 二

玄沙聞舉悟中知。當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沸。天光回爍眼瞧瞧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刃精揮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脚熱。磨礱還用三尺雪 道吾眞

滿樹桃花行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噓 石碧明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見諦當未徹在。覷人趂大彩 月堂昌

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煩俊哉。不是釣魚船上客。無人把手上高臺 東山空

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塡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國清紹

春風二月半。桃花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著眼看。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龍牙言

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咲烏梅咬鐵釘 天童淨

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

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塗毒策

靈雲一笑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　慈航朴

靈雲親說悟桃花。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徹。相逢且喫趙州茶　誰庵演

乞兒拾得錫。暗地空寶惜。撞著明眼人。一文也不直　木菴永

不疑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狠籍。至今江北江南。游子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杲日黑如漆　別峯印

二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眞情半脫空　雲巢巖

一見桃花便琛跟。鐵圍生陷出無門。倚墻傍壁知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少室睦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盡眉毛自不知　朴翁銛

紅入芳蹊錦色鮮。酌然一點不相謾。物歸元主自投合。誰謂靈雲著眼看　葛廬覃

【增收】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頌曰

午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知。蒼龍退骨誰龍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掣斷黃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迥超卓　雪竇宗

金鷄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嘯。歸家著錦衣　佛鑑懃

靈雲因長慶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明眞寔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侶。九衢杲日照香街　汾陽昭

驢事未了馬事來。鍾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佛慧泉

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花欲謝一花開。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凱回　楊無爲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賣貴。橫千竪百筭河沙。九九反成八十二　保寧勇

驢事未了馬事來。鍾聲未了鼓聲催。春來縱步園間看。無限桃花夾李開　佛鑑勲

(增收)問端如箭透垣墻。賴值靈雲手段長。駿馬蹇驢皆控勒。鞭教戰勝出沙場　南嚴勝

松陰行不盡。疎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中人未知　蒙菴聰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絶點塵。行徧天台幷鴈蕩。歸來重看錦江春　心聞賁

(增收)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忘却不憶塵生　頌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總不知　投子青

(增收)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端坐念寔相。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摝　頌曰

河裡失錢河裡摝。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山地。淺種深鋤恣意耕　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嗣天龍)初住菴時。有尼頂笠攜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說法。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竪一指示之。師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

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說。直教今古勿針錐　汾陽昭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雪竇顯

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　佛印元

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　野軒遵

問答機關豈易酧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只得忙忙竪指頭　佛國白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使同儔饒他鶖子懸河辯百億須彌一芥收　旻古佛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俱胝一指頭　佛鑑懃

老大宗師竪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龍門遠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堉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鉤　惠照預

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纒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徑山杲

【續收】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學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琅琊覺

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飲毫端麟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　天童覺

獨脫風塵舉世無不明兵甲作艮圖河淸海晏從來事自是時人不丈夫　塗毒策

俱胝一指禪古今成話欛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罅　誰庵演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　月林觀

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揷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報恩演

【續收】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人謂師曰和尙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尙竪指師一日潛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指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擧手不見指忽然大悟　頌曰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靑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山堂淳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亙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無門開

【增收】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嗣大愚因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淩雲頂今古巖嶢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眞淨文

非男女相獨䏧閅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靜月彎彎　自得暉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淸聲藉藉播寰宇　月林觀

六祖下第五世之四　清源下第四世之一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嗣龍潭　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靑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　頌曰

浩渺深坑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匝匝雷霆動懸訝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靑天白日興雲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佛國白

親到龍潭不見龍妙符先覺證玄宗茆庵盤結孤峯上靜對寒蟾挂碧空　羅漢南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棒頭撒出光談談　長靈卓

【續收】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囘失却眼中花　心聞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須活薦莫學承虛接響人守株特兎亡機變知機變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遯庵演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囘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　皖山凝

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囘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

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

明暗相陵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白雲端

一時瀑布嚴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保寧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洪遂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辭源後。佛祖孤峯罵未休 照覺總

一陣旋風霹靂開。千峯突出碧崔嵬。驚猿怨鶴抛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 上方益

吹滅龍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踪跡。跛鼈奔騰作麼生 旻古佛

黃金爲骨玉爲稜。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從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繼威音 龍門遠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投合契玄微。孤峯盤結幪頭坐。不顧青山雲自歸 京兆府天寧璉

【頌】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鼈鼻。嶄然頭角氣如虹 南堂興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 佛照光

百結襴衫破幞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因一隻穿楊箭。臨老來封馬上侯 蘿月瑩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萬丈 雪庵瑾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難分雪。踏著鉗鎚硬似鐵。錯認烏龜喚作鼈 玉泉窮谷璉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遊。紙燈吹滅狠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 天目禮

驀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滅處饒端的。不許蒼龍臥碧潭 村翁銛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盻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雪竇拈兩處云勘破了乃頌曰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莫放過孤峯頂上草裡坐

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獵人老虎睡驚纔擧目瞥然跳出獲全身　海印信

偷營斫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金鎚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　上方益

德山老能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兮收虎尾捋虎鬚兮眞可羡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潙山追一箭　佛鑑懃

令手疑子

續收 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俊處穎脫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峯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　圓悟勤

騎虎頭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腦後一鎚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視長者子　懶庵需

韜略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排關自謂褰旗手未免孤峯沒草巢　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乾坤震動孤峯頂上休更說夢　退菴奇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頌曰

德山棒劃斷聖凡魔膽喪善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吒亦摧蕩　海印信

一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知恩　大洪恩

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潼關自從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　白雲端

驟雨迅雷擊雲興電影隨將軍雖有令何似帝堯時　大洪遂

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踢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
護。阿師稽首覓禪關　成枯木

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濺星飛痛可哀。祖師更無回避
處。妙高峯頂也崩摧　佛國白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行佛祖無空
過。一似輪王握萬機　雲蓋昌

一條榔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
百。擬開口處著三千　張無盡

當機截斷聖凡蹤。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
何人有血　普融平

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
乾坤獨露　佛心才

入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斷當。不是奴奴情淡
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燈珣

棒下亘鍮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
湧。不見龍王宮殿深　鼓山珪

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亂斷繳　徑山杲

曾透龍潭向上機。便將一棒力槓揮。當頭突出何人
辨。只許叢林作者知　楚安方

聯一條白棒胡揮亂揎。撞著聱頭魂飛膽顫。
殺活並行。醍醐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　尼典牛游

皎潔晴天吼怒雷。鐵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總無著

德山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
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
山話作兩橛　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雲竇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
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
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子。諸人
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頌曰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鈎。透網金鱗纔弄
水。岸邊還把釣絲收　佛印元

誅龍之劒。未可揮蛇。大獵之家。豈藉狐兎。君不見諸
葛亮作軍師。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

醜擒來又縱之兵歎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如是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竪降旗　海印信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纔動陷關津這僧不辨箇時節為法忘身有幾人　枯木成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醉夜深還被活生擒　寶峯照

橫按鏌鎁居閫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子全機破敵也光輝　旻古佛

【聯】高提祖印踞寰中孰肯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大潙喆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氷輪

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喩指撞著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嘹舌頭三千里　圜悟勤

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　南堂興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

頌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識眞軀　汾陽昭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

袖裡藏鋒逈莫儔任他高作運機籌君看舉鼎拔山力未到烏江不肯休　海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剛咄咄太陽忽轉跳出來千峯萬峰空突兀　白雲端

熟睡高聲呌不聞夢中讇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覺懊惱昏沉不可論　保寧勇

覿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輪機謀主有深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兮人難觸犯眉底有眼兮渠得便宜　天童覺

不問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傍觀莫咲金吾

老駿馬驢多不著鞭　上方益

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聵知師
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佛性泰

【頌】臨機一味放憨癡其毒尤深棒喝時堪笑人來誇
敏手得便宜是落便宜　別峯印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傍人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
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準範

只一箇休去伎倆自然消鑠聖在甚處脚下路迢迢
橫川珙

昨日罵詈一番了老倒疎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
罵饒人些子當看經　朗極雲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峯作飯頭見便
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
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
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
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
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頌曰

鐘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拶便回頭會得末後句
寶峯照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樽前唱鷓鴣　天童覺

凜凜霜風戛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
月收取絲綸上古灘　寶峯祥

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
活莫是遭他授記來　張無盡

德山托鉢最為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爪
距叢林千古立雄基　南堂興

一摑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
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徑山杲

鐘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末後句
巖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
樣　鼓山珪

【頌】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
濤惡走入蘆花不敢窺　真淨文

鐘鼓未鳴先托鉢雪峯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

堂且看巖頭有何說　照堂一

雪峯公然喚囘巖頭密啓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敕　典牛游

凛凛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　明大辯

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密庵傑

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人醉後胡斷罵　率庵琮

【增收】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戶貫依前百草頭　或菴體

【增收】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床　頌曰

臥龍纔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林梢　中庵空

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擧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頌曰

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似眞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　海印信

譬若金籠鸚鵡兒觜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不知　佛鑑懃

【增收】德山因僧來參便乃閉却門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

見兎放鷹因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省　木庵永

【增收】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或作圓明密語　投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牛

夜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
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
釣盡滄浪月一釣　天童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五　清源下第四世之二

曹洞宗 [增收]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嗣雲巖　因辭雲巖
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
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沉吟巖曰价闍黎承
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　頌曰
體量非功不墮今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雖無
用犯著應須總滅門　正堂辯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
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頌曰
動靜從來每與俱同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
笑喚作如如又却迂　本覺一
水中影子因身有若是無身影亦無百尺竿頭纔進
步一毫端上現毗盧　圓悟勤

[增收]洞山後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
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
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
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
與青松老寶鑑正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彙到門風
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天童覺

[增收]洞山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
曰不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頌曰
高高孤頂雪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梅消息

轉不關春色暗香濃　正堂辯

【增收】洞山首謁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爲賤

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切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擎穿心椀子通身飯　天童覺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闡提照

有伴卽來地闢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齊合掌須彌岌峷舞三臺　最庵印

【增收】洞山參潙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潙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竪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有省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　頌曰

者箇分明有情無情者箇最親無處不眞一打不著萬劫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鋉磨一朝透徹以楔出楔鼻安面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虗作解大地山河太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　大潙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珍不識之人卽荒草　南堂輿

南陽師肌骨好洞山价也難討潙山翁雲巖老重注破成鼓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因此到而今業識茫茫何日了　月堂昌

洞山示衆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
草處且作麽生去後有僧到瀏陽擧似石霜霜
云出門便是草僧回擧似師師曰大唐國裡能
有幾人　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門去
路暮烟輕鎖綠綿綿　佛慧泉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
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
入燒瘢　天童覺
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
鬢髮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島
好好不用更尋討　龍門遠
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麽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
有公據何拘束淸風月下守株人凉兎漸遙春草綠
徑山杲
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回機踏著通霄
路何處靑山不是家　疎山如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似錦紋戶外任敎荒
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　淨因成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壁立萬仞絶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忽然突
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　圓悟勤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前
機不轉墮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端的破中邊出
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諳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
佛鑑懃
虗玄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瑣綠苔挂壁梭飛秋蛻
骨滄溟老蚌盡懷胎　足菴鑒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
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獹空上階　雪竇顯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卽乘凉寒卽向火多口阿師
一場懡㦬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　泉

大道

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橘皮冠　湛堂準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芊　長靈卓

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　佛燈珣

無寒暑處爲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笑刻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　佛性泰

【續收】裡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瀝得乾。我道巨鼇能俯首。笑君沙際弄釣竿　天童覺

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類之不齊。覩之難面。誰信崖頹石裂時。黃金白銀如糞泥　月堂昌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蹤跡。猶犬遶林空踧踖　圓悟勤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巖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闍黎　冶父川

寒時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薑。打刀須是邠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當面藏身訣　鼓山珪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疎親。匾檐驀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笑新　松源岳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主親何故似怨讎。始終滿面無慚色。更有曹山乞你頭　保寧勇

不入世未循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　天童覺

【續收】玉鞭纔舉乾坤靜。皇道私無顯至尊。貴極變飜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　正堂辯

三人說讖喚作聾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混驅馳。蹈破澄潭一輪月　木菴永

吾常於此切。不是神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

截舌切切不是標名虛事褫未了吾今爲君訣　棘
田心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
一莖茆　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𩂣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
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投子青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白
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枯木成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
眼對面錢山高萬尋　佛智裕

[增收]古人出世最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亡僧遷
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茆　石門聰

雖然火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佛鑑懃

[增收]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
天播竿頭上煎䭔子三箇胡孫夜簸錢　頌曰

山猱得樹尾連顛咲道階除夜簸錢敲磕髑髏無用
處從來千聖不曾傳　□□□

[增收]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
這箇麼師曰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　頌曰

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
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正堂辯

[增收]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
僧便問和尙何不救取人家　女師曰你是什
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
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從人家
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
甲向什麼處去師曰粟畬裡去僧噓一聲曰珍
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
不解與麼來　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
開古路苔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天
童覺

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畬
裡馬腹驢胎一道歸　石溪月

[增收]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洞

水逆流卽向汝道　頌曰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酧西來祖意寔無
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橫川珙

[增收]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刧已前自己師曰白鳥
入蘆花　頌曰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囘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正堂辯

[增收]洞山冬夜果子汝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
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什麽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掇
退果卓　頌曰
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
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明極祚
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
扶持不起　運菴巖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抛向屎坑
中火裡紅蓮香拂拂　虛堂愚

[增收]洞山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
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
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
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
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
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
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
生在　頌曰
洞中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
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慈受深

[增收]洞山因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
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
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
分寸不悟隔山坡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
曰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　頌曰
火風離散後一物鎭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
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淸淨人間亦只寧
南堂興

[增收]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麽師曰有

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　頌曰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勤絕莫顚頇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天童覺

【增收】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顚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頌曰

古路翛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妙點撿將來已觸途　丹霞淳

【增收】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頌曰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眞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何求　枯木成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　丹霞淳

【增收】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白雲端

【增收】洞山參興平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興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　頌曰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　天童覺

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未易揚家醜尊貴從來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後　自得暉

【增收】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　頌曰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母畫蛾眉　海印信

【增收】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麼

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肎之
頌曰
祖師衣鉢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豈從葱嶺付將來　本覺一

增收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巖乃囑曰他或問和尙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巖打一棒沙彌無語　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絕象鑑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巖更不還　竹屋簡

增收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嗣雲巖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頌曰
卽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互換向晩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眞金色不變　天童覺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眞情參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加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歸宿五侯家　佛性泰
衣錦還鄕人盡見長時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笑贏得風光滿面歸　伊庵權

增收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頌曰
大地火發閤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一頭擡搭　天童覺
逆放順收將寡敵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不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從大地火發後古廟香

爐不著灰　月堂昌

[增收]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頌曰

平地無端墜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丹霞淳

[增收]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嗣道吾　抵潙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潙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潙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潙呵呵大笑歸方丈　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得雨過西山爽氣清　枯禪鏡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偏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偏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　頌曰

千疑萬慮扣禪關偏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游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對門　汾陽昭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酧爭似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佛慧泉

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從來只聽聲指點萬端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保寧勇

咫尺之間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攔老倒石霜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鐵　南華昺

[增收]咫尺之間問石霜師云偏界不曾藏鬧市交關急著眼塞北牛馬海南番　洞山聰

偏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象骨苦提撕箇中猶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

投子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　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

犯碧波心月兎常行　投子青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保寧勇

增收 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曰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長沙岑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無門開

增收 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中爲圭。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山僧手裡喚作什麼。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

不是圭兮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拿得驪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雪竇顯

不是圭兮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著眼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恍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忉怛　佛鑑懃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嗣道吾。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霜見便問。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裡針劄不入。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　頌曰

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雪竇顯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寧勇

道吾解語無舌漸源無手行拳打得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爲父雪耻苦屈之言難宣鍬子持來四顧茫茫白浪滔天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閻浮千萬年 妙湛慧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長靈卓

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常片片 圓悟勤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璧玉三回獻反遭刖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還似反 佛性泰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夢庵信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淸風闊浩浩一時漏泄道吾機反著襴衫倒頂帽 楚安方

【增收】本地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鍬肩上便行時大辯從來還若訥 丹霞淳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黃金鎖子任浮沉 本覺一

明頭落節暗裡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裡鷺鷥飛不見一隻銀餅挂樹梢 雪竇宗

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秋天月白大鵬展翅滄溟窄浩浩清風生羽翮 南堂興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尙遲疑驀然跳出洪波裡騰霧拏雲宇宙低 應庵華

【增收】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嗣船子 初住京口寺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笑師遂請益後散衆參船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頌曰

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但看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　慈受深

臭口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鐵輪隨。雲收雨散月明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永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應難　丹霞淳

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他人。高揮寶劍無蹤跡。月裡姮娥現半身　枯木成

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日氣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爲　天童覺

太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朶。白雲重重　京兆天寧璉

[illegible]學佛人人被熱謾。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掃地雲吹散。獨立闌干宇宙寬　別峯印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金鎖。天曉泥牛過玉關　傚堂仁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　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莫齊。玉馬雪行歸夜半。羚羊挂角日沉西　投子青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　枯木成

大方獨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位。圓通無礙應群機　疎山如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羚羊。巖高壁仞千峯雪。石筍生條半夜霜　投子青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田翻巨

湨直須點點盡朝東　丹霞淳

古鏡重磨又一新一回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吼老老禪翁把要津　寶峯祥

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無花僧白頭　鼓山珪

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而今作麼生淸凉元自鼻頭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徑山杲

【續】古路雪深霾好山雲更遮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家　瞎庵成

月挂寒松碧嶂深石人亦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青霄出鳳林　枯木成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行路　天目禮

【收】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

九轉靈丹雖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　長靈卓

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　鼓山珪

癡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佯聾只管外邊閑打哄　徑山杲

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岸密密還從舊路回　最庵印

【收】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云某甲只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尙令請上座日云和尙即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師遂撼茶碗作聲師不顧日云釅茶三五碗意在钁頭邊師曰缾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日云缾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大衆俱以目視之日云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日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召大衆巳有人也歸去衆乃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閑話生莫將閑話爲閑話　朴翁銛

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盧堂愚

夾山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

年同一春潙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
相逢借問衆僧麼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轉金龍曉繞月中枝　投子青
變生爲熟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奮意調和味塞口多人　正覺逸
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勞視聽聰　大洪預
[增]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桂花香撲撲平地是青雲　大洪恩
[增]夾山嘗遣一小師偏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爲著火汝行益時吾爲展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入　頌曰
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益時吾展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儂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鬧聒聒　癡絕冲

[增]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曰戶掛凋林影中辨取　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滿窓唯有月虛明　丹霞淳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六　清源下第四世之餘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嗣翠微　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
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炟赫禪和安生卜度伶俐座主

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鵰　琅琊覺
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
鼻孔失却　法雲秀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
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
地常安樂　天童覺
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
漠。唐虞黼黻拱嚴廊　張無盡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
麟只有一隻角　南華昺
[增續]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流。徒勞卜度。江邊有
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遼天鶴　白鹿先
笊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淸平鼻孔塞
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
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略彴。平常一句用無窮。
限量知見徒斟酌　雪竇宗
丈二鋼釘。八尺鐵橛。揷在眼中。猶自不瞥　中庵空
[增收]淸平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

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尙說。
微下禪床。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尙
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
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住大通。上堂擧初見翠
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
識好惡　頌曰
父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叙炎涼。叮嚀指點家園
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大洪遂
土埋處處鐵蔆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
倒。方知行過鐵門關　雪堂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嗣翠微)。趙州問。大死底
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
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尙言曾未
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雪竇顯
大死底人同活人。三千豪俠又隨塵。李陵本是取番
將。却作降番上將身　佛印元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巳先行。誰家別舘池塘

裡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雲端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鬭牽向雪中歸　長靈卓
趙州解撚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　佛鑑懃
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鼓山珪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徑山杲
頌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鰲頭一日忽擎出　正堂辯
棚前夜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裏頭畢竟有人牽　雪菴瑾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蹤海岳寒　投子青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强將雲髻高高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白雲端

投子下禪床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漢土六月下嚴霜　佛慧泉
投子示全機淸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　才佛心
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長靈卓
捉賊分明要見贓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硤猿啼夜鐵作心肝也斷腸　佛鑑懃
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卽千差覿面難相識　京兆天寧璉
投子下繩床今朝爲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　徑山杲
頌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　水菴一
投子下繩床終非孟八郎不搖三寸舌未免鬼分贓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關防　或庵體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頌曰

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顢頇靈光萬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摶　洞山聰

圓缺曾伸問老翁石龜喞子引淸風昨朝木馬潭中過踏出金烏半夜紅　投子青

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咲善吞吐留與叢林作是非　正覺逸

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麽　保寧勇

【續收】吞却易吐還難須彌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晝不知誰共倚闌觀　佛性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要吞即吞要吐卽吐若還嫌齒粘牙爭得超今邁古　石庵玿

投子因僧問和尙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頌曰

山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　正覺逸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燄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擬閑雲流水不同歸　白雲端

【續收】花萼樓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力咲倚闌干屈曲中　懶庵樞

住山境界問如何女子雙鬟鬢已皤覿面不逢休更會白雲飛過舊山河　天目禮

【增收】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百草爲什麽不抽芽師曰芭蕉只麽長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孟春猶寒　頌曰

投子投子超今邁古遇人識人頭灰面土一月二月寒暄說說住峯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　龍門遠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弁兩浙春寒與秋熱　蒙庵岳

【增收】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

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
特事也無新曰演入大藏教　頌曰
頓漸偏圓權寔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淸虛
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裡走　圓悟勤
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都坐斷一劒倚天寒
冶父川
一出一入半合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要知
奇特事當甚破草鞋　木庵永
[增收]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
何是眞月師曰昨夜三更轉向西　頌曰
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任運落前溪擧頭不薦團欒
底無限淸風付與誰　慈受深
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人迷澄潭影轉風初
息猿狖微聞嶺外啼　懶庵需
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爲指迷若於話下尋端
的未免泥中又洗泥　巳菴深
[增收]投子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飮
噉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
吼肯若潙山日日收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寒不知飮噉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乾明慧覺
[增收]投子問僧甚麽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
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頌曰
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啣花入帝關一句古今無滲
漏祖師不在東西山　雪堂行
[增收]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
明　頌曰
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欺謾拈來題目分明
也付與兒孫著眼看　佛心才
[增收]投子因雪峯侍立師指菴前一魂石曰三世諸
佛總在裡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
庵中坐　一日不快漆桶　頌曰
說明道白埋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
骨橫抽要在轟轟霹靂手　月堂昌
有客釣鼇魚區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驪珠

佛鑑懃

[增收]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凜凜地　頌曰

天地爲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星月落氷寒逼鬢凋　投子青

[增收]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頌曰

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增收]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尙莫屎沸椀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尙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頌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　雪竇顯

高山可踰大海可涉投子投子到處盤摺一切聲是佛聲從他認我椀鳴麤言歸第一義自要看渠屎沸喚作一頭驢正令生光輝趂手打得走無路咕嘹舌頭何處歸　月堂昌

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機隨手拈來打投子　圓悟勤

[增收]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其僧有省　頌曰

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　南堂興

[增收]投子指雨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絶象鑒

百花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草萋萋　竹屋簡

[增收]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開紅日晩夜深人咲碧峯頭　投子青

[頌]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　頌曰

入草親尋草裏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遇大商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木庵永

六祖下第五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四世之一

溈仰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嗣溈山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閫外拽來更與四藤條　南華昺

小釋迦大文殊聞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破他碧眼謾塗糊　疎山如

[頌]瞬目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帀入息一念萬年禪禪閻浮樹在海南邊　南堂興

應眞來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關棙子元來只是有神通　本覺一

仰山住東平時溈山送書幷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頌曰

仰山接得溈山鏡告衆拈來行正令懵懂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驀頭釘　汾陽昭

提起分明照正邪衆人皆不啓唇牙譬如寶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　洞山聰

古鏡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令衆當覩會中若有仙陀客留得如今照影寒　海印信

師鏡拈來呈衆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尋免教壞却兒孫手　白雲端

溈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

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保寧勇

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徒衆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明　佛國白

全放全收意亦優溈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　智海清

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裏春　佛心才

【續】八十婆婆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妍醜盡道不勞紅粉施　上方益

比謂拈來伸一問如何舉衆盡茫然不因一撲百雜碎定作人間醜婦寃　西禪淨

仰山隨溈山游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鵶啣一紅柿落在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溈溈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尙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頌曰

鵶啣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汾陽昭

溈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輒深果熟馨香鵶啣至捏來擘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　洞山聰

【增收】仰山因溈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尙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頌曰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者笑倒溈山老古錐　眞淨文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俙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　天童覺

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驢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雞不在蘆花宿　月堂昌

【增收】仰山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下座歸方丈師隨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

珍重出去。溈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卽全是非卽全非。大用現前攜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　松源岳

問處分明答處親。縱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木菴永

仰山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揵椎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斂目淚流蚌腸珠剖。譫語誰知泄我機。厖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天童覺

夢裡談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爲離。當時能舉摩竭令。何必堂中下一槌　本覺一

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揑怪揑怪。誑謼一衆　無門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什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擧似　頌曰

兩個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

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今日併贓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保寧勇

【增收】仰山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　頌曰

一竪一展。一放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巖頭。賴是隨風回櫓棹。幾乎反却釣魚舟　斷橋倫

【增收】仰山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空而去　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遠意殷勤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君　南叟茂

【增收】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一帀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兩手托如修羅擎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頌曰

道環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覺

【增收】仰山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裡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裡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裡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鄧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自看涅槃城裏未爲安披毛戴角重相見歷盡艱難幾許般　大洪恩

無外而容無礙而沖門墻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頹農突出虛空兮鳳搏妙翅踏翻滄海兮雷送游龍　天童覺

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叵得披衣向後更須看　本覺一

凡聖總無別路岐返思思底幾人知春風不到桃源洞葉落花開自有時　慈受深

【增收】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游山　雲門云此

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頌曰

出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盻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雪竇顯

出草何如入草時。全身入草爲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至如今在路岐　本覺一

欲識廬山五老峯。個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銚不同　慈受深

【增收】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大笑　頌曰

神通游戲不爲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　圓悟勤

【增收】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筯插向爐中。又移向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竭掩重門。夕陽影裡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昏　投子青

【增收】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　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𢫫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便擲下拄杖　月堂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且道還有過此色者麼　頌曰

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愼於犯而懷仁。勇於爲而見義。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飈脫葉兮秋澄潦水　天童覺

推倒扶起。覿面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徧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閑。誰識善財童子　最菴印

【增收】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竪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郎中　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

塵塵正受片片亂飄殿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 石門聰

[增收]仰山一日見香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曰某甲只如是師兄又作麽生師曰你豈無能知道無一法可當情者潙山聞擧曰寂子已後疑煞天下人去在 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敎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片心 本覺一

[增收]仰山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 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簸箕別處春推出枕子露眠床劒刃上事放毫光 月堂昌

田中挿鍬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 龍牙言

[增收]仰山因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 本覺一

[增收]仰山夏末問訊潙山潙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潙山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尙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潙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潙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頌曰

開一片田密密緜緜兩頓粥飯其道自辦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麽一片看取當門箭 龍門遠

寂子不虛過钁頭邊有功祇將一籮粟千載顯家風 晦菴璧

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富可論飽飯憨眠無個事却來敲枕弄兒孫 別山智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籮粟卞和三獻楚王玉設若不遇別寶人至今猶在荊門哭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紘須是鸞膠續陽春白雪有知音山自青兮水自綠

芊菴偈

【增收】仰山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如許多師僧爲復是喫粥喫飯僧爲復是參禪僧師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麽師曰侍御自問取他　頌曰

來問威風頗不臧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裡曾無雜造次風流豈易量　本覺一

【增收】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　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過眼蓋髭鬚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八等閑擲出滿盃紅　或菴體

【增收】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嗣溈山因百丈遷化遂參溈山溈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溈說破溈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溈山抵南陽忠國師遺跡憩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自勘道　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踟躕無端擊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雪竇宗

放下身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著大地山河一法沉　九峯昇

【增收】香嚴因仰山見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

也無　頌曰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尙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鴈山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松源岳

【增收】香嚴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幷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尙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一作冬行春令）　頌曰

拄杖將來便徹心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怪絕後光前絕古今　汾陽昭

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正覺逸

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顚若有會中眞衲子禪床好與卽時掀　本覺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囑溈山寄來香嚴發哭父子投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　疎山如

香嚴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尙道師乃呵呵大笑　頌曰

香嚴啣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擬議卽從言下取喪身失命數如塵汾陽爲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月新　汾陽昭

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爲攢眉　佛慧泉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保寧勇

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啣枝上露全身直饒立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石門易

香嚴垂語眞堪賞口啣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地藏恩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上方益

【增收】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越嶺種芳草遶池

◎惡毒見

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啣得當頭蹉路問著西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 月堂昌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應菴華

香嚴上樹口啣枝手不攀枝脚纍垂纔開口咦不答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頂門揮 卍菴顏

香嚴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 月林觀

香嚴眞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却衲僧口通身是鬼眼 無門開

無地無錐始是貧却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下畢竟知心能幾人 無禪才

【增收】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 頌曰

枯木龍吟眞是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 曹山寂

卷第二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四世之餘

【增收】京兆府米和尚亦曰米大師又曰米胡嗣潙山 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溜麼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溜麼僧近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

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大潙喆

【增收】米胡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頌曰

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投子靑

第二頭邊破悟迷快須撥寺捨筌罤成兮未盡成駢

拇智者雖知覺噬臍兎老氷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風凄時來大仰辨眞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童覺

悟人千個道無憂肎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龍門遠

[收增]襄州王敬初常侍(見潙山)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擧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恥慶切)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擧公竪起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頌曰

賓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筯頭再運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　凝絕冲

常侍擧筆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參官忘前失後且告貴人爲我相救　凝禪妙

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盧在筆端竪起依然還放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偃溪聞

[收增]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頌曰

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徑山杲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樓不在梧桐樹　松源岳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鵠白尙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逢人泄漏機　虛堂愚

[收增]王常侍參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遲公曰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州云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肯之　頌曰

入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糞　龍門遠

看人騎馬打毬子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意要題詩　懶菴樞

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嗣潙山　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頌曰

師將眞寶濟兇人豈謂行恩反害身眞寶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訴貧　洞山聰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藏纔遇兇人便分付兇人少鑒返加傷　正覺逸

䦨菴僧眞實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珍莫道賊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　天目禮

六祖下第六世之一　南嶽下第五世之一

臨濟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嗣臨濟　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獎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存獎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納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賖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

太孤太賖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負平生雪此寃不如一陣香風掃　南巖勝

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南方自古淸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　雪巖欽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
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
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
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麽處若不肯莊宗
過在甚麽處　頌曰

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
脚勅書挂在鳳凰樓　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宗所得
未爲眞精鑑還他興化老　地藏恩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
寶不同趙璧與燕金　天童覺　二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爲萬世
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氣龍顔
悅爭奈胡僧笑點頭　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一入相如手佳聲滿大唐
　佛心才

【拈續】中原一寶有來由拶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笑翁堪

幞頭舒起君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
時落花滿地無人掃　北海心

收得中原無價珍幞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
價八兩元來是半斤　尼朗林英

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旣無私蓋
載至今留得鎭中原　朗極雲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
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
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
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
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頌曰

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
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海印信

獰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雲溪恭

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興化棒頭親　鼓山珪

暗中攜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徑山杲

頌旻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眞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　懶菴樞

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　南巖勝

一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龜明月照積雪　雪菴瑾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雪巖欽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嚲避得過　頌曰

此問非常觸忤人如禽空啄噪荊榛須知興化奔馳疾值雨何曾濕著身　洞山聰

躩浪拏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海印信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晦堂心

一陣狂風暴雨來却於古廟且閑隈雖然打入鬼窟裏呑炭藏身又一回　鼓山珪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徑山杲

頌天生白額南山虎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曉覓行蹤　雪堂行

剜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赴齋僧　南巖勝

四方八面沒邊疆暴雨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嚲避移舟別有好商量　天目禮

塞北烟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地分疆界萬里山河似掌平　虛堂愚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

不與麽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　頌曰

二虎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穽中不能返擲若返擲天
下獵人無處覓　海印信

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
忍莫教知解入塵籠　照覺總

丈夫當斷不斷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
開棒了罰錢趂出院　眞淨文

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親有理罰錢無說
處太行山下淚霑巾　佛國白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收放在當人失錢遭罪尋常
事休把條章說故新　圓通仙

克賓與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靑白
眼儘教天下競頭爭　佛心才

丹山生鸑鷟師子産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
　徑山杲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法方知
愧老漢當年要話行　鼓山珪

[拈]罰錢出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興
化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看
　冶父川

漢高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任赤旛高豎化城
降皇在盤兮不在秤　南巖勝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雪興化老古錐不妨太孤絕
金毛哮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懶菴需

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聲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眞妙
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佛照光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典刑存
三十年後幾個知恩　尼無著總

興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
令那得嘉名四海傳　誰菴演

主賓會合風雲異醉後添杯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
肉叢林扛鼓返成寃　或菴體

興化逐克賓覷音戴鬼面靴裏動指頭未免傍人見
　湛堂深

棒頭有路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
操夜深方見把針人　肯堂充
興化打克賓猛虎驀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破菴先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趂出
院檄攬點茶滋味長　野雲南
法戰場開驗克賓解施武略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
賞待展奇謀自策勛　天目禮
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瞎驢見
[增附]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
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
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
拄杖一時趕散　頌曰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
嗣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
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瞎堂遠
[增收]興化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
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
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
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
紫羅帳裏撒眞珠密意師丞會也無摸象衆盲徒亂
說當臺古鏡見差殊　海印信
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眞珠
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
不見錦綉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欛　上方益
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
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徑山杲
紫羅帳裏撒眞珠禪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
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鼓山珪
[增收]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便喝僧亦喝師又喝
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
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
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

兩横到這裏却去不得。也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禮拜　頌曰

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鼓山珪

鏌鎁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徑山杲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退菴休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苕帚掃。眼中瞳子面前人　劔門分

瀲瀲灩灩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愁　伊菴權

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參相訪。作盡冤讎。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雪菴瑾

驅耕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參把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窬　南巖勝

【增收】興化因僧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隱林木逈。夜深汀岸火光微　投子青

【增收】鎭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嗣臨濟。因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

老大梢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濤。直過如飛沒蹤跡　海印信

萬境來侵莫管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著來時路。月下朧朧信脚歸　掩室開

【增收】寶壽因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身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

動絃別曲。落葉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脚底無羈絆。去住縱横得自由　遯菴演

【增收】寶壽因僧問訊。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麽處著。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圓悟云。寶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僧向釣餌邊。擘頭帶角。二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來籠罩。且道他

得箇甚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頌曰
捲則渾崙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
轉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面前
釁蔔馨香　佛燈珣

[增收]資壽因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
敢師曰還釘得虗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
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阿師與
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
被他打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
無奈何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
現出虗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堂
縫分明鷂子過新羅　冶父川
直饒釘得這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個老禪
翁却向俗人呈家醜　月菴果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
鼓山珪

[增收]資壽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
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　頌曰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
倆紅爐鍛鍊要眞金　汾陽昭
西山路上有獼猴嘯雨哀風動客愁忽遇此林師子
子萬般伎倆一時休　中際能

[增收]資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
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
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騰身欲出青雲
外力到峯頭一步難　佛鑑懃
鎭州三聖院慧然禪師嗣臨濟住後上堂曰我
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頌曰
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保寧勇
反是羅兮覆是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爲人不爲成歌
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圓通僊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

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佛鑑懃
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脣分明話墮　京兆府天寧璉
陽談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荊
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徑山杲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佛燈珣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鼓山珪
[收拈]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
人會歷歷淸風動千古　懶菴需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
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德山淸
南山鼈鼻蛇觸著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
雪菴瑾
黃昏打槳奔城快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
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菴賢
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斷腸不是因芳
草破壞家門落一邊　戴無爲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
山岳　正覺逸　二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
人絕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白雲端
市地風光無間違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爲君重指
出臭肉團上青蠅飛　黃檗勝
[收補]青青掩暎蒼龍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若將修竹比
喬松未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懃
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麝囊忽若禪人親咬
破看來滿口是淸香　龍門遠
[收增]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裡無
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
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

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
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
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
呼爲雲吸爲雨龔龔清颬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閑聲
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
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鷂子　長靈卓
殘羹餿飯無處安著換手搥胷劈頭蓋却兩箇無孔
鐵搥一樣無繩自縛　佛燈珣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爭見李將軍
木菴永
[增收]魏府大覺和尚嗣臨濟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岳　頌曰
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
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洞山聰
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池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
短醉狂羸得樂豐年　保寧勇
[增收]灌溪志閑禪師嗣臨濟因僧問久響灌溪到來
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

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筈波瀾
急撼得毗盧海岳低　涿州克符道者
[增收]灌溪參臨濟濟搊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　頌
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秀巖瑞
[增收]定州善崔禪師嗣臨濟亦曰崔禪州將王令公於衙署
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
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
令公伏惟珍重　頌曰
鏌鎁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
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保寧勇
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鈎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
浪船棹俱拋出大津　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
服含羞刺出雙鴛鴦　空叟印
[增收]襄州歷村和尚嗣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
師擲匙向火中　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
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投子青
[增收]虎溪菴主嗣臨濟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
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
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
凋夏長。師曰鬧市裏虎　頌曰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値木星君。不遇羅睺主
琅瑘覺
虎溪老住菴年深。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凶邊如鼎沸
草堂清
[增收]桐峯菴主嗣臨濟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
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
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牙爪未備。君不見大
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
虎尾捋虎鬚　雪竇顯

[增收]滄州米倉禪師嗣臨濟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
太湖。師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
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
時道路。師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
肎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
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
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著嶮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
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著到。不搽紅粉也風
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燈珣
[增收]雲山和尚嗣臨濟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
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
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人肎喫。師曰
獨有闍黎不肎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
這病僧　頌曰
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若是碧眼胡兒。別有
反身一著　木菴永
[增收]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一日與僚屬登樓
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

日不是日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頌曰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　雪堂行

奪鼓攙旗驗衲僧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苦看見楊花落也驚　尼無著總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鹽梅舟楫弁霖雨不是斯人更是誰　復菴封

季咸曾相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逃輸與高樓凝望者烱然明可察秋毫　虛堂愚

[增]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信枝頭老鳳凰春來翻作黃鶯呌　正堂辯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二　南嶽下第五世之餘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嗣仰山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師曾到霍山和尚處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喚維那打鐘著師驟步而去(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住五臺)　頌曰

集雲峯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嫖姚　野軒遷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喧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　保寧勇

當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門下去見機雖足未風流　地藏恩

集雲峯下四藤蔓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如龍如鳳在烟霄 圓通僊 二

藤條喫了任閒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令知機識變有誰儔

增收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縮項編提向市中頻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

强盜遭逢惡抵家賊贓纔敗別無他山藤徹骨令甘伏反與渠儂貼面花 或菴體

千年萬歲老枯樁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泥堆裡立咄 寶葉源

增收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頌曰

黃金打作鍮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倆海中拾得夜明珠 慈受深

增收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嗣仰山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曰一鏁入寒空 頌曰

重峯層仞插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投子青

增收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插向爐邊却收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眼插筋爐邊當火焚 投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嗣仰山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爲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是文殊也

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隱　頌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招謙

顧問南方住若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爲指不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汾陽昭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淸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雪竇顯

堪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因無著分明見從此淸涼沒可參　佛印元　二

樓臺雖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掓初忽指金剛看背後年衰多被鬼揶揄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機召發轉顢頇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腰囊到處搏　正覺逸　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覷金剛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人滿目白雲臥荒草　道吾眞

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句無私振九垓　照覺總

前三三與後三三筭過籌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裏鷓鴣啼處是江南　地藏恩

文殊前後答三三獨泛輕舟過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雲溪恭

靑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遠

〔續〕三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爲報禪徒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柔

前後三三不失宗逈超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疊疊靑山鎖翠空　丹霞淳

無著文殊不易逢相逢各自問家風淸涼海衆知多

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本覺一

腰金上太行賊眼謾驚憧不因遭毒手誰肎夜燒香　月堂昌　二

寬鞋著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還作戲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檐頭擔到得家中重點檢目前包裹露毶毶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躍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數欲談何談均提謾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奚堪　投子舒

陌路相逢眼裡塵低頭禮拜昧天眞起來不見文殊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巖瑞

前三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少衆月移松影落寒潭　月林觀

佛法初無北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變前後分踈落二三　雲衲慶

無著因老翁邀師入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幷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欲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　頌曰

文殊大士托玻瓈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用疑　汾陽昭

自洲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瓈如何恰到清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　正覺逸

南方不可離須臾無著因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喫茶拈起莫生踈　佛印元

[增收]玻瓈盞對君擎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衆爭教人不辨輸贏　象田卿

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增收]無著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頌曰

爍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偈修行須信禍爲胎　象田卿

六祖下第六世之三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增收】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嗣石霜　因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頌曰

少林續燄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丹霞淳

覿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淸風樓上逢知已撥動烟塵不奈何　足庵鑒

【增收】瑞州九峯道虔禪師嗣石霜　因僧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逈出倫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燈火照西隣　丹霞淳

【增收】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

【增收】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爲驗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勛撥開向上通天竅烟嶂重重不見人　自得暉

【增收】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下蹄踏蹄水中觜遮觜　方庵顯

【增收】九峰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掐得鼻頭辛　石溪月

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師時爲侍者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麽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麽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個兒大者効爺治家業中有一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踏翻滄海兮不顧驪龍喝散白雲兮不羨明月　海印信

石霜繼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天無燄起豈知枯木放花開虔侍者實堪哀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鎚爐冶不能烹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保寧勇

坐亡立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語不光華處盡光華　智海淸

一片虛空亘古今驪龍頭角競踈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花開別是春　開福寧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柰臨行一著親　丹霞淳

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而今沒眼筋　寶峯照

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臺盤　上方益

座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霜明一色似將掃帚畫蛾眉　地藏恩

香烟淡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參虔侍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張無盡

本分漁人一釣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惡走入蘆花不轉頭　慈受深

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年粟失却家中萬斛珍義重天倫虔侍者平生肝膽若爲論芳草渡頭輕舉步等閑身在杏花村　佛燈珣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　天童覺

涅槃城裏未爲親帶角披毛始是眞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大洪遂

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速坐守寒巖異草靑　雲巖因

[增收]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崑崙雲外走　雪竇宗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稀只知枯木回春早蹉過寒灰再燄時虔侍者也是擬雖然會得先師意未免全身陷虎機　圓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淸霜天午夜欲生氷釣魚要擲金鱗餌撥轉蘆蓬向月明　正堂辯

[增收]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頌曰

寒谷生洪律全超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方菴顯

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尋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石溪月

[增收]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適來爲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　五燈會元稍異　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明知見果然明得破不被髑髏換奉勸參學人子細參詳看　大圓智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虛堂愚

[增收]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眞立妄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

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頌曰
是眞是妄披金揀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方菴顯

[增收]九峯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爲什麼六道輪迴師曰爲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禮拜著 頌曰
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回轉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 南堂興

[增收]鳳翔府石柱禪師嗣石霜 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擎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
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丹霞淳

[增收]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嗣石霜 因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呑無盡漚曰請師挑撥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巘昔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淳

[增收]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丹霞淳

【增收】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霜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殺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頌曰

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儂　投子青

無人接得渠。遣遍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　天童覺　二

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接得與識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　最菴印

【增收】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頌曰

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筭到香臺。還彼此落人後　月堂昌

【增收】張拙秀才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

老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寥寥掛唇齒　佛鑑懃

臚傳不羨擅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孔舞春風　寶葉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嗣夾山久爲臨濟侍者。

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許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絲衣寒喝開劫壁三峯頂捧出金欄對日看　投子青

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心　枯木成

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泉悠悠直往南方去虀甕淹來得穩眠　雲居祐

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前兮花水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天童覺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頌曰

拾得疎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丹霞淳

是佛由來尙涉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屬無私造化中　枯木成

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搭凝踏著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琉璃　佛智裕

〔續收〕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暉

〔增收〕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

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擧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琉璃寶殿鎖空華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頌曰

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投子靑

【增收】洛浦因僧問一毫呑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靑嵐覆處出就藏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羣花未發梅先折萬木彫零栢轉奇雲淡不彰篩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

直下啞却我口分明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覿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靈源淸

【增收】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頌曰

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峯不白雨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淸莫言滿路生荊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犂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拳中舊寶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曰莫將鶴唳擬作鶯啼　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丹霞淳

【增收】洛浦示疾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擧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祗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祗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

頌曰

餌雲鈎月釣淸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童覺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南堂興

【增收】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　石溪月

【增收】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

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蔚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逈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裂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挃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頌曰

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　方庵顯

[增收]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頌曰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靈滴夢初回新月半鉤升萬戶　自得暉

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閒舞棹擲金鉤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一聲天地秋　木庵永

[增收]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

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滿香那逐春光媚　丹霞淳

[增收]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頌曰

叉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貨祇可瞞他無眼人　丹霞淳

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清源下第五世之二

[增收]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嗣夾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illegible]團圓　頌曰

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丹霞淳

太原海湖禪師嗣夾山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尙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地七佛前頭總不該　丹霞淳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嗣德山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擧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撈波江邊相喚摝蝦蜆　法雲秀

平川走兎放蒼鷹一搦便陷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奈何斤兩未分明　保寧勇

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魂飛也謾道當時手搦擡　疎山如

[增收]好手呈機不露鋒慣將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三峯倒卓空　湛堂深

大鵬摶風蒼龍出海手擡手搦日上月下霜雪嚴凝識歲寒雙陸盆邊須喝釆　最菴印

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橫行　木菴永

[增收]巖頭初參德山展坐具禮拜夾山以拄杖挑却

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背上便去參堂

　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收　頌曰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收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遯菴演

【增收】巖頭示衆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
者悉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嚴上座出問云如何
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頌曰

佛法無情報爾曹忽生忽殺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
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南巖勝

　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
草　頌曰

槌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
什麽莫咬破須爛嚼　海印信

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直鈎誰見後園驢喫
草脫籠卸馱飽齁齁　大洪遂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山來鬪湊得恰好
徑山杲

後園驢喫草莫隨言語討跳上驀腰騎來往長安道
鼓山珪

風信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行
人野客溪邊歸路早　楚安方

【續收】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虗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
不知身在長安道　雪竇宗

後園驢喫草蘆花晛雪飛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
塗毒策

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雪菴瑾

　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魚呑大魚

頌曰

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
海爭奈鈎頭餌不齊　汾陽昭

小魚呑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
徑山杲

小魚呑大魚門上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
鼓山珪

【增收】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廣運神箭自古張顚解草書　照堂一

不動蒲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吻始信巖頭無腦門　天目禮

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　依傳燈所載　頌曰

塵中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汾陽昭

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耆婆難瞑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佛印元

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　海印信

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　雲溪菴

銅砂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參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草堂清

【增收】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擻　大潙智

銅砂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　佛鑑懃

頂起砂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塗毒策

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　息菴觀

銅砂鑼裏滿盛油潦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蟭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逞風流　空叟印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頭長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無境徹

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銅砂鑼裏滿盛油　橫川珙

【增收】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增收】巖頭凡有所問只噓一聲　頌曰

龍臥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

大洪遂

【增收】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　頌曰

巖頭一拶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　破菴先

【增收】巖頭示衆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頌曰

三文買箇撈波子攏蜆攏鰕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說誰家屋裏竈無烟　虛堂愚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頌曰

買賣交關直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近聞之成話欄　海印信

時展家風與衆殊探身虎穴有功夫拈橈擊處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湖　三祖宗

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橈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眞如喆　二

老來無累亦無因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江中混波客復誰還是不羇人

咄哉箇老婆親兒不奈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楮荊秀

舞棹呈橈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滿湖　智海普融平

舞棹呈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拚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救　上方益

鄂陽江口擲釣絲攏蜆撈蝦不計時驀被老婆相借問藂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擺手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是非　佛燈珣

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禰累兒孫婆婆尌恨江頭棄留得佳聲四海聞　月菴果

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有一身無繫累困眠醒坐任隨緣　疎山如

【增收】鄂陽江上垂鈎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任

縱橫逐浪隨波無顧戀　大潙智

一子親生步步隨呈橈舉棹指人歸老婆遭打機先露海岳掀翻動四維　簡堂機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　尼無著總

相逢把手上高峯四顧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頭風　無菴全

舞棹呈橈逢賊脚扣舷三下親擒捉只這一枚都颺卻棹歌歸去風濤落　朴翁銛

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剎海冷沉沉　天目禮

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南叟茂

舞棹呈橈鄂渚邊驗人何苦結生冤自從賺了婆拋子誰敢拚身上渡船　梓巖玉

【拈古】巖頭在鄂渚湖三文買箇黑撈波每日撈鰕摝蜆且恁麼過時僧舉似雪峯峯云窮鬼子道地快活也不徹　頌曰

且於湖畔撈鰕蜆不向滄溟釣巨鼇一葉扁舟一蓑笠閑眠閑坐任風濤　海印信

野水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棹或呈橈撈鰕摝蜆隨時過卻向何時得六鼇　水菴一

巖頭因沙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針作劄勢贄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贄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蓑上座劄將去也　頌曰

針頭劄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脈果何在以拂子擊禪床角云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靈卓

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可憐一對寃家種人人鼻孔大頭垂　佛燈珣

不點自行不自撥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　已菴深

夜半三更來討火我罵你兮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

歸也有無衣草裏坐　虛堂愚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嗣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頌曰

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散血汗滂流徹四肢　保寧勇

是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雲巖因

雪峯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頌曰

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珍　枯木成

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龍門遠

丈夫淩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鼇山開眼觀方知屋裏用無窮　佛燈珣

[拈頌]孤村陋店雪紛紛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藏

不得胷襟流出葢乾坤　銕山仁 二
三囘九度太巔頂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鼇山消積
雪至今平地起波瀾
困有眠床飢有飯連聲何事吽師兄明朝雪霽鼇山
路依舊一程還一程　象外超
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
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
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
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
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
頭頭問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
乃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
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
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
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
後句祇這是　頌曰
末後句爲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

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
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雪竇顯
末後句兮無問處萬仭銕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
何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捋虎鬚方識虎未解行人休
離母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雨　佛印元
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
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白雲端
雪老別鼇山卓菴閩中坐一日見僧來探頭道什麼
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同條生同條死末
後句莫錯學　照覺總
切磋琢磨變態譊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
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祇這是風舟
載月浮秋水　天童覺
【續】雪老大開方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
如盲却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illegible]【[illegible]】頭　天童覺
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虎嘯巖頭石上
來晴空忽迸一聲雷堪笑春池不拾礫空山空到又

空同 佛心才

露面出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子直到于今四海疑 保寧勇

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乘機覿面提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古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 圓悟勤

末後句爲君說踏著秤鎚硬似鐵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達磨兒孫各各自知時節知時節爲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鼇山石鼈 佛鑑懃

雪峯費盡平生力懵懂禪和意轉疑可憐末後一句子巖頭土上更加泥 龍門遠

同條生兮不同死弟旣耳聾兄目瞽家門蕩盡徹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北澗心

雪峯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頌曰

雪峯輥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眨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 北塔祚

天兮寬地兮闊雪峯輥毬幾忉怛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韈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天衣懷

雪老平生好輥毬輥來輥去輥無休一千五百人同戲誰解輪機賽一籌 佛國白

收來輥去無方圓獨許漁郎上鈎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孤鶩共遙天 夢菴信

頌象骨木毬一輥出三世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參尋只道黃連不是蜜 石菴明

輥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 戴無爲

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輥出沙便作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即三 頌曰

團團輥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休三一一三重注脚螺江依舊向東流 圓覺演

山寺裏頭無可作輥出木毬兩三箇不獨玄沙遭一攧雪峯老人亦話墮 懶菴樞

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擧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尙作麽生沙曰用南山作麽　頌曰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兄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雪竇顯

臨濟喝兮德山棒子胡狗兮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蛇一千五百衲子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遭一口　正覺逸

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白雲端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靑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眞淨文

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天童覺

[增收]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　尼無著總

[增收]雪峯示衆曰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浸渴死漢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

通身是飯通身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頓除饑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　本覺一

雪峯示衆曰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曰有曰作麽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　雪竇顯

眉毛𩾷裏遊南岳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蘇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白雲端

疾燄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樸驀然轟起震天雷百草頭顯春色回　圓悟勤

打鼓普請看直得眉毛寒拾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

楚安方

【續收】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　石門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箇破面門漆桶不會鋏船同駕入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　佛心才

【增收】雪峯一日登座召衆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

頌曰

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冶父川

【增收】雪峯與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圓悟云要神通妙用須參雪峯要田地穩密須參玄沙更有一箇不涉二途諸人還委悉麼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

父子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理好　佛燈珣

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　野菴璇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

火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　白雲端

一堆猛燄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眉毛眨上起淸風　保寧勇

紅燄光中也大奇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弁留

石燒却眉毛總不知。　普融平

[增收]阿誰踏著雪峯蹤。三世諸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滿堂紅　慈受深

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窠。一言勘破維摩詰　圜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關捩子。眉毛留得兩莖存　瞎堂遠

有是父。夯有是子。同條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如此。莫顚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取　石菴玿

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

人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罄。參玄上士迷頭。緝線老婆頓證　興敎壽

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他頭上更安頭。嚴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保寧勇

大地爲爐冶。何年鼓鑄功。圓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祖印明

鑒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短靑黃總不差　白楊順

[增收]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珍蘇。日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投子靑

乖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挾物不露迹。洞山雪老共相酬。寥寥千古人無識　伊菴權

[增收]雪峯因僧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

達磨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爲傳心。堪羨迷人逢達磨。三冬過後又新春　天衣懷

裂破古今沒窠臼。當機大闡血盆口。脚尖趯出佛如

麻李四張三無路走　或菴體

【增收】雪峯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楊州　頌曰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箭處針一喚喚回春夢破千山渾作木龍吟　自得暉

【增收】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　頌曰

一滴眞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呑却臨行上馬杯　皖山凝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擧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

古澗寒泉浩渺瀰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死令渠話不知　雲蓋昌

黯黮雲攢覆雪峯青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寶峯照

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

【增收】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郎當㪍郭郎　眞淨文

趙州象骨嚴畢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淸人耳

古澗寒泉瞪目凝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圓悟勤

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異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免酬高價金剛圈子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　佛性泰

【增收】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沙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在　頌曰

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却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　象田卿

十方世界一面鏡鏡裏看形未足眞摸著鼻頭渠是我那時方見本來人　懶菴樞

[增收]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師卽與剃頭　頌曰

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猛火趂手作得家生到老自能穩坐水深杓柄長舀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殿裏無關閉　月堂昌

雪老垂慈肯訪他一毫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當家　東山源

雪峯因閩帥施銀交床僧問曰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近訛作輕打我）

僧問踈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山曰頭上插瓜虀垂尾脚跟齊　頌曰

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阿誰詳　洞山聰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船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流沙不見人　汾陽昭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正覺逸

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續]此旨流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打我認著依前又更顚　般若柔

受施兩邊皆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咄這黔州老瞎驢　寶葉源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　頌曰

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爲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空　汾陽昭

閻主兩般馳獻上。雪峯一等倒封回。人情上下俱周美。免把完全吏壁開　保寧勇

【增收】柑橘將來不用疑。鋏牛蚊子咬。癡閻王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　延壽慧

分明柑橘勿譊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盖了。免教天下動干戈　冶父川

一般顏色兩般名。紙盖難謾衆眼睛。雪嶺當時便封轉。閻王猶未息疑情　横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淸源下第五世之三

【增收】雪峯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有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　頌曰

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一口吞。將爲雪峯付奇特。却來謾我好兒孫　懶菴樞

【增收】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你道什麼　頌曰

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蹋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　圓悟勤

無量劫來是箇甚麼。覿面全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　□□□

【增收】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欞中抛入。師便開門　頌曰

巨岳塵飛蟭螟生兒。兒落塵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抛柴家醜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　月堂昌

高燒榾柮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郞來合火。誰知門外有寒人　石林鞏

【增收】雪峯問僧甚麼處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趂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趂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呫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嘗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

戴角擎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透牢關未足觀。棒頭有眼如明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佛燈珣

見說閩山多蠱毒。千方百計避無由。殤中旣有催魂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虛堂愚

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師一踏踏倒。歸舉似長生曰。我適來踏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僧下涅槃堂。始得　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　頌曰

暗拋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得疾。幾乎輸與鷺鷥兒　上方益

偉哉雪老法中英。肩上藤薪覿面呈。目前不薦當頭著。和身一踏倒。囊傾會知擔重。因柴束自然便重不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佛燈珣

【增收】雪老擔藤憩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近前擬取攔胷踏。舉似長生更一椎　石門聰

雪峯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束爛枯藤。狼藉至今愁滿地　西巖惠

【增收】雪峯與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師撼籬一下。沙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箆。頭道來　頌曰

父子相攜入故園。箆頭時過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著方知脚底穿　懶菴樞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

綱透之魚不識鈎貪游浪水認浮頭高灘坐釣垂慈者回棹收綸却上舟 汾陽昭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淸飈起淸飈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雪竇顯

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公店鋪一時休 海印信

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眞淨文 二

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處亦堪憂可憐滯句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靑霄裏傾湫何處不滂瀰 眞如喆

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爲霖徧九州 圓通僊

攫浪拏雲勢可平驚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閘九曲潮頭卒未平 上方益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五祖演

鯤鯨已挿擘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鈎不顧翻空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鼇頭 佛心才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郞當一箇福建子

徑山杲

金鱗透網欲呑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漁翁閑引釣隨波逐浪謾悠悠 鼓山珪

〔頌〕俊鶻冲天寒雞曉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斷命根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濛滴水氷生不認渠坐籌幃幄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計新住持事繁笑殺人 月堂昌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鼇鈎搖鱗振鬣撼乾坤兀自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奔冐將爭戰定功勛 圓悟勤

張猴白李猴黑硬如綿軟如鐵驀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白拈賊 遯菴演

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箇無一等看來如墨

黑誰能更共較錙銖　虛堂愚

[增收]雪峯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
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
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
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
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頌曰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超然離二邊
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雪峯前　圓悟勤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
鯉迷人直下便狂惺　尼無著總

[增收]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
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箇爲中下師打之（或作拈起拄杖）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葛藤拈拄杖
云我這箇只爲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
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椿要在急水水深椿脚若長耳畔
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爲他中下上上人來放過不打

秦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爲神仙　月堂昌

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門只得一橛畢竟如何
不說不說　松源岳

[增收]雪峯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
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
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

空王殿樣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
總是面南看北斗　卽菴覺

[增收]雪峯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歛手應諾
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頌曰

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爲餓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
贈歛手遙知向暮歸　投子青

[增收]襄州高亭簡禪師嗣德山初隔江見德山遙合
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
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
山　頌曰

江上相逢問逗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大洪遂

德山棺木裏瞠眼高亭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

漢錯認山河作眼睛　少室睦

曹洞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嗣洞山因僧在房內念經。師隔聰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頌曰

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鷂子穿雲過。杖頭擊著没威靈。惆悵嵩山破竈墮　佛慧泉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擧著一回精。鷓鴣故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　楊無爲

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一言演出不須多　越州天章和尙

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柂全遷三老力。瞥然到岸不須憂　道場如

須彌山高不見巓。大海水深不見底。簸土揚塵無處尋。回頭撞著自家底　南堂興

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今君返照看。截鍈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　汾陽昭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石二邊　佛印元

截水停輪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省覺。不轉何曾更有停　般若柔

雲居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擧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尙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祗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擧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談光透出　道吾眞

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中䁈屈　月堂昌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
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杲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蘗苦者如蜜二十年來
無處雪屈咦　別峯印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爲辨的影草旣隨
身覿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最菴印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官馬廝踢　無得慈

[增收]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
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踪跡氣息也
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
麽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其僧擧似趙州
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
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得恁麽難會州曰有甚麽難會曰請和尙
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
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
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此五燈會元所載與傳燈錄稍異傳燈曰師謂衆曰如一獵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麽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有僧擧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　頌曰

羚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
老三千里外解相逢　正覺逸

羚羊挂角六六三十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栗報
你叅立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草堂淸

獵狗迷蹤還觳觫氣息全無何處逐趙州城裏忽相
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純

[增收]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麽得與麽難道師曰有
甚麽難道曰請難道師曰新羅新羅　頌曰

新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騎賊
馬不勞餘刃罷干戈　率菴琮

即此非此離此全此平步靑霄高山仰止目前包褁
不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
□□

【增收】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覩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頌曰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投子青

四顧巍峨瑣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歸來何處尋　枯木成

僧家畢竟居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下草寂寂峯前古寺甚家家門首長安道相將八月鴈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　佛鑑懃

【增收】雲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愼者不護　頌曰

春到石人親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閑須知雲外巖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投子青

【增收】雲居臨終時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

頌曰

瞎漢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三日活陷爛泥堆裏頭　寶葉源

【增收】雲居因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何勞師曰不同興化　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金光矚漢天　投子青

【增收】雲居因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頌曰

迦葉不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

佛眼遠　二

世尊密語難還藏迦葉兒孫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 僧清銳問 今訛作清稅者非

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 五燈會元訛作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源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癡曹山攜手步亭途白家三盞霑唇酒醉後添盃一似無 佛印元

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地藏恩

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更飮三盃酒醉殺郞當笑殺人 南華昺

[增收]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覓爭奈難謾有當行 肯堂充

清貧三盞便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研却月中桂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淨

張蘘李蘘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底凍 朴翁銛

曹山慣用白家酒攝向人前盡底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闍黎猶自不惺惺 皖山凝

千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決疎親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 退谷雲

銅公塘錶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州話 無準範

[增收]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麽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麽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頌曰

不與麽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謾如如理事誰相悉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顯

鴻濛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錶崑崙 雪巖欽

[增收]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什麽不醫師曰敎你求生不得生求死不

得死　頌曰

生死旣不可求根塵萬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淸秋　雪竇宗

(增收)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頌曰

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笑翁堪

(增收)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參師曰莫是紙衣道者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揹其背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頌曰

靡纏紙裘若嬰孩優鉢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　南堂興　三

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假胞胎不借借金烏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褫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增收)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頌曰

朗月當空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聖光境俱忘誰解看　□□□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階級轉顢頇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膽寒　在菴賢

(增收)曹山因鏡淸問心徑苦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只知心徑苦生不知向什麼處去　頌曰

心徑苦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船蘆花萬頃水天濶白鳥深沉任轉旋　自得暉

心徑苦生去莫知口如鼻好眼如眉迢迢劫外封靈

潤明月蘆花類不齊　擁室開

【增拈】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爲甚麽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山色　頌曰

雪覆千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難增氣野老栢逢不展眉　朴翁銛

混不得類不齊六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人不知　石溪月

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絕岸湘

【增收】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麽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麽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聳壑梁棟之姿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兮著著無虧走盤不定兮落落明珠　雲耕靜

【增收】曹山因僧問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海說禪說道方爲用也　頌曰

團圓莫謂淸虛理若謂淸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眼烏睛那自見瞳人　本覺一

【增收】曹山辭洞山山云子歸鄕莫打飛鳶嶺過麽師曰是山云來時莫打飛鳶嶺來麽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飛鳶嶺過便到此間子還知麽師曰渠無彼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師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麽道　頌曰

不打飛鳶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桃李年年二月開　自得暉

【增收】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麽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爲甚麽死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　頌曰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爲伊非是世間珍　丹霞淳

【增收】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麽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　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横無變
異猶如擲劒擬虛空　丹霞淳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
　闡提照

[增收]曹山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尚作甚麼
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　五祖戒代云作賊人
心虛　頌曰

聞鐘告衆打吾心游子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
者正法明王觀世音　般若柔

聞鐘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事深上流默默點頭
笑可謂眞鍮不博金　汾陽昭

[增收]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刦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
去曰爲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頌
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
斷更無一物獻尊堂　卍菴顏

[增收]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
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一作與我過袈裟來）　頌曰

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掃曹山索把袈裟
來智深功德禪和妙　般若柔

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
却也莫拈他第二機　汾陽昭

[增收]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
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　頌曰

淸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閑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
月爻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
中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顛人　天童覺

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
照騎牛背面著靴衫　東谷光

[增收]曹山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
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尙又如
何師曰如井覷驢（或作蟾首座問洞山）　頌曰

出路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
笑嶺上石人側耳聽　古木成

應物現形如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覰井終難
喻如井覰驢何十成　本覺一

驢覰井井覰驢智容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
中不蓄書機絲不挂梭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　天
童覺

驢覰井井覰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
未知道得八成無　張無盡

驢覰井井覰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
盤星上絕錙銖　無菴全

【頌】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
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
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
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
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月中玉兎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
行轉身打破瑠璃椀　丹霞淳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雞啼破玉人
夢曉色依依錦帳前　□□□

【頌】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
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
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毛頭
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
坐同風落大功　天童覺

退谷雲

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淸風掃殘雪和氣帶春回

【頌】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誰　頌曰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關橫按鏌鎁全正
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佛性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　清源下第五世之餘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嗣洞山　初參洞山一日

曹洞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傳燈錄作待洞水派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　頌曰

龍牙未息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愍他親意切直言洞水逆須流　汾陽昭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投子青

〔聯〕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橫川珙

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已要且無祖師意　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雪竇顯

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　佛性泰

〔聯〕西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處同休把虛空增粉飾他家肯重似盲聾　枯木成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　嬾菴成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褫明日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挂劍星漢却浮槎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船車　天童覺

〔聯〕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聯燈

訛作還見文殊麼　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岑。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蹤　丹霞淳

堂堂成現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未生前。正眠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貴貴即賤　圜悟勤

【增】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爲你說。恐爾後罵我去。在韶後住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他　頌曰

赤骨力寸絲不掛。淨倮倮兮赤灑灑。浴出低頭滿面慚。爲我說時定相罵　卍菴顏

大海中心泛鐵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　東谷光

【增】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髑髏深夜聽。天曉便藏無影樹。太陽徧照不能尋　投子青

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潺潺只自宣。說盡西來祖師意。知音幽遇也空然　本覺一

【增】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　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輒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本覺一

【增】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頌曰

枯松野鶴叫衡門。雪滿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有。不妨巖下有溪雲　枯木成

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　眞淨文

綠林强士匠心狂。心中妄意室中藏。不覺投虛入空屋。懷懼徒然笑一場　本覺一

【增】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奈被文殊騎何。曰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

返擲事作麼生曰應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
者返擲事作麼生僧無語　頌曰
衆獸之中師子兒善能哮吼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
擲爭奈文殊坐著伊于闐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
生疑將謂世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　智門寬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嗣洞山　聞福州大潙安和
尙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
値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尙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
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潙喚侍者
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
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尙出世徑往
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潙
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擧前話招曰潙山可
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
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

頌曰
樹倒藤枯倂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
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海印信

樹倒藤枯呵呵大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貪程
去不歸故鄕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
未還家　佛慧泉

江邊閑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
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枯木成

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擧示他笑裏有刀須錯
解正頭正尾却仙陀　道場如

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日金龍曾擧
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大洪預

若將此語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
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徑山杲

有句無句藤倚樹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
烟滿地春風落飛絮　鼓山珪

樹倒藤枯意若何潙山開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
劍喚作陶家壁上梭　佛性泰　二

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轉高不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大潙呵呵大咲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夜寒來怨阿誰　文殊道　二

却使潙山笑轉新笑中有刃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區區苦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由堂堂蹉路潙山老空去空來一肚愁　楚安方　二

添得潙山笑轉新當時覿面已呈君明招漏泄潙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續]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所蘇嚧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蹲跳　護國欽

呵呵大笑不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林泊合錯商量　浮山遠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瞎眼開只是舊時人　眞淨文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咲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尋處　龍牙言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　尼無著總

笑裏憑誰眼豁開龜毛須向火中裁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區區謾往來　湛堂深

叵耐潙山老鬼精垂鈎便要釣鯢鯨幾多頭角爲龍去鰕蟹依前努眼睛　中菴空

掀翻海岳求知已雪刃橫身立太平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木菴永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罔措　天目禮

[補]琅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咸通年後事住山爭得有柴燒　張無盡

擡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匝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海裏尋知已　中菴空

佪得潙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　石林鞏

【頌】疎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　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處。聽取漁家傲莫迷　投子青

疎山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擧似大嶺庵閑和尚（卽羅山）嶺曰。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敎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頌曰

一文兩文與三文。疎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露乾坤聳白雲　雲巖因

接得風流傅粉郞。一朝三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李二娘　佛鑑懃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徑山杲

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剜襟有短長。大庾嶺頭一尊佛。疎山兩度放毫光　鼓山珪

窣堵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　佛性泰

【頌】淸風吹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水。到頭俱被釣絲牽　丹霞淳

（三文與匠人）每愛佳人笑目靑。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輥波浪。無風不掛情　崇覺空　三

（兩文與匠人）惱惱牛攔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

（一文與匠人）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疎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

冬瓜蘸雪未爲淡匠者三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本寂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應菴華

臘月蓮花菡萏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早是龜毛數丈長　密菴傑

墮落眉鬚不得塔三文便討見分疎無端大嶺重饒舌數丈龜毛舉世無　月林觀

疎山造塔行令今古蔡林揀正三錢酬酢相應鷲地傳聞大嶺看看臘月蓮花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則尋聲弄影　方菴顯

【增收】疎山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今訛作京師）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丹霞淳

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貴買還賤賣纔喫便承當　懶菴需

京中大黃答冬來意杲日麗天盲人摸地　肯堂充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密菴傑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贓竹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松源岳

京師出大黃直截爲君舉冬至到寒食恰是一百五　無際派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漢家勳業在樊噲與張良　破菴先

【增收】疎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頌曰

法身向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歲易成

猜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知音相見今
如此　大潙智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法身向上
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
雲北山雨　圓悟勤

靑靑掩映松蘿窟修行超然物外物莫將修竹比喬
松不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懃

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娃來一箇
跛擠爲一檐更無偏　石溪月

增收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麽師提起曰
曹家女　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入說著曹家
女引得相思病轉深　慈受深

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紫羅帳裏深深
夜說悟當年四八禪　崇覺空

增收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
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
足飯足僧無對　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
處須知平地有深坑　慈受深

增收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
潭無影師作掀禪床勢山曰闍黎作麽生師曰
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
將　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
國英雄羸得作淸時　無量壽

增收 踈山因韶國師問百匠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
左搓芒繩縛鬼子　頌曰

百匠千重欲問周踈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
會直得江西水逆流　投子舒

增收 踈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
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
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　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
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丹霞淳

越州乾峯和尚嗣洞山 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徑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雲門祇能一手擡不能一手搦

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𡋯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晦堂心

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閑說夢白頭生得黑頭兒 丹霞淳

黑白分明滿局棊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白雲端

貌出形儀巳不眞二三分數像當人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謾是眼親 保寧勇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覿面逢東嶺雲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 普融平

蓑海成鹽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把手相將海底行 慈受深

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窻坐玉牀綉出鴛鴦呈似了金針深插錦香囊 佛性泰

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賈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 佛智裕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步白雲飛蓋月含空 楚安方

莫向乾峯頂上參言無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消息走偏天台與嶺南 枯木成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分髓皮風來烏巳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 圓悟勤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猴白那知更有猴黑 佛心才

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萬年閑

明頭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 月堂昌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

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
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
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
喏喏　頌曰

鋪主將鍮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眞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嗔　白雲端

垂鈎四海釣獰龍格外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席
帽不妨把手上高峯　佛性泰

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
意猶把法身謾度量　楚安方

[聯珠]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搦手檯以膠投漆庵內不
見菴外無孔鐵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
金博金　圓悟勤

庵內不知庵外事鐵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鍬
纏猛虎舌頭書卍字　瞎堂遠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
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會麼
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
汗方信儂家不惜眉　天童覺

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
處一一門中見善財　佛心才

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已搖落西瞿花正紅
長靈卓

摚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
樓四五百條花柳巷　徑山杲

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
帝釋鼻孔　鼓山珪

[聯珠]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夜遊南
贍部泥牛脚下火星飛　雪竇宗

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
安其中一箇最尖要　佛鑑懃

當面非暗投機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
若是續貂人弄巧便成拙　雪菴瑾

[增收]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
未門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
黑　頌曰

乾峯擧一不擧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爲言只有猴白
那知更有猴黑　晦堂心

弦筈相啣綱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
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
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天童覺

[增收]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嗣洞山 巨良禪客參禮拜
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
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
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
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
疑三十年有僧擧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
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
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擧似師師曰良公若
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
心亦須看始得　頌曰

一鏃破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還就土
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閔尸甜瓜自古甜苦瓠從來苦
默堂定

[增收]欽山因嚴頭問如何是眞言師曰南無佛陁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
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增收]欽山與嚴頭雪峯同到德山一日問德山曰天
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
道山曰汝試擧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
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
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
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絶纖瑕天皇一脉龍潭
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切屬欽山猶定動得無言說
至今誇　汾陽昭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棒無言

說若更非言更是非　延壽慧

[增收]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嗣洞山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麽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麽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錢橫海月明　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鞴費分疎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馨香滿道途　圓悟勤

[增收]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嗣洞山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麽卓卓的的曰和尙恁麽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麽答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　頌曰

卓卓的的一屙便息老鼠舞三臺猫兒吹觱篥烏龜

擧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　雪竇宗

[增收]大童啓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斷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　頌曰

盲聾瘖瘂逈天眞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　丹霞淳

[增收]京兆府蜆子和尙嗣洞山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充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尙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頌曰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　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面禮禍從天降不成災　瞎堂遠

撬蜆撈鰕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籍討甚多年鬼眼睛　東野敷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東山源

[增收]瑞州九峯普滿禪師嗣洞山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趂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　雪巖欽

[增收]台州幽棲道幽禪師嗣洞山一日歛鍾上堂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鍾僧曰維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臥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爲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爲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使與他酬雖然重檐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南嶽下第六世之一

[增收]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嗣興化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擧此話方悟旨却回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尙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穴曰作麼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穴曰汝會也　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少異乃曰諸方秪具啐啄同時眼不見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擧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頌曰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

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
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雪巖欽
[增收]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
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
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卽喪諸人還明
得麼乃頌曰
子若哮吼其母卽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
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增收]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
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
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去聲)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
掌中擎日月舌上禝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
鼓山珪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子相逢
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徑山杲
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　木菴永
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眞番
將那箇兒郞不舉頭　虛堂愚
[增收]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撅時
如何曰不審師便打　頌曰
兩箇屎撅合作一團熏天炙地誰能覷千古叢林作
話端　西山亮
[增收]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
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
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
起吹落庭花三四枝　海印信
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插重簷氣象雄怪得人前多意
氣他家無法在胸中　西禪寂
[增收]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問日月迭遷寒暑謝還有不涉寒暑者麼)師曰紫羅抹額繡腰裙曰上上之機今
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曰炭庫裏藏身　頌
曰
紫羅抹額繡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插藏人不
見夜深吹起鳳樓春　雪堂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南嶽下第六世之餘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嗣寶壽沼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為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鍬推僧出衆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盲人滿大唐　汾陽昭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黃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白雲端

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保寧勇

探馬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眞淨文

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話頭　佛國白

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群夫駭直得盲聾徹四夷　眞如喆

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　智海淸

當鋒更不借全機勍敵須還作者知鐵馬放開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　上方益

豐城收寶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　佛心才

蘸刃開時飛鐵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一城瞎却渾閑事直至而今成是非　佛性泰

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威雄難比並曲中直細中麤瞎却人眼眞作略掀倒禪床捋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劍去久矣徒勞刻舟權柄在手專殺活大丈夫兮得自由　南華昺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鋒一劄　京兆府天寧璉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疎山如

提起須彌第一鎚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　徑山杲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撩他寶壽瞋正令只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　鼓山珪

【聯】養得男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身入生滅門中滿口宣　正堂辯

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

石菴玿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甚麼面目師覩之忽然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　頌曰

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海印信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　枯木成

五祖演

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攧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儂家第二頭　禾山方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幸有傍人爲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佛性泰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南華昺

【聯】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圓悟勤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佛鑑懃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鍮　南巖勝

【續】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嗣寶壽沼　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貓兒貉子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闠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襯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溈山水牯牛　圓悟勤

【增收】西院明在許州。聞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參。遂特去相訪。纔入寺了。曰啓和尙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尙。院曰。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掐一掐。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阿剌剌阿剌剌　頌曰

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只自知　海印信

【增收】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溪　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頌曰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　方菴顯

【增收】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西塔穆　因陳操尙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麽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頌曰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駄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鼈時下一捲攣。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雪竇顯

布漫天網。鯨鼇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　月堂昌

李公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遶團團休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　別峯印

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嗣南塔涌　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頌曰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投子靑

芭蕉示衆世無隣與奪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游子淚沾巾　正覺逸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戸開　保寧勇

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擡眸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枯木成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剎那纔昧隔生鼻孔遭他牽撮　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譊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橫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　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徑山杲

[收續]舒無蹤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雪竇宗

趂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拄杖兮與拄杖船中輕蕩槳無拄杖兮奪拄杖佛面巧出相好手芭蕉眼不開塞壑塡溝何處來　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雹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獸飛禽懸崖撲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捋猛虎鬚折蒼龍角　南堂興

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等閑摸著蛇頭拍手囉囉哩哩　卍庵顏

芭蕉擧起拄杖驚動森羅萬象蝦蟇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尼無著總

蠱毒之鄕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家喪亡　肯堂充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驀然夜半化龍去黑雨烏風裂地雷　虛堂愚

[收增]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尙大似一錢爲本萬錢爲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箇筭法極省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兌支移拆變加三倍平生有子不須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收增]芭蕉淸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

相見　頌曰

休問維摩臥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　投子青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鈎頭再三回首來相見急水波心輥綉毬　懶菴需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清源下第六世之一

天皇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嗣巖頭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頌曰

一生長喚主人公不受人謾逈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松栢起悲風　佛國白

彎彎新月聚三星誰信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老夜深呼喚强惺惺　祖印明

瑞巖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徑山杲

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　鼓山珪

自呼呼應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簷前山色四時青　白楊順

〔聯〕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天衣哲

不施棒喝喚主人公鵞王擇乳鴨類不同　高原泉

水洗水兮金博金瑞巖徹底老婆心自攜缾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無量壽

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開

磐陀嶤嶤秘蒼苔終日加趺兩鬢摧縱使不曾呼喚著何嘗謾得阿師來　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酬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　別山智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嗣巖頭　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

漢 五燈會元載云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與舊載公案稍異 頌曰

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 洞山聰

紛紛雪影耀閩天。閩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白雲端

須彌座上斂伽黎。海口潮音闡大機。世主大檀能藻鑒。靈山嘉會愈增輝。 疎山如

[續收]一道直如弦。千古應無對。縱有嚙鏃機。髑髏成粉碎。 栢堂雅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 寶葉源

[增收]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大悟 五燈會元載云。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與前稍異 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天童覺

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殺烏龜。救得跛鼈。 殺六巖輝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拶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無準範

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咎。 石田薰

[增收]羅山在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攛。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照堂一

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鼓山珪

出門握手話分攜。古道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劒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徑山杲

[增收]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

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和尙豈不是承嗣
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師曰不肯德山郎且
置只如洞山有什麽欠闕處頭良久曰洞山好
佛只是無光師便禮拜　頌曰
一箇鍱額鍋頭一人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
洞山出氣　南巖勝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
措慚愧巖頭口放光　正菴顔
增收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
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欠闕便道無光師召軫
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
甚麽撥無軫話師曰甚麽處是陳老師撥你話
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擧似
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擧
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　頌曰
格外談驚人句懵懂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
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譊訛一夏爲雌
黃雌黃出暗寫愁腸寄知識　佛性泰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嗣雪峯示衆曰諸方老宿
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
汝作麽生接若拈鎚竪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
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
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尙還許人商量否師
曰許汝作麽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
是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尙擧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曰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是不會法眼爲什麽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
拜起門以拄杖挃僧退後曰汝不是患盲復喚
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門曰還會麽
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其僧於此有省　頌
曰
盲聾瘖瘂杳絶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
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窻下葉落花開自
有時復云還會麽無孔鐵鎚　雪竇顯
退後近前衆對辯相逢避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
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白雲端

雲門老子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　佛鑑懃

盲聾瘖瘂接不得玄沙枉費閑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　鼓山珪

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返爲讎　徑山杲

頌權生聾瞽瘂痱痲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鐵如泥碎透金繩動失玄沙　汾陽昭

欲知三種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爲中外塵　永明壽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銷爍花簇簇處鷓鴣啼草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遇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子半零落　翠巖眞

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現在不要開眼尿床特地移山塞海花裏幽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　塗毒策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巖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龍門遠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星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摝　或菴體

盲聾瘖瘂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謾一句與君重剖露老君頭戴楮皮冠　晦室明

聾盲瘖瘂捉敗了也更問如何聾盲瘖瘂　月林觀

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瘂眼睛瞎五濁衆生數似麻　橫川珙

少拜禮因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

此依傳燈錄所載其餘皆作因我得禮你　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　覺海元

因我得禮你扶倒又扶起要行卽便行要止卽便止　寶峯明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徑山杲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　鼓山珪

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觜對觜
　高菴悟

因我得禮你崑崙臥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
　雪堂行

[頌]因我得禮你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
瞌睡　照堂一

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衆生元無一箇　典牛游

老鼠咬生鐵十分滋味別猫兒左右看瞌睡也不徹
　正堂辯

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
　止菴顏　圓悟改云當下便歸家不隔一番紙

因我得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

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
　蒙菴聰

　玄沙一日曾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
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
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
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雪
竇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頌曰
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獰爪距今古樵人
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佛慧泉

猛虎當塗獨振威爪牙眞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
者碎骨收來良可悲　保寧勇

宗師方丈大慈悲是汝之言亘古錐萬里神光騰頂
後肯將生死嚇愚癡　龍門遠

欲識玄沙虎覿面是誰覯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
　禾山方

[頌]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已色聲遍滿太虛有
底纖毫依倚　永明壽

老玄沙太饒舌覿面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便承當
驗來未免眼中屑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熱
　海印信

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當暦笑裏刀利牙爪可怖

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　慈受深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寃苦寃苦　月堂昌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麽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擧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　頌曰

故遣馳書通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同來却報玄沙語蹉過分明理更封　汾陽昭

玄沙封白紙雪老却同風蹉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　眞如喆

玄沙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彌　雲蓋智

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慈受深

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爲誰宜　佛心才

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佛性泰

【增收】三番白紙問寒喧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處盤蛇口內打鞦韆　丹霞淳

白紙連封寄雪峯雪峰出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齋後江城打暮鐘　佛陀遜

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熨斗煎茶銚不同　眞淨文

鶗鴂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忍聞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烏飛出海門東風從虎兮雲從龍　野雲南

千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　橫川珙

【增收】玄沙因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　頌曰

驀然趯倒便知休百粤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上月至今空照釣魚舟　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伶俜旅泊向他邦　本覺一

未離闉底已還家。纔踏飛鳶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老玄沙　遯菴演

增收 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　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頌曰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知水爲命。折筯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也華鱗弄藻　天童覺

今日靜愀愀。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北磵簡

人前提起袈裟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家。未明向上那一著　無際派

增收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　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是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斷看　頌曰

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把家幹蠱雖相似。也有貪盃落草人　虗堂愚

密機深設穽。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蓋代功　東叟頴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　五燈會元作師曰從這裏入　頌曰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淅淅。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　佛慧泉

一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精魂　法雲秀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閑嬉　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　羅漢南

投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 旻古佛

滔滔無問說只爲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 楚安方

［增］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與不聞門外語勸君休向偃溪尋 文殊道

乾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 月林觀

一派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爲眞機鏡清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 鏡山仁

［增］玄沙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　頌曰

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浪浪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本覺一

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深憶故園春 延壽慧

殺活交馳千聖不共救得眉毛失却鼻孔 空叟印

［增收］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麽（一作是你自己） 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祗道早眠晏起 大中隆

玄沙驢前雲門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 雪菴瑾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天衣懷

膿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化一葉漁舟泛渺茫 楊無爲

［增］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鴻叫斷秋光老落葉飄來一樣紅 懶菴樞

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調中 高峯妙

［增收］玄沙因僧侍次以主丈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麽曰見師如是三問其僧三云見師曰

你也見我也見爲什麼道不會　頌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荊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
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
郎　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雪竇顯

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
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投子青

閩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忽爾踏翻深猛
省大家收拾去來休　草堂清

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
賣一時分付謝三郎　祖印明

〔增〕蕭蕭蘆葦映江流獨棹孤篷漾小舟細雨斜風渾
不顧一心只在釣竿頭　笑翁堪

〔增收〕玄沙示衆曰若論此事喩一片田地四止界分
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
在　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頂額層兒成佛二祖
大師僧僧　黄山球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由有中心
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徑山杲

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
拔要見兒孫意氣豪　遯菴演

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閑惟有漢朝天子
貴彭城垓上信旗還　姜山愛

〔增收〕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
後相　頌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不易加亡僧面前眞心
驗後人子細莫周遮　石門聰

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遐若更二途斟酌
會非但無知象耳聾　般若柔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眞話不賒亡者面前親證
驗更無偏黨絕周遮萊林浩浩爭唇吻恰似虛空捉
幻花　汾陽昭

〔增〕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卻且置只知活人背後底

是箇甚麼　頌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爲逢自從打破雲南國直至如今塞北通　本覺一

增收 玄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曰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天夜半髑髏寒　本覺一

增收 玄沙肯訪三斗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頌曰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躡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質長松　率菴琮

增收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頌曰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人自拈却　本覺一

增收 玄沙見三人新到自打普請鼓三下欲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云新到輕欺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法堂却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與你勘了也　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淸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清源下第六世之二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嗣雪峯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　頌曰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游　汾陽昭

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雪竇顯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　草堂清

攜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覷處看　佛心才

[續收]𡄲鏃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惜茲人返嘆嗟　般若柔

是即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挑隻履　獃堂定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日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葉源

[增收]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　頌曰

願力山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見誰信稜公更撒沙　寶葉源

[增收]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頌曰

天高鴻鴈侵雲舉地肅蛩螿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　東叟穎

[增收]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頌曰

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廝拽莫蹉跎平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剎那　本覺一

●慶疑處

增收 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　投子青

增收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謾自已業河迅速任漂流　智門祚

增收 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爲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　智門祚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　湛堂準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嗣雪峯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尙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頌曰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雪竇顯

如來語爲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愍擬似向雷門撾布鼓　佛慧泉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白雲端

無是無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間　佛鑑懃

第一頭第二頭淸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南華昺

[續收]撞墻撞壁曲不藏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
三毒如來有二語聖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
保福老鋏眼銅睛還失了　月堂昌
便恁喫茶去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
寶葉源

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鵞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頌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鵞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汾陽昭

望州烏石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鵞湖雖得意埋兵曾未展鎗旗　海印信

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華山潘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大洪遂

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歎喜作者相逢滿面慚　龍門遠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徑山杲

[續收]藕絲引鯨鼇針鋒覰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覩　圓悟勤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咬人師子子反身不在草頭邊　一翁如

[增收]保福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頌曰

人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掛角作他弟子沒來由龍蛇陣上看謀略　月堂昌

雪峯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羌管隔雲吹　虛堂愚

[增收]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

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頌曰

保福四謾人眞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　洞山聰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雖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雪竇顯

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遞代相謾謾殺人　佛國白

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識展公端的處水闊山高天色寒　東林總

保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來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眞　□□堅

【續】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　頌曰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薦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尼無著總

【續】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參見潙山是否曰是師曰潙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閑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

潙出遷化絕音容趯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興

禪禪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參三十年　南嚴勝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即鏡淸嗣雪峯　僧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其原一作其源　頌曰

成龍兩處若爲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怪鏡淸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正覺逸

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保寧勇

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奈何也。且看成龍點下分 雲溪恭

【續收】學人未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費言端 本覺一

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心聞賁

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來 寶葉源

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五燈會元於迷己逐物下曰）和尙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虗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 雪竇顯

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己逐物。衆生顚倒 楊無爲

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鳴。貪他蓑笠者。失却舊茅亭 長靈卓

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 圓悟勤

【續收】明頭便打。暗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聲。衆生顚倒逐迷情。可憐洎不迷己處。出得身來體未明 月堂昌

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 慈受深

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 白楊順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識 卍菴顏

直下全提是鏡淸。脫難出易語分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 寶葉源

【增收】鏡淸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頌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卍菴顔

【增收】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鵓鳩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頌曰

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卍菴顔

【增收】鏡淸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　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觜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閉唇不露觜　方菴顯

鏡淸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雪竇顯

語見人心苗見地□頭癢痒喝如雷諸方開口不同用寶印全機繼祖風　佛國白

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土四海澄淸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煅煉自家爐鞴且磨研相逢莫問參玄事此去西天萬八千　佛鑑懃

河目海口釘觜鏡舌雞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劄　佛性泰

【增收】鏡淸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出　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日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無準範

【增收】鏡淸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宗門統要作師曰還我草鞋錢來　雪竇云泊被打破蔡州　圓悟云爛泥裏有硬刺　頌曰

鏡淸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鉤來幾乎掣斷竿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　石溪月

【增收】鏡淸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臥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　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紅焰落寒灰。 投子靑

【增收】鏡淸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淸今日失利 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酒。金花紙寫淸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閒把君王玉笛吹。 心聞賁

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哮吼。 懶菴樞

【增收】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淸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 懶菴樞

新年佛法播眞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去。謾將雙劒定雌雄。 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淸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利。且道譊訛在什麼處 徑山杲云。一人向高高峯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是。未免有些譊訛 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問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麤。 建隆原

隱密田地。神通游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等虛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罷不停聲 圓悟勤

新年佛法鏡淸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收却劒。釣魚船上謝三郎 佛鑑懃

【增收】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嗣雪峯 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唯擧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頌曰

驀被曾郞搊著胷。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 竹屋簡

【增收】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

頌曰

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盡有聲見說禁班宣號令那邊渾不許人行　虛堂愚

【增收】鼓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五燈會元於此偈下曰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頌曰

國師樣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石溪月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嗣雪峯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與傳燈異乃曰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頌曰

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眞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雪竇顯

青山岌岌綠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大洪遂

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眞逐妄掩關雲門秋江月亮老倒翠巖眉在眼上　死心新

【增收】金鎚血色透雲袍閫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碧潭深處釣鯨鼇　南堂興

天魔謗佛桀犬吠堯巍巍大人聖德可昭　蒙菴岳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巳喪身帶累盲龜失浮木欲來火裏透金塵　伊菴權

發言先要心無愧爲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閭無信者從朝至暮錯商量　虛堂愚

太原孚上座嗣雪峯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山罔測乃毆之

一拳　頌曰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蒺林老作家。俱昧藏身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撑門戸。搖扇太原孚。播弄閙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　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直下渾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滿座。一念八千年　圓悟勤

【拈】高安灘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凝。敢道鼓山無鼻孔。蒺林千古笑嘻嘻　正堂辯

【拈】孚上座參雪峯。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尙。峯曰。知是般事便休　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海印信

雪峯集衆待孚公。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從來是幾重　本覺一

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觸忤和尙。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壑與塡溝　月堂昌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離縛犍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尙。雪上無端又著霜　秤巖玉

【拈】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徧。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旣然如是。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

孔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
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是宮商至今夜夜維陽
客空聽樓頭聲斷腸　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鴨
冷海棠枝上月猶明　懶菴樞

【拈收】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
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
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
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
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入看蹄踏蹄香草細餐知飽
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虛堂愚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
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
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
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麽處去山曰
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
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
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
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却有鄉情在　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反頭上楮冠斜　絕象鑒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亂紅飛　竹屋簡　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雲門宗主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嗣雪峯　示衆曰人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
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頌
曰

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雪竇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廚庫長相

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白雲端

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磕著厨庫三門金烏照不破玉兎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爲天地根　佛心才

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迹不立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圜悟勤

[續收]黑黑無問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撑天拄地同聚墨雖然好事不如無敢保韶陽會不得　正覺逸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蔚繩巖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麽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雪竇顯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白雲端

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瀟湘岸　潙山秀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佛心才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拶破面門分蓋色騎聲截斷羅籠分解粘去縛罷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圜悟勤

[續收]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躇放過一著　遯菴演

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斷橋倫

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頌曰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雪竇顯

日日是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烟靄裏月上謝家樓　海印信

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蔕甜未必甜如蜜　大洪恩

氷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　上方益

[續]破二作一分三成六䕫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兎金烏如轉軸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緣　圓悟勤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覔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　尼無著總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秖是饅頭　頌曰

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上方益

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慈受深

見色心光現聞聲道巳彰掣雷光中分皂白海潮音裏辨宮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弩　圓悟勤

見色明心事巳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荊棘林中優鉢華　徑山杲

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嚴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刀須是幷州鐵　鼓山珪

[續]撲落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隱顯包羅擡頭失却舊時路拈篙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拔貧成富千人萬人恁麼去　月堂昌

頤超見色聞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鳥啼巖下寺月明人喚渡頭船　雪菴瑾

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簡翁敬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雲門顧鑒咦有抽顧頌　頌曰

雲門抽顧笑嘻嘻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計策到頭於此也難施　北塔祚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　眞淨文

韶陽一鑒生銕餕餡直下咬破莫怪相賺　鼓山珪

【續】雲門抽顧頌衲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不動打不動抽顧頌時念彌陀三兩聲追薦東村李翁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强健福田院裏貧兒叫喚乞與我一文大光錢　五祖戒

韶陽爲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典牛游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人讀書（五燈會元作有讀書人來報 或作門外讀書人報來）　頌曰

蘩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顚回亦不通　北塔祚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　覺海元

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君忍階趨進翼如也　佛慧泉

【續】讀書人報來豈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　頌曰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猊　北塔祚

日裏看山好淸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東京淨因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靑千巖萬壑鬪縱橫洞門欸是雲遮斷到者須知路坦平　楊無爲

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進初機切在諦觀　黃檗勝

匠員不惜兩莖眉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綠只宜飛走會相依　三祖宗

雨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佛鑑懃

【續】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投子靑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巒只見嵐光拂拂爭知瀑布潺潺　上方益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第二句　月林觀

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肝若於句裏求宗旨墮在嵯峩疊嶂間　退耕寧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清源下第六世之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頌曰

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爲人多見不精巧妙妄陳心意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　汾陽昭

老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鈎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雪竇顯

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鸚鵡戀西秦　靈竹通

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雨遲疑火星昨夜移牛斗照見西瞿人不知　投子青

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仙拏月沉江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天衣懷

要透龍門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便且向桃花浪裏看　佛印元

人問透法身隨宜爲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歷聾　法華擧

北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星攢春雨霏霏潤秋風颯颯寒崑崙牽白象謌謠入大安　浮山遠

北斗藏身爲擧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　玉澗林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欲識藏身處拈起簸箕別處舂　黃龍南

雲門透法身從此沒踈親盡道和風暖三春寒更新　道吾眞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身宇宙撈破須彌　甘露天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幞頭何　白雲端

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北起戈矛風淸月朗無雲夜莫認文星作斗牛　照覺總

東涌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　眞淨文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謾勞傳黃河輥底流今古卓嶽三峯頭指天　三祖宗

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太淸猿鳥自啼山自寂水流巖下響泠泠　草堂淸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出空如水刹刹塵塵總一般　佛心才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與人間伴月明　五祖演

透出毗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掐天師訣也解交乾步踏罡　張無盡

北斗藏身句商量幾萬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　疎山如

雲門透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隣　楚安方

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普雲圓

【頌】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吟　五祖戒

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撑船捉月天　法華擧

北斗藏身句擬議卽差訛鑽天白鷂子不戀舊時窠　慈受深

飽粥飽飯一味齁齁早眠晏起何待封侯　典牛游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撑明月自與桃源一派通　開善祖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蟆著錦襠多少病猫食死鼠日中擡首眼無光　東山空

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跛脚老雲門未明三八九　天目禮

北斗裏藏身虛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

橫川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重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雪竇顯

對一說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處討　正覺逸

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鐵　五祖演

對一說何卓絕盲塞虛空一團鐵飢來不顧飯如雷箇箇聚頭爭嚙齧　龍門遠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吞却月　佛性泰

【續】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剌剌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鐵　圜悟勤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　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　雪竇顯

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禪翁甘滅舌　正覺逸

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把天機泄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蠛穴　野軒遵

【續】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像水月教兒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活鱍鱍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　圜悟勤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　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雪竇顯

朝打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兮桶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白雲端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天童覺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杓聽將來笊籬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裏水　湛堂準

[頌]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已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是　天童覺

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門眼中著僧身裏揑合起來無處藏壓著磕著埋沒你　月堂昌

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倒地至今猶未起　無菴全

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且菴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五燈會元作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　頌曰

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鎭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佛慧泉

雲門一曲二十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由南山起雲北山雨　黃龍南

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　楊無爲

一曲韶陽古調淸多年木石化爲精廣陵傳去人何在留得杜鵑啼月明　大洪遂

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　眞淨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爲心祖　通照逢

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圓通僊

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明月淸風無價數一時分付與仙陀　長靈卓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屬五音亘今古刹刹觀音妙智力塵塵能救世間苦　昊古佛

[頌]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聞擧著笑殺洛陽人　訥堂思

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彈淳音超太古明眼衲僧休莽鹵　肯堂充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峯寒梅破蕚啐啄公子
風流鳴木鐸　松源岳

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
許誰知幾擬黃金鑄子期　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圓悟
云一不立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
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
宿　雪竇題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
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白雲端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　圓悟勤

蠻村歌社舞那伽定㾈狗泥豬淸淨身透徹根塵無
佛法優曇花現十洲春　秀巖瑞

六不收一不立淸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風
掃盡浮雲月照壁　掩室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

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餬餅塞來猶不
住至今天下有譊訛　雪竇題

天皇蔭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渾崙吞無人敢咬破
始自韶陽拈出來爲貽其福却貽災當時病本無人
創迄至而今成禍胎　正覺逸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餐湖南展鉢新羅
咬大食波斯索渡船　慧明圓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餬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
海東船子過新羅　雲峯悅

雲門餬餅模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
眼誰問西來閑達磨　白雲端

超佛越祖之談覿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
閑爭餬餅　眞淨文

韶陽餬餅答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
議迴頭識取自家珍　雲居祐

駕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
匣且施一割用鉛刀　道場如

堪悲堪笑老韶陽。餬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
者。不勝慚面負慚惶　文殊道

作家手段不隨流。餬餅拈來答話頭。任是衲僧超佛
祖。到頭不換飽齁齁　黃龍震

雲門餬餅對超談。多少禪流看不穿。若是孔門眞弟
子。自然知道化三千　佛燈珣

[續收]雲門一枚餬餅。天下衲僧咬嚼。若非銕作牙關。往
往䴷圇吞却。吞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麪一般。踏著
韶陽關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　慈受深

超談餬餅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
盡。古松方見歲寒枝　水菴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
上行　頌曰

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
佛慧泉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變現自分明
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此恩。力言外度迷情
眞淨文

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
水。不薦回途十萬程　雲溪恭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
大洪預

[續收]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
更　湛堂準

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皂。壁上畫枯松。後園驢喫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髆抵沙。蜂爛醉和衣倒　或
菴體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覺報淸

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
拍。一曲涼州恰二更　石菴玿

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譊訛一箇字。才子競頭爭
率菴琮

諸佛出身處。千般謾度量。東山行水上。眨眼過扶桑
荊叟珏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頌曰

稽首金容乾屎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從教同一舌　佛鑑懃

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者目對慈顏似等閑　太平古

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兼拔楔不是韶陽老古錐爭得親言出親舌　佛燈珣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𪏭醯首羅眼對面隔西天

鼓山珪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

徑山杲

問處分明答處新半同含笑半同瞋君看陌上二三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惠因淨

[illegible]韶陽乾屎橛多年硬似鐵堪笑韓獹不奈何狺狺怨恨天邊月　典牛游

雲門大作師子吼剛把衷腸爲誰剖眼似流星尚懵然狂夫逐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兮咬人屎橛非好狗　懶菴需

問佛答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分雪金剛寶劍倒殺人鈍鋼止用新羅鐵　蒙菴岳

雲門小厮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不知失却口

松源岳

祇箇乾屎橛雲門太饒舌喪盡目前機虗空迸出血

毒菴常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頌曰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颷颯颯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雪竇顯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泉大道

問摽答旨答徹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今要識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靈源淸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已面前山子猶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聞盡在愁人窠裏　長靈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眞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翛然　佛鑑懃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佛性泰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楊順

【顯】皮毛脫落盡惟有眞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本覺一

寂寂寥寥空索索偏界紛紛黃葉落東西南北絕遮攔萬里長天飛一鶚　在菴賢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孫無豹變等閑落在草窠中　天且禮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頌曰

不生一念豈通宗眞僞分於一句中築著開花秉杜口須彌當面作屛風　洞山聰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嶮路行難鏡向海門遙仰望四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逸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黃龍南

◆毫疑毛

◆念疑急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赬尾平生事剛被中人把釣竿　楊無爲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白雲端

萬仞峯前立太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不敢埋　保寧勇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叢林如今競逐須彌走無限平人被陸沉　佛陀遜

不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便用休別針錐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穿耳攢眉過南海波斯仰面看　眞淨文

須彌山聳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的處把住清風一問看　照覺總

一念沉沉過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兎金烏忽宮殿巡遊落半途　張無盡

巍巍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干氣力麤縱使不隨言語會劫來當面受塗糊　徑山杲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

立千手大悲擘不開　佛性泰

一波纔動衆波隨汨沒塵寰幾箇知突兀須彌橫宇宙縱橫妙用更由誰　疎山如

頌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臠肉口唇兩片皮雲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天童覺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湧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　圓悟勤

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著眼看拈一縷絲輕絆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水菴一

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古錐　松源岳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頌曰

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麽太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　雪竇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自家田地荒來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枯木成

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葉應難會牙爪分明子細觀　雲溪恭

金谷春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金盞　上方益

淸淨法身花藥欄眉毛刺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凄怨吹過蘆花明月彎　佛智裕

頌淸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相瞞有誰得意春風裏時到堦前子細看　退耕寧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尙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頌曰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踏著草鞋赤脚走　佛慧泉

學人自己游山翫水只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楊無爲

游山翫水須究宗旨莫作等閑游山翫水　黃檗勝

杖藜林下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晩歸來鬢欲霜踏破草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開福寧

[拈]游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跛師三寸舌。回頭總是舊生涯。　肯堂充

游元翫水萬萬千千。孰透韶陽語中帶玄。　鎮山仁

朝西天暮東土。翫水游山徐行欵步。是則不動道場。不是亦在裏許。誰爲證明。石霜角虎　猷堂定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睹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　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師曰露。　頌曰

石火流星曾未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看時鷂子飛。　正覺逸

簸土揚塵無避處。將門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白雲端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蘇返魂香。我道伊搗塗毒鼓　天童覺

[拈]重關金鎖不用鑰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　典牛游

椎鑼撾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楊州。　卍菴顏

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爲椎虛空爲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　應菴華

斗換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退谷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　風穴云瞎。　黃龍心云更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頌曰

普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掣電光。擬議思量生會解。堪嗟剜肉作身瘡　洞山聰

普之一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尋。秤鎚踏著硬如銕　正覺逸

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覷見。一條拄杖兩人舁　大愚芝

頂上有來眞箇瞎。輝天鑒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拏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白雲端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眞淨文

應機無出老韶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若非師子子。一場閑夢過瀟湘　圓通僊

【頌】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錯擧。休錯擧。冬至寒食一百五　楊無爲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親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眞彌勒。却向靈山問世尊　晦堂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響　頌曰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眞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雰霈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圓通僊

【頌】白牯問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響。啐兮啄兮淸機歷掌。回頭轅轢範秦時。舌上葛藤長萬丈　心聞賁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窠。子已出殼　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劍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甑人携手向南奔　北塔祚

吹毛寶劍不須抽。迸匣淸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爲君酬　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僊

【頌】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齒

頌曰

誰謂吹毛劍。雲門骼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眞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淸波無透路。曰和尙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徧界不藏。淸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爭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圓悟勤

【頌】藍却命根。方可關門。一挨一拶。雹湧雷奔。佛法水

中月耳裏眼裏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幾幾　月堂昌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斫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溫堂深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頌曰

藥忌由來鑒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　五祖戒

藥病相治事可嗟如何於此隱聱邪未語已前誰辨的泊乎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强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恥數如麻　北塔祚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雪竇顯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爲君分別　白雲端

[續收]被裏出指水中露背屈指眼開搖背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　月堂昌

太譊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寰中意氣閫外籌略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　圓悟勤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曰話墮也　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話墮遂令千古動悲風　疎山如

[續收]與奪雙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剛眼趙璧連城一道歸　昱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猶被舌頭謾　松源岳

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噎嘤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　石鼓夷

[增收]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　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于一條紅線兩人牽　慧受深

[增收]雲門普請搬柴路次見僧遂抛下一片柴曰一
大藏教只說者箇　頌曰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
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慧受深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
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　佛性泰

一大藏教詺這箇雲門飄下是甚麽直饒於此徹根
源眨得眼來還蹉過　浙翁琰

[增收]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
我生死來（一作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在什麽處）　頌曰

針眼魚呑大千界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
黑那是華頂是天台　圓悟勤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
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默堂定

[增收]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麽生
祗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麽處師曰
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蓑翁老熟
慣風波橈棹不施船放溜　天童覺

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劒刃翻身
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石田薰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
汝道卽不難作麽生會法身曰請和尙鑒師曰
鑒卽且置作麽生會法身曰與麽與麽師曰這
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
飯麽僧無對　頌曰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呑鳳髓龍肝香積
飯萬般嘗過不須論　南堂興　三

韶陽機鋒迅雷霹靂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
卒說不出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

未識雲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增收]雲門問新到你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

麽過海曰草賊大敗師曰爲什麽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踍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乃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爲山爭一着徒勞賓主各無功

增收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本覺一

增收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麽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頌曰

擧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　水菴一

聲如鳴玉靜邊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繡衣猶把麝香熏　虛堂愚

將軍令下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騤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斷橋倫

增收 雲門示衆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縚三十文曰如何是一條縚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頌曰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覿新羅國裏僧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雪竇顯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天童覺

油然南山雲沛然北山雨露柱吹呵呵燈籠起佛祖中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知何處去　圓悟勤

古佛頭拄天露拄脚踏地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拄天兮戴帽子脚踏地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佛鑑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清源下第六世之餘

增收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喫飯底不是你自已有僧問飯是自已時如何師曰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却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已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頌曰

終朝喫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慈受深

增收 雲門示衆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我一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　虛堂愚

增收 雲門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卍菴顏爲盧山圓通西堂爲衆入室舉此公案聞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胷曰佛亦是塵復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增收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頌曰

雲門一路覿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平有幾人　楊無爲

增收 雲門示衆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雪竇顯

養就黃龍變化材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　佛鑑懃

衲僧拄杖子爲龍却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笑只今親侍納兒孫　投子舒

增收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劄　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劄陽鳴畬羽翰蛟龍縮鱗鬣爲是時節爲是佛法一箭兩垜謾猜量眼裏瞳人眉搭颯　佛智裕

雲門道一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坡明

[增收]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收凛凛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太險師云放過一著　雪竇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鼇釣鯨手段高慣看下海涉波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　月堂昌

[增收]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頌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掛高臺碧油幢下呵呵咲青眼何妨特地開　慈受深

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隘喝綉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公來覿面當機如激電寒山撫掌咲哈哈　拙菴光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頷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鐵化爲金即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慈受深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問他以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昌

[增收]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　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鼓山珪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鶻何曾逐臭來　無菴全

鐘聲披起鬱多羅信手拈來不在多堪咲當年明上座狠忙馳逐太奔波　卒菴琮

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著無明發買來餬餅是謾頭苦哉觀世音菩薩　笑菴悟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　無門開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㲉即道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　頌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柂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陸山重重又水重重　絕象鑒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抛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狠籍　竹屋簡

[增收]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頌曰

百尺竿頭弄嶮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松源岳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　頌曰

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本覺一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榼在手　頌曰

手中一榼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　大中隆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爲甚麼會不得師曰秖守會不得　頌曰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智門祚

[增收]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或作

問直歲　頌曰
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
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投子青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
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正覺逸
〔增收〕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嘴鳥說禪麼曰不
聞師拈拄杖曰禪　頌曰
鴉鳴鴉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
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唷唷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
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
〔增收〕雲門拈起餬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
北人眾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
頌曰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這老賊　龍華本
〔增收〕雲門齋次拈起匙筯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
北僧時有僧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
鉢置伊曰為什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垜

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榮
頌曰
拈來匙筯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曾莫
顧熟謾都為不惺惺　本覺一
雲門齋時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
代曰謝師答話　頌曰
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
覓一飽自然忘百飢　鎮山仁
〔增收〕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
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
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
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
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
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
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
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

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
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
甲罪過　頌曰
作家慣戰不齎糧奪鼓攙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
的反恩仁義勝剛強　尼無著總
[增收]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
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
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頌曰
二乘菩薩何菩薩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
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鼓山珪
擊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徑山杲
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從教不得
動春來未免倒抽枝　懶菴樞
膽涿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歸
　孤峯源
[增收]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
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
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
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
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頌曰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
力隱人胷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
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天童覺
雲門示衆曰讀經千卷紙上語　頌曰
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
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或菴體
[增收]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〇
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
被蓋　頌曰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
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　慈受深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　東山源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

如何委悉當知劒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　無相範
【增收】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
　歸　頌曰
瑞靄祥烟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游琉璃殿上騎金
馬明月堂前輥綉毬　丹霞淳
【增收】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深深
　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
斷不消船艇與浮囊　丹霞淳
【增收】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嗣九峯示衆曰習學謂之
　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有僧問如
　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
　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禾山解打鼓　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
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投子青

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
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雪竇顯
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正覺逸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
劇難消白日到黃昏　雪菴瑾
草履爲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乖淸音只在風簷
不終日無人不下堦　虛堂愚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人切忌學唐步
　無相範
【增收】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嗣九峯問僧眼界
　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
　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
　也師曰橫抱瓔孩擬彰皇簡　頌曰
新羅激海南嶽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斂念
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徧不知回　雪
竇宗

◆口訣三

【增收】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卽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飣自有傍人施　頌曰

□世如來一口呑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曉坐看春回入燒痕　自得暉

【增收】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大人師師曰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頌曰

秘殿重圍曉尙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顔　丹霞淳

【增收】同安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前猶點隔年燈　頌曰

舊歲新年作閙端同安從此放顚頇憑伎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懶菴樞

樓上嗚咿角已吹燈前蝴蝶夢中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　無機惠

【增收】新羅泊巖和尙　五燈會元作新羅國百巖嗣谷山藏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頌曰

故國淸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古塚不爲家　丹霞淳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威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貝葉收不盡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　雪竇宗　四

古塚不爲家漁翁移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月迥長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魚磯萬古淸風長歷歷

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閣快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增收】新羅國大嶺禪師嗣谷山藏　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淸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

香　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春　丹霞淳

[增收]杭州佛日和尚嗣雲居　夾山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山曰缾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缾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閑話生莫將閑話爲閑話　朴翁銛

擔板漢沒坰東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虛堂愚

[增收]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去摘玉花晚後鳳啣歸　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嬋娟混然寂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丹霞淳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雪巖欽

[增收]同安丕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增收]歙州朱谿謙禪師嗣雲居　韶國師到參次聞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曰旣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曰好箇犬師便打曰莫打某甲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鐵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借使乘風斷挨斷捼干戈中立

太平基凜凜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增收】朱谿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人說著只有一人太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罔措師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笑曰盤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別人手　月堂昌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

頭尾兩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

親見　佛燈珣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鐵花開　方菴顯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　石溪月

【增收】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嗣雲居　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孤峯獨宿　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

道無奈遊人不肯行　丹霞淳

豁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　率菴琮

雲居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却是你逢　頌曰

不搽紅粉色不挂綵羅衣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　率菴琮

【增收】雲居簡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麼　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增收】廬山歸宗懷禪師嗣雲居　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千尋竿上反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南華昺

大用縱横掣電機爍迦羅眼尙膠黐迷途夢裏爭唇
吻却憶隨他去一回　夢菴信

〔增收〕新羅雲住和尙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
曰文殊聳耳　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淸虛渺邈豈爲隣一輪明月當軒
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淳

〔增收〕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嗣曹山　僧問如何是西
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攜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
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淳

〔增收〕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嗣曹山　僧問如
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㤰
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
豐儉　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淸貧中更是淸貧著衣喫飯隨豐
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淳

〔增收〕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嗣曹山　拈枕子示僧曰一
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尙喚
作甚麽師拈起枕子曰恁麽則依而行之師曰
你喚作甚麽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　頌
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皖山凝

金峯窠裏絕譊訛枕子拈來會也麽回頭一聲春夢
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方菴顯

渾崙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窠窟
裏會須赤手討便宜　石溪月

〔增收〕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
師下禪床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
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
師曰若到堂中不可擧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峯老婆心　頌曰

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
子海天飛去不成羣　西巖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

虎縱饒沒羽亦徒爲　石溪月

增收 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晩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　頌曰

金峯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　方菴顯

增收 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　頌曰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石溪月

增收 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淸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　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鞭頓懶看　丹霞淳

增收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嗣曹山 僧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　頌曰

日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覿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驚起泥龍翻海潮　投子靑

古木靈巢鶴夢迷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花落溪　湛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斑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石菴招

曹山不如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班龍吟霧起虎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丹　辛菴儔

增收 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頌曰

崑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丹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枯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閉門防俗
客愛閑能有幾人來　天目禮

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
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少室睦

增收瑞州黃檗山慧禪師嗣踈山問踈山刹那便去
時如何山曰畐塞虗空汝作麽生去師曰畐塞
虗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去　頌曰

畐塞虗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
出三門却把三門掛露柱　懶菴需

增收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嗣踈山因演化大師在湖
南報慈値慈陞堂次化出問如何是眞如佛性
慈云誰無化不契遂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
理前問師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
在衆或住持某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
護國即護國遠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立擘碎重關道宛然若是子期聽品
弄肯將松韻作秋蟬　大洪遂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
量有無從此見譊訛不譊訛唵蘇嚧悉哩莎婆訶
佛性泰

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身不唧𠺕直饒未學已先
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
不著隨人後　秀巖瑞

增收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頌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崑崙含玉山光
潤涼兎懷胎月未知　丹霞淳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
河南犬吠　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邊誰悟驢鳴幷犬
吠圓音落落示人天　大洪遂

增收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
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頌曰

出門徧界無知已入戶盈眸不見親虗室夜寒何所

有碧天明月頫為隣　丹霞淳

【增收】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頌曰

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鸎鴨狎羣雞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　大洪遂

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罷頭辛時來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

冰生滴水事淸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愧不封侯反思淸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　天童覺

【增收】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嗣龍牙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遇人在　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天衣懷

情未生時隔金毛多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横笑殺叢林老禪客　楊無爲

無情由情若為絲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白雲端

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罔測　開福寧

【增收】隔青天無雲轟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箇僊陀客　大中隆

江南船海南舶把柂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家頭已白　大洪遂

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是趙州觀音院裏安彌勒　石門昭

【增收】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嗣青林虔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頌曰

體妙探玄豈涉程爭如野老巽中行功忘日用平懷穩免事君王寵辱驚　丹霞淳

【增收】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嗣青林虔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

鐘　頌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外聾夫何事睡猶濃　丹霞淳

[增收]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嗣蟠龍文初參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亦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頌曰

金烏玉兎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靑霄別有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丹霞淳

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參　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清澄皓月漁翁撥棹宿汀洲　蹣菴成

[增收]木平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頌曰

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　汾陽昭

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今不奈何堪咲牧童誰問路一聲長笛過前坡　佛印元

不勞斤斧弄巧成拙壞衲通身頭髭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　法雲秀

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瘢直指西來親切意石羊頭子向東看　照覺總

[續收]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清徹底雲收華岳露巑岏　野菴璇

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今朝九日菊花斑　此山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七世

臨濟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嗣南院　師在郢州李史君衙內度夏普請大會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頌曰

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雪竇顯

鋒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寶劒揮一陣賊軍俱紛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保寧勇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　圓悟勤

[續]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𩕳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衙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　天童覺

全鋒敵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閑活捉盧陂老縱饒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閫外威權擬議銜前總滅門　懶菴需

一句猶如劈箭機纔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許當年牧主知　簡翁敬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

拍曰這裏是　頌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淸風獨自知　雪竇顯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閫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白雲端
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淸餓人只在一塵分變秦高名勳業兩難泯　天童覺　二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淸如鏡水瘦山空一樣秋
[增附]五祖演云太平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頌曰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獦蚤出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巖欽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竹屋簡
[增收]風穴參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　頌曰
有喝端如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一枝箭　南巖勝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曰
鷓鴣啼處百花香拊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雲塢入斜陽　海印信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爲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寶峯明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楊州　鼓山珪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秘訣眞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徑山杲
[增收]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神仙手中扇　佛鑑懃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　無門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頌曰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莫怪相逢不下
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慈明圓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
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海印信
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拏鈎火裏牽拽近不能推向
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道吾眞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怪玄沙不出
嶺他家元是釣魚船　雲峯悅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臣馬不知何處
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眞淨文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
客臥雲深處不朝天　雲溪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尙帶烟扶過斷橋曾得
力而今不直半分錢　上方益
[續收]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祝融峯
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東山空

杖林山下竹筋鞭憍梵鉢提舌拄天㙜黨元來諱空
手起家消息在荒田　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
馬郞婦　頌曰
金沙灘裏馬郞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
影孰云斫水不成痕　正覺逸
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
斗金鷄早報五更春　浮山遠
截鐵之機安可測頓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
邈錯認查梨作乳梨　海印信
何年嫁事馬家郞鳳枕同歡碧玉牀回首畫橋離別
苦落花流水淚千行　張無盡
[續收]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郞堪笑金沙灘
畔約始終姻婭不成雙　或菴體
[增收]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
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
照　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

曉更須斫額望扶桑　保寧勇

增收 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　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投子青

增收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　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闈簾靜鑪溢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投子青

增收 風穴因僧問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曰鈞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　頌曰

禁殿重闈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過嶺莫猿啼孤月隨　投子青

增收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毬　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頌曰

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隔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投子青

增收 汝州潁橋安禪師號鐵湖嗣南院　向火次因鍾司徒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人還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日午打三更　佛鑑懃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燄炎天驀面驅祇向此間能禮坐任教門外雪盈衢　冶父川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西　閑極雲

潙仰

增收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嗣資福寶　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頌曰

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荊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子青

【增收】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嗣芭蕉清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提携曰爲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蠹識好惡　頌曰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無因敢近擡　投子青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清源下第七世

【增收】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嗣玄泉彥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頌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客猶把南針定所歸　石林鞏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嗣羅山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　頌曰

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爲與塞咽喉須信高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　佛慧泉

風頭半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開福寧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閑費力無端兩處强差排　鼓山珪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自屎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徑山杲

風前露出無瑕璧室內擎將如意珠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佛性泰

【增收】鸊鷉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鸊鷉總不知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介石朋

風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醫世患謾將毒藥當醍醐　東山源

前頭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不落他家圈繢裏　斷橋倫

【增收】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沒尾巴　頌曰

燕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

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鼓山珪

第七菸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蔡林绯绯爭唇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徑山杲

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信蓮開火裏花　松源岳

福州地藏桂琛禪師嗣玄沙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什麼作三界　頌曰

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眞金曾失色　雲峯悅

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　靈源淸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昊古佛

宗說般般盡强爲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烟水收　天童覺

●收識作秋

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因

[續收] 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博飯喫一片殊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花天上人間不可加　佛鑑懃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無準範

[增收]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尙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犯過　頌曰

風起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龍濟修

若敎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　草堂淸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上方岳

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何曾姓李　斷橋倫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嗣白兆圓僧問色身敗

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如藍 頌曰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
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雪竇顯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牛鬪入
海行人脫袴杖頭擔 地藏恩
山花如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 佛鑑懃
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
錦法身何處不分明 南堂興
雲散蟾輪滿烟收岳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
京兆府天寧璉
【續收】山花如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
一撥前三三對後三三 晦堂遠
大龍景物最幽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
問風光長在劫壺先 天目禮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
路洞中春色異人間 無準範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嗣白兆圓僧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頌曰
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霧攅變理盡歸臣相
事輪王不戴寶花冠 丹霞淳
潁州薦福思禪師嗣護國澄僧問古殿無佛時
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
曰修證即不成 頌曰
古殿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
會人天盡聽玉珊珊 大洪遂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
絕塵埃耀古騰今徧九垓 南堂興
【增收】洪州同安志禪師嗣同安丕僧問二機不到處
如何舉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
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丹霞淳
【增收】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
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逈然不換標的卽乖　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鷺鷥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會卽差　雪巖欽

[增收]襄州廣德義禪師嗣廣德延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頌曰

妙湛圓指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丹霞淳

[增收]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入不遇陋巷莫能收　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坐弊垢襴衫豈肯穿　丹霞淳

[增收]襄州廣德周禪師嗣廣德延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頌曰

收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到莫向深村草裏蹲　虛堂愚

[增收]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嗣石門蘊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曰鳥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頌曰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　懶菴需

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窮時相炒餓相煎　洞山聰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楊無爲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怪三脚蝦蟆飛上天　地藏恩

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閑神滿目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　上方益

[增收]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手把名香爇　道吾眞

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得樂天眞忽咨教外別傳
句未免燒錢引鬼神　寶葉源
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　退耕寧
【增收】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
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　頌曰
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翛然披毛戴角人難
識爲報芒童不用鞭　丹霞淳
【增收】郢州太陽慧堅禪師嗣靈泉仁因僧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　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
處石女多言爭奈何　投子青
玄旨玄旨壁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
引鬼　楊無爲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
貫不濟飽寒不濟貧　張無盡
【增收】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嗣雲門上堂大衆及
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
呵大唉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夜
半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
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投子青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
釣盡滄溟月一鈎　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兎晝眠雲母
地金烏夜宿不萠枝　足菴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鑑禪師嗣雲門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頌曰
落井須明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倜儻無織
隔祖道汪洋得旨歸　洞山聰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玆八駿追風
急空望悠悠脚下塵　佛印元
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
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正覺逸
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崙奴夜過漫天嶺
覺海元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

掌歸去何妨徹曉行 保寧勇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 長靈卓

頌明眼人落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餬餅 海印信

語不邪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猢猻將板拍野老舞三臺 治父川

巴陵一句子對面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 月菴果

誰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落井 月林觀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朴翁銛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竇顯

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鋩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白雲端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强名模長因塞北烟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 長靈卓

頌脫得邊城戍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街前畔低聲語不覺衝他貌事人 心聞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 頌曰 雪竇顯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大冶精金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 海印信

人天會上分緇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教齊向此中歸 保寧勇

銀椀裏盛雪冰壺含寶月縱具四韋陀到此處搖舌西天令嚴此土還別 佛性泰

頌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竭赤旛之下起清風

喫盡樹花硬如鐵　佛心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
樹鴨寒下水　頌曰

問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
釣曉得金烏帶月收　投子青

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保寧勇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能宣九年面壁徒
瞌睡休瞌睡上是天兮下是地　佛性泰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
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湛堂準

[續]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
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
大地無寸土　南堂興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鷲嶺費分疎少林提不起千峯
寒色露全機眨上眉毛千萬里　寂巖中

雞作蒼鷹拏鼈鼻鴨為金翅作獰龍空王以此垂洪
範錦上鋪花知幾重　南巖勝

般若啓柔禪師嗣雲門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
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　頌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使蠟人似冰
結當甚新羅人草鞋　枯禪鏡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嗣雲門僧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
何師曰墮落深坑　頌曰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
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雪竇顯

香林無雜木一一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
祖意報爾曹坐久自成勞　野軒遵

禪家流何太錯只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
坐久成勞亦安樂　佛鑑懃

[續]絕消息處捉來有形影中走却只因懶問兒孫要
把襴衫反著坐久成勞位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
無限行人認白毫　月堂昌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
山　頌曰

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翻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
大難大難 雪竇顯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會未會。空坐劍門關
佛印元

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
正覺逸

歲晚年來正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流
水。應是隨風過別山 上方益

老大蔡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
像。何處人呼應不圓 天童覺

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 圓悟勤

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事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
節。困卽長伸兩脚眠 白楊順

[續收]偉哉臘月火燒山□□□□□□□□□□
□□□□□□□□□□□□□□□□□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搖櫓 文殊能

臘月燒山對面熱。謾瞥然悟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
未歸客。沙裏求油實可憐 石窻恭

香林臘月火燒山。鐵眼銅睛見亦難。腦後一星輕點
著。三千里外髑髏乾 拙菴光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寶八布衫穿
大可憐。把手入黃泉 卍菴顏

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咲連延僧未
息。眉毛焦赤面皮乾 天童淨

香林臘月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鬧裏果然輕踏
著。方知日午打三更 百拙登

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築著磕著。徹骨毛寒 松源岳

臘月火燒山。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滿市鬻心肝
高原泉

臘月燒山有甚相。謾漆桶不快。休要胡鑽 朴翁銛

[增收]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頌曰
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馗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
九天 無菴全

[illegible]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
月盡 頌曰

毵毵抛出畫堂前。妙轉無私體自圓。眞箇要行劒刃事。更須再見老雲門　石碧明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答處有來由。箇中若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　簡翁敬

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衲慶

[收增]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鱉　頌曰

六耳阿謀事不成。直言心表赤心人。室中燈焰誰來撥。白髮兒童兩鬢新　投子靑

皎皎清光偏界。莫藏聲。抛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剗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鱉。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　圓悟勤

三人證龜成鼈。井底泥牛氣噎。直饒辯瀉懸河。有理亦難分雪。耿耿孤光常皎潔　佛性泰

三人證龜成鱉。咄。嵐一吹吹滅。從玆暗裏穿針。鼻孔七花八裂　水菴一

三人證龜成鱉。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石女眼中滴血　懶菴需

室內一盞明燈。等閑一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免得證龜成鱉　退菴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七世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嗣雲門　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麼處。師曰查度。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什麼時離彼。師曰去秋。門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什麼處。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師於言下頓省　五燈會元收曰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麼處師曰查度曰夏在甚麼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

南嶽下後
疑清源下

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頌曰

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白雲端

三頓當時打不回銕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蓄一粒米十字街頭接往來　保寧勇

從來大道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里到頭方覺路岐難　枯木成

去年八月離湖南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棒不知虎體有玄斑　慈受深

坐鎮韶陽老牯牛江西湖外遼相酬當時銕限高擡起未必黃河不倒流　寶峯祥

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猜不犯鋒鋩全正令法王心印為君開　禾山方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腳下雲生覷破森羅萬象便能海上橫行　佛心才

問答分明豈偶然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銅鈴轉剛被雲門三頓謾　文殊道

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龍門遠

[illegible]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挨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腳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　圓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正眼覷　無相範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頌曰

麻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蠅一念纔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星　北塔祚

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銕錢三五百　靈巖雅

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雪竇顯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顢頇不記時昨夜鴈回沙塞冷帶霜梧葉又披披舊本作嚴風吹綻月中枝　投子青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求

到野花含咲舊枝春　法昌遇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五今歲又還他　浮山遠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烟　大愚芝

如何是佛麻三斤咄大地茫茫愁殺人　翠巖眞

一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水中魚避釣雲外鳥防弓　野軒遵

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寒食後古木噪寒鴉　海印信

同袍參學問通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爲說三斤麻最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奈緣緇素有疎親子今更爲重秤過那吒太子析全身　道吾眞

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擎拳問要津因憶舊年看草字張顚顚後更無人　雲峯悅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佛慧泉

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　白雲端

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尋言空摸索　雲蓋智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事買鞋須是大光錢　三祖宗

尺璧未爲重片言不可輕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地藏恩

南天地暖北天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兼翠竹任他千古往來看　草堂淸

洞山的的麻三斤明月堂前贈若人碧眼厖眉纔擧首又隨雲雨暗驚神　長靈卓

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里差啼得血流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張無盡

千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迸出紅爐金彈子眼睛定動面皮焦　南華昺

鴻鵠一擧千里飛鑽天鷂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鳥爲瑞爲祥自有時　龍門遠

【頌】洞山麻三斤眞鍮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

神　瑯琊覺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讒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慈受深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　文殊能

洞山佛話三斤麻。縛殺棗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遼。江城五月落梅花　石碧明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痒。點鐵成金。舉直錯枉。一箭鵰一雙。一摑血一掌。君不見疎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圓悟勤

驢尾猪頭牛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來雨下階頭濕　玉泉璉

洞山老勿疎親。答佛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徹賺殺人　妙峯善

水斷流山突兀。爲君放出遼天鶻。擬欲風前瞬息時。擡眸已是成窠窟。非窠窟咄咄咄　塗毒策

[增收]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翠巖眞

[增收]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

頌曰

只要拔楔抽釘。爲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騰蛇繞脚　鼓山珪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不得錯舉　徑山杲

展事無回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　南巖勝

[增收]金陵奉先深禪師嗣雲門　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明會金陵

清涼智明禪師諸家語錄作深明二上座　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鐵壁銀山膽不驚。明老三更方曾地。任教千嶂碧層層　大潙智

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
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鼓山珪

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
者依然點額在波瀾　徑山杲

師子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莫
入去　冶父川

【增收】饒州薦福承古禪師嗣雲門○即古塔主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頌曰

古人一莫切忌啗啄臨濟權寄庫德山頓蕭索截斷
佛祖機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　雪堂行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撩天鼻孔
都穿却　松源岳

【增收】韶州雙峯興福竟欽禪師嗣雲門　僧問賓頭盧
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
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
裏粲眞珠　頌曰

混而不雜體常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罣
礙片雲自在卷還舒　自得暉

六祖下第九世之一　南嶽下第八世

臨濟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嗣風穴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
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
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賀
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忪諸訝兩般有問又須
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　神鼎諲

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
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

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
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道吾眞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帆風勢
惡須彌頂上浪滔天　海印信

新婦騎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顚倒顚歸來擧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未圓　京兆府天寧璉

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保寧勇

張顚不似首山顚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眼若爲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文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眞淨文

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顚新婦醉騎驢子去是人笑道阿家牽　佛國白

新婦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牽挽一段風流徧大千　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咲效顰鄰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妍　天童覺

莫問新婦阿家免煩上路波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　五祖演

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上旋播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　文殊道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　南華昺

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咲騎驢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　鼓山珪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堂人不識從今懶更出人前　徑山杲

阿家新婦最相憐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護國元

頌 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北斗　湛堂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分誰在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牧菴忠

蹇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方見化三千　簡堂機

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後聽雞鳴失曉朝官不帶帽　石門聰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徧九垓南海岸頭波浪起西番氈帽幞時裁　翠巖眞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懃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頌曰

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鏡垂釣。幾人能直鈎　正覺逸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誰謂謝郎生計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佛慧泉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　眞淨文

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如未息。輸他漁父泛孤舟　潙山秀

楚國城邊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喝。熨斗煎茶銚不同　三祖宗

楚王城畔水東流。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舊注悠悠　雲溪恭

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槳來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閒吹一笛渡頭風　普融平

【增收】楚王城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篦爲子挑除翳。驢上穿靴背打毬　翠巖眞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踢氣毬。貪著六幺花十八。斷頭船子下楊州　晦堂遠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親曾到地頭　雪巖欽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頌曰

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洞山聰

風吹日炙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胡僧也皺眉　法華擧

日炙風吹問祖來。紅塵亘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翠巖眞

風吹日炙。橫臥荒草。觸著毒氣。全身便倒　天寧璉

日炙風吹也大奇。根鏘走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

事機動烟塵更是誰　三祖宗

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留。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　雲溪恭

【續收】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汾陽昭

【增收】首山拈竹篦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速道　頌曰

竹篦學起成生殺。豈肯容人亂札錐。勞脊一揮如蕩得。銀山鐵壁也光輝　照堂一

拈起竹篦子。口口便到家。祕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叉　鼓山珪

背觸非遮護。明明爲舉揚。吹毛元不動。徧地是刀鎗　徑山杲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此菴元

黑漆竹篦非觸背。大地山河俱粉碎。咬人師子急反身。莫學韓獹徧逐塊　遯菴演

罵他還自罵。嗔他還自嗔。戒之愼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卍菴顏

令口疑須

辯龍蛇眼定乾坤。粲粲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篦言背觸。明明刺腦入膠盆　笑翁堪

拈起竹篦。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　無門開

野干鳴。師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　虛堂愚

【增收】首山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兩箇卽成瞎漢。所以道。我若立你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口是著眼始得　頌曰

賓主有無俱逢外。口藏須要出常情。無樓泊處開門戶。月到中宵不敢明　虛堂愚

【增收】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頌曰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嶺殘沐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投子青

【增收】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

呈疑主

口疑曰次同

向上事如何師曰來任不易　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常年不指陳　投子靑

〔增收〕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問遲也　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投子靑

六祖下第九世之二　淸源下第八世之一

法眼宗〔呈〕〔增收〕昇州淸凉院法眼文益禪師嗣羅漢琛行脚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尙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邐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麽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　頌曰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天童覺

〔增收〕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擧先長慶稜和尙偈問□作麽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擧拂子師□恁麽會又爭得曰和尙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麽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麽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　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南苦問津　浮山遠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遂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痕靑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松菊尙芳馨　天童覺

法眼因僧惠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　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眞金若不爐中鍛爭得將金喚作泥　汾陽昭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雪竇顯

巇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無鈴過得關　投子靑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

十萬迢迢　慧明圓

逆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僧生異解認他虹作仙橋　天衣懷

當臺明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問可憐天下亂名模　佛印元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逸

妙用不須霜刃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夜後三點閒坐閒眠雲散時　翠巖眞

纔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客悞聽黃鸝作杜鵑　佛慧泉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䬪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砉潭深萬丈直下見青天

草堂清

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便昇仙塵緣若有絲毫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

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猩叫斷人腸　上方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殊可笑如今虞坂上錯將駑馬作龍駒　普融平

問佛如何答惠超秤鎚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鳧落箭過新羅十萬遙　長靈卓

問佛云言是惠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關山十萬遙　雲溪恭

覿面相呈見不難髑髏鑑覺尙顢頇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從前蹋突圞　南華昺

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相饒蒺林萬古爲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　眞歇了

病遇良醫飢逢王饍瞽裏得鹽雪中送炭　圓悟勤

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大海作波濤　佛燈珣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枝條春風浩浩難回避發起乾坤那一苗　楚安方

[頌]微酸梅子始生仁篤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柄明朝烟柳不關春　正堂辯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咄這野狐精。鼻孔都打失 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遙。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須揮劍刃。不然漁父便棲巢 覺鐵觜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一滴水 頌曰

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宿蘆花裏 楊無爲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槎人不薦。風濤鼓處有龍蟠 照覺總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白雲端

守株非得兎。罔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 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番波浪險。未曾聞道失漁舟 草堂清

一滴曹源立問端。淸涼答處在言前。衆流截斷窮源底。百川依舊勢朝天 佛燈珣

◈逆或作遡

[頌]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海濤生。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韶禪師

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袖中三尺龍泉劍。落盡髑髏人不知 別峯印

[增附]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頌曰

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揷觜。鷃雀空啾啾。驊騮已千里 月窟淸

[增收]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頌曰

沒踪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淸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刹塵逆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天童覺

[增收]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味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　天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

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

得曰某甲只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

旨自然淸白不從聞　汾陽昭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

陣天下人人會死生　佛印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覿面難藏第一

機令人刦憶雲門老　正覺逸

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路依俙屈曲在烟嵐　保寧勇

金鱗欲化遭宅點額擧頭看湧波瀾驣浪拏雲處風

高天地寒　佛慧泉

秤頭蠅坐便欹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

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天童覺

◆立或作忘

◆蓮或作蓬

[續收]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淸涼何失得魚魯刀刁孰

可分水中有乳鵞王擇　本覺一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增收]法眼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出云識

得凳子天地懸殊　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　象田卿

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在菴賢

[增收]法眼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

捲簾師曰一得一失　頌曰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羲黃世人俱立治亂其安也潛

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禰西來得失是非

相半蓮逐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伶俐衲僧

看取淸涼手段　天童覺

老將高提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

底空看西山暮雨前 正堂辯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人親到桃源裏 肯堂充

[增收]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皷瞌 天衣懷

[增收]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增收]法眼問僧從什麽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麽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頌曰

妙圓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眞莫道玄門難近向擧頭便是塔中人 雪竇宗

[增收]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麽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 頌曰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眞孰假 尼無著總

[增收]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卽不難 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昏矇眼耳忽然春夢覺鶯吟燕語盡圓通 大洪遂

聲色本來唯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人識得其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本覺一

聲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增收]襄州淸溪山洪進禪師嗣羅漢琛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麽爲生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眞箇入閩來維那院主門相對㪅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

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稀些些力量分
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分立大方無軌轍
天童覺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嗣羅漢琛行脚時同
悟空法眼到地藏向火舉話次藏入來乃問山
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藏竪
兩指云兩箇二人因此同參 此舊集所載按傳燈錄與此頗異乃云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臻極同辭至建陽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眼曰說什麼撥不撥懵然却迴地藏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 頌曰

入院高芽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
短虛記閒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別恰
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眉 汾陽昭

山河大地同兼別口中未有娘生舌多知禪客強分
疏甕裏何曾走却鼈 佛印元

地藏當機竪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回地轉却等
閒千古萬古兩條鐵 白雲端

商量同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
去一雙靈劒倚天寒 保寧勇

續收 休爭自己與山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
武略兩條寒劒定龍蛇 冶父川

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何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
倆山河大地黑漫漫 虛堂愚

增收 龍濟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
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
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
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究實遺名直下參廓徹迴超凡聖
處無言童子口喃喃 靈源清

剗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
喚驢作馬 卍菴顏

融峯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星斗寒
虛堂愚

增收 龍濟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師曰不壞曰爲什麽不壞師曰爲同大千

頌曰

問若刦心答如劈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同大千全機不動劒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谷+炎]摩天上鼓鷲湍 □□□

增收 龍濟示衆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頌曰

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 靈源清

薦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劒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麽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全菴已

是是非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盡一顆圓明照膽寒 雲衲慶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之餘 清源下第八世之餘

曹洞 增收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嗣同安志 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

虛空爲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驚破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丹霞淳

增收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幽露言來苦怨誰 投子青

增收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兎西沉佛祖迷 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草蒙茸含月秀寒松蓊鬱出雲青 丹霞淳

【增收】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破瑠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沙　丹霞淳

【增收】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嗣護國遠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怪重拈出會是村歌社舞來　笑翁堪

【增收】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未生時

洞山聰

臨濟【增收】鼎州文殊應眞禪師嗣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河九曲　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投子青

路窮崖斷進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淸徹底誰知別是一乾坤　懶菴需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辨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萬派乾　木菴永

【增收】文殊眞因僧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　頌曰

馳書纔去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投子青

【增收】南嶽南臺勤禪師嗣德山密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頌曰

等閑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眞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石虎暗生嗔　投子青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嗣雙泉寬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　頌曰

踏著秤鎚硬似鐵懵懂禪和猶未瞥三冬嶺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　雲峯悅

踏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　白雲端

信步紅塵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 京兆府天寧璉

[續]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未休踏著秤鎚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楊州 佛陀遜

[增收]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

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問關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 圓悟勤

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巨靈擡手無多子擊破華山千萬重 即菴覺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復州北塔 嗣香林遠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頌曰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雪竇顯

蓮花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花開 白雲端

蓮花荷葉共池中花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 張無盡

烟籠檻外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慈受深

蓮花荷葉的須分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地步青雲 長靈卓

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中 佛鑑懃

泥水未分紅菡萏雨餘先透碧波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著歸根便斷當 佛燈珣

[續]蓮花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最好太平無一事儘教樵唱滿江村 佛心才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游人莫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透遠香 丹霞淳

荷花荷葉為君通問答還同箭拄鋒覿面清香來不盡須知不在藕池中 本覺一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點暗頭 太源岳

荷葉團團擎翠盖。蓮花灼灼鬪紅粧。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逐薰風過野塘 雲耕靜

荷花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石田薰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 頌曰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明月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雪竇顯

蚌含明月兎懷胎。無限禪人劈不開。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哈哈 長靈卓

蚌含明月秋波冷。兎子懷胎夜魄寒。皎皎淸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 佛鑑懃

[續收]蚌含玄兎旨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高還和寡。不知何處是知音 本覺一

玉兎懷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底無瑕光皎潔 慈受深

[增收]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頌曰

路上忙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東西南北忙中畔。拄杖頭挑日月輪 佛國白

踏破草鞋赤脚走。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挑日月。九州四海任遨遊 眞如喆

智門眞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參不徹。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 天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三千刹海夜沉沉。新出紅爐一點雪 南堂興 二

踏破草鞋赤脚走。胷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擊金鐘。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斂袂出人前。不覺衣穿露兩肘 最菴印

[增收]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嗣奉先深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它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

肩曰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
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
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雪竇顯
住不住兮日卓午。蓮華菴主誰相許。柳標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　翠巖眞
作者仍甘在半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柳標千峯
去。雲外何人得見渠　本覺一
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臨濟未同儔。掀反華岳連天
黑。幾箇知身在御樓　無菴全

六祖下第十世之一　南嶽下第九世

臨濟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嗣首山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頌曰
蘂林傑出鎭汾陽。譽走名馳振八方。人問祖師西來
意。解云扇子足風涼　正覺逸
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明三峽猿啼
夜。何處人聞不斷腸　佛慧泉
青絹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無縫
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白雲端
青絹扇子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
客。手遮西日汗如湯　慈受深
汾陽青扇價難酬。爲有涼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
衆。競頭爭角覓犀牛　上方益
風格團團妙意深。等閑拈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
手。氣爽中宵便貿心　佛鑑懃　二
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風涼。禪人未曉重相
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得眞歸
趣。無意涼人人自涼　楚安方
〔拈〕呷醋咬陳薑。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
娘　肯堂充
青絹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藏。信手拈來隨處
用。清機元不在汾陽　頑石室
〔拈〕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頌曰
平地無端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

子也是封皮作信看　笑翁堪

汗漫學屠龍人言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　虛堂愚

【增收】妙峯善著語云錯又擧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

妙峯三箇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淸平道木杓

【增收】汾陽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麽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麽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麽生是同生殺甚麽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麽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麽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一喝　頌曰

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　洪覺範

十年湖海覓寃讎不得寃讎未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長夜叉頭　鼓山珪

畫得眞如活花間翅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正堂辯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覷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或菴體

【增收】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輥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　頌曰

輥毬鬧市衆人看一陣淸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劒活人何必九還丹　卽菴覺

襄州谷隱山蘊聰禪師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嗣首山僧問
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
後精靈轉更多　頌曰
洞裏無雲別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
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無量壽
慈照聰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
頌曰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赦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眞人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
雲衲慶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嗣首山初到首山山問
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拳曰漢上還有這箇
麼師曰這箇是甚麼椀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
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
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大悟云某甲
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碙砂也山曰汝
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
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懃
六祖下第十世之餘　淸源下第九世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福嚴雅歲夜小參曰年
雲門
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
牛炊黍米飯煑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
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
喚作郞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
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
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
便拾去師下禪牀攔胷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
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
出去時法昌遇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
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頌曰

納它皮角要輪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
落滿家園火掩柴扉 白雲端

佛性要當相節顯北禪除夜啓立津當筵獨恣庖丁
刃直至如今此話新 靈源清 二

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機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
曉眼前爭免拾花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用莫言無軌
則當機須是芥投針 草堂清

白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箇中滋味
少須知四海飽膨脝 普融平

北禪分歲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
角連忙擲下舊兜鍪 文殊道

[增收]北禪夜分歲特地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絲
來田厙催拍板飽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
埋 石菴玿

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將下帽簷輪納
了燈前更鼓夜遲遲 天目禮

[增收]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 頌曰

匙挑不上箸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疎山如

[增收]瑞州洞山曉聰禪師嗣文殊眞常自負柴上山
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柴於地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殊放光
處殷勤爲我記歸來 虛堂愚

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 石林鞏

[增收]洞山聰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
軍無限風流歸手裏 白雲端

[增收]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楊州
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頌曰

泗州忽示現楊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
道南海波斯鼻孔麤 慈明圓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貧儒書讀
盡老來不得一青衫 栢庭永

[增收]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嗣智門祚示衆曰龍泉

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　頌曰

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鍮石又如金。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鑑心　佛鑑懃

[增收]雪竇示衆曰。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

劫外濤聲滿世間。群生無處可躋攀。寥寥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　圭堂居士

[增收]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是。師曰。參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　頌曰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　虛堂愚

[增收]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鈎遲。誰知雪老垂綸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白雲端

[增收]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曰

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　楊無爲

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問箇中端的旨。休將鶴唳作鶯聲　本覺一

[增收]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爲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頌曰

一枝枯草强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避無由　白雲端

[增收]雪竇頌革轍二門曰。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峯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塡井。二祖佛未生

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同互三宛
轉復宛轉眞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
[illegible]　頌曰
迦葉聆箏起舞彌明聞鐘皺眉　思畊斗室危坐半窓
凍日熙熙　[illegible]
風卷浮雲盡靑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葛蘆覃

【增收】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
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便恁麼去　肯堂充
鋸解秤鎚油煎石礫兩手擎來有功者賞　且菴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參
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
下箇註脚乃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
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增收】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幷道士到院李問
云三教中那箇爲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曰有
口何不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
五老峯前古觀碁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
火莫聽他人說是非　南堂興

【增收】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　頌曰
狂狗趂塊瞎驢趂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南華昺

【增收】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
青山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曰澡水徒
長藻　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
漢聽曉樵人逐鴈羣　投子青

【增收】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　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
軍萬里晴空飛一鶚　復菴封

【增收】潭州雲盖繼鵬禪師嗣智門祚　初謁雙泉雅禪
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
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擧
來與子商量師擬擧泉拈火箸便擲師豁然大
悟　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驀然鋨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　白雲端

擊碎髑髏識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拙　木菴永

〔增收〕相州天平從漪禪師。嗣清溪進　師到西院。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默之。師異日上法堂次。院召從漪。師舉首。院曰。錯。師進三兩步。院又曰。錯。師近前。院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師曰。是從漪錯。院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師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過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頌曰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堪笑堪笑天平老。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天平老太忽草。爲兩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　圓悟勤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剛眼睛㯶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　佛鑑懃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費盡分疎語。半是思君半恨君　雲衲慶

曹洞〔增收〕郢州太陽警玄禪師。嗣梁山觀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滿缾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頌曰

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丹霞淳

〔增收〕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頌曰

路窮崖側問山翁。則指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陽紅　投子青

眞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兮畫底癡道卽不辭難上
紙西天鬍子沒髭鬚　止孤鑑

法眼

增收 天台山德韶國師嗣法眼 示衆曰青蘿夤緣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
閑唯人自鬧　頌曰

等是垂慈爲你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
剪狼藉春風又一回　竹屋簡

增收 韶國師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　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爲親若言滿目青山
是認著還生眼裏塵　無隱鑒

增收 金陵淸涼泰欽法燈禪師嗣法眼 師問僧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猨鳥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
望青山孤聳白雲低　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針未諳
鉢水刮膜再用金鎞雲瑣家山歸路絕回頭翻咲杜
鵑啼　肯堂充

增收 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爲知藏燈一日謂師曰
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麽
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麽會又爭得曰
道齊祇恁麽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宅家自
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
外生終是不肖宅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剎那
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大洪恩

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宅家自有兒孫
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本覺一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嗣法眼 初問青峯如何
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
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麽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
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麽會又爭得

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白雲端

丙丁求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氷窮知盡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照覺總

丙丁求火問青峯。叵耐韓獹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破。一聲雷震化爲龍　大洪遂

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岐更問津　佛燈珣

（續）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炎燎面門。過現未來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　治父川

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劒宗師奈若何。是君心下意不過　卍菴顏

一回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人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　皖山凝

昔見非眞今見非。假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寶葉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嗣法眼　初參法眼。眼曰子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悟。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　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檐向南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拂子打圓相云　金烏飛上琉璃殿　斷橋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世

臨濟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燈籠露柱笑嘻嘻

慈明爲水出高原天下禪僧走似烟只聽淸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峯前　正覺逸

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擒毫聊一頌夢裏說書紳　翠巖眞

衝斷雲根迸石來冷冷千古下崔嵬未明的的朝宗意聽取春深動地雷　潙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烟　地藏恩

[收續]穿雲迸石不辭勞大抵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雪巖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好箇眞消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高峯妙

[收增]慈明室中挿劍一口以草鞋一緉水一盆置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頌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瞎堂遠

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縱然有搭閑田地不是栽花蹴氣毬　佁堂仁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揷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水庵一

單鎗疋馬出汾陽端的還他主將强盆水草鞋橫室內殺人更不犯鋒鋩　無際派

百花蘂裏鞚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覰滿懷無奈舊愁何　斷橋倫

[收增]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尙寮中芝坐間開合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曰虧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頌曰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虧郎當漢又恁去　白雲端

[收增]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　頌曰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

訊。從教日炙與風吹　高峯妙

[增收]慈明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二三几玾柚。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　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　頌曰

選佛堂前光燄燄分明一柄道士劍果然堂頭放晚參。首座之言有神見　野雲南

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月庭忠

[增收]慈明因僧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頌曰

杭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衲衣糲食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　海印信

[增收]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頌曰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　高峯妙

[增收]慈明因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頌曰

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絞水出玄機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　石田薰

[增收]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岐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頌曰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　圓悟勤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鐵成金猶自可點金成鐵太無端　別峯印

[增收]慈明因李駙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師曰駙馬甚處得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曰師子吼　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高峯妙

[增收]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

且點一盞茶與你濕觜　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聲在何必榮封萬戶侯　石田薰

[拈]慈明頌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頌曰

八十翁翁著繡靴踏開幽洞咲呵呵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　無菴全

[拈]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　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數　印空叟

[拈]滁州瑯琊山慧覺禪師嗣汾陽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躲形國裏諸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頌曰

曲䗪踏著兩頭擎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誰烏鴉解作麒麟鬪　正堂辯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爲君俱擊碎延齡何必九還丹　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頌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頭滿面負慚惶　大洪遂

見有不有反手覆手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　天童覺

相罵饒接觜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一模脫出絕功勛句裏挨開大施門　圜悟勤

因風吹火徒爲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佛鑑懃

[拈]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

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 南
堂興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爭教人少年
松源岳

不設陷穽不揮雪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
李將軍射虎之機猶是鈍 虛堂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鋸解秤鎚 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
量一任稱提繞天下 白雲端

鋸解秤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礙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 佛慧泉

鋸解秤鎚渾似鐵大愚老子會饒舌水流澗下太忙
生雲在嶺頭閑不徹 鼓山珪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翻秤鎚將鋸解言外度迷流
徑山杲

[頌]手把金鞭擊鐵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
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 保寧勇

鋸解秤鎚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
凰枝 懷玉宣首座

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死疑根不是等閑兒戲
朴翁銛

[拈]大愚芝上堂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
虀入地獄如箭 頌曰

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虀後生不省這箇
意只管茫茫打野榸 松源岳

苦中樂樂中苦大唐打鼓新羅舞寒山燒火滿頭灰
却笑豐干倒騎虎 石菴玿

硬如緜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大愚
至今弄巧反成拙 枯禪鏡

[收]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嗣汾陽 到瑯琊覺和尚
處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
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
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
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
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

下日過問上座莫是擧師叔麽莫怪適來相觸
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琊曰某時到
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幷浪靜一江明
月滿溪船　大洪恩

奪得驪珠卽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抛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徑山杲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
食扁舟臥入武陵溪　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　心聞賁

官路無人獨自行自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鹽
客草裏蹲身過一生　鼓山珪

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失是非如何摸索纔摸索無
上醍醐成毒藥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投窓之物
空啾啾　石菴玿

揭大擐鼓噪紅塵徧地刀鎗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
入銀山鐵壁是通津　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
沽酒三升　石鼓夷

〔增收〕法華擧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
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
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雪菴瑾

〔增收〕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嗣汾陽省同參慈
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
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
作虎聲明以坐具摵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
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　頌曰

問如縣裏針答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獰各各利
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饒擎出秘魔
叉路狹草深難進步相見不相逢回互不回互四七
二三眼相覷雲從龍兮風從虎　冶父川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

令獨脚機關各自提　晴堂鑑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倶往長安朝聖
主姓名終是達天聰　虗堂愚
[增收]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嗣汾陽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黑漆聖僧　頌曰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
敬寒山拾得笑攢眉　海印信
[增收]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嗣葉縣省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頌曰
嫩草踈斜徑山泉帶碧流文會要渭水恥任列莊周
　投子青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里去不見一人回
　本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衆人口
　地藏恩
[增收]浮山遠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八十翁翁輥綉毬曰與麽則一句迥然開祖胄
　三玄科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投
　子青云水深魚隱葉落巢踈復頌曰
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
古殿苺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纔報曉玉女上階遲
　京兆府天寧璉
師子嚬呻開口觧把金毛抖擻反身時輥綉毬百獸
奔騰潛走　祖印明
[增收]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
　春猶寒　頌曰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虗空落地和風
搭在闌干　別峯印
[增收]宋內翰楊文公億參廣慧璉公字大年出守汝
　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
　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麽則禪客相逢
　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曰草賊大敗
　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
　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
　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麽道還得麽曰這
　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尙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

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
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
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頌曰
內翰攀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
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石巖璉
白石鑿鑿。韞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　虛堂愚
【增收】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
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閻浮提衆生以財爲
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踈於財。慧曰。旛竿頭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
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
年。比丘少慚愧　頌曰
夜叉頭。菩薩面。鬼擣穀。佛跳墻。同門共戶不相識。邁
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戳破石人脚。扁鵲盧醫爭主張
或菴體
一人牙如劒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
一拳。啞竪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　石菴玿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是之謂大年翁
與廣慧師也　寶葉源
【增收】楊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曰。切
公曰。長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
作家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
裏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
咲　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重。人到桃源舊遊
處。一層峯鎖一層峯　栢庭永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餘　淸源下第十世
雲門 【增收】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時號舜老夫。嗣洞山聰
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
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
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
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
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
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還洞山。山
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
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

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

頌曰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淨趙州東壁掛葫蘆　伊菴權

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漾大笑一聲烟雨收　鐵牛印

〔增收〕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時稱皓布裩嗣北塔廣冬至上堂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　頌曰

矜誇富貴賤賣亦窮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無準範

〔增收〕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嗣雪竇赴杉山請初入院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在山僧身內　頌曰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江南日暖鷓鴣啼　慈受深

〔增收〕天衣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磨後如何師曰夕陽影裏快藏身　頌曰

拄地撐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寂寂猶聞落葉頻　松源岳

〔增收〕天衣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頌曰

塞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

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捲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掛柳梢頭　萬菴柔

〔增收〕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諸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覩瞿曇　本覺一

〔增收〕天衣示衆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遺蹉跎歲月深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　頌曰

夏金烏似火當空掛最高峯插在靑雲罅　南堂興

【增收】天衣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頌曰

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刹花無數眨起眉毛子細觀　南堂興

【增收】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眠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來諸祖禪　本覺一

【增收】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嗣北禪賢垂語曰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頌曰

要箇無禪底國師纔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處道無便見有偏枯　月林觀

曹洞【增收】舒州投子義靑禪師嗣太陽玄僧問和尙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頌曰

六國淸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座不用丹墀擊靜鞭　丹霞淳

【增收】投子靑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今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牀　頌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淸香徧九垓勿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　丹霞淳

法眼【增收】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嗣韶國師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頌曰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無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象潭泳

【增收】智覺因二僧來參師問參頭曰曾到此間不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也無者曰不

●頌曰下原本有四行空格

議師曰同坑無異土　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
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怪同坑無異土閃電未
收轟霹靂　凝絕冲
增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嗣韶國師僧問險
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
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頌曰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嗣韶國師嘗閱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
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卽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畢生不易時
謂之安楞嚴臨行乃說偈曰
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
此非吾今日爲君裁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偃溪聞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一
臨濟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嗣慈明圓　室中常問僧
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
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
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酧者師
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廬山圓通
旻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
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
茲注出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
超佛越祖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illegible]卷方知
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
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復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
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
意偏於浪裏颭風濤　景福順　三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

貲日到西峯影漸長

黃龍老和尙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
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
出多少行人問丙丁　照覺總　三

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餘庭際靑靑
栢一度年來一度春
垂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毗盧刹海周游
也休說峩眉與五臺
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
謾爲開口　眞淨文　三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
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散月華
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　潙山秀　三

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靑雲開日𣊧
問我生緣處生緣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
殆二年師歸圓寂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
生三轉語示天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
行語錄者其間或拈或頌罔測其旨噫去世未
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
知師者可同味焉　頌曰

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
手鐵關金鎖萬千重
徧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爲驢脚
問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怪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
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不恁麼也似
枷上著杻　海印信　三

我脚何似驢脚奉爲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瘥如今
又遭毒藥
若問生緣眞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爲二途不涉如何
也八十婆婆學畫眉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明癡人夜走 湛堂準 三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罷老笊籬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撑船
立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
夷太平皆坐致困臥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普融平

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閒向人前不覺
露出雙肘 上方益 三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
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品要梁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
香滿南園
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鐵帚晉烹紫磨金軀光射
七星牛斗 南堂興 三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鬪
六韜三略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
閫外威權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
遭他一口 圓悟勤 三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略彴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
桶底別穿
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
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擧 龍門遠
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
入者無門 佛心才 三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捩脫脚泥水布視直下
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爲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猛將
謾誇謀略
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
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道場如
[頌]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
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

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 白楊順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顴頊。至今百拙千醜 正堂辯 三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犂拽耙。便是鼎鑊油煎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 張無垢 三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糯膠粘著。反身直上兜率天。巳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 石菴玿 四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似遭他毒藥

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鎭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

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

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 伊菴權 四

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略彴。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

人人有箇生緣。男兒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死如眠

佛手驢脚生緣。浩浩森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未免十萬八千

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兎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 雪菴瑾 四

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

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一錢

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黄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横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餘

增收 黄龍南初參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寓福嚴時賢禪師命掌書記賢歸寂適慈明繼席一日造室明日書記參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日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因喫棒乃使拜之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明日又詣室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明頌之　頌曰

錯錯戲海獰龍沖霄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石林鞏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便逐出臺山烟雨中　竹屋簡　二

有喫棒分無喫分當爐一煅汞銀流不因踏斷臺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

增收 黄龍南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倒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輥　頌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強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本寂觀

增收 黄龍南住黄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猛虎當

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　頌曰
鍾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
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　照堂一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徑山杲
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子湖老便打劉鐵磨
鼓山珪

【增收】黃龍南因禾山普參普善經論兩川號爲義虎
問師云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
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
曰曾到師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
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長久再
理前面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
此老一唾　頌曰
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殺傍觀又可悲姹女已歸霄漢
去獃郎猶向火邊棲　遯菴演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嗣慈明　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
長老　頌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牽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
命只緣蹋踏最分明　白雲端
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鬧市人東
西湖南更有須菩提　保寧勇
三脚驢子弄蹄行騏驥追風趂不前踏破化城無覓
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佛鑑懃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堪笑草中尋覓
者不知芳樹囀春鶯　佛性泰
三脚驢兒忒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閑牽去向人
前踢倒湖南瞎長老　鼓山珪
楊岐一頭驢祇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跌殺黃幡綽
徑山杲

【增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
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
青山外　梁山遠
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熱西北風霜怯早
寒閉門愁見楊花落　祀菴顒
一拽耙二牽犂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

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　上方益

蹇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紫磨金容馱不動竹篦端勝冷鉗鎚　典牛游

法出姦生垛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釋迦老子那吒面　佛照光

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淸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斷不須平地起波瀾　月菴果

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徑山雲菴慶

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湖南長老何曾見　中菴空

[增收]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　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白雲端

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缺至今有理不能宣　佛性泰

西天人不會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兎金烏火裏旋　無菴全

[增收]楊岐因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尙休揑怪師曰兎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作　頌曰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在不妨揑怪亂如麻　圭堂居士

一猧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曉尙餘寒月掛踈櫺　虛堂愚

[增收]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頌曰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霑雨露新　白雲端

[增收]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

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白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　正堂辯

胡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鐲鏃古將軍對面髑髏穿一穿　別峯印

將杖探其水方知水淺深路遙知馬力歲久辯人心子不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冶父川

猫全食血功虎備起屍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　南巖勝

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氣坐令千載定龍蛇　無菴全

[增收]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丈劫外相看誰得知　圭堂居士

[增收]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麽師曰鉢盂口向天　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白雲端

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止渴　松源岳

[增收]楊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麽生吞金剛圈你作麽生跳　頌曰

楊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來　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鞏一張弓直截爲君說新羅在海東　徑山杲

楊岐老人鎖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禪客知到來不動金鎚腦門裂　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來休嚼碎南辰光射北辰寒 正堂辯

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闊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昨夜從新雷轟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踢著迸鮮血 心起靈谿

或菴體

【增收】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頌曰

一拽耙二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 上方益

楊岐左眼半斤九峰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鎚至今收拾不上 無相範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餘 靑源下第十一世

曹洞 【增收】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嗣投子靑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丹霞淳

【增收】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卽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瑣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皆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丹霞淳

增收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岳頂終不露崔嵬　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雪巖欽

增收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頌曰

等閒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　丹霞淳

六祖下第十三世　南嶽下第十二世

臨濟 增收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嗣黃龍南 因黃山谷太史乞指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師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師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煩仙殿上林巒。天香吹落秋風老。不覺相攜到廣寒　石林鞏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明歸興動。西風一陣木樨花　雪磯綱

增收 晦堂室中竪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　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道場林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雪巢一

增收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嗣楊岐 示衆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下拄杖　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

底眼睛皮綻蓋須彌　虗堂愚

【增收】白雲上堂擧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只堪喫飯　頌曰

白雲擧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諸禪老莫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　遯菴演

【增收】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頌曰

幾回嚼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望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菴全

【增收】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月庭忠　二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增收】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嗣楊岐示衆曰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曰且喜天下太平　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一犂新雨破春耕郊原眇眇青無際野草閑花次第生　虗堂愚

【增收】保寧勇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雲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春風春蝶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淳

【增收】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婁恐得麼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頌曰

棒下血淋淋直鍮不慱金鴛鴦親繡出休更覓金針　雪堂行

六祖下第十四世　南嶽下第十三世

臨濟

【收增】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　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逕菴演

忍死叮嚀見白雲一杯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去田地無由被陸沉　竹屋簡　二

卒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收增】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破一箇鐵餕餡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餕子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鬭不休　頌曰

白雲鐵餕餡衲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師子吼　月菴果

【收增】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頭一日端下來曰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曰不知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起來手舞足蹈〇佛眼遠云某甲侍先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樂大眾還見得不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灑放不下牛拽耙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嚦訝解踏毗盧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　頌曰

唇上必弁班豹剝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　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菴玿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胷中憤氣盤不得忽作虹霓萬丈長　即菴覺

倒腹傾腸與麼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蓮花朶朶開　別山智

大藏教文爲切脚鉢囉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點頭　遯菴演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　頌曰

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趂兎　徑山杲

口是禍門電掣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鼓山珪

如何是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　雪堂行

兵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　或菴體

坑坑坎坎嶮嶮巇巇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愚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口入又曰露胷跣足　頌曰

老去眉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尙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量一斷腸　佛鑑懃

牙根爛嚼眞彌勒腹裏橫呑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這回不到負檀家　心聞賁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　頌曰

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共坐　鼓山珪

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徑山杲

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擘開滄海取龍呑　東山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處堪埋　朴翁銛

五逆聞雷慊慊然尋常爭敢與人宣自從六十輕酬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虛堂愚

[增收]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頌曰

老年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南堂興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　無門開

釋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懸望子。醋酸何必掛葫蘆　野牛平

【增收】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　王宙欲娶倩娘。爲妻。倩父母不許。倩遂臥病在家。王宙將欲遠行。舟下見倩來。同舟而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遂歸父母家。纔到門。家中有一倩娘。出來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　頌曰

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普融藏主

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𧩙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　慈受深

兩女合爲一媳婦。古寺基前幢子竪。彷佛上有陀羅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正堂辯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或菴體

涼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歇。忽然天曉一時休　且菴仁

雪竇疑雲

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寂無人草自生　萬菴柔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雪菴瑾

雪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無門開

行弔先桃苅喪車後紙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　虛堂愚

【增收】五祖演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麼對　頌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　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　無門開

【增收】五祖演一日持錫遶廊曰。實有牯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自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頌曰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牯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著處。低頭依舊入烟蘿　高峯妙

【增收】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麽尾巴過不得　頌曰

牛過窓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　月林觀

龜本眞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　如庵用

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學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高峯妙

【增收】五祖演謝監收上堂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〇欲得成此〇先須防於〇若是眞〇人〇〇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髑髏寒若將方木投圓竅醜婦爭教得少年　高峯妙

【增收】五祖演擧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聻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擧手作鶻鳩觜云谷孤故　頌曰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强分疎只消一箇鶻鳩觜百怪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

五祖鶻鳩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　石田薰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　頌曰

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旣分明免被巡官使　雪堂行

【增收】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這閑工夫　頌曰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鈎錐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龍門遠

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解打瓦鼓　南巖勝

【增收】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曰屈作甚麽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龍門遠

鋏餡價難窮誰知屈味濃法幢光祖域正董在胷中　南巖勝

【增收】五祖演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淸淨法

空叟靈

身　頌曰
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案山
子春來秋去泄天機　雪堂行
【增收】五祖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頌曰
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顢頇可憐太蒙斗
佛眼遠
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悱悱有雌雄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南巖勝
【增收】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嗣眞淨文室中設三語
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
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
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
分離向甚麼處去　頌曰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空宇宙淸莫對曾參問曾
晳從敎孝子諱爺名　張無盡　三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
子莫敎閻老等閑知
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驢放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爲英傑　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卽如今如今覷破這一
念覷破如今覷底人　無門開
【增收】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嗣眞淨文師以力參深
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
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
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
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
性豈有二種邪　頌曰
隔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
調月朗風高聽者稀　虛堂愚
六祖下第十五世　南嶽下第十四世
臨濟
【增收】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嗣五祖演
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疑議則一拳
頌曰
盡力當胷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
空中木鐸　瞎堂遠

[增收]眞悟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以何爲驗。師曰。生銕鑄就崑崙兒　頌曰

生銕鑄就崑崙兒。眼耳鼻舌如泥塊。西天此土謾紛紜。銕眼銅睛看不破　別峯印

生銕鑄就崑崙兒。頭輕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九十日中看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墮　晦叟光

[增收]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嗣五祖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咬著砂　頌曰

喫飯咬著沙。隱落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　慈受深

[增收]舒州龍門淸遠佛眼禪師。嗣五祖演　嘗請益五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頌曰

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雪堂行　二

我不會兮不如你。堪咲千花生碓觜。善財謾到百城游。何曾踏著自家底。

我不會兮不如你。旃檀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未巳　默堂定

[增收]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

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淈涾眼如眉。不因說著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虛堂愚

[增收]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爲業。參瑯琊起和尙。起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华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曰。你顚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琊印可之。凡有

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和尚往勘之婆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頌曰

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　笑翁堪

驀別相逢鍼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師子施牙爪猶落渠儂第二機咦且道渠是阿誰　塗毒策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　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六世　南嶽下第十五世

臨濟 [續收]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嗣圓悟 初參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留過夏　頌曰

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續芳塵

虛堂愚

邂后何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遊身凭闌不語平生事到老相逢是別人　寶葉源

[續收]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嗣圓悟 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

頌曰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　石林鞏

諸佛東山水上行閑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巳無意涼人人自涼　葛廬覃

[增收]大慧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頌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楂　月坡明

[增收]大慧後來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室中舉竹篦子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頌曰

雲門舉起竹篦凡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瞋木馬廐中面赤　尼無著總　二

雲門舉起竹篦纔涉思惟蹉過只遮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墮

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屋三間穿過衲僧眼耳　福州淸涼坦

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塞蒙四壁籠燈黑老尾焦黃眼正瞋　竹屋簡

[增收]安吉州道場明辯正堂禪師嗣龍門遠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　頌曰

客舍幷州巳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幷州是故鄉　圜極岑

[增收]潭州大潙善果月菴禪師嗣開福寧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下下座　頌曰

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罅　月林觀

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北東西　無門開

六祖下第十七世　南嶽下第十六世

臨濟 [增收]明州天童曇華應菴禪師嗣虎丘隆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　頌曰

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驀然摸著蛇頭拍手

囉囉哩哩　青堂元

耆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無識者叢叢垂泣在籬根　虛堂愚

〔增收〕應菴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尙出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　頌曰

疾燄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皆瘖一戰收　北磵簡

〔增收〕明州育王德光佛照禪師號拙菴嗣大慧宋孝宗召對師舉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鏁牛　頌曰

萬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憩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闕紫宸深在妙高峯　圭堂居士

〔增收〕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頌曰

六年勤苦竟何如爲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北磵簡　二

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禪抉起玉龍轟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

問處天左旋答處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寬雪山高映黃金殿　覺圓明

大根大器大熏修解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石巖璉

〔增收〕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嗣佛智裕室中問僧曰西天鬍子因甚無鬚　頌曰

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鬍子無鬚惺惺懵懂　無門開

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鴉遶樹飛　默堂定

六祖下第十八世　南嶽下第十七世

〔增收〕臨濟　臨安府淨慈彥充肯堂禪師嗣卍菴顏示衆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鄕　頌曰

孰謂觀方不在方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身在帝鄕　掩室開

〔增收〕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嗣應菴　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　頌曰

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

子海棠花下打黃鸝　雙杉元

法眼拈來早自譏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偏界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　掩室開

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嶽昏頂門眞箇瞎千古累兒孫　虗堂愚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大歇謙

增收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 嗣無菴全 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　頌曰

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鄰僧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虗　圭堂居士

增收 鎭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菴師體禪師 嗣此庵元 因信齋葛知府問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師曰小出大遇乃頌曰

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攩船頭巨鼇一吸滄溟竭宇宙風淸四百州

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趯踏方知蓋覆難　雪堂行

六祖下第十九世　南嶽下第十八世

臨濟 增收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嗣密菴 垂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　頌曰

沒量大人擡脚不起眼瞎耳聾撒溺撒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　朴翁銛

擡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大禪一箇渾身無處著　請續一句　無門開

力雖擡起爲君宣神駿何勞更著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時凡骨便成仙　虗堂愚

增收 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上　頌曰

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朴翁銛

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　虗堂愚

增收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絲線不

斷　頌曰

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源。敢保錯來批判　朴翁銛

脚根不斷紅絲線。掉臂乾坤自在行。塞壑塡溝無處著。歸來依舊兩眉橫　虛堂愚

[增收]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　頌曰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諾菴肇

六祖下第二十世　南嶽下第十九世

臨濟 [增收]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嗣松源　因虎維那參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　頌曰

白浪堆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尙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蘆花萬頃秋　石林鞏

[增收]臨安府靈隱荊叟珏禪師。嗣凝鉢　凝鈍室中擧。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

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鋏額銅頭沒奈何。萬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一聲歌　獨木林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南嶽下第二十世

臨濟 [增收]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禪師。嗣掩室開　僧問。如何是佛。曰。師矮子看戲　頌曰

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竪。鋏鎚無孔舞春風　葛廬覃

[增收]臨安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嗣運菴巖　垂語曰。己眼未明底。因甚麽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　頌曰

縫却虛空筭盡沙。針頭畫地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闕極雲

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針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　葛廬覃

未詳承嗣

樓子和尙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

住閙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心我便休聊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出長慶嶸禪師法嗣

說文 頌曰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旣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啾啾　慈愛深

偶聞淸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也休直下㸑心能頓歇從玆淹若不迷頭　本覺一

你旣無心我也休此心無喜亦無憂飢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敎逐水流　寶峯明

[續收]你若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童爲問深深意咲指紗窻月正秋　寶華鑑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㑹堂仁

[增收]杜順和尙法身頌懷州牛喫禾慈明著語云可涉世界竹菴珪著語云懷州牛喫禾　益州馬腹脹慈明云蟣蝍椀走竹菴云益州馬腹脹　天下覓醫人慈明云驢生馬角竹菴云天下覓醫人　炙猪左膊上慈明云畫虎成狸竹菴云炙猪左膊上　頌曰

古德法身頌寐語熱屎沸若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

大潙智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使劉郞惆悵多　心聞賁

也好笑也堪悲耳朶元來兩片皮　松源岳

[增收]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夜多尊者有大名稱與羣臣往彼國禮見問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　頌曰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顊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圜悟勤

[增收]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國王大臣幷攸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以何爲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伏

頌曰

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舌不消一曲太平歌　本覺一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爲師僧說話有僧自歎曰

我只與麽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尙說佛法得聞
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曰闍黎莫𨁝速若論
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麽
道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釜羹被兩顆鼠
糞汚却　頌曰

一夏調和一釜羹傳嚴猶未許爭衡莫言汚了無人
見隣壁禪翁隻眼明　正覺逸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汚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鐵只因看錮鏴
慈受深

〔續〕冷冷寒溜泣秋壑纔會滄溟便泛舟見說許由曾
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　虛堂愚

潭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
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法燈曰𠱓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
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朶
因此更不游方　頌曰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玆不出茶川
上吟嘯無非邏哩囉　白雲端

〔續〕進步竿頭踏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䟤知
多少不似闍黎這一交　北磵簡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
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無準範

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
分孤負驢兒一攧來　介石朋

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離
離甘作驢前馬後人　無門開

溪橋驢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
了依然只是郁闍黎　石溪月

一攧成狼籍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葛廬覃

〔拈〕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許多時在什
麽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
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子得麽下庵主曰
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　頌曰

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巳尋未巳天上人間知幾幾　月菴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鄰舍不通容團圝無縫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鞏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或作鸞湖孚和尚○或作南泉　頌曰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鼓山珪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徑山杲

[聯燈]江南江北勿同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煠底古今塞斷是非門　雪堂行

熱糍盪口成痕跡糍冷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茶飯且隨時　照堂一

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應菴華

喫了油糍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偏踏破芒鞋眼未開　尼無著總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著暗寫愁腸寄與誰　肯堂充

[增收]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目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　空叟印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船懵底不知身到岸隨他寒暑謾推遷　遯菴演

問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偏大千歲盡年窮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　簡翁敬

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著恰却子　雪巖欽

[增收]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爲舟航德曰年盡不燒錢　頌曰

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曹源生

增收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
野狐兒　頌曰
家家盡看野狐兒。鎖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
去。夕陽已掛柳梢西　松源岳
家家盡看野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妖俱掃
跡。春風已到萬年枝　晦叟光
增收 古德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
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　頌曰
袖中寶劒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鬬捩
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誰菴演
鶴立蛇行勢不休。五天梵字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
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殺六巖輝
增收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
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
為古今罕聞　別峯印代答云。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　頌曰
菩提妙心作麼發。日應萬機元不差。回首瞥然輕覷
著。大千沙界是皇家　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醲雨樂樵耕。不因嵩岳三呼
後。無象誰知真太平　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為難。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
揆。綿綿國祚泰山安　辛菴儔
增收 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雲菴。帝曰臥雲深處
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
化　頌曰
試問臥雲深處客。不知何以答昇平。蕩然至化難逃
避。萬里堯天一點雲　北磵簡
增收 太宗因僧朝見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
相見。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
無語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頌曰
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揩老
眼。撥開雲霧見青天　石溪月
增收 太宗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　慈
明圓代云陛下有力　頌曰
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箇中消息還證

委秋水秋雲秋夜寒　雲衲慶

[增收]錢塘鎮使在界上爲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揖出　頌曰

是是非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　無際派

碧油幢下立功勛韜略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邊頭刁斗不曾聞　虛堂愚

[增收]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庵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歸擧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趂出放火燒却菴　頌曰

不見人斑見虎斑靠來莫顧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有人斑避最難　或菴體

鐵壁迸開雲片片黑山輥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　虛堂愚

貧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　閑極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茅菴燒却是徒爲三春暖氣無多子眞實之言亦可師　橫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後序

青蓮瞬視金色笑微師承鑿茲密著少林華敷神光印受世系由是彌彰雖枝派之有殊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奪而破古人之幽鍵或捭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萬法俱泯於聲先玉振禪宗珠聯祖域流通雖遠選擇未純識者尚譏況於後乎錢唐魯菴曾公孤標拔俗積行熏心遐扣祖機深染法味採機緣而補前闕綴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心亦閎矣謹遣淸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微聊濡毫而塞請延祐戊

午季夏徑山希陵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百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長物言之則汚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句玉轉珠囘字字冰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收於後贓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諸訛具眼衲僧必能辨白延祐丁巳重陽日

靈隱住山淳朋拜書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句章棘句愈出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華之蜜蟻絲穿九曲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爲余曰病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至治春天童

雲岫題

[illegible]

[illegible]

道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雪菴從瑾禪師頌古集

宋・從瑾 撰



雪庵從瑾禪師頌古集

女子出定

誰在畫樓西相逢語笑低到家春色晚花落鷓鴣啼

舍利弗入城逢見月上女出城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隔墻見角便騎牛騎入紅塵鬧市遊遊徧歸來欄裏臥三更半夜失踪由

迦葉門前刹竿

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難兄難弟自相謾

師子尊者赴罽賓

蘊空誰見法中王覿體何曾礙劍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斷碑風雨碎文章

達磨見梁武帝

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船歸少室至今天下起風濤

達磨隻履西歸

九年冷坐已敗闕隻履西歸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鷓鴣啼不爲春風

二祖安心

自有覓不得無端面發紅翻身喫一蹶兩手摸虛空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

忠國師三喚侍者

一箭射雙鵰雙鵰隨手落波搖岳陽城月滿滕王閣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缺鹽醬喫

當年高甲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思量好事不如無

百丈曰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間說亦暗銷魂看來豈止聾三
日直至如今海嶽昏

南泉曰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麽道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麽道還有過麽

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牀眠抓著通身痒

夾山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竹籬茆舍酒旗斜一个胡芦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
地飯來滿地是桃花

槃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我眞否將所
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
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徹底氷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撲難成千峯雨歇黃梅
後桂魄還從海上生

魯祖面壁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畢竟無人
買冷却构欄懡㦬休

藥山造石頭之室

恁麽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
身便見口開幷眼白

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墻
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甘贄設粥

甘贄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誵訛更有些兒
好笑明朝餓殺禪和

南泉平常心是道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靑春只有九十
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趙州曰老僧使得十二時

鍾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閒煩惱裂破虛空作兩
邊古廟香爐出芝草

趙州行脚到臨濟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相撲撞見今時
行脚僧呼爲兩箇閑和尙

秘魔木杈

威風凛凛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顛不是酒腸寬似
海爭知詩膽大如山

祇林降魔

無魔無我巳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鏌鎁無用
處也知賊不打貧家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
便打

棒頭有眼眼裏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淸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趙州問大同禪師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
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棚前夜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
理裏頭畢竟有人牽

興化與旻德問答

一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
龜明月照積雪

興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便喝僧亦喝

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參相訪作盡冤讎休休明日

◆船上懸脫頭字

黃花蝶也愁

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
喫草

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乾峯一路涅槃門

當面非暗投應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
若是續貂人弄巧便成拙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擧起手曰
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
是饅頭

睡起見色聞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鳥啼巖下
寺月明人喚渡船●

禾山解打鼓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
劇難消白日到黃昏

法華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
湖裏失却船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

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
引得寒山開笑口
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
無端醉倒黃番綽
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
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賣
畢竟何曾直一錢

五祖演曰倩女離魂那个是眞底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看